
武俠世界
第37年
49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鬧江州」乃馬騰先生所著。燕歌行泛舟江上，驀見大船之上有一絕色美女曼妙起舞，他不禁脫口而讚嘆，竟然有人飛撲而下欲斬殺他……燕歌行繼續遊歷江湖，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送林坤一家遠避惡人，在土津渡口又遇到方漢烈被人追殺……馬騰先生撰著的故事峯迴路轉，危機重重，欲知燕歌行遊歷江湖遇到甚麼離奇古怪的事？大船之上白面無鬚之「楚雲雄」何許身份？他與方漢烈之間有何關係呢？要解開這一個個之謎，請細閱本故事。

* * *

沈東城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大陰謀」下闕刊在今期，若君曾閱上半闕，相信必心急地欲在本期尋找答案。欲知狄朗探長如何抽絲剝繭、鍥而不捨地追擊？眞正的幕後是何人？請繼續留意故事情節的發展。

* * *

下期將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辣手血觀音」，耑此預告。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9期
（總號19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江湖奇情故事／馬可 文・騰飛 圖

鬧江州

遊歷江湖 仗義援手





夜空如洗，明月如輪。

燕歌行獨酌於一葉扁舟上，面對清風明月，胸懷歡暢，意興勃發，禁不住朗朗吟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如此良辰美景，怎不浮一大白。」拿起酒碗，仰頭便往口裏倒。

驀地，小舟旁的水面上「潑刺」一聲躍起一尾魚兒，划起一道銀光，「通」一聲投入水中，激起一團團波光。

燕歌行看得開心地笑起來。「好美妙的魚躍，難得一見，連魚兒也來助興，當浮一大白。」拿起酒罎，往碗裏倒滿酒，跟着放下酒罎，雙手捧起那碗酒往張開的口裏直倒，那模樣就像龍汲水般，好不豪氣。

放下酒碗，也不管從嘴角淌下來的酒，抓起一隻雞腿，大大地咬了一口，嚼了幾下便吞落肚中，呼口氣。「痛快！眞痛快！」

驀地，他回身扭頭便往後張望。

皓月晴空下，水波微漾，銀光閃閃的水面遠處，有一艘大篷船如箭般滑行而來，幾乎無聲無息。

可是，燕歌行仍然從那大篷船在水面滑行時弄出來的細微水聲，警覺到後面有船滑行而來。

飛快地滑行而來的大篷船，前半截的船面上燈光頓亮，燕歌行遙望之下，望到船上似乎有人在喝酒賞月。而河面雖然寬闊，可是，看其來勢對方竟然「直衝」着他（小舟）而來，若不迴避，肯定會被撞翻。燕歌行雖然頗精水性，卻不想舟翻人落水，祇好急忙抓起木槳划動，小舟馬上往左邊斜滑前去。

本來，他對大篷船上喝酒賞月之風雅人士大有好感，可是，由於對方竟然無視他這艘小舟就在前面，視若無睹般「直衝」前來，太霸道了，因而令他大生反感。

那艘大篷船眨眼間滑行到來，幸好燕歌行已划舟避開去，否則，必被撞上。

由於心裏有氣，燕歌行幾乎按捺不住，便欲掠上大篷船向船上的人還以顏色——警告他以後別再目中無人。但當他抬頭往大篷船上望去——看看在船首喝酒賞月的是些甚麼人時，不禁登時目光發直，脫口讚嘆一聲：「好一個美人！直似嫦娥仙子下凡來！」

原來大篷船的船首上，擺放了一張精緻的小圓桌，桌旁兩張小圓櫈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約三十出頭，白臉無鬚，女的年約二十芳齡，面目姣好，手抱琵琶，正在彈奏樂曲。

燕歌行衝口而讚嘆的人並不是那個彈琵琶的麗人，而是那個在小圓桌前曼妙起舞的佳人。

清明的月色下，燈光映照下，那佳人不但舞姿輕曼靈妙，容色更是麗絕，恍似月中仙子於廣寒宮中起舞，無怪乎燕歌行衝口而出——疑爲天人。

那曼舞佳人似乎聽到燕歌行那衝口而出的讚嘆，偏首迴眸，朝不由自主站起來的燕歌行嫣然巧笑。

燕歌行看到那絕色佳人的迴眸巧笑，登時靈魂出竅，禁不住又衝口而出：「此舞祇應天上有，燕某何幸如之，睹此仙舞！」

「何方俗夫口出胡言，擾我雅興？」那年約三十出頭、正在賞曲觀舞的錦衣人，陡地重重將拿起來的白玉酒杯放回桌上，怒喝出聲。

曲頓停，舞驟歇。偌大的一艘船亦硬生生停下來。

站在艙前的四個藍衣武士張口轟喝一聲「停船！」——聲勢嚇人。

燕歌行被那如雷轟喝聲震得立時回過心神，脫口一聲：「大煞風景，可惡！」

錦衣人聞聲勃然變色，霍然拍桌而起，「該死！」

站在左邊兩個藍衣武士轟應一聲，搶到船邊，一眼看到站在小舟上翹首上望的燕歌行，也不打話，縱身便往小舟上撲去，銀芒激閃中，兩道刀光飛斬燕歌行身上。

一出手便置人於死地，比皇帝老子還霸道蠻橫。

燕歌行可是做夢也料不到，兩句由衷的讚嘆居然招來殺身之禍，焉有此理？不禁怒氣勃發，怒喝一聲：「天下間竟有如此可惡之徒，任意殺人！可惡可恨！」喟然一聲龍吟，腰刀出鞘，化作一道電芒，迎向飛斬下來的兩道刀光。

幾乎是混爲一下的兩聲「錚錚」激響聲中，那兩條撲斬而來的藍衣武士登時震得身形倒飛起來，凌空一個倒翻掠回船上。

霎時間，停止曼舞的絕色佳人發出一聲「動聽」的（聽在燕歌行的耳中）驚呼——抬起羅袖輕掩櫻桃小嘴。

一舉手，一投足，甚至驚呼聲，亦動人心弦。

好一個絕色尤物。

燕歌行耳聞目睹之下，不禁心神搖盪，目光發直。

驀地，一陣急激的掠空聲乍響，燕歌行心神一震，厲叱一聲，揮刀急舞，祇聽叮叮錚錚一連串激響，十數支從船上擲射向他的短矛墮落水中。

接連遭到大船上的人兩番痛下殺着，就如俗語有道：「佛也有火」，要是換了尋常人，早已死在兩個藍衣武士飛身撲斬的刀下。燕歌行怒髮衝冠，喝一聲：「燕某倒

要看看爾等這伙可惡可恨、橫行霸道、心狠手辣之徒，是甚麼東西！」腳下一點，身形掠起來，往大船上撲去！」

「放箭！務必給我殺掉那登徒子！」錦衣人厲喝一聲，身形一閃，來到那絕色佳人身旁，一手將她擁住，輕道一聲：「美人受驚了。」在絕色佳人的桃腮上親了一下，擁着那美人往艙中走去。

那絕色佳人臉上微露委屈之色，但却像一頭小羔羊般溫順，被錦衣人擁入艙中前，飛快地往小舟上的燕歌行瞥一眼。

那時，燕歌行已不在舟中，已縱起來，他忙於應付一蓬激射向他而來的火箭。

火箭是艙後船尾上的四個藍衣武士發射的。

每個武士居然能夠一發五支火箭，四個合共射出二十支火箭。

燕歌行口發烈嘯，刀急舞，應付那激射過來的火箭。那知道艙前驀地有人向他傾潑出一桶帶有桐油味的物事。

不用說，那是着火即燃的桐油。

人在空中，剛剛應付了激射過來的火箭的燕歌行，已無從借刀繼續掠上船上，陡地瞥到船上撥來桐油，知道沾不得，急忙一個翻滾往小舟掠去，才掠落小舟上，大船與小舟的水面上陡地「逢」一聲，着火燒起來，原來傾潑的桐油潑落水面上，還從船上投下的兩團火團（原來是沾了桐油的布團）燃着，登時迅速地燒起來，並且蔓延開來，火光熊熊。

那艘大篷船在水面上着火燒起來的時候，立刻往前滑行，而船上的武士紛紛向小舟發射火箭和投擲短矛，令到剛掠回小舟上的燕歌行忙於應付。

眨眼間，大篷船已飛快地滑行出二十丈開過外，燕歌行縱使輕功再高明，亦無法縱身飛撲追上大船了。

本來，燕歌行還可以利用小舟追上去，可是，他却不得不棄舟跳落水中，以避火勢。

原來，那隻小舟因沾上桐油，被水面蔓延的火勢沾上，着火燒起來，逼得燕歌行不得不落水以避。

就這一會之間，大船已遠在箭遠之外，燕歌行自知泅水無法追上，雖則恨得牙癢癢的，亦祇好眼巴巴看着那條大船漸去漸遠，唯有泅向岸邊。

本來滿懷雅興泛舟賞月，那知道却遭遇到大煞風景之事，燕歌行唯有嘆一句：倒霉。

對於那位驚爲天人的絕色佳人，他却念念不忘。

* * *

江州城中，有一座望江樓。

望江樓樓高三層，最高的一層可以遙望到城外江波蕩漾，檣帆點點，海鷗翺翔的景色，故而甚多騷人墨客登臨吟詩，把酒賦詩。

不用說，望江樓是一座酒樓。

望江樓三樓最多騷人墨客，二樓則最多江湖人光顧。

江湖人大都氣概粗豪，因抵受不了那些騷人墨客的「酸迂」氣，故而祇好在二樓屈就。

大碗酒，大塊肉，擊板而引吭高歌，那才夠豪放。

此刻，二樓樓頭便有一個粗壯漢子在放聲高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聲調激昂，意態豪邁。

有兩個漢子在擊桌彈劍應和，坐在幾張桌子上的江湖好漢舉杯暢飲，祇有坐在靠着牆角一張桌旁的漢子獨個兒自斟自飲，悶聲不響。

對於這種喧嘈熱鬧的場面，那幾個伙計經已司空見慣，因而見怪不怪。

坐在靠梯口那一桌的五個漢子，兀自在興緻勃勃地吆五喝六，猜拳喝酒。

此情此景，每一桌的江湖好漢可說自得其樂，河水不犯井水。

獨坐牆角一桌的那個年輕漢子已喝了三壺酒，正欲離去時，祇見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的漢子一頭衝上來，兩眼飛快地往樓面掃視一匝，隨即走向那五個仍在猜拳喝酒的漢子桌前。

那五個漢子看上去都有六七分酒意，加上祇顧着猜拳，沒有留意走向他們的那個漢子。

事實上，樓上的人除了那個獨坐牆角那副座頭的年輕漢子外，沒有甚麼人對他多看一眼。

那個漢子走到那副座頭前，悶聲不響，猛地從身上拔出一把殺豬刀，往一個背着他、正捧起酒碗往口裏倒的黑衣漢子背上砍下去。

在那壯年漢子拔刀時，坐在對面的壯年、一個滿腮鬍子的漢子剛好抬起頭，瞥到那漢子的舉動，刹時變色驚叫：「林坤，你敢動刀子？賴三，小心呀！」

那壯年漢子狂吼一聲：「天殺的！俺跟你們拚了這條命！」一刀砍落那個被喚作賴三（背對他）的背上。

那個叫賴三的漢子聽聞對面同伴驚叫聲，心頭大震，慌忙閃避，可惜有六七分酒意，自不免反應不及清醒時那麼快，加上他閃開去的那一邊貼坐着一個同伴，因而令到他閃避不及，背上挨了一刀，痛得他狂叫一聲，趴在桌面上，碰得杯摔壺倒碟子翻。

這一下突變，自然驚動了二樓上所有的人，刹那間變得鴉雀無

聲，所有的目光都往那邊射去。

那個壯年漢子——林坤像是瘋了般，口裏發出狂叫聲，手上的殺豬刀又往跟賴三併排而坐的另一個漢子身上砍去。

那個漢子大驚失色，怪叫一聲，顧不得難看，身子一歪，狼狽地歪跌下去，險險避過那把砍下來的殺豬刀！

「篤」一聲，那把豬刀深深地砍入桌子邊沿內。

坐在對面那個滿腮鬍子吼喝一聲，雙手猛地掀翻桌子，接一腳踹，「啪勒」聲中，那漢子一腳踹在林坤身上，林坤大叫一聲，往後一屁股摔在地上，那背上挨了一刀的賴三暴吼一聲，旋身起腳，踏落林坤的左臂上。

林坤狂叫一聲，噴出一口血箭，幾乎是在同時，那背上挨了一刀的賴三又慘吼一聲，蹦跳起來，跟着摔跌下去，慘嚎着在地上左翻右滾，右腳齊踝斷去，鮮血湧流。

原來他的右腳被踏得痛極慘叫的林坤回手一刀砍在足踝上，登時斷掉。

而林坤亦被踏斷數條肋骨，內腑受傷極重，痛得他無法起身。

那伙人却不放過林坤，有兩個漢子搶上前去，往林坤身上狠命亂踢。林坤被踢得在樓板上亂滾，慘叫連聲，動人心魄。

其他座頭上的武林人目睹之下，全都無動於衷。

祇有那個坐在牆角那副座頭上的年輕漢子聳然動容，但却坐着不動。

說眞格的，在江湖上混的好漢，並不全是鐵石心腸之人。正如俗語有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祇不過江湖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閒事少管。千萬別亂淌渾水，惹禍上身。而恃強凌弱之事，觸目皆是，刀頭舔血，那一個未曾經歷。世間上不平之事多的是，試問你能打抱多少不平事，於是之故，一般的江湖好漢在遇上事情時，大都不會奮不顧身，貿然打抱不平。

「停手！別這麼快殺死他而便宜了他！」那滿腮鬍子的漢子眼見林坤幾乎氣息奄奄，忙將那兩個漢子喝停。

另一個漢子早已忙着替賴三包紮被砍斷的足踝。

最妙的是，樓上——三樓的食客——那些騷人墨客居然沒有一個走下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大概他們已見慣不怪，而江湖上動刀子的事根本就沒有他們這種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置喙的餘地，又或是他們不屑理會江湖人的野蠻事，甚至認爲江湖人都是不可理喻的。這極可能都是他們聽而不聞的原因。

而樓下店堂那些食客大都是販夫走卒，尋常百姓，大概他們自知惹不起江湖人，更管不了江湖人的事，亦沒有人走上來瞧看。

林坤臉上身上血汚處處，躺在樓板上一動不動，要不是雙眼仍然大大地怒睜着，眞以爲他已死了。

那個滿腮鬍子的漢子走到林坤身前，略爲俯身兇狠地盯着林坤，口裏發出「嘿嘿」幾聲冷笑。「你奶奶，挺挨得打啊！居然還活着，有種……」

林坤陡地張開口向那滿腮鬍子漢子噴出一口血沫，拚盡力氣嘶啞地怒叫：「杜風！天殺的……你們……不是人，禽獸不如……我爹……不小心跟你碰撞了一下，你們便活活將我爹打死……有種的就殺了我，死後我必化作厲鬼，找你們索命。」

滿腮鬍漢子原來名叫杜風：「嘿嘿，我這個人膽大包天，別說是鬼，神佛也不怕！牛剛、毛勇，將他抬走，找個地方慢慢消遣他，我要將你四肢斬掉，看你做鬼後如何向我索命。」

「我還有口，咬死你！」林坤嘶啞地厲叫。

「哈……」杜風放聲笑起來：「好得很！那我將你滿口的牙都敲掉，看你如何咬死我。」

林坤陡地挺身蹦起來，雙手陡張，慘厲地撲向杜風。

杜風料不到奄奄一息的林坤仍能挺身蹦起，嚇得暴退一步，一拳疾擊向林坤當胸。

那知道驟然挺蹦起來的林坤突地倒跌下去，因此杜風那一拳並沒有擊在林坤的胸上。這令到林坤大感意外——好不愕然。

他自知一身武功未達拳出勁風傷人的境界，那麼，林坤突然自行倒下，並不是被他擊倒。然則是何因由？

看清楚，林坤原來已暈死過去。

那是說，他因傷重力竭暈厥倒下。

「還不動手將他抬走？」林坤看到毛勇、牛剛站着不動，沒好氣地瞪着兩人。

牛剛、毛勇馬上上前抬起林坤往樓下走。

那個替賴三料理斷足的漢子，亦背起賴三往樓下走，杜風押後——臨行前將一錠碎銀拋給一個站在附近的伙計。

坐在牆角那副座頭的年輕漢子未幾亦結賬離去。

那些江湖好漢眼見曲終人散，紛紛回身坐下，繼續喝酒，一時又復喧嘈，有兩個伙計則收拾翻倒的櫈桌及砸碎的杯碗，另有一個拿抹布抹去樓板上沾染的血漬。

那情形，就像之前沒有發生過

殺鬥那回事似的。

掌櫃的慶幸沒有弄出人命，否則便要報官。

* * *

一盆冷水兜頭潑落林坤的頭臉身上，暈死過去的林坤馬上醒過來。

張開眼，看到杜風與三個漢子像四頭兇惡的餓狼般站在身前盯着他，林坤氣息突然急促起來，拚盡氣力破口怒罵：「天殺的……一定有報應……我要啖你們的肉，喝……血……」

「花深，割下他的舌頭，敲掉他的一口牙，看他還能吵罵甚麼？」林坤對那個替賴三料理斷足的漢子翹翹下巴

那個漢子——花深應一聲，從身上取出一把匕首，上前一步，蹲下去，晃動手上的匕首，獰笑着對瞪着血紅雙眼的林坤齜牙道：「罵啊！怎麼閉上嘴巴不罵了？害怕了嗎？」

咬着嘴唇，緊閉嘴巴的林坤突然張口噴出一口血沫，噴得花深一張臉變成了花臉。

「你他媽的，好可惡！」花深沒有理會被噴得一臉的血沫，一手揑住林坤的下巴部位，磨着牙道：「你他媽的不知死活，膽敢噴老子，噴啊！怎麼不噴了！」兇殘地欲一刀插入林坤口裏。

林坤臉不改容，憤怒地瞪視着兇神惡煞的花深。

他自忖必死，既然活不了，因此毫無所懼。

「別一刀殺了他，豈不便宜了他。」杜風及時一手托住花深臂肘，阻止他一刀殺死林坤。

花深的刀尖停在林坤嘴巴前，插不下去。

「敲掉他一隻牙，然後割掉他的舌頭！」杜風放開手：「我要他死得痛不欲生。」

花深用衣袖抹去臉上的血沫，齜牙咧嘴獰聲道：「林坤，我要你慢慢死，死去活來，活來死去，最後變成一個肉球！」說時手起刀落，欲以刀柄——砸落林坤門牙上。

「住手！爾等太過份了！」驀地一聲雷打般的吼喝聲在杜風四人身後響起，震得四人心神顫動，一刀砸落林坤門牙上的花深手勢一窒——僵住。

杜風霍然回首，祇見一個年約二十多三十不到的年輕漢子手按刀把，站在門內，距他們不到丈遠，神威凜凜地怒視着他們。

杜風一眼便看出與那漢子從未謀面，不知對方是何人物，心頭嘀咕，却毫不示弱，厲聲道：「好傢伙，你是甚麼東西，敢來管大爺的事。」

他口氣硬，實則心內虛怯，因那人進入屋內而他們五人居然毫無所覺，單是這一點，便顯出對方輕功及身法之高明，絕對不是易與之輩。

牛剛、毛勇亦被那人的氣勢所懾，心內虛怯，却不忘亮出兵器，以壯膽氣。

花深一窒之後，祇回首瞥望一眼，頓住的手勢一動，砸落林坤門牙上。

「該死！」那年輕漢子——原來就是在望江樓上獨坐一角的那個江湖人，口裏怒喝一聲，左手疾動，一道閃芒自他左手射出，電射向花深。

杜風脫口一聲：「小心！」探手疾揮，欲截擋下那道射向花深的閃芒。

而牛剛、毛勇兩人雖則看到那年輕漢子發出暗器，但全都來不及有所反應去出手截擋。

一刀砸落林坤門牙上的花深聞喝入耳心驚，還來不及有所動作，倒握刀把的手一震，頓時虎口生痛，五指一鬆，那把匕首脫手飛了出去。

祇差一點點便砸落林坤門牙上，可說功虧一簣。

擊飛花深手上匕首的暗器原來是一錠約尾指頭大小的碎銀。

杜風竟然截擋不下年輕漢子發出的暗器。

單是這一下，便已顯出年輕漢子身手之高明。

而杜風那條臂竟然酸痳無力，原來那錠碎銀擊在他的手肘上。

毛勇、牛剛都被年輕漢子的暗器手法震住。

「姓杜的，那位兄台在望江樓上所說的話，可是眞的？」那年輕漢子寒聲問。

杜風吸口氣，色厲內荏地道：「是又怎樣，有種的報上名來。」手上鐵尺一橫，擺出一個架式。

「你這種惡棍，還不配知道我的姓名。」年輕漢子往前踏出一步。

杜風禁不住微退半步，毛勇就在那時悄聲問杜風道：「老大，動不動他？」

杜風看到毛勇一副畏縮的樣子，不禁大爲生氣。心道若是在弟兄面前變了縮頭烏龜，豈不顏面無存，日後怎做老大？一念及此，膽氣陡壯，仗着人多，說甚麼也要與年輕漢子見個眞章。當下豎眉瞪眼，吆喝一聲：「上，誓要送那廝跟林坤一道上路。」

杜風打的是如意算盤，對方以一敵四，己方再不濟，大不了滔之乎也。說不定可以將之擊殺，豈不快哉。

毛、牛兩人呼應一聲，却遲疑着沒有搶先衝上去。

杜風看在眼內，心裏罵一聲：「你奶奶的比兔崽子還精！」口裏暴喝一聲，揮動鐵尺，撲向那年輕漢子。

眼見老大身先士卒，毛、牛兩人不敢再遲疑，各自揮動手上的兵器，一根鐵鏈一根鐵棒，隨後分左右兩面撲那年輕漢子。

年輕漢子喝一聲：「來得好！」身形陡地縱起，自杜風頭掠過，「颼」一聲掠向花深，人未到，凌空一翻，一腳凌空踢向花深。

花深刹那間惡向膽邊生，以左手出拳擊落林坤那塌陷了的左胸脅上。

原來花深想先殺掉林坤，再與杜風等人合擊年輕漢子。

「砰」一聲，花深的拳頭才觸及林坤的胸脅，右肩背便挨了一腳，整個人斜飛開去，撞在牆腳上，暈死過去。

杜風三人撲了個空，立刻回身反撲向那年輕漢子。

年輕漢子身形落地，立刻旋身出刀，劃出一道弧形刀光，硬生生將杜風三人逼退開去。

「殺！」杜風暴吼一聲，揮刀砸向年輕漢子。

毛、牛兩人左鏈右棒，撲攻夾擊。

年輕漢子朗叱一聲，不退反進，刀勢疾展，迎擊杜風三人的攻擊。

「錚錚鏗」三下激响聲中，毛、牛兩人口裏發出一聲悶叫，各自斜跌開去，祇有杜風縱身躍起，手中鐵尺挾着勁風斜砸向年輕漢子頭上。

毛、牛兩人乃是挨了年輕漢子一掌一腳，立腳不住，往外斜跌。

年輕人身形一矮，手中刀向上疾撩，鏗鏘聲中，接下杜風那一擊。

杜風身形在空中一沉，手中鐵尺反手擊向年輕漢子後腦勺。

瞧杜風的身手，似乎不是一般惡棍。

年輕漢子往前一彎，避過杜風那一腳，同時間腳下一旋，手中刀旋斬，幻起一道刀芒，自急不迭往後仰翻的杜風身下劃過。

仰翻開去的杜風張口發出「呃」一聲痛叫，掠落地上，抖手撒出一蓬白粉。

年輕漢子急忙斜縱出丈外，免得被飛揚的白粉沾上或吸入，恐怕有毒。

說眞的，杜風撒出的那蓬白粉確有異味，年輕漢子就因爲嗅到異味，慌不迭閉上呼吸，避開去。

就這瞬眼間，毛勇和牛鬼已連滾帶爬奪門而逃，至於杜風、賴三，亦不見了影踪，連帶暈死過去的花深也不見了。

待到粉霧消散，年輕漢子才知道杜風帶着暈死過去的花深自那面的一個破窗口逃出屋外。

原來他們所在的地方是一間破敗的房屋。

年輕漢子並沒有追出去，他伸手管這件閒事，祇想救林坤一命，他不忍心林坤慘死在杜風五人的手上。

眼下，當務之急是察看林坤是否仍活着，是否有救，年輕漢子搶到林坤身前蹲下來，伸手探探他的鼻息。還好，仍活着，是否救治得了，則要看林坤的造化，他本想在那裏以內功眞氣救治林坤，恐怕遭到杜風那伙人的暗算，於是將林坤抱起來，離開屋子。

* * *

在一座巨宅內，杜風垂手站在偏廳左邊，不時抬眼瞥瞥斜對面那個甬道口，看樣子，他在等候甚麼人出現。

他已換過一件新衣，背上的刀傷(原來他在那座破房屋內被那年輕漢子在背上劃了一刀)亦已包好，看上去像個沒事人一樣，實則暗地咬牙忍着背上的傷痛。

他在偏廳內幾乎等了一盞茶時分，心裏好不耐煩，但不敢在神態上流露出來。

甬道口內終於有脚步聲響起，杜風知道要見的人終於來了，忙吸口氣，身上微躬，兩眼下垂，模樣比先前更恭敬。

一個人終於從甬道口走出來，瞥了杜風一眼，却不打話，逕自走到當中一張椅子前坐下來，抬手輕撫一下光光的下巴，跟着又摸摸鼻子，才輕咳一聲，目注杜風，不疾不徐地道：「嗯，要你辦的事辦妥了沒有？」

杜風仍然不敢抬起頭去看那人一眼，本來微躬的身子彎得更低，抱拳向那人道：「回主公，交下之事經已辦妥，秦勃要屬下轉達主公，兩日之內，必有好消息回報。」

「好！」那人——其實是個三十出頭，面白無鬚，長眉細目，曲鼻薄唇，身穿錦袍的壯年人。突地，他發覺杜風神色不對，詫道：「阿杜，怎麼哪？」

原來阿杜彎下腰身時牽動背上的刀傷，疼痛難忍，但又不敢哼出聲來，强忍之下，臉上頓現痛苦之色。「回主公……屬下……沒甚麼……」不敢將受傷之事說出來。

錦衣人目光一下子變得銳利起來，語聲陡沉。「說，可是受了傷？」

杜風知道隱瞞不下去，慌忙道：「回主公……屬下背上受了刀傷……」

「誰人所爲？」錦袍人語聲又沉又冷。

「屬下……與那人素未謀面，根本不知其姓名來歷。」

「混賬！」錦袍人語帶怒意。「因何與那人動手？」

杜風吸口氣，急急道：「回主公，屬下與那人於……酒樓上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挨了那人一刀。」不敢據實相告。

「是個甚麼樣的人？」

「那人大約二十六七年紀，不似是城中人，身形健偉，相貌……堂堂，略帶風霜……屬下曾要他報上姓名，他……說屬下不配知道……」

「該死！」錦袍人怒罵一聲：「一再叮囑你不可在這時候生事，爲何不聽？」

杜風渾身抖顫一下，慌忙跪倒下去。「屬下該死，屬下知錯，求主公寬恕。那斷咄咄迫人，氣焰囂張，屬下忍無可忍，被迫出手還擊。」

「沒用的東西！」錦袍人語氣稍緩：「可有將我抖出來？」

杜風慌不迭道：「屬下怎敢！屬下……」

「丟人現眼！」錦袍人生氣地截斷杜風的話。「這麼說，那人的身手比你還厲害？」

「回主公，那斷的確身手很厲害，屬下根本不是那斷之敵。」

「看出他使的是甚麼刀法嗎？」

「屬下孤陋寡聞，看不出那斷使的是那門那派刀法。」

錦袍人抬手摸着下巴，沉吟了一會，才道：「突然間出現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高手，嗯，阿杜，你速速查明此人的身份來歷！這次暫且恕過你，下不爲例！」

一直提心吊膽的杜風登時如獲大赦，頓首道：「謝主公饒恕，屬下之過，屬下願粉身碎骨以報！」

「記住，千萬不要讓人知道你替我辦事！」錦袍人沉聲道。

杜風連聲道：「屬下緊記在心。」

「走吧！」錦袍人右袖一拂，站起來。

「屬下告退。」杜風爬起身，低頭躬身，退出偏廳。

錦袍人邊往甬道口走去，邊撫着下巴沉吟自語：「阿杜所說之人，莫非是那晚在河上遭遇之無賴？這個時候……在江州出現，怎不教人心裏起疑，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身形消失在甬道口內。

* * *

林坤醒過來，還以爲自己身在地府，及至看到那年輕漢子走進來，才知道自己還在人世，顧不了伸痛，掙扎着坐起身，跪在床上向年輕人磕頭：「恩公救命再生之恩，俺一生一世記着……」

年輕漢子料不到林坤不顧傷痛起身向他跪謝，急忙搶到床前，伸手扶住向他叩拜的林坤道：「兄台傷勢極重，莫要這樣，快躺着好好養息，觸動傷處……可不是玩的。」硬是將林坤扶躺下去。

「恩公救命之恩，俺不知……如何報答……」林坤激動地說，臉上却露出痛楚之色。

年輕漢子擺手阻止林坤說下去。「兄台甚麼也別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應爲之事。你且好好躺着不要起來，待區區到外面去看看，那碗藥涼了沒有，捧進來給你喝。」說完，轉身往房外走去。

林坤躺着的地方，乃是一家小客棧的客房。

看着那年輕漢子走出房外，林坤感激得流下淚來。

——要不是那年輕漢子出手相救，他那還有命活着，早已慘死在杜風那伙惡棍手上了。

片刻，年輕漢子小心地端着一碗藥進來，扶起林坤，餵他喝下那碗藥，然後輕輕放他躺回床上。「甚麼也別想，好好睡一覺，你的傷非要十天半月不能痊癒，若有甚麼事，只管呼喚區區，區區在隔壁房間。」話落，往外便走。

「恩公，請留步。」林坤急急道。

年輕漢子停步轉身，看着林坤，「兄台……」

林坤搶着說：「請問恩公高姓大名？還請恩公賜告。」

「待兩三日後兄台傷勢稍癒，我自會報上姓名。」

「不！若恩公不賜告高姓大名，俺會耿耿於懷，無法安心養傷。」

「好吧，區區姓燕，名歌行。兄台安心養傷吧！」

年輕漢子原來就是那天晚上泛舟的燕歌行。

林坤口裏喃喃道：「燕恩公，俺會……銘記於心，俺子孫世代都會記着恩公大名……」

燕歌行已走出房外，返回隔壁客房，在桌前坐下來，拿起客棧伙計已送來的一壺酒，倒了一杯，慢慢喝着。

邊喝酒，邊盤算着待林坤傷好後，便離開江州，到江陵城去遊玩。

他還打算在離開江州前，先安頓好林坤和他的家小（若林坤家裏還有人），免得在他離開江州後，遭到杜風那伙惡棍的尋仇報復。

他一直記着一句話，救人須救徹。

一杯酒還未喝完，陡地聽到隔壁房間傳來林坤的叫喚聲，忙放下

杯子，趕往鄰房。

看到林坤好好地躺着，燕歌行一顆心才放下來，不等他開口詢問何事叫喚，林坤已急不及待，焦急萬分地道：「恩公，俺忽然省起家中妻兒，恐杜風那伙天殺的會去找俺妻兒晦氣，還望恩公義伸援手，到俺家裏看看，若不知俺妻兒是否無恙，俺心實難安，俺寧願一死，不願殃及妻兒。」

燕歌行被林坤一言提醒，既然打算數日後安頓好林坤及其妻兒，早比遲好，當下馬上說道：「兄台家在那裏？快說，我馬上去看看。」

林坤道：「我家在城西鵝兒巷第五家。恩公之大恩大德，俺若今生報答不了，來世必結草銜環……」

燕歌行不等林坤說完，急急道：「兄台千萬別胡思亂想，安心等候區區將兄台家眷帶回來。」話落，飛快地走出房外當然不忘帶上房門，找到一個伙計，要他小心照顧林坤，然後急急趕去城西鵝兒巷。

趕到林家，只見林家大門兩邊還掛着的燈籠，凄凄慘慘的，從半掩的大門望進屋內，堂屋靠裏正中擺放着一張靈案，案上香爐香烟嫋嫋，兩邊燒着的白燭燭光慘慘，前面放着糕餅米飯等祭品，案後牆上白帳高掛，案前左邊地上放着一個燒冥鏹的火盆，眼前那凄凄慘慘戚戚的景象，只要不是白痴，都會看出林家有喪事。

如此看來，林坤在望江樓上所言不假。燕歌行往屋內瞧了兩眼，看不到屋內有人，心頭不由驚跳一下——莫非遲來一步林坤妻兒出了事？一步踏入門內，放聲叫喚：「喂，林大嫂在家麼？」

屋裏有人應道：「誰呀？甚麼事？」隨着應聲，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婦人從堂屋後匆匆走出來，身後跟着兩個十歲不到的孩童，身上都帶着孝。

一眼看到那個婦人和兩個孩童，燕歌行一顆提起的心頓時放下，忙對那婦人道：「是林大嫂麼？」

那婦人看着燕歌行，臉上露出疑惑之色：「正是妾身，這位……公子……是……」

燕歌行忙道：「區區姓燕，林坤兄出了事……」

那婦人——林妻着慌地道：「燕公子，請問我家孩子他爹出了甚麼事？」

兩個孩童聽說父親出了事，都驚慌地緊貼着母親左右身邊，瞪大着雙眼看着燕歌行。

燕歌行擔心杜風那伙人隨時趕到來，長話短說地道：「林大嫂，林坤兄惹上了一伙惡棍，幾乎死在那伙惡棍的手上……如今在一家小客棧內躺着……」

林妻慌急地問：「孩子他爹傷得重麼？」

燕歌行道：「傷得頗重，區區施救之後，已沒生命之憂，林坤兄擔心那伙惡棍會找上大嫂和兩個孩子，着區區趕來瞧瞧，並要大嫂收拾一些細軟，帶同兩個孩子隨區區到那家客棧去……」

林妻聽說丈夫傷重，早已憂心如焚，心緒大亂，忙道：「燕公子請稍等一會，待妾身到房裏收拾細軟，去見我家兩個孩子的爹。」說完急急轉身往裏走。

兩個孩童扯着母親的衣衫，跟着往裏走。

乘這機會，燕歌行看清楚供案上擺放在香爐後面的神位上所寫的字：林公步昌神位，左下方寫着孝子林坤泣立。好明顯，林坤的父親確是死了。

片晌，林妻手挽兩個大包袱走出來，對燕歌行道：「燕公子，有勞等候，請公子帶路。」

燕歌行伸手道：「林大嫂，區區替妳拿一個包袱。」

林大嫂也不客氣，將一個包袱遞給燕歌行。「有勞燕公子。」騰出的左手拉住年紀較小的孩子，吩咐大兒子跟着，與燕歌行先後走出屋外，將屋門帶上，並上了鎖，隨燕歌行往小客棧走去。

路上，燕歌行忍不住問：「林大嫂，聽林坤兄台說，令家翁是被一伙惡棍打死的……」

林大嫂頓時悲憤難禁，悲聲道：「那天，兩個孩子的爺爺在街上碰撞了那伙惡棍頭兒杜風一下，便慘被那伙惡棍活活打死，無天理啊！如今還要棄家逃避，這是甚麼世道，林家世代在江州謀生，一旦斷了根本，往後怎過日子？嗚……」悲泣起來。

兩個孩子見到母親悲泣，跟着哭起來，好不凄慘。燕歌行看着，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忙勸慰道：「林大嫂請節哀。天道循環，那伙惡棍遲早會遭報應的。」一頓，溫聲對兩個小孩道：「小兄弟，別哭啊。男孩子不該動不動便哭，愛哭的男孩子長大了不會是個男子漢。你兩的爹在那伙惡漢面前便寧死不屈，沒流一滴眼淚。」

林大嫂自覺在路上哭哭啼啼不大好看，不但惹人注目，還會惹人誤會，忙止住泣聲，也哄慰兩個孩子不要再哭。

兩個孩子還眞聽話，馬上止哭，並抹去眼淚。

「燕公子，我家兩個孩子的爹可是去惹杜風那伙惡棍，遭到毒打？」林妻忽然問。

燕歌行點點頭。「路上說話不大方便，待到了客棧，見到林坤兄，再說吧。」

林妻點點頭，不再作聲，跟隨燕歌行往客棧走去。

燕歌行聽了林妻的哭訴後，心裏立定主意，待安頓好林坤一家後，便去找杜風，出手教訓一頓，務要杜風那伙惡棍日後不敢作惡。

他一直緊記師門訓誨，懲惡扶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義不容辭。

* * *

江州城外西南十里處，有一個渡口，名叫土津。

土津渡口並不是位處交通要道，因此不怎麼熱鬧，但也不至於冷清。

距午間還有一個時辰左右，土津對岸來了五騎人馬，在對岸渡口滾鞍下馬，等候從土津渡口這面擺渡過去的渡船到對岸，接載他們過河到土津。

除了五騎人馬外，還有七八個販伕行商模樣的人在等候。

那五騎人馬領頭的一個年約四十出頭，高挑身材，寬額濃眉，隼目獅鼻，頷下留着半尺長短的短鬚，背插銅鐧，頗具氣概，一望而知是個武林人物。

其餘四個騎者一律青衣勁裝，兩個佩刀，兩個背插四支短槍。明眼人都看得出，那四個青衣勁裝騎者是高瘦身材中年人的從衞。

四個青衣勁裝騎者下馬後，一個身形粗壯佩刀騎者，馬上上前接過短鬚中年人手上的韁繩，將短鬚中年人的坐騎牽到一旁，另外三個騎則散開來，成品字形拱衞短鬚中年人，左右兩個四道目光不停地往站在渡口左邊的七八個販伕行商模樣的人身上掃視。

那個中年人挺立在渡口右邊一處高的地方，左手輕捋頷下短鬚，兩眼射向江面上那艘搖過來的渡船。

那隻渡船頗大，一次約可載二十人渡河，若是連人帶馬，約可載七八騎。換言之，五騎人馬不可能與那七八個渡河者同乘一船渡河到土津。

依照先來後到次序，該那七八個渡河者先乘船到對岸，五騎人馬要再等下一趟。

在等候渡船擺過來的期間，陸續有三個推着獨輪車、挑擔的漢子來到渡頭，等候渡河。

那隻渡船快要到這邊渡頭時，又有一個人趕來，看那人的長相，原來是燕歌行。

燕歌行不是在江州城嗎？怎會在此出現？

原來燕歌於昨天護送林坤一家到距江州城約十多里外的高平鎮投親，而到高平鎮必須經過土津渡河才能到達。燕歌行在高平鎮住宿一宵，這天早上在高平鎮吃過早飯，辭別林坤夫婦，一口氣從高平鎮趕到這個渡頭，打算趕回江州城才吃晌。

他之所以返回江州，一因他的隨身行李、包袱還放在入住的客棧房間內，二因他決意要懲戒杜風那伙惡人，因此，他才返回江州。

看到那五個騎者，大概是武林同道的關係，燕歌行禁不住向那五個騎者看多兩眼。

拱衞着短鬚中年人的三個青衣勁裝騎者亦特別留意燕歌行，其中一個更一直盯着他。

大概因爲燕歌行比其他渡河者特別扎眼的關係吧，因那些渡河者之中，祇有燕歌行腰間佩刀。

燕歌行並不認識那個短鬚中年人，打量了兩眼後，便放眼往河上望去，祇見那隻渡船已快靠岸，站在船頭的一個船伕手執一根繩索，擺出隨時停船跳上岸的架勢。

就在這時，拱衞在短鬚中年人左面的騎者移步走到那堆渡河者之前，向衆人抱拳道：「各位，咱們有要事在身，急着渡河，請各位忍讓，這一趟讓咱們先過河，不情之請，還望各位應允！」

其餘三個騎者在那個騎者說話時，虎視着一衆渡河者。

一衆渡河者中，有人不滿地叫道：「先後有序，咱們何嘗不急着過河……」下面的話突然打住，却原來瞥到另外三個騎者的虎視目光，嚇得不敢說下去。

其餘的人都被那三個騎者的目光所懾，知道對方五騎不是等閒人馬，惹不得，哪一個還敢吭聲，沒人不肯答應讓那五騎人馬先渡河。

那個短鬚中年人在手下青衣勁裝騎者向一衆渡河者說話時，並沒有轉眼往一衆渡河者瞧一眼，依舊望着河面。

那個青衣勁裝騎者眼見衆人不作聲，馬上抱拳向一衆渡河者環揖，口裏道：「難得各位相讓，咱代敝上向各位致謝。」

燕歌行本對那位短鬚中年人五人恃强搶先渡河大是反感，眼見那個青衣勁裝騎者禮數周到，頓時改觀，認爲五人此擧並不算兇橫霸道。

或許，五騎人馬確是有緊急之事要辦，趕着要過河，不得不搶先。

燕歌行心裏那樣想。

渡船終於靠岸。

船上的人魚貫上岸，四個青衣勁裝騎者牽着坐騎，兩前兩後，護着短鬚中年人走下渡頭，登上渡船。

就在前面兩個騎者牽馬登上渡

船之際，一聲急促的呼喊傳來：「喂！等一等，務請等一等啊，我有十萬火急之事趕着過河。」隨着呼喊聲，一個行商模樣的中年人，急急趕來。

燕歌行好奇地看着那個趕奔下渡頭的中年人，心裏猜測那五個騎者是否准許那中年人一起乘船渡河。

那個中年人奔下渡頭，幾乎站不住，口裏連連喘氣，也不理會停在岸邊「跳板」（連接船岸之間供人上落的長條板）前的兩個青衣勁裝騎者，自顧自慶幸地道：「還好，趕得上……天有眼……」那模樣上氣不接下氣，急急移步往船上走。

「站着，哪個讓你上船？」那兩個站在「跳板」前的青衣勁裝騎者陡地暴喝一聲，嚇得那個差點一頭撞上去的中年人慌不迭止步，身子急仰，差點一屁股坐了下去。

「你……兩位因何不許余上船？又不是載不下余。余可以馬上付船錢，付雙倍也成，祇要讓余上船渡河到土津。」中年人驚急萬分地看着那兩個青衣勁裝騎者，急急往懷中掏錢。

「先生，這船咱們包下了，你待下一趟船吧。」左邊那個騎者雖則力拒，說話頗有禮數。

那中年人呆了一呆，連連向那個青衣勁裝漢子打躬作揖：「兩位爺台請高抬貴手，余若不是趕過河，返家見老父最後一面，余也不會急着過河。請兩位爺台行個方便，免得余抱憾終生。」說着，突然跪倒下去，向兩個青衣勁裝漢子叩拜。

兩個青衣勁裝騎者料不到那中年人有此「一着」，一時間不知所措，就在此時，已登上船上的中年人發話了：「讓他上船。」短短四個字，令到兩個青衣勁裝騎者無話可說。

「還不起來上船？」兩個青衣勁裝騎者左右讓開。

一直注視着的燕歌行，突然對那個短鬚中年人的通情理頓生好感。

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該不是一個惹人討厭的人。

那中年人聽聞之下，急忙爬起來，口裏連說：「謝謝，謝謝。」微微躬着腰，快步往船上走。

兩個青衣漢子跟隨在後。

剛走上「跳板」的中年人驀地雙手往後一拂。

兩個轉身欲踏上「跳板」的青衣勁裝騎者登時各自悶哼一聲，跌倒下去。

一衆渡河者却看不到兩個青衣勁裝騎者因何忽然跌倒，祇看到兩個跌倒地上的騎者胸腹上有三處地方成品字形冒出鮮血。

祇有燕歌行看出，那個中年人雙袖往後一拂間，從兩袖中各射出三點閃芒，閃射入兩個騎者的胸腹上。那刹那，燕歌行知道會有甚麼事發生。

幾乎是在兩個騎者遭到那中年人的毒手的同時，在船尾搖櫓的船伕暴喝一聲，雙手陡地揮起那根丈許兩丈長的篙，一招橫掃千軍，往船艙內的人（祇有一個騎者牽着五匹健馬在內）一馬橫掃。

站在船頭左邊的短鬚中年人及另一個騎者（短鬚中年人的從衞）目睹驟變陡生，心知不妙，震驚之下，兩人的反應絕不慢，各自驚喝一聲，分別向船尾那個撐篙船伕及搶上船上的中年行商撲去。

那個跑得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的中年人——行商猝然出手暗殺了兩個騎者後，登時判若兩人，有如猛虎惡狠般搶向船上的短鬚中年人。

站在十丈許遠的堤岸上的一衆渡河者乍睹劇變，莫不大驚失色，驚叫出聲，膽小的驚慌地往後退縮，祇有幾個膽大的依舊站着看「熱鬧」。

那幾個膽大的人之中，有一個是燕歌行。

由於不知來龍去脈，所以燕歌行不想貿然出手管「閒事」。

不過，他看出那個中年行商和撐篙船伕兩人是早有預謀，處心積慮對付短鬚中年人及其四個從衞。

而短鬚中年人則是中年行商和撐篙船伕主要對付之人。

站在船頭右邊另一個船伕目睹驟變發生，顯得驚慌無措，略一猶豫，馬上跳落河中，免得殃及池魚。

從那個船伕的舉動，祇要不是傻子，都看出那個跳河的船伕並不是與那個撐篙船伕和中年行商一伙的。

那個撐篙船伕篙過處，艙中五匹健馬驚嘶慘鳴，至少有兩匹馬被掃中擊倒，有兩匹馬則驚跳駭竄，躍入河中，弄得渡船劇烈搖晃翻側，那個牽馬握韁的勁裝騎者雖則避過橫掃的篙，却被驚跳竄躍的馬匹弄得站不住脚，加上渡船劇烈搖晃翻側，結果也滾跌落河。

一眼瞥到撲過來的另一勁裝騎者，這船伕立刻反手回掃，勁風裂空。

船伕的臂力好不驚人。

撲過去的勁裝騎者身手居然不弱，那刹那間身形往上翻起，避過回掃的篙，身形接連凌空兩翻，依舊飛撲向船伕。

船伕一掃空，驀地暴喝一聲，雙手「卡察」聲中，硬生生將篙抖震斷，脫手將手上的斷篙砸向掠撲至的騎者。

從那一瞬間的情勢來看，船伕根本來不及對付撲到來的騎者，因爲那支篙太長了，唯一應付之法便祇有閃避，甚至棄篙。誰想到他居然不閃不避，還出人意料地震斷竹篙，脫手飛砸對方。船伕這一着可說大出騎者意料之外，因而來不及應變，雖則以雙槍擋撥，那裏抵擋得了挾千鈞之勁飛砸過來的斷篙，不但手中雙槍被震脫手，人也被斷篙砸中，慘吼聲中，斜飛翻墮下去，「噗通」一聲，摔落河中，沒於水下。

船頭的短髯中年人，已和撲上船截擊他的中年行商交手一招，互相對了一掌，將那中年行商震得斜跌開去，短髯中年人乘這機會，飛撲向岸上。

渡船就在那刹那反覆——船底朝天。

船伕經已躍起來，起落間脚尖點在船底上，兩個起落已掠撲到岸上。

中年行商亦已掠到岸上。

就這片刻之間，短髯中年人的四個從衞兩死一傷(可能亦已喪命)一個落河，祇剩他孑然一身。

岸上一衆渡河者莫不看得驚心動魄。

燕歌行一直看着，沒有出手管閒事。

看到短髯中年人與船伕先後已上岸，中年行商也掠上岸，幾個一直站在原地，膽量頗大的渡河者都禁不住驚怕地往後退縮數尺。

燕歌行亦隨着衆人後退。

他不想惹人注目。

短髯中年人掠上渡頭岸上，並沒有逃走，落在地上，面對相繼掠到岸上的船伕和中年行商，撤出背上雙鐧。

那雙熟銅鐧不但比普通鐧粗大，而且長三分一。

而短髯中年人雖則祇剩孑然一人，却毫無驚怯狼狽之色，神態從容，氣度依舊。

燕歌行看在眼內，禁不住暗嘆一聲：「好一個人物。」

臨危不亂，可不是任誰也能做到。

船伕和中年行商便做不到。

對於短髯中年人不逃反沉着面對他倆，船伕和中年行商便顯得有點虛怯驚疑。

* * *

「爾倆報上名來！」短髯中年人左手銅鐧一抬，指着那船伕和中年行商，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勢。

中年行商乾笑一聲：「方漢烈！你已是將死之人，咱倆之大名報不報上於你來說，可謂無關重要，你還是小心能否保住一命吧！」

燕歌行聽聞中年行商稱那短髯中年人爲方漢烈，不由暗道一聲：「原來此人就是人稱銅鐧無敵的方漢烈，果然是個人物，名不虛傳。」

「憑爾兩人，殺得了方某？」方漢烈冷哼一聲：「不知鹿死誰手！」

「廢話！」船伕喝叫一聲：「俺即使命喪於此，也管教你難逃一死！」長相雖毫不起眼，性子頗暴烈。

方漢烈目注那漢子，居然含笑道：「能否取方某一命，要看爾倆的本領了。」一頓，接道：「方某與爾倆素未謀面，當然從無過節，未知爾兩個爲何要取方某一命？」

「無可奉告。」中年行商答。

「殺！」船伕暴喝一聲，揮刀殺向方漢烈。

誰也看不到船伕怎會忽然握刀在手，祇有方漢烈和燕歌行看得出，船伕手上那把祇有尺許長的板刀乃是從背後衣服下取出來的，換言之，那把板刀一直藏在他身上。

船伕是在掠到岸上時，便取刀在手，由於他手法迅快，因此那些在堤岸上觀看的渡河者都看不到他拔刀的經過。

中年行商的出手也不慢，差不多與船伕同時撲擊方漢烈，而他亮出來的乃是一條軟鞭。

「啪……」一連十數下脆响，中年行商手上那條軟鞭幻出一連串鞭花，鞭頭旋繞吞吐，恍似噬人毒蛇。

船伕的板刀招勢兇狠，刀風霍霍，看得人心弦繃緊，替方漢烈擔心。

一衆渡河者確實替方漢烈捏一把冷汗。

祇有燕歌行一點也不擔心。

方漢烈以一對二，從容不迫，霎眼之間，三人便迎上，刀芒鞭影鐧光幻閃揮舞中，人影閃挪進退，鏗鏘聲激響，在堤岸上觀看的一衆人等看得眼花撩亂，根本看不出誰是誰，一顆心被緊緊攝住。

激鬥中的三人陡地齊齊暴喝一聲，霎時間鞭影散亂，鏗然震響聲中火星濺射，一條人影縱身掠起，鞭影如虹，筆直如棒，擊向身形斜閃開的方漢烈。

與方漢烈硬拚一刀的船伕被震退一步，隨即大吼一聲，身形一弓，竄上去，板刀帶着勁風斜砍方漢烈下盤。

上下夾攻，方漢烈這次恐怕難以應付。

一直在觀看的一衆人等要數這一次看得最清楚——分出誰是誰，眼見方漢烈被中年行商和船伕上下夾擊，情勢兇險，都替他捏一把汗。

燕歌行却看出，憑方漢烈的身手，應付自如，所以，他一點也不

擔心方漢烈，更不打算出手相助。

燕歌行沒有看走眼。

方漢烈於那霎間陡地縱拔起來，硬迎向空中的中年行商，一鐧上撩，一鐧下擊。

鐧鞭相交，方漢烈銅鐧一撩，令到中年行商的軟鞭纏繞在銅鐧上，接向上疾擧，同時間下擊的一鐧剛好擋接住船伕的板刀，發出鏗然激響。

「呃」一聲，空中的中年行商左脅被銅鐧擊中，一個身子凌空向後翻飛出去，軟鞭亦撒了手。

船伕亦被震得斜跌開去，乘勢縱身投落河中，噗通一聲，沒入水中。

方漢烈急墮落地，脚才點地，身形即時縱起來，追擊翻飛開去的中年行商。

巧得很，中年行商乃是向着堤岸上一衆觀戰之人。

眼見可能會殃及池魚，遭到無妄之災，觀戰之人哄地驚叫着急急退避。

中年行商翻掠之勢比那些觀戰的渡河者快多了。那些人剛倉皇退避，中年行商已掠到那些人頭上，伸手一探，抓住一個漢子的衣領，身形接落在地上，抖手將那人往前一送，擲向掠撲前來的方漢烈。

方漢烈不想傷及無辜，急切間左鐧交右手，一手抄接往那擲來的「人球」，身形自不免窒停下來，墮落地上，放下那個漢子。

那個魄散魂飛的漢子驚魂稍定，撲地跪倒下去(其實是雙脚發軟)，向方漢烈一個勁作揖——感謝方漢烈在這種情形下仍顧及他的生死。

「救……命……」緊接着另一個舞手動脚的老漢驚呼惶叫着被飛擲向方漢烈。

那老漢當然不會凌空飛起來，是那中年行商將他一手攫抓住，揮臂力擲向方漢烈。

眼見中年行商爲了阻止方漢烈追擊，居然拿無辜者作阻截之用，罔顧那兩個無辜者的生死。燕歌行動了氣，決定出手管這檔子閒事。

身形一晃，燕歌行斜撲向中年行商，將他截下。

就在這瞬間，方漢烈眼快手疾，一手接住那個三魂皆冒的老漢，隨即將他放下。

被接住的老者竟然朝方漢烈「桀」地咧嘴一笑，左手寒芒乍閃間，刺向方漢烈胸膛。

方漢烈大吃一驚，連眼色也變了，暴吼一聲，千鈞一髮之間，祇能夠做一件事——急不迭往外偏閃。

事實上，在變生肘腋之下，他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往外偏閃。

噗一聲，那道寒芒閃刺入他左胸上，悶哼聲中，方漢烈忍痛以左鐧砸擊那老漢的右腰脅。

那老漢一招得手，怪笑聲中，握刀左手一擰一拔，身形暴退，獰喝一聲：「到地府去見閻老五吧！」才拔出的尖刀脫手射向方漢烈。

方漢烈狂吼一聲，左胸血湧噴，身子往後一仰，跌落地上，剛好避過那把射來的尖刀。

「看暗器！」陡地一聲暴喝響起，一條身形「呼」地飛砸向那個正欲撲上去向摔倒下去的方漢烈下毒手的老漢。

那老漢一眼瞥到飛砸過來的人乃是中年行商，居然不接不避，反之一掌劈去。

「啪」一下沉響，老漢一掌擊在中年行商的身上，登時擊得中年行商張口慘吼一聲，噴出一口血，身形硬生生被擊得反震倒飛回去。

一條身形即時從擊得倒飛回去的中年行商身下穿掠出來，一刀擲向那個老漢！

從中年行商身下穿掠出來的人原來是燕歌行。

燕歌行於截下中年行商的剎那，猝然出手點了他的左右肩井穴，劈胸一把抓住其胸衣，耳聽方漢烈發出一聲慘吼，兩眼瞥到方漢烈已遭老漢毒手，驚怒之下，將中年行商提起來，揮臂一掄，脫手擲出去——向着那老漢，同時間身形縱起，尾隨中年行商之後，撲前去。

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也像方漢烈那樣，根本不知那老漢是中年行商一伙，直至耳聞方漢烈慘吼，目睹他遭到老漢暗算，才發覺老漢與中年行商是「同道中人」。

中年行商與老漢那一着令人意料不到，因此令到方漢烈上其大當。

好卑鄙陰毒的手段。

燕歌行不齒中年行商與老漢之惡毒所爲，因此他決心救人救到底，管這件「閒事」。

而方漢烈的聲譽在江湖武林中不惡，這亦是燕歌行出手相助的主因。

若方漢烈惡名遠播，燕歌行說甚麼也不會管這件「閒事」。

那老漢大概瞥到燕歌行隨着飛擲過來的中年行商之後撲前來，因而不理會中年行商的死活，爲了不讓燕歌行有可乘之機，不惜向中年行商下殺手。

看來，襲擊方漢烈這伙人絕非善類，乃是窮兇極惡之徒。

* * *

那老漢乃是燕歌行闖蕩江湖以來遇到的有數高手之一，反應敏捷，身形暴縮的剎那，右掌疾拍向

捌到其胸肋部位的長刀刀身上，左手五指箕張，如鷹爪般抓向燕歌行脅下。

燕歌行勢式不變，對於老漢的出手視若無睹，手中刀刀鋒迎向老漢拍來的右掌。

那老漢悶哼一聲，急忙撤掌縮爪，上身急歪，同時飛起一脚踢向燕歌行下身要害。

老漢這一着可謂連消帶打。可是，他却小覷了燕歌行的身手和反應。那霎間燕歌行刀勢急變，捌出去的長刀倏地疾沉，以刀把撞向老漢踢起來的脚面。

幸好老漢應變夠快，急忙收腿旋避，總算避過燕歌行那一招。

旋避開去的老漢左手一揮，寒光掣閃，反手掃向燕歌行身上。

老漢手上赫然多了一柄軟劍。

燕歌行上身急仰，脚下倒縱，險險避過老漢一劍。

老漢却志不在此，脚下斜縱，軟劍「忽」地閃刺向正自掙扎起身的方漢烈。

方漢烈左胸中刀，居然沒有喪生，可說奇跡。

看看他左胸上那個刀口，又深又闊，其部位應是心臟要害之處，而傷口湧出來的血已染紅了半身衣衫，連身下的泥地亦紅了一大片，而他居然死不了，確實令人難以相信。

方漢烈不但死不了，還能夠動手欲揮錮接下老漢那一劍！不過，才撐起的身子却撲地摔倒下去。

燕歌行沒有讓老漢再有向方漢烈出手的機會，清叱一聲，人刀合一，飛斬老漢。

老漢眼見燕歌行人刀如虹飛電，勢道凌厲迅猛，自知以手上軟劍絕對招架不了燕歌行那一刀，急忙縱避，不敢攖其鋒銳。

燕歌行並不想與那老漢拚命，一心祇想救護摔倒地上沒了動靜的方漢烈，既已逼開那老漢，順勢撲到方漢烈身前，俯身一把將方漢烈抄抱起來，往堤岸上掠去。

原來在他逼開老漢時，河邊「花啦」水聲暴響中，一條身形帶着水花的漢子穿出水面，凌空一翻，落在岸上，赫然是那個片刻前跳下河中沒了影的船伕！

若不用救護經已傷重昏死的方漢烈，燕歌行絕不懼怕老漢和船伕的聯手合擊，但爲了方漢烈，他不得不走爲上策。

至於那個中年行商，自挨了同伙——那個老漢一掌，摔跌落地上後，便沒了聲息，不知是生是死。

「那裏跑！」船伕水淋淋的，揮着板刀，吆喝着追向燕歌行。

那老漢却喝阻船伕：「別追了！姓方的挨了我一刀，絕對活不了！讓他扛走姓方的屍首吧！」

船伕立時刹住去勢，掉首望一眼躺在地上的中年行商。「秦爺，朱四可是栽在使刀那斷的手上？」他跳入河中後，對於岸上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所以，他不知道中年行商遭到自己人——那老漢的一掌。要是知道，不知他心裏會怎樣想。

「看看他是死是活，死了丟到河裏，活着的話就帶走！」那老漢原來姓秦，看樣子是個主事者。

船伕答應一聲，往中年行商身前掠過去，姓秦的老漢則撮唇發出一聲怪異的嘯聲。嘯聲剛落，一隻快艇自右面箭遠的岸旁河面如飛地滑射而來，轉眼間已來到渡頭前，姓秦老漢朝船伕叫喚：「秦九，是死是活？」人已掠到河邊，縱身落在業已停下來的快艇上。

那隻快艇前後共有四人划槳，怪不得滑行如飛。

「沒了氣息。」船伕邊答邊挾起中年行商——朱四，掠到河邊，縱身跳落艇上。

* * *

四個划槳漢子立刻划動船槳，快艇有如箭矢，船身順流向下游滑射，快要在河面消失時，秦九將朱四的屍首丟落河中。

渡頭上，一衆渡河者早已四散竄奔，空無一人，唯獨剩下那被中年行商朱四所殺的兩位從衞，悽零零地躺在渡頭上。

狼爲虎驅　殘殺無辜

在杜風曾經出現過的那座巨宅內，書房中，那長眉細目，曲鼻薄唇的錦袍人坐在書案後的太師椅上，看着一個灰衣人，口裏說道：「秦勃這一次怎麼辦事的，未確定要殺的人當場斃命，怎能斷定其人必死！回去對秦勃說，我對他這一次辦的事很不滿，着他務必於五日內找到要殺之人的下落！死要見屍，生要見人，否則此事仍未辦妥！」

那灰衣人連聲應是。「主公還有甚吩咐？」

「還要知道插手將人救走的那斷是何許人！」錦衣人目露凶光。「我要見到那斷的屍首！」

「是。」灰衣人應一聲。

「去！」錦衣人揮手。

灰衣人抱拳躬身：「小的告退。」退出書房門外。

待灰衣人消失在書房門外，錦袍人自椅上站起來，緩步走到窗前，兩眼望着窗外花樹，口裏喃喃道：「聽何昌對那斷的描述，與那晚在河上相遇之小舟上的那斷頗相像……莫非同是一人？」

陡地雙眼一睜，錦袍人一拳輕搥在窗沿上。「若是同一人，太可惡了！不取他狗命，怎消吾心頭之

恨！」

忽地想起一人，疾聲道：「這幾天忙着那回事，忘了去看如仙，該去看看她啊。」祇這頃刻之間，臉上充滿了歡欣之色，轉回身，快步往書房門外走去。

原來書房門外一直守着兩個青衣勁裝漢子，看到錦袍人走出來，齊躬身垂手，待錦袍人從身前走過，才挺直腰身，手按刀把，移步跟隨。

錦袍人就在那時扭頭道：「留在這裏，不用跟隨，若有緊要事，到翠竹院見吾！」

兩個青衣勁裝漢子立時停步，齊齊躬身應道：「遵命。」

錦袍人頭也不回，一逕往翠竹院內走，他在一座修竹叢叢，綠瓦飛檐的小樓前停下來，一個婦女即時從小樓內迎出來，向錦袍人施禮道：「主公駕臨，婢子未及出迎，主公恕罪。」

錦袍人擺擺手。「起來，不要驚動如仙，吾特來看她，不用通傳。」

那婢女站起來，恭聲道：「主公請進。」

錦袍人嘴角噙笑，移步走入小樓。婢女隨後，在小樓門前站住，沒有跟進去。

小樓分上下兩層，樓下擺設清雅，桌椅全是青竹所造，當中掛着一幅鳳舞九天圖。錦衣人沒有在樓下停留，一逕登上二樓。

才登上二樓，一個俏丫環已在梯口恭迎，施禮道：「婢子恭迎主公駕臨。」

錦袍人往樓上打量一眼，俏聲道：「如仙在哪？」

俏婢回道：「姑娘在房中。」

錦袍人面露懷疑之色：「如仙是否抱恙？」

俏婢搖了頭。「姑娘在房中繡花，有點悶悶不樂。」

「下去，待吾到房中看看她。」

錦袍人說着移步往房間走去。

樓上分爲一房一廳，不用說，那個唯一的房間就是「如仙」姑娘的閨房。

錦袍人一步跨入房間，只見一個雙十年華的妙齡女子憑窗輕倚，素手輕托香腮，放眸凝視，黛眉輕蹙，巧俏的嘴角孕着一抹輕愁，那模樣動人極了，恐怕任誰看了也會油然生出憐愛之心。

錦袍人看着那女子的半身美態麗姿，痴了，由憐愛而心痛，雙唇顫動，幾番欲言又止，連呼吸也放緩了，生恐一絲一毫的聲響都會驚擾了她，他可是一千個一萬個不忍。

錦袍人就那樣站着，目光痴痴地看着窗前的絕色女子——有如一尊美賽天仙的女雕術品。

不用說，那女子就是如仙。人如其名。

艮久，那女子驀地發出一聲輕嘆。

輕嘆聲入耳，錦袍人恍似心裏被重擊了一下，好不難過，再也忍不住，無限憐愛地輕聲喚：「如仙。」

那女子——如仙驚覺地輕擰蠑首，一眼看到錦袍人，慌忙離開窗前，襝衽施禮：「主公駕臨，妾身失迎，妾身該死……」

錦袍人急忙搶上前去，伸手扶住如仙，密愛輕憐地道：「是吾吩咐婢女不可驚動妳，何罪之有，要怪罪的是我，錯不在妳啊。」

如仙盈盈起立，不着痕跡脫開錦袍人的扶持，柔聲道：「主公請就坐，待妾身奉上香茗。」

錦袍人縮回雙手，兩眼一直沒有離開如仙身上。「我在書房已喝過茶，不用勞動妳。」一頓，關愛地道：「如仙，爲何悶悶不樂，瞧妳輕顰帶愁，可是有心事？」

如仙黛眉輕展，輕啟朱唇：「妾身得主公愛寵，錦衣玉食，夫復何求……」

錦袍人搖手截道：「如仙，既知我如何待妳，爲何一直不肯對我說心裏話。我看得出妳一直不開心……」

如仙盈盈下跪：「妾身不敢，妾身未能令主公開懷，妾身惶恐……」

錦袍人忙上前扶起如仙：「快起來。從今後，我不準妳動不動便向我下跪！妳若有心事只管說出來，我絕不會怪責妳。」

如仙眼眸轉動，遲疑道：「主公此言當眞？」

錦袍人目注如仙那如花嬌靨。「我甚麼時候騙過妳？」

「主公，妾身……不要像籠中鳥那樣……」

錦袍人恍然道：「妳要到外面走走？」

如仙容顏輕舒：「若蒙主公恩准妾身到望江寺上香，妾身感恩不盡。」

錦袍人猶豫了一會，才道：「若得如仙展顏一笑，別說讓妳去上香，即使妳要摘天上明月，我也給妳摘下來。」

如仙展朱唇，露貝齒，嫣然一笑。

古人云：一笑傾城，再笑傾國。

如仙那一笑亦如是。

錦袍人看得「怦然」心動，目光痴痴，心神飄蕩，不能自已：「今睹如仙一笑，如沐春風，如飲甘露。古云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誠非虛言。」禁不住由衷讚嘆：「人道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如仙，我甘願為妳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情不自禁伸手擁抱如仙——他已無法自持。

如仙輕靈地嬌軀微擰，閃開去，薄嗔道：「妾既已是主公的人，請主公信守諾言，忍耐半月，那時，妾身一任主公為所欲為。」

如仙最後那句話令到本已收攝意馬心猿的錦袍人血脈賁張，心頭蠢蠢欲動，不克自制，目中欲火噴燒。如仙看在眼內，慌忙退後一步：「主公，請自重，別做出令妾身失望之事。」

錦袍人一聽，頓如當頭淋了一盆冷水，頓時清醒過來，吸氣，居然向如仙抱罪一揖：「如仙，我剛才失態了，幸得妳當頭棒喝。我在此向妳謝罪。」

如仙慌忙道：「主公言重了，妾身怎當得起主公……謝罪，豈不折煞妾身？」說着，急急下拜。

錦袍人伸手扶住如仙，阻止她拜下去。「剛才在妳面前出乖露醜，教我無地自容。如仙，若非妳姿容動人，秀色可餐，我不會不克自持，實是情有可有。還望妳恕罪則箇。」

如仙道：「妾身怎敢有怪責主公之意。能得主公……信守諾言……妾身感激不盡。」

錦袍人打個哈哈：「俗云：強摘之瓜不甜。我雖不是正人君子，絕不會幹煮鶴焚琴，霸主硬上弓之事。對如仙妳，我怎能不憐香惜玉，溫柔呵護？」

「主公對妾身之厚愛，妾身心中銘感。」如仙露出感激之色。

「好了，別再胡思亂想，悶悶不樂。三日後，我着胡不平陪妳到望江寺上香。」錦袍人忍不住輕撫一下如仙雲鬢。「我還有事要辦。別盡悶在樓中，到院子裏走走。我走了。」兩眼不捨地在如仙身上溜了兩遍，才往房外走去。

「妾身送主公出樓。」如仙盈盈一禮，相隨下樓，直送出小樓外，再拜而回。

*　*　*

方漢烈終於醒過來，睜開雙眼看到一個小沙彌站在床前，脫口便問：「小師傅，這裏是甚麼地方？」

小沙彌看到方漢烈醒來，登時面露喜色，合什道：「好了，施主終於醒了。施主身在敝寺之客房內。」

方漢烈挺身欲起，上身才挺起，卻張口「呃」地痛叫一聲，跌回床上，本已蒼白的臉色變得更白。

原來他剛才挺起時，牽動了左胸上的傷口，劇痛難當。

小沙彌阻止不及，忙道：「施主傷勢很重，千萬不要亂動，好好躺着。施主可要喝點水？」

方漢烈長長噓口氣，這才記起自己曾受重傷，暈死過去，左胸上的傷處仍陣陣劇痛。陡地感到口乾舌燥。忙澀聲道：「有勞小師傅倒杯水。」

小沙彌轉身走到桌前，拿起茶壺倒了一碗水，端到床前。「施主躺着不要動，待小僧喂施主喝水。」

方漢烈感激地道：「謝謝。」

小沙彌慢慢餵方漢烈喝水。

喝過水，方漢烈精神了些，倏地想起一事，急聲問：「請問小師傅，救方某到貴寺之人還在麼？」

小沙彌答：「那位燕施主正在方丈室中，與敝寺方丈談話。」

「小師傅，勞煩到方丈室請那位燕施主前來，方某要向他當面致謝救命之恩。」方漢烈很想看到救他一命的人。他是在暈死過去後才被燕歌行所救，因此，他根本不知燕歌行是何許人。

「施主客氣，小僧這就去請燕施主到此。」小沙彌向方漢烈合什一禮，退出房外。

「那位姓燕的不知是何許人物，江湖上，武林中，從未認識一個姓燕的同道……」方漢烈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曾認識姓燕的武林中人。

小沙彌很快便去而復返。隨同小沙彌進入房中的還有一個老和尚、一個年約二十六七的豪邁漢子——燕歌行。

小沙彌不等方漢烈開口，便介紹：「施主，敝寺方丈與燕施主一起來看你。」

那個老和尚慈眉善目，臉如滿月，搶先合什喧一聲佛號：「喃無阿彌陀佛。佛祖有靈，施主終於醒來，老衲寬心大放。」

方漢烈自知不宜亂動，只好躺着道：「請方丈大師恕罪，方某不能起身施禮致謝。請問方丈大師法號……」

老和尚道：「老衲元智。還望施主放開懷抱，安心靜養，佛門乃十方方便之地，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有勞貴寺上下照料，方丈大師費心，方某感激。」語聲一頓。方漢烈轉眼看着燕歌行。「燕閣下，聽這位小師傅說，救了方某一命之人，乃是閣下？大恩不敢言謝，方某銘記心中，敢問閣下大名如何稱呼？」

燕歌行含笑抱拳道：「區區燕歌行。方大俠不必將區區相救一事放在心裏，小事一件，不足掛齒。」

「方施主重傷昏迷初醒，氣虛神弱，不宜多說話。還請安心靜養。待老衲替施主診視。」元智方丈在床前坐下來，靜心替方漢烈把

脈。

把脈完畢，元智方丈面露喜色。「方施主脈息比昏迷未醒時增強了一些，可喜。以施主之傷勢，若非施主內功深厚，加上救治時得燕施主以內家眞氣輸入施主體內施救，施主恐怕……」

方漢烈感激地對燕歌行道：「燕閣下施救之恩……」

燕歌行搖手截斷方漢烈的話：「佛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區區焉能見死不救，區區只是做了該做的事，方大俠毋須言謝。」

方漢烈還想說話，元智方丈道：「方施主且靜心休養，老衲與燕施主不打擾了。」話落，便與燕歌行、小沙彌退出房外。

吃過晚飯，燕歌行閒着無事，便去探望方漢烈。

方漢烈剛好吃過兩碗清粥，精神又比日間剛醒來時好多了，看到燕歌行走入房裏，顯得很高興。「燕朋友，快坐。方某剛想請小師傅去請你來。方某有一事相求。」

燕歌行在床前一張椅上坐下來，兩眼打量着方漢烈，「方大俠，精神不錯啊。」待那個小沙彌收拾碗盤走出房外，馬上又道：「方大俠但有事需區區幫忙，只管說。」

方漢烈一直半躺半倚在床上，抱拳對燕歌行道：「燕朋友高義，方某沒齒難忘，請受方某一禮。」向燕歌行連揖三揖。

燕歌行忙抱拳還禮。「些許之事，何足掛齒。還請方大俠不要放在心上，素聞方大俠豪爽過人，請不要再說這些客氣話。」

「難得！難得！」方漢烈讚道：「方某恭敬不如從命。」

一頓，接道：「方某有個不情之請，未知燕朋友可否幫忙到江州城中找一個人？」

「舉手之勞，方大俠請說要找之人是誰？」

方漢烈道：「那是方某一位朋友，姓韋，名一飛。居於江州城內北大街春風里，往裏走最後那座宅子便是。若燕朋友找到韋一飛，請他隨燕朋友到望江寺一趟。」

「好。區區明日吃過早飯便趕去江州城。」燕歌行一口答應。「區區在此呆了兩天，一口酒也沒得喝，好不難受，明天出城正好喝個痛快。」

方漢烈抱歉地道：「為了方某，害燕朋友吊酒癮，方某罪過。」

燕歌行笑道：「方大俠千萬別當眞。區區說笑罷了。」

方漢烈道：「他日有機會，方某定與燕朋友痛飲一番！」話落，忽地換過話題：「燕朋友可否相告，那天如何從那兩個傢伙的手上救走方某？」

燕歌行將當時出手相救的情形說出來。「那兩個欲刺殺方大俠的……傢伙可不是易與之輩。特別是那個老頭，方大俠當時傷重危急，當務之急是救方大俠要緊，區區便不與那兩人糾纏，僥倖得以救走方大俠。」

若非燕朋友出手相救，方某已死於那兩個傢伙的手上。」方漢烈由衷感激。「燕朋友若不嫌棄，方某這輩子交定你這個朋友了。」

燕歌行道：「方大俠太抬舉區區了。區區只是一個浪蕩江湖漢。」

方漢烈正色道：「燕朋友何必妄自菲薄，俗語云：仗義每多屠狗輩。亦有云：英雄莫問出處！以燕朋友之所為，稱得上俠義之輩，比起江湖上武林中那些沽名釣譽、偽善之輩，可謂眞英雄也。」

燕歌行大搖其頭：「方大俠如此稱讚區區，令區區汗顏，無地自容。」

方漢烈忽然問：「燕朋友對方某遇襲一事，難道不心存好奇？」

燕歌行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方大俠要說，自會說，區區從不喜探人私隱，自討沒趣，招人疑忌。」

「難得，難得。」方漢烈連聲稱許。「方某對燕朋友絕無半絲懷疑之意。方某正要跟燕朋友說及那日遇襲之事。」略頓，接說下去：「那日在渡頭遇襲，方某雖認不出襲擊之人來歷身份。但却隱隱感到，極可能與方某此番江州之行有頗大關聯，並隱隱猜到是誰人所為。」

燕歌行沒有作聲，衹是靜靜地聽。

方漢烈歇口氣，自顧自說下去：「方某此行乃是應一位知交所邀，到江州討回一個公道，事前方某已知對手極難應付，一路上已小心提防，果然在那個渡頭遭遇襲擊。雖在意料之中，但事發之情形却猜料不到，以至身陷險境，幾乎喪命。」

吁口氣，又說下去：「但願不致因此事而累及燕朋友，否則，方某罪過。」

燕歌行忙道：「區區出手相救一事，乃出於區區自願。若區區因此而惹禍上身，乃區區自找，與方大俠絕無關連，方大俠不用內疚，替區區擔心。」

「難得燕朋友深明事理，可是方某仍感內疚不安，因此，燕朋友若沒特別事非要在江州逗留，方某願請燕朋友盡快離去，還望燕朋友俯允。」

燕歌行含笑道：「方大俠關懷之情，區區心裏感激。請方大俠不

用替區區這個無名之輩擔心，區區不才，自問還有自保之能，要不，區區如何在江湖上闖蕩？」

一頓，接道：「方大俠該早點歇息，不宜多耗精神，區區也該回房歇息。」站起身，向方漢烈抱拳一拱，退出房外，返回自己房間。

* * *

韋一飛剛走出大門外，便倒吸一口氣，脚步一頓，停下來，右手不自禁按在腰間劍把上。

就在他眼前，起碼有五個人將他堵住。

單從那五個人的神態，韋一飛便看出五人來意不善。

他沒有猜錯。

「姓韋的，跟咱們走一趟……」二人當中個頭最高的那一個發話。「別自討苦吃。」

韋一飛認出那伙人是金風堂的人，自忖沒有開罪過金風堂的人，因而對高個兒的話摸不着頭腦。「田虎，沒來由的韋某因何要跟你們走？」

田虎兩眼一翻。「到了本堂你自會知道因由！韋一飛，走是不走？」

韋一飛氣往上衝，怒道：「豈有此理！韋某不走！看爾等奈何得了韋某！」

高個兒——田虎冷嘿一聲，喝道：「動手！」當先撲向韋一飛。

其餘四個漢子吆喝一聲，兇猛地撲攻上去。

韋一飛怒叱一聲，長劍出鞘，一招「鋪天蓋地」，劍光如虹，護住全身上下，有如鐵桶也似。

鏗鏗錚錚一連串激烈暴響聲，田虎四個同伴此進彼退，左挪右錯，纏着韋一飛不放。無論韋一飛劍勢多凌厲，亦無法擊破田虎五人的聯手台擊。

以韋一飛的身手，絕對高過田虎五人任何一個，即使三人聯手，也不是他的敵手。無奈田虎有五個人，而且都不是草包，聯手台擊之下，威力何止大五倍，令到韋一飛佔不到上風，還略感吃力。

田虎五人祇是與韋一飛纏鬥，根本沒有拚命的意思，令到韋一飛一時間找不到五人的破綻，無法突圍。

韋一飛可不是個傻蛋。心知若這樣纏鬥下去，遲早會力竭不敵，那時恐怕不跟田虎五人走一趟也不成。心念既定，劍勢一慢，故意露出一個破綻，一個下巴有道寸許長疤痕的漢子求勝心切，眼見機會來了，心中竊喜，偏身搶進，覷準破綻一刀擲去。

韋一飛眼見刀疤漢上當，口裏沉喝一聲，劍勢驟變，硬是將刀疤漢的鋼刀絞飛，同時飛起一脚，踢在刀疤漢的左股上，刀疤漢慘叫聲中，斜飛出去。

機不可失，韋一飛乘勢從那個缺口衝出去。

剛突圍而出，被他踢飛開去的刀疤漢陡地飛回來，疾往韋一飛撞去。

這可是韋一飛做夢也想不到的，吃驚之下，來不及多加思索，一掌擊向飛撞回來的刀疤漢。

「卡」一聲，一掌擊在刀疤漢的身上，刀疤漢登時被擊得倒飛回去，而韋一飛亦莫名其妙地大叫一聲，左肩臂上血光暴現，暴躍開去，而刀疤漢被他擊得倒飛回去的身形即時被一條乍現的身形接住，「刷」一聲落在地上。

接住刀疤漢落在地上的人——是一個身形瘦削的馬面漢子。

馬面漢子右手握着一把長錐，錐尖染血，而刀疤漢子的腰脅上有一個尾指大小的血口，暴躍開去的韋一飛左肩臂上亦有一個那樣的血口！

絕無疑問，韋一飛肩膊上的血口乃是馬面漢子手上的長錐弄出來的。

事實上確是那樣，韋一飛一掌擊在刀疤漢身上的刹那，那支長錐驀地從刀疤漢身上——腰脅前刺出來，刺入韋一飛的左肩膊上。

馬面漢子那一着不但狠毒，也很陰險。有誰會想到馬面漢子居然以自己人——刀疤漢——作掩護，不理會刀疤漢的死活，使出這一招險着。在這情形之下，不着道兒才怪！

不用說，本已被踢飛出去的刀疤漢陡然倒飛回撞韋一飛，亦是馬面漢子之所爲。

而馬面漢子乃是掩於倒飛回去的刀疤漢身後「飛」向韋一飛，令到一心二用——同時間要兼顧田虎四人，倉促間發覺不到馬面漢子附在刀疤漢身後，因而上其大當。

馬面漢子一手將刀疤漢放落地上，口裏疾喝：「別讓姓韋的跑了！」

田虎四人在馬面漢子喝聲出口前，已撲向暴躍開去的韋一飛。

韋一飛似乎受傷不輕，身形暴躍出七八尺外，幾乎一屁股跌坐下去，身形晃了晃，還未穩住身形，田虎四人已撲到，刀棍交加，往韋一飛身上招呼。

韋一飛心知若被田虎四人纏上，馬面漢一出手，他肯定跑不了，當下顧不了難看，身形一歪，跌倒下去，一個懶驢打滾，避過田虎四人的追擊。

田虎四人叱喝連聲，追着韋一飛滾開去的身形攻擊。

疾滾中的韋一飛大吼一聲，身形倏然窒停，手中劍一招「烏雲蓋頂」，祇聽叮叮錚錚一陣暴響，田

虎四人悶哼怪叫着閃跳躍退開去，韋一飛刹那間像鯉魚跳龍門般蹦跳起來。

一道烏芒就在那霎眼間飛刺向韋一飛，一下子刺在他的左胸上。

那道烏芒不但來勢突然，而且快疾異常，令到剛蹦跳起來的韋一飛來不及應變，因而被那道烏芒刺個正着。

韋一飛才蹦起的身形猝然倒跌下去。

那道烏芒隨着他倒跌的身形「沉」下去。

韋一飛跌倒在地，怒睜雙眼，看着落在他身前的馬面漢。

馬面漢手上的長錐抵刺在韋一飛的左胸上——刺入皮內。

「韋一飛，怎麼不飛啊？飛呀！」馬面漢陰笑着盯着臉露痛苦之色的韋一飛。「賤骨頭，敬酒不喝喝罰酒！」

「秦先，意欲何爲？」韋一飛忍着痛怒聲喝問。

馬面漢——秦先，原來是金風堂的副堂主，怪不得身手如此厲害，而他亦以心狠手辣著稱。

「嘿嘿！別着慌，秦某不會殺你！」秦先露齒而笑。「祇要你乖乖跟秦某回本堂，絕不會難爲你。」

「韋某與貴堂素無瓜葛。」韋一飛目光透着疑惑。「貴堂因何……」

「因你與方漢烈是朋友。」秦先一口道出因由。「田虎，點了他的穴道，押他走！」

田虎答應一聲，兩步走到韋一飛跟前，出指點向韋一飛左右肩井穴及氣海等穴。

韋一飛陡地移身，拳擊、掌劈、踢腿，分別攻向秦先和田虎。

秦先、田虎料不到韋一飛在受制（長錐抵胸）之下仍敢出手反擊，措手不及之下，不得不閃退，硬是被韋一飛脫身橫滾開去。

原來韋一飛偏身橫移的刹那，一劍擊在秦先的長錐上，左掌劈向田虎點封他穴道的右手，脚踢秦先握錐肘臂。

煮熟了的鴨子居然「飛」出掌握，這可是個天大的笑話！秦先好不氣怒，吼喝一聲：「姓韋的，看你能飛上天去？」搶步反手掄錐，掃向韋一飛。

橫翻疾滾開去的韋一飛疾喝一聲：「着！」右手一揚，撒出一把暗器。

秦先大吃一驚，倉促間顧不了傷「敵」，要封擋已來不及，祇好施展「鐵板橋」功夫，上身向後仰倒，背幾乎貼地，嗤嗤嗤數下掠空聲響，四道閃芒自他胸上射過。

與秦先同時追撲韋一飛的田虎卻避不過射來的暗器，痛叫一聲，歪身斜跌開去的身形中了一枚暗器，左臂膀上鮮血湧現。

田虎臂膀上赫然嵌着一枚銅錢！

韋一飛撒出的那把暗器，原來是銅錢。

好個韋一飛，於冒死脫身時，被秦先抵在他左胸上的長錐劃出一道約三四寸長的血溝來，血染衣衫，卻咬牙忍受着傷痛，絲毫不敢怠慢，自地上蹦躍起來，身形疾旋，揚手撒出一把暗器——銅錢。令到秦、田及四個手下急不迭應付射來的暗器，他乘隙一頭竄入屋內，再自屋裏破窗掠出屋外，逃掠而去。

待到秦、田等人應付了暗器，追入屋內，再從破窗追出去，已失了韋一飛的踪影。

秦先怒不可遏，遷怒於田虎身上，罵道：「混蛋！你吃素的麼，快給我追！翻轉江州，也要給我將他揪出來，聽到沒有？」

田虎不敢抗命，唯有忍着傷痛，亦不敢料理傷口，帶着三個沒有受傷的手下，胡亂追下去。

氣咻咻地喘了幾口氣，秦先也不理會那個被他們刺穿腰側，復挨了韋一飛一掌，受傷不輕的刀疤漢，哼了一聲：「還不爬起來滾回去？」撇下刀疤漢，逕自返回金風堂。

那刀疤漢經已用布條草草將受傷的地方包紮起來，待秦先走出頗遠，才哼哼唧唧地爬起來，忍着傷痛，艱難地向前走——返回金風堂。

燕歌行找到韋一飛的匿處，一眼看到韋家大門敞開，門前地上血漬斑斑，頓知不妙，馬上拔出腰間長刀，走入屋內。

偌大的房宅內，空無一人，屋裏一個門窗破爛，從窗前地下的血漬看來，他知道有人從破窗逃出屋外。他不知道地上的血漬是田虎遺下，還是韋一飛受了傷滴落地上，因而擔心韋一飛能否逃過毒手。

雖然與韋一飛素未謀面，此刻，他很擔心韋一飛的安危。

從門外地上仍未凝固的血漬去推測，燕歌行認爲打鬥之人離去不太久，應該不到盞茶時分，否則，地上的血漬已凝固了。他很後悔沒在進城立刻趕來韋家找韋一飛，却去一家酒家喝了兩壺酒解饞後才來找韋一飛，要不，他可能碰上正與人打鬥的韋一飛。

原來，他年紀雖不大，却嗜好杯中物，可說無酒不歡。那兩天在望江寺滴酒不沾，令到他心癢難熬，到了江州城，看到酒舖，那裏還熬得住，口裏猛咽口水，也不管有事在身，先灌兩壺酒再說。

此刻，他不住地在心裏責備自己，但又無可奈何，唯有急急出城，趕返望江寺，將看到的告知方

漢烈。

本來，他打算找到韋一飛，將方漢烈交給韋一飛照料，他便可抽身而去。如今因自己一時貪酒，被別人捷足先登找到韋一飛，以至韋一飛失了踪。說起來他不無失責，若韋一飛落在別人手上，他如何向方漢烈交代？如今在情在理，他也不能撇下方漢烈而去。他已拿定主意，爲了補償自己的過失，說不得祇好待方漢烈傷好後才與方漢烈分手。

* * *

「方大俠，很對不起，區區敵不過肚裏的酒蟲，在一家酒鋪內喝了兩壺酒才趕去找貴友韋一飛，以至遲去一步，找不到貴友，區區實難逃責任。」燕歌行懷着自疚的心情，將找到韋家後看到的情形對方漢烈細說一遍。

方漢烈聽罷燕歌行的話後，右手用力拳握起來，神色異常凝重：「想不到在渡頭襲殺方某那伙人爲了找到方某下落，居然連方某的朋友也不放過，向韋一飛下手！如此看來，那伙人若不殺方某，絕不罷休！」頓一下，眼裏透出憂慮之色，接說下去：「不知韋一飛是否落在那伙人手上，眞教方某擔心，若非方某，韋老弟不會惹禍上身，方某累及無辜，心甚不安，但願韋老弟吉人天相，逃過那伙人的毒手。」

燕歌行安慰道：「方大俠，依區區在韋宅察看所得，貴友極可能從那個破窗走脫，方大俠不用太擔心。」

方漢烈並沒有因爲燕歌行的話而放心，突然掙扎起身：「方某絕不能坐視不理，方某拚着這條命也要去找尋韋老弟。」由於强行起身，牽動傷口，痛得他臉色大變，但却强撐着欲下床。

燕歌行急忙扶住方漢烈：「方大俠請躺下，千萬別逞强，萬一牽動傷口，令到傷勢加劇，恐有生命之虞。以方大俠的傷勢，實不宜行動。」邊說，邊小心扶方漢烈躺下去。

方漢烈確實支持不住，躺下去後，連連噓大氣，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燕朋友……方某若坐視……不理……有虧道義……亦……」

燕歌行不加思索道：「方大俠，此事說來區區也有過失，爲了補過，區區代方大俠找尋貴友，方大俠大可放心養傷。」

方漢烈呼口大氣：「燕朋友不用自責，那非燕朋友之過，燕朋友仗義幫忙，方某已感激不盡，絕不敢有怪責之心，該向燕朋友致謙的是方某……」

燕歌行道：「方大俠，此刻不是說客氣話的時候，請仔細想想，若貴友走脫，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區區馬上去找找看。」

方漢烈微微闔上雙眼，一會，張開眼道：「據方某所知，韋老弟在城東兩里外有一個表親，燕朋友可到那裏看看，或許能找到韋老弟的下落。」

不等燕歌行發問，方漢烈接說下去：「那個地方叫龍口，韋老弟的表親姓侯，名進。屋前有一棵老槐，很容易找到。」

「事不宜遲，區區馬上去。」燕歌行說走便走：「方大俠放心休養。」

方漢烈叮囑一句：「燕朋友萬事小心！」

* * *

韋一飛脫身後，由於傷勢不輕，必須找個地方料理傷口，第一個便想起表親侯進，於是趕去龍口。

侯進剛好在家，看到韋一飛到來，喜道：「一飛，來找我喝酒嗎，咦，你怎麼受了傷？」睜大雙眼，吃驚地看着韋一飛染滿血漬的左胸。

韋一飛呼口氣，忍痛道：「表兄，說來話長，待我料理好傷口，再對你說。」

「傷得重嗎？快到屋裏坐下。」

侯進忙扶着韋一飛往屋裏走。

料理好左胸上的傷勢，韋一飛呼口氣，對侯進道：「表兄，有酒麼？我想喝兩杯。」

看到韋一飛左胸上的傷不算重，侯進放下心來：「好多了麼？」

看到韋一飛點點頭，才接說下去：「還有小半罎酒，我到廚下去拿來。」說完快步往廚房走去。

一手提着一個罎子，一手拿着兩個碗從廚下走回來，侯進邊將碗放在韋一飛面前桌上，邊倒酒，邊說：「幸好昨晚沒將酒喝光，來，嚐嚐這種雪裏香的酒味。」

韋一飛拿起那碗酒，骨嘟骨嘟喝了大半碗，放下酒碗，透口氣，連聲讚道：「好酒，酒味夠，香洌醉人，是那裏買的好酒？」

侯進喝了一口，咂咂嘴唇：「這酒江州城裏那裏買得到？一個朋友從塞外帶回來的，送了這罎子酒給我嚐嚐，確是難得一嚐的好酒。」

猛地省起韋一飛還未說出如何受傷，忙道：「一飛，左胸上的傷何人所賜？」說話時不忘替韋一飛倒酒。

韋一飛喝一大口酒，道：「左胸上的傷乃是金風堂副堂主秦先所賜，若不是我拚死脫身，已落在秦先手上，身陷金風堂內。」接着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

「這麼說，金風堂可是爲了方



楚雲雄命遲錦州兩日內抓到……

兄，才找上你？」侯進神色凝重：「絕無疑問，方兄必定惹上金風堂，極可能出了事，因此，金風堂才會打你的主意，要從你那裏得知方兄的下落。」

韋一飛連連點頭：「我也是這樣想，數日前我已接方兄的信息，說這兩天會到江州城。却不知方兄惹上金風堂的人，我猜這件事絕不簡單。」

「一飛，有何打算？」侯進問。

「打算往土津渡走一趟，方兄若到江州，必經土津渡，或許能打聽到有關方兄的消息。」

「你受了傷，雖說不重，還是不要勞動，在我這裏好好養息，我代你去土津渡走一趟。」侯進自告奮勇。

「表兄，別淌這趟渾水，金風堂不是好惹的，我不想你牽涉其中，歇一會，我便趕去土津渡。」

韋一飛不想表兄惹禍上身。

侯進慨然道：「一飛，我與你雖是表親，也算是親戚！你的事便是我的事。眼見你受了傷，我豈能置身事外，你不用說了。若你眼中還有我這個表兄，便好好地在這裏歇着養息，讓我代你走一趟土津渡。」

韋一飛略爲想一下，點頭道：「如此有勞表兄代我走一趟。」他之所以同意侯進代他走一趟，乃因想到他必定已成爲金風堂追尋之獵物，萬一讓金風堂的人發現他，恐怕脫不了身。因此，他才改變主意。

「一飛，到裏面去躺着歇歇，吃了午飯沒有？我也未吃，待我去買些吃的東西，吃罷午飯，我馬上趕去土津渡。」待韋一飛躺下休息，侯進才離家去買吃食。

燕歌行趕到東門外，眞可說冤家路窄，居然遇上杜風，還有那幾個光棍兄弟。

杜風一眼看到燕歌行，先是一驚，繼之定下心神，回望跟隨身後的毛剛、牛勇、花深三人一眼，沉聲道：「別驚怕，看樣子那廝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這趟可沒侵犯他，他不敢對咱們怎樣。」

花、牛、毛三人乍見燕歌行，嚇得退縮不敢前行。

「老大，那廝果然不是衝着咱們來的。」毛剛看到燕歌行祇是掃了他們一眼，便沿路往前走，頓時鬆口氣。

「那廝脚步匆匆，似是有事趕去甚麼地方。」花深接口道：「老大，要不要跟下去看看？」

牛勇馬上反對：「那廝可不好惹。咱們何必無事生非，惹上那廝，自討苦吃！」

杜風看着燕歌行遠去的身影，嘴角忽地泛起一陣奸笑：「有仇不

報非君子。咱們遠遠跟下去未必會惹上他，我很想看看他到甚麼地方去，究竟幹甚麼事。說不定，咱們因此而找到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話落，向花、毛、牛三人一擺手：「快隨我跟下去。」當先急急追前去。

花、牛、毛三人互望一眼，快步趕上杜風。

燕歌行於第一眼看到杜風四人時，極想出手教訓他們一頓，但想到有事在身，不好躭誤，强忍心頭之怒氣，按捺着往前路急趕。

他不想再次因節外生枝而有負方漢烈所托。

他萬萬料不到，他不去惹杜風那伙人，杜風却膽敢來惹他——遠遠跟着他。

走出大半里路，他便發覺杜風四人遠遠跟着他。起先還極力按捺着，不住在心裏說：辦正事要緊。可是，待到走出一里左右，他再也按捺不住，霍地停步轉身，怒望着在身後約三十多丈遠跟着的杜風四人。

杜風四人眼見燕歌行突然停步轉身，馬上停下來，看燕歌行有何舉動。

燕歌行看到杜風四人停下來，一副賴皮樣，氣得牙癢癢的，不由振聲厲喝：「爾等四隻賴皮狗聽着，若再跟着我，別怪我對爾等不客氣。」

杜風四人東張西望，一副充耳不聞的樣子。

燕歌行哼了一聲，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杜風四人馬上跟着走。

燕歌行忍無可忍，陡地彈足躍起，身形後仰，往後倒掠。

杜風四人吃一驚，轉身拔腳急奔。

「狗！有種的別跑！」燕歌行身形甫着地，身形一旋一躍，追掠下去。

杜風四人扭頭瞥到燕歌行如飛追來，嚇得驚魂落魄，沒命往前飛奔，不敢再回頭瞥望。

「我要敲斷爾等的狗腿，教爾等日後亂竄不得。」聽到燕歌行的呼喝聲越來越近，杜風四人好不後悔，祇恨爹娘少生兩條腿，使出吃奶的氣力，沒命奔逃。

奔逃到東城門前，杜風大着膽扭頭回望，身後那有燕歌行的人影？吊到嗓子眼的一顆心才落回原位，馬上停住腳步，氣吁吁地對落在後面丈遠的牛剛三人道：「不要跑了，那廝沒有追下來。」

毛勇、牛剛、花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聽杜風那樣說，馬上停下來，彎下腰一個勁地在喘氣：「老大，我說姓燕的那廝不好惹，偏不信，如今自討苦吃了，那廝要不是趕着去辦甚麼事，恐怕那廝不會放過咱們。」毛勇氣喘吁吁。

「那廝好可惡！老大，那廝甚麼時候跑了的？」花深抬頭看着杜風。

杜風聳聳肩：「我看不到，跑到這裏回頭張望，才發覺那廝沒有追來。」

牛剛挺起腰，喘着氣道：「老大，找個地方歇歇，我走不動了。」

杜風瞪起眼罵道：「才吃了午飯多久，你他媽的才跑了多遠路便跑不動了？眞差勁！」看到花、毛兩人一副無力站穩的樣子，語氣頓改：「還不走啊！到城裏那家小酒鋪喝兩杯吧！」

毛、牛、花三人頓時精神一振，拖着腳步跟杜風往城門裏走去。

＊　＊　＊

燕歌行一心記掛着趕去龍口找侯進，追出半里左右，眼見杜風四人如喪家之犬，拚命奔逃，心裏暗暗好笑，就不再追下去，腳下一拐，往左邊掠去，繞路趕去龍口。

趕到龍口，找到侯家，一眼看到門前地上躺着兩具屍體，頓知不妙，心裏暗道一聲：「唉！又遲來了一步。」倏地聽到屋內傳出異聲，登時心頭急跳一下，飛撲入屋內。

才撲入屋內，便聽到一聲嘶吼響起——發自屋裏，於是循聲往屋裏面疾撲。

在撲入房間時，燕歌行又看到有一條屍體倒在地上，待他一頭撲入裏間內廳時，祇見一條身形向他飛撲過來，同時一條身形自左面那個破窗掠出去。那剎那他不知飛撞過來的身形是何許人，不打算出手接住那人，急忙閃避開去，却聽到那人嘶啞大叫：「一飛，跑啊！」他馬上刹住身形，出手一把接住那條身形。

「閣下剛才喊叫的人，可是韋一飛？」燕歌行還未看清楚接住的人是何模樣，是生是死，便急不及待問道。

「是……一飛……我表弟……你是……誰？快去救……一飛……」被燕歌行抱住之人身上滿是血，說話時口裏流出血沫，氣息奄奄。

此人口稱一飛是他表弟，不用說，乃是侯進。

「韋一飛往那裏跑了？」燕歌行急急問。

「你……是誰？」侯進吐出一口血，睜着一雙無神的眼，瞧着燕歌行。

燕歌行忙答：「區區燕歌行，受方漢烈大俠所托，到此找韋一飛。」

侯進無神的雙眼神光復現。「

快……一飛從那……面窗……跑了，不要理會……我……金風堂……一飛……」

燕歌行聽了侯進之言，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要是扔下侯進追下去，豈能見死不救，若救治侯進，自不免躭誤了追尋救援韋一飛，教他難以委决。

奄奄一息的侯進似乎受了極重的內傷，眼見燕歌行抱着他不放，發急他道：「快追……一飛受了傷……極需……援手，我不行……快放下……我……」陡地噴出兩口血，全身抽搐一下，咽了氣。

燕歌行眼見侯進傷重身亡，心裏一陣難過，將侯進輕輕放在靠牆下一張躺椅上，吁口長氣，從那個破窗跳出外面，追下去。

可是，一口氣追下去約十里，那裏有韋一飛的踪影。無奈之下，祇好返回望江寺，將事情告知方漢烈。

方漢烈咬着牙道：「原來是金風堂對付方某，可惡可恨！」

燕歌行道：「如今知道是金風堂要對付方大俠，那就好辦了，不用瞎猜一通。可惜區區遲去一步，要不，不但找到貴友韋一飛，那位侯進也不至送掉一命。」一頓，又道：「方大俠與金風堂有仇？」

方漢烈搖頭，臉露疑色：「方某與金風堂素無瓜葛，亦無過節，不明金風堂因何對付方某，非取方某性命不可。」

燕歌行道：「既已知是金風堂所爲，要明白箇中因由，非難事也。」

「可惜方某身負重傷，要不，方某恨不得馬上去金風堂問個清楚明白。」略頓，難過地道：「想不到侯進因方某而死，韋老弟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方某內心傷痛難安。方某定要討還血債……」

燕歌行勸慰道：「方大大俠稍安毋躁，眼下最要緊是養好傷，至於貴友生死下落一事，區區可代方大俠到金風堂查探……」

方漢烈連連擺手道：「燕朋友高義，方某感銘。方某不想牽連燕朋友。」

燕歌行慨然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區區於出手相助之時，已不計利害得失！況且區區出手時，已落在那伙人的眼內，區區即使此時抽身，恐怕那伙人和金風堂亦不會放過區區！因此，區區已是欲罷不能。」

「害燕朋友捲入漩渦，方某抱歉。」方漢烈伸手執住燕歌行手。「實非方某所願。」

「方大俠可知還有哪些地方可找到貴友？」燕歌行問。

方漢烈想也不想便搖頭道：「想不到了。」

「方大俠不要胡思亂想，區區這就到江州城走一趟，查探貴友是否落在金風堂手上。」

方漢烈用力握了燕歌行的手才放開手。

燕歌行退出房外，出寺趕去江州城。

＊　＊　＊

小樓上，如仙憑窗凝望。

窗外竹樹青青，風過處，竹搖葉動，發出輕細的沙沙聲響，如怨婦低訴，撩人愁緒。

遠處山影含黛，雲絮飄飄，天清氣朗好個秋。

嬌慵地伸個懶腰，如仙櫻嘴低訴出聲：「今兒個怎麼了，那人不過……匆匆一瞥，恁地如此纏繞心頭，揮不去甩不掉，直教妾身心緒不寧……」

「唉，不知那人是何許人，不知有再見之時麼……不去想他，怎麼老是想起他……」

「要是明天到望江寺上香……若能見到他……」

「莫非妾身……」

陡地心弦一震，如仙恍然驚醒過來，祇覺臉上一陣發熱，心如鹿撞，忙用雙手捧住臉頰，心裏一個勁在說：「不，不！妾身怎能有此非份之想，怎對得起待我恩重如山的主公？」

想起「主公」，本來發熱的一張臉頓時冷下來。

書房中，如仙口稱「主公」的錦袍人正與杜風談話：「金風堂遲錦州怎樣說？」

「主公，遲堂主說，請主公不用心急，雖則兩番被韋一飛走脫，擔保在兩日之內，將韋一飛揪出來，交給主公。」

「哼！金風堂這一趟太令吾失望了！」錦袍人一拍椅子扶手。「一個受了傷的韋一飛也捉不到，混賬王八蛋！馬上去告訴遲錦州，若兩日內找不到韋一飛，從今以後，別在江州露面！」

「是！主公！」杜風答一聲。「小的馬上去金風堂，轉達主公的話。」

「去！」錦袍人揮手。

杜風躬身退出書房。

錦袍人慢慢握起拳頭，猛地搥在書案上，「方漢烈，即使上天入地，也要取你人頭！」

＊　＊　＊

燕歌行摸黑潛入金風堂內，伏在一處瓦面上，透過一片明瓦往屋內窺視。

原來那個地方是一個內室。室內坐着兩個人。其一闊臉膛、粗眉環眼，頷下短鬚粗如鋼針。另一馬面人不就是金風堂副堂主秦先！

從秦先坐於闊臉膛中年人下

首，看得出秦先地位不及闊臉膛中年人。

秦先在金風堂內，地位僅次於堂主遲錦州。如此看來，闊臉膛中年人絕無疑就是遲錦州。

那人確是金風堂堂主惡虎遲錦州。

「堂主，眼下不要說姓方的，就是姓韋的，咱們也不知他『飛』到那裏！兩日之內要找到姓方的，小弟恐怕難如那位……之願。」秦先拉長一張馬臉，看着遲錦州。

遲錦州環眼一翻，粗聲道：「即使翻轉江州，上天入海，亦要找到姓方的！姓方的受傷不輕，絕對逃不遠，必定還匿在城內外不遠的地方，明日加派人手四出搜尋，咱不相信揪不出姓方的！」

呼口氣，接說下去：「阿秦，咱們若不能於兩日內找出姓方的，別想在江州混下去！」

「堂主，必欲得方漢烈而後甘心的人，到底是何方人物？本堂行動也要看他的？」

遲錦州神色凝重。「說不得！阿秦，不是咱不肯說，實是不敢洩露那人之身份。咱祇能告訴你，那人來頭極大，咱們即使有九條命也惹不起。」

秦先臉上現出不大相信的神色，遲錦州看在眼內，加重語氣道：「阿秦，咱不是唬你！不要說本堂，就是江北第一大幫長鯨幫也不敢對那人說一個『不』字！」

秦先聽着暗暗心驚，吸口氣道：「堂主，咱們若於兩日期限內找不到姓方的，當眞不能在江州立足？」

「當眞！」遲錦州道：「若那人言出必行的話，咱們便要滾出江州。」

伏在瓦面上的燕歌行將遲、秦兩人的談話聽得清清楚楚。對於遲錦州口裏所說的那個「大有來頭」的人大感興趣，更加要管這件「閒事」。

既已偷聽到他要知道的，燕歌行不打算再聽下去，身形輕移，往簷角竄去，驀地左側「唬」地一聲竄起一條黑影，冷不防之下，嚇了一跳，腳下一沉，踏在一片瓦上，發出輕細的一下響聲。

室內的遲、秦兩人立刻警覺。「瓦面上有人！」遲錦州疾喝一聲，坐着的身形一動，向側牆那個敞開的窗口掠去。

秦先也不慢，身形一起，撲向室門那面。

燕歌行心裏道一聲：糟！既已暴露，不再顧忌被金風堂的人發現，腳下在瓦面一點，返身往相反的方向急掠。

既已被發覺往那面溜，若繼續往那面掠，極可能會被遲、秦兩下截住，何異自投羅網，因此，燕歌行才改變方向。

才返掠回去，燕歌行身形急停——又有了主意，左腳往下一踹，「啪勒」聲中，踹破一大片瓦面。緊接着腳下一移，接連在瓦面上踹出幾個大洞，接着撿起幾片破瓦，用手往左面擲出，人却往右面掠去。

剛穿出窗外的遲錦州和撲出門外的秦先乍聞室內響起「啪勒嘩啦」的瓦破聲，登時急不迭反撲入室內——以爲瓦面上的人破瓦入室，一眼看到室內沒人，頓知上當，怒喝一聲：「來人呀！截住潛入本堂之奸賊！」人往上拔起，自破瓦洞中穿出瓦面，直往左面那個窗戶撲去。

本來平靜的金風堂立時騷動起來，火把光閃亮，吆喝聲此起彼落，竄奔的人影紛紛撲向內室，好不熱鬧。

燕歌行疾掠到右面一處簷角前，身形縱起來，投射向數丈外一處瓦面上。剛好自破瓦洞下穿掠出的遲錦州一眼瞥及之下，急急振聲呼喊：「賊子往右廂那面逃去，快往那面追截！」身形急旋，往右面追。

燕歌行落在右廂房瓦面上，身形一落即起，往數丈外的一棵樹上掠去。跟着再從樹梢上投掠向院牆上，再掠出牆外。

遲錦州追掠到右廂房瓦面上，瞥到那條人影（燕歌行）已掠出圍牆外，急怒交加之下，不自禁腳下一頓，啪勒聲中，腳下一沉，穿破瓦面，身形一晃，幾乎摔倒，幸好他反應夠快，慌忙提氣扭腰，穩住身形，才不至砸塌瓦面墮下屋裏。

眼見追不上，遲錦州乾脆不追，從瓦面上掠落地面，怒罵道：「王八蛋！追個鳥啊！他媽的那奸賊已跑了，省口氣吧！」

紛紛追到廂房的一衆人等聽聞遲錦州怒罵，都不敢作聲，停下來站着。

「堂主，截住那奸賊沒有？」秦先人未掠到，語聲已傳來。

遲錦州哼了一聲：「跑了！偌大一個金風堂，居然讓那奸賊來去自如，要是傳揚出去，豈不被同道恥笑本堂無人？」

秦先呆了呆，訕訕地道：「堂主息怒，那奸賊奸狡過人，聲東擊西，乘虛遁逃，否則，那奸賊那裏走得脫？」

聽秦先那樣說，遲錦州一肚子怒氣消了大半。「阿秦，火速派人到本堂各處仔細搜查，以防那奸賊有同伙匿在本堂，圖謀不軌！」

秦先答應一聲，親自帶人在金風堂各處仔細搜索一遍，結果白花一番工夫。

「堂主，小弟帶人搜遍本堂各處，毫無發現。堂主不用再擔心有賊伙潛匿本堂之內。」秦先向遲錦州回報。

遲錦州此時已冷靜下來，右手拇食二指拈弄着頷下短鬚，口裏嗯了一聲，說道：「阿秦，依你看，那遁逃了的奸賊，是否韋一飛？」

秦先沉吟道：「這個……小弟很難下斷語……小弟根本看不到那奸賊的影子。不過，姓韋的受了傷，自不免影響其身手。」

遲錦州截道：「咱亦認爲那奸賊不可能是姓韋的。那奸賊身手靈敏，輕功高明，姓韋的本領該遜於那奸賊。」

「既不是姓韋的，那是甚麼人？」秦先目光透着疑問。

遲錦州道：「極可能是姓韋的一伙！除了姓韋的，咱想不出何人膽敢冒險夜探本堂。」

別看遲錦州外表粗豪，實則他心思細密，頗有見地，否則，如何擔當一堂之主，屹立於江州道上。

秦先道：「堂主所言甚是，若所猜不錯，那奸賊夜探本堂，不難猜到其定與方漢烈有關！」

遲錦州忽地環眼暴睜，疾聲道：「或許咱倆都猜錯了，姓韋的已跟姓方的在一起，夜探本堂那奸賊極可能是救走方漢烈那廝！聽說那廝的身手很厲害。祇有身手厲害的人，才能在本堂來去自如。」

「如此說來，方漢烈必定仍在江州內外，他傷得那樣重，絕對不宜遠遁！堂主，要找到方漢烈和姓韋的，應該不難！」秦先臉露喜色！

「咱也是那樣想。」遲錦州用力拔掉一根鋼針般的短鬚。「阿秦，明日傾全力搜尋方漢烈之下落！」

「是，堂主。」秦先應一聲。

燕歌行夤夜返回望江寺，一直等他回來的方漢烈看到他推開房門來，急不及待問：「燕朋友，可有所獲？」

燕歌行點點頭：「貴友仍然下落不明，並無落在金風堂手上。至於金風堂對付方大俠之因由，乃因背後有一個來頭很大，金風堂也惹不起的人在暗中指使……」將竊聽到的全告訴方漢烈。

方漢烈聽罷燕歌行的話，凝眸思想了一會，開口道：「能夠令到金風堂俯首聽命的人，絕無疑問不但大有來頭，恐怕亦異常厲害。至於那暗中指使之人是何許人物，方某一時間想不起來。江州道上並無一個能令金風堂懾服之人物，莫非不是江州道上的人物？」

燕歌行道：「方大俠此說極有可能。請方大俠細想一下，有否惹上江湖上某一個厲害人物，或許在此中尋到。」

方漢烈思想了好一會，搖頭道：「方某行走江湖這麼多年，雖說曾得罪過不少武林高手，但都一一擺平了。」

「既然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方大俠不用再在這方面花費心思了。養好傷後，到金風堂一問，不就清楚明白！」燕歌行道：「眼下最緊要養好傷，否則甚麼也辦不了。」

「嗯！」方漢烈點頭：「一定要盡快找到一飛，可惜方某……」

燕歌行道：「方大俠，包在區區身上，無論如何，區區定必替方大俠找到貴友。」

方漢烈感激地看着燕歌行：「燕朋友，時候不早了，請回房好好歇息吧。」

「方大俠也請早點安歇。」燕歌行別過方漢烈，返回房間安睡。

* * *

如仙在錦袍人帶同八個隨從護送下，來到望江寺。

從雕飾精緻的馬車上走下來，如仙的臉上展露出歡欣的笑容。錦袍人看着如仙那張嬌靨，禁不住「怦」然心動，兩道目光不捨得離開如仙臉上。

「主公，妾身不敢勞動主公陪妾身到佛殿隨善上香。請主公准許妾身與香兒到佛殿上香。」如仙向錦袍人盈盈施禮。

錦袍人從迷痴中回過神來，忙移開目光，含笑道：「如仙，吾說了多少回，毋須多禮，怎麼不聽吾的話？妳帶香兒去上香吧，吾到江邊走走。」跟着吩咐六個隨從跟着如仙去上香，他祇帶兩個隨從到寺前一處叫龜諸崖的江邊去。

如仙猶如脫出樊籠的彩鵲，容光煥發，興緻勃勃，婀娜的身段，輕盈的步姿，襯上一張吹彈得破、白裏泛紅的嬌靨，以及絕世姿容，動人極了。要不是她所到之處皆有在前「開路」的兩個隨從替她驅趕遊人，遊人圍觀怕不如堵，驚爲天人。

事實上如仙所到之處雖則遊人被驅趕得遠遠的，但那些遊人仍被如仙之美色所吸引，遙望着如仙，發出讚嘆之聲。

如仙雖則不喜歡那六個隨從驅趕遊人遠離她，但却不敢說甚麼。能夠得到錦袍人的恩准到望江寺一遊，已是喜出望外，極之難得。她不想那些遊人因多看她兩眼，又或是作出情不自禁的失態舉動而惹禍上身。

她忘不了有一回在馬車上探首窗外瀏覽景色之際，一個不知死活的人被她美色所迷，呆站在路旁痴痴地看着隨車而去的她，咧嘴痴笑，結果，那個人被錦袍人的隨從剜去兩顆眼珠子，至今偶爾想起，仍心悸驚顫。

在望江寺各處隨善上香畢，如仙本想到寺後花林一遊，却被一個跟隨錦袍人的隨從趕來，請她到寺前的望江寺與錦袍人飲酒進食。她知道錦袍人的話有如皇帝老兒的聖旨，不可違抗，雖則有點掃興，亦祇好往寺前走去。

望江寺在前左面一座名喚洲頭的崗上。

從後殿走到前殿，走過殿前那片院地，便到山門——寺門。如仙剛走出前殿，一個年輕漢子匆匆自山門外一頭走進來，却不直往前殿走去，而是折向左邊廊道往裏走。

輕盈地往前走的如仙一眼瞧到走入寺門的年輕漢子，不由自主雙眸一亮，芳心暗跳，脚下微緩，暗道一聲：「是他！果然是他，佛祖有靈，天從人願。」心如鹿撞，祇覺唇乾舌燥，打從心底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難言感覺，兩眼隨着那年輕漢子行走的身形移動。

驀地，那年輕漢子似有所覺，扭頭往如仙那面瞥望，兩道目光落在如仙身上，頓時如鐵遇磁，被如仙緊緊吸住，脚步放慢下來，忽然間停下脚步，定定望着脚步慢得像是難以移動的如仙。

「是她！好一個絕色美人！比那晚在河上看到的她更動人！」那年輕漢子心弦震動，幾乎衝口而出。

你道那年輕漢子是誰？不就是燕歌行。

這段日子以來，他一直對那晚在河上「邂逅」驚艷的絕色女子——如仙念念不忘。如今乍然再見伊人，怎不敎他神爲之所奪。

「姑娘，怎麼啦？」跟隨在如仙身後的香兒幾乎撞上脚步放緩的如仙身上，忙收慢脚步，低聲對如仙說。

如仙悚然一驚，臉上一陣發熱，忙垂首輕聲道：「沒……剛才脚下踩到一顆石子，有點痛……」脚下加快。

「喂！好大膽的混蛋，瞧甚麼，快滾！」走在左面的一個隨從發現燕歌行站停下來，失神地痴痴看着如仙，馬上厲聲叱厲。

燕歌行被那隨從喝罵得回過神來，看到那隨從兇神惡煞，加上罵他混蛋，不由氣往上衝，冷哼一聲，發話道：「狗！好一頭惡狗，亂吠一通，這裏是望江寺，不是你的地方！區區要走便走，要看便看，你這惡狗管不着！」對於那種狐假虎威之人，他最看不過眼。

事實上，他亦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

那個隨從幾曾見過膽敢頂撞他們的不知死活的人，眼見燕歌行非但毫不懼怕，反而出言回罵，不禁怒不可遏：「混賬王八蛋，不知死活，不給你這混蛋吃點苦頭，不知咱們厲害！」喝罵聲中，飛撲向廊道上的燕歌行。

一前一後兩個隨後亦跟着撲向燕歌行。

他們從來都是以多欺少。

燕歌行鄙視地哼了一聲，眼看當先撲來的隨從揮動雙拳砸到身上才出手招架，一招「怒龍翻騰」，右拳後發先至，啪一聲擊在那隨從的胸腹上。那個隨從大叫一聲，身形倒飛開去。

另外兩個隨從跟着撲到，出手向燕歌行攻擊，被燕歌行連出兩招擊退。

如仙眼見燕歌行遭三個隨從出手撲擊，不由替燕歌行擔心，人亦停下來，神情緊張地瞧着。

剩下的三個隨從亦停下來，看着三個同伴向燕歌行出手攻擊，眼見三個同伴不到三招便會被燕歌行擊退，一前一後兩個隨從馬上對如仙道：「如仙姑娘，請快隨在下兩人出寺到望江亭與主公會合。」另一個隨從已縱身撲向燕歌行那裏，與三個同伴聯手對付燕歌行。

眨眼間，燕歌行陷於那四個隨從的圍攻之中。

如仙看到燕歌行遭四個隨從圍攻，好不擔心——本來移動的脚步不能自己地僵住，一顆心亦吊到嗓子眼，祇差沒有失聲呼叫。

「如仙姑娘，請走。」後面那個隨從催促着。

如仙如夢初醒，慌忙往前走，並且不敢回望。

剛走了兩步，陡聽燕歌行長嘯一聲，跟着響起圍攻燕歌行的四個隨從的痛呼怪叫聲，如仙忍不住扭頭瞥望，祇見燕歌行自四個東倒西跌開去的隨從之中縱起來，腰身一折，穿出廊道外，接掠上牆頭上，回身望一眼向山門走去的如仙，隨即掠出牆外。

恰在那時，錦袍人一步掠入山門內，一眼望到牆頭上的燕歌行，脫口一聲：「那廝！」認出燕歌行正是那晚在河上相遇的人。

原來錦袍人在望江寺內聽聞最先被燕歌行擊退的第一個隨從叫聲，擔心寺裏的如仙，急急趕來寺中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趕到寺門前，聽到一聲長嘯及四個隨從發出的痛呼怪叫，立刻掠入寺門內，剛好望到牆上的燕歌行。

燕歌行忽然抽身躍出寺外，乃因他驟然想起在寺中養傷的方漢烈。他不想驚動方漢烈，因此而令到方漢烈露面，所以他不再和那四個隨從糾纏，脫身出寺。

待到四個隨從穩住身形，叱喝着縱身追，燕歌行已掠出牆外，錦袍人自忖那四個隨從無法追上，喝停四個隨從。

看到如仙無恙，錦袍人鬆口大氣，快步走到如仙跟前，情急意切地一手牽住如仙一隻素手。「剛才眞擔心妳，沒事便好了，可有受驚嗎？」

如仙瞥到燕歌行越牆而去，一顆心才定下來。眼見錦袍人對她如此關切，心裏一陣感動，微垂下螓首，柔聲道：「謝主公關顧，妾身沒受驚。」微頓，接道：「主公認識那……人？」

錦袍人目中殺機倏現，沉聲道：「如仙，那廝就是那晚在河上遇上的登徒子！可恨又被他走脫。日後若再遇上，絕不放過他。」

四個隨從先後掠到錦袍人身前，一齊向錦袍人抱拳行禮，最先撲向燕歌行那個隨從惶恐地道：「屬下四人無能，未能拿下那可惡狂徒，請主公責罰。」

錦袍人掃了四個隨從一眼，揮手道：「此非爾等之罪！爾四人與那廝相比，身手相差何止一截。因此，非爾四人之過，實乃力有不逮，今回不記爾四人之過。」

四個隨從齊聲道：「謝主公恩典。」

錦袍人嗯了一聲，問：「可知那廝是何許人，姓甚名誰？」

四個隨從答：「回主公，那狂徒並無報上名號，更未見過那狂徒，因此，屬下四人不知其人姓名來歷。」

「如仙，被那登徒小子掃了妳的興，乃吾之過，下人已在寺外亭中擺放了酒食，快隨吾到亭中臨江把盞，賞心樂事也。」

如仙擔心那人(燕歌行)因她未離去而冒險逗留在附近，萬一被錦袍人發覺，必定不放過他。她不想看到燕歌行因她而出事，故此，她不想在望江寺附近逗留。「主公，因剛才之事，妾身興緻大減，爲免再遇上登徒浪子，惹主公……不悅，不如歸去。」她不明白因何會那樣爲一個祇見過兩面的人——燕歌行——着想。

錦袍人巴不得將如仙收藏起來，聽如仙這樣說，正中下懷。「好可惡的登徒子，掃了妳的雅興。該死之至！」接着便放軟語氣道：「妳既要歸去，那我也無心臨江飲酒，馬上打道回府。」跟着吩咐那些隨從預備馬車，收拾酒食離去。

* * *

燕歌行掠出寺外後，並沒有遠去——發覺那四個隨從並沒有追來，躲在附近看着如仙乘馬車離去。

幸好錦袍人的隨從並沒有發現燕歌行一直躲匿在附近，否則，他恐怕不易脫身。

對於如仙，他不但驚爲天人，更生出一份强烈的愛慕，祇覺看她一眼便心悅神迷，縱死亦甘願，若不是有所顧慮，怕驚動方漢烈，他會不惜冒險親近如仙。

看着如仙登車離去，他的心神彷彿也隨着馳去的馬車而去，半晌，才從迷惘中回過神來，長吁口氣，在心裏對自己道：「若再遇上她，不惜一死也要親近親近她！」隨即返回寺中，到方漢烈養傷的房中。

方漢烈一眼看到燕歌行那有點神不守舍的神態，搶在燕歌行之前開口道：「燕朋友，可是找不到敝友一飛？又或遭遇到甚麼事？」

燕歌行吸口氣，收攝心神——如仙的倩影一直在他腦中纏繞，開口答話：「方大俠，區區四出打聽找尋，貴友却如泥牛入海，無跡可尋，區區慚愧，有負方大俠所望。」

方漢烈忙道：「燕朋友千萬別那樣說，方某該向燕朋友道謝才是，難得燕朋友仗義幫忙。」

燕歌行道：「區區在外半天，恐怕金風堂的人找到這裏來，放心不下，趕回來看看。待吃過午飯，區區再去打聽找尋貴友之下落。」

方漢烈感激地道：「要燕朋友勞心勞力，方某心裏實在過意不去。」一頓，接道：「依方某看來，敝友消息全無，下落不明，雖則令人擔心，却未嘗不是好消息。咱們找不到他，金風堂的人亦未必找到他。換言之，敝友可能躲匿在一個極之隱蔽的地方，安然無恙，依方某之見，燕朋友暫不需勞動找尋敝友。」

燕歌行道：「話雖如此，區區始終放心不下。區區欲再到金風堂打探。」

方漢烈搖頭道：「太冒險了。金風堂於昨日發現有人潛入，必然加强警戒，恐怕不易再潛進金風堂內，方某不想燕朋友冒險犯難，若燕朋友遭遇意外，方某……」

燕歌行忙道：「方大俠，區區不打算再次潛入金風堂內，方某打算從金風堂之人口中探問而已。」

方漢烈道：「燕朋友萬事小心！」

燕歌行點點頭。「方大俠在此養傷，區區恐怕金風堂的人遲早會找到來，依區區之見，盡快換個地方爲好，未知方大俠意下如何？」

「燕朋友所言甚是，方某亦有此顧慮，方某早已擔心金風堂的人遲早會找到來，萬一動上手，不免驚擾了佛門清靜之地，該是時候離去了。」

「事不宜遲，待吃罷午飯，區區馬上與方大俠離去。」燕歌行道：「未知方大俠是否支撐得了。」

方漢烈連聲道：「燕朋友不用替方某擔心，方某挺得住。」

「區區馬上去僱輛馬車。」燕歌行說做便做。

方漢烈擺手道：「燕朋友毋需太急，吃過午飯再僱車不遲。」

說起來，方、燕兩人可謂有先見之明，就在兩人乘馬車離開望江寺後不到半個時辰，金風堂的人便找到望江寺查問，從寺中和尚口中得知方漢烈已離去，一伙人馬上循着馬車馳去的方向追下去。

佛謁曰：出家人不打誑語。望江寺的出家人雖明知金風堂的人對方漢烈不懷好意，仍然據實相告。

書房，錦袍人對杜風道：「速到金風堂傳吾之話，三日之內，若再找不到姓方的下落，叫遲錦州和秦先從此不得踏足江州！」

杜風忙應一聲：「是！主公。」馬上退出書房。

「慢着。」錦袍人疾道。

退到門前的杜風馬上停下來：「主公還有何吩咐？」

「順道到小偏廳着秦勃到書房來。」錦袍人吩咐。

杜風應一聲，退出書房，快步往小偏廳走去。

「遲錦州太令吾失望了！」錦袍人咬着牙。一拳擊在案上。「居然找不到一個重傷垂危的方漢烈，越混越回去了！」他自言自語地發洩聲在心裏的悶氣。

「主公，秦勃求見！」書房門外響起一把語聲。

錦袍人緊握的拳頭即時鬆開。「進來。」

隨着推開的書房門，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走進書房，反手將房門掩上，上前幾步，向站在書案後的錦袍人躬身抱拳：「秦勃見過主公。」

錦抱人伸手作勢。「免禮。」跟着道：「秦勃，這一次刺殺方漢烈之事，吾不大滿意。」

秦勃面露惶恐之色：「請主公恕罪。秦勃這次失手，實因事前料不到有人出手相助方漢烈。事出突然之下，以致被那不速之人救走姓方的！」略頓，續道：「依秦勃所見，方漢烈左胸挨了秦勃一刀，傷及心臟要害，絕對活不了，主公大可放心。」

錦抱人摸着光光的下巴，搖了頭道：「一句話，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盡快找到方漢烈的人或屍。看不到他的人或屍，吾不放心。」

「是。」秦勃應一聲：「秦勃絕不會令主公失望。」

「嗯。」錦抱人臉上現出笑意。「吾要你同時辦一件事。」

秦勃道：「請主公示下。」

「吾要你殺一個人！」錦袍人目中兇光閃射。

「是。」

「吾要你殺之人約二十六七年紀，身形高壯，相貌……」錦袍人將燕歌行的相貌詳細描述一遍。「吾只見過此人一面，不知其姓名。」

「主公請放心，秦勃定當拿此人的首級向主公復命。」秦勃好大的口氣。

而聽他的說話，應該就是在土津渡頭刺殺方漢烈得手之人——那個被假船伕——秦九——稱作秦爺的老漢！至於「兩秦」年紀相差一截，該是秦勃易容裝扮成老漢，好教方漢烈不加提防。

他却不知道，錦袍人要他殺的人，正是在他手上救走方漢烈的年輕漢子——燕歌行。

「千萬別輕敵大意。」錦袍人叮囑秦勃。「吾曾見識過那人的身手，比你只高不低！」

「謝主公提點。」秦勃道。

虎穴救人　身陷險境

錦袍人從書案上拿起一張銀票。「這是你應得的，拿去。」

秦勃抱拳謝道：「謝主公賞賜。」從錦袍人手上接過銀票，看也不看便揣入懷中。

——不用看他也知道那張銀票的數目是三千兩。之前，錦袍人答應若成功刺殺方漢烈，便賞他三千兩。

方漢烈一命只值三千兩銀子。

已經是第三天了，金風堂雖則幾乎傾巢而出搜尋韋一飛的下落，依舊連韋一飛的一根汗毛也找不到，遲錦州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幾乎寢食難安。

「阿秦，若再找不到姓韋的，咱們便要滾蛋！那個主兒言出必行，無論如何，咱們也要將姓韋的找到！即使將江州城翻轉！」遲錦州神態沉重，雙手用力互握。

秦先也是心焦如焚。「城內城外咱們可說搜了個遍，只差沒有鑽入江裏。姓韋的傢伙難道鑽到地下不成？要不，絕不應揪不出他！」

「再仔細想想，可有甚麼地方搜漏了？」遲錦州着急地看着秦先。

秦先瞇起眼細想，口裏喃喃道：「大小客棧，寺廟尼庵，連破屋爛廟也搜遍，最先搜的是他家……」

「慢着！」遲錦州疾聲打斷秦先的自語。「你說最先搜他的家是甚麼時候？」

秦先想也不想便道：「就在姓韋的從龍口侯家走脫後的翌日早上。」

「之後再沒搜其家？」

秦先搖搖頭，倏地目光一亮：「堂主可是思疑姓韋的於咱們搜過其家後，又重藏匿其內？」

遲錦州點頭道：「不無可能！你搜過其家後，可有想到再搜一遍？沒有是不是？」

「是啊！搜過了的地方，何須再搜！」

「這就是了！有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搜過的地方不會再搜，姓韋的躲藏在那裏，豈不是最安穩？」

「小弟怎麼想不到！」秦先脫口道：「堂主，小弟再去搜一遍！」

「我也有此意！」遲錦州道：「眼下茫無頭緒之下，唯有碰碰運氣，但願我沒有猜錯。」

「堂主，小弟馬上帶人去韋家。」秦先迫不及待。

「多帶人手，若姓韋的果如咱們所猜，絕不要再讓姓韋的走脫。」遲錦州叮囑。

秦先邊往前面急走，邊道：「堂主放心，小弟管教姓韋的插翅也飛不了。」

秦先帶着四五十個手下火速趕到韋家，秦先下令將韋宅團團包圍起來，牆頭上及瓦面上則佈置了弓箭手，韋一飛若果眞匿藏在家裏，誠如秦先所言，插翅也飛不了。

附近的人家看到如此陣勢，都關上屋門，匿在家裏不敢出來。

秦先一腳踢開大門，當先大步走入韋家。跟隨在後的六個人皆是金風堂的好手。

秦先這次可謂志在必得——若韋一飛果眞在家裏。

「姓韋的，別做縮頭烏龜，你跑不了！本堂已佈下天羅地網，若是大丈夫，立刻現身！」秦先振聲大喝。

喝聲未過，後進瓦面「嘩啦」暴響聲中，一件物件破瓦而出，守在各處瓦面上的弓箭手慌不迭發射箭矢！

看清楚，那破瓦而出的事物原來是一張圓櫈子。

那陣箭矢白放了，但也讓秦先得到證實——韋一飛確實躲藏在屋內。

「姓韋的在屋內，緊守各處，不可讓姓韋的走脫！否則嚴加懲罰！」秦先厲聲大喝。

「嘩啦嘩啦」聲接連暴響，數處瓦面破碎，各自有物破瓦而出，瓦面上及牆頭上的弓箭手一時間手忙脚亂往那幾處瓦面放箭射擊。

一條身形從其中一處破瓦洞穿出來，甫穿出瓦面即時往橫翻掠，貼着瓦面往下翻滾，射向那面的箭矢均掠空射過。

由於那條人影貼着瓦面順勢往下疾滾，令到那些弓箭手很難放箭追射，站在附近的弓箭手由於距離太近，加上那條身形飛快逼近，那裏來得及放箭，只好棄弓揮刀，追殺那條身形。

「截住他，那廝向屋脊後滾下去！」

「別讓姓韋的跑掉，務必截住他！」

吆喝聲此落彼起，響成一片。

「上！」站在地上的秦先向身後六個漢子吆喝一聲。

那六個金風堂好手立刻掠前，縱身拔起，掠上瓦檐，掠撲向脊後瓦面。

屋後那面亦有不少金風堂的人掠上瓦面。

驀地慘呼聲接連響起，原來那條身形疾滾過處，遭遇上的人不是被斬斷脚踝，便是腿腹挨刀，倒跌翻滾（順着瓦面）下去。

「啪喇」一聲，那條疾滾的身形陡地一窒，雙肘砸破瓦面，身形隨着嘩啦碎裂聲疾往下沉，一下子消失於瓦面上，沉墮下屋內。

那身形這一着可謂大出金風堂衆人意料之外，衆人手忙脚亂大叫：「那廝墮回屋內，快下去截住他！」

剛掠上瓦面的六個漢子聞聲，就有兩人繼續掠向屋脊後，餘下四人中的兩人分別踏破瓦面，墮落屋裏，另兩人左右一分，往地上掠下去。

「姓韋的，那裏跑！」屋內響起秦先一聲暴喝，跟着是一聲悶叫。

墮落屋內地上的兩個金風堂的好手急往裏掠去，掠入後間，只見秦先以長錐抵在一個躺在地上的人的咽喉上，眼見兩人撲進來，即道：「點點姓韋的手脚穴道！」

躺在地上受制於秦先長錐下的人，不就是韋一飛。

韋一飛的右腿側有一個血孔，兀自在汩汩流血。

那是被秦先的長錐刺出來的。

他果然躲匿在家裏。

秦先怎會忽然間身在屋裏？

却原來他於喝令六個好手掠上瓦面截擊韋一飛後，倏地心頭一動，自忖韋一飛插翅也飛不了，剛才已使詐擾亂衆人的心神目光，極可能會再次使詐以求脫身，一念及此，馬上掠入屋內，循着瓦面上響起的慘叫聲追撲進裏間，剛好韋一飛砸破瓦面墮跌下來，他乘韋一飛不備，出手在韋一飛腿上刺了一錐，隨即將韋一飛制住。

韋一飛是想乘金風堂的人大半掠上瓦面截堵他，地上的人手不多之機會，墮落屋內，尋隙衝殺出去，他料不到秦先竟然猜中他的意圖，加上墮下屋內地上時瓦破聲及瀉墮聲影響了他的聽覺，而瓦屑塵烟亦遮蔽了他的目光，令到他未能察覺到秦先已掠入裏間向他出手，故而落在秦先手上。

兩個好手上前點了韋一飛手脚上的穴道，左右將他挾起來。

秦先看着怒目而視的韋一飛，興奮得咧嘴而笑。「姓韋的，秦某早已對你說，你跑不了的，如今不就落在秦某手上？」

韋一飛用力咬着牙——忍着傷痛，「呸」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架他走！」秦先揮手。

兩個「好手」架着韋一飛往外走。

* * *

在限期之前生擒了韋一飛，遲錦州大大鬆口氣。

金風堂一個密室內，韋一飛給放在一張椅子上，雖則手腳都無綑縛，却動彈不得，因四肢均被點了穴道。

室內除了遲錦州外，還有一個幪面錦袍人。

在室外把守的，並不是金風堂那些等閒之輩，乃是副堂主秦先。

韋一飛雖不能動彈，但口能言，目能視。此時，他雙目怒視着遲錦州和蒙面錦袍人，嘴巴則緊閉。

從遲錦州對蒙面錦袍人的恭敬神態，韋一飛看出蒙面錦袍人才是正主兒。

蒙面錦袍人打量了韋一飛兩眼，開口道：「姓韋的，要生要死，可擇其一。」

韋一飛不作聲，兩道目光緊緊射在蒙面錦袍人身上。

因他知道蒙面錦袍人必會說下去。

輕咳一聲，蒙面錦袍人兩道目光忽地變得銳利無比。「要生，馬上說出方漢烈的下落。否則，送你上路。」

韋一飛雙目無懼地與蒙面錦袍人兩道目光相接，絕不畏避。「螻蟻尚且偷生，韋某還不想死！」

「好，識時務。」蒙面錦袍人擊掌讚道。「吾說一不二，言出必行。」

韋一飛冷冷道：「祇要閣下將蒙面遮羞布扯下來，並報上姓名，韋某決不食言。」

「該死！膽敢戲耍主公！」遲錦州厲喝。

蒙面錦袍人搖手阻止遲錦州喝罵下去，目中銳光倏隱，溫聲道：「難得如此爽快，吾就如你所願！」話落，一手扯下蒙面布，露出面目，赫然是如仙及杜風、秦勃等人口稱「主公」的那個錦袍人。

「吾乃楚雲雄。」錦袍人報上姓名。

對於錦袍人一口答應韋一飛報上姓名，遲錦州起先感到愕然，待聽到錦袍人報上姓名，他才恍然大悟。

據他所知，錦袍人根本不姓楚，大名亦非雲雄。

換言之，姓與名皆是假的。

韋一飛聽聞錦袍人大名後，面露疑惑之色——他從未聽聞江湖武林道上有這麼一位人物。「因何不擇手段要從韋某口裏查問方兄下落？」

錦袍人——他既自稱楚雲雄，故且名之。嘿嘿，乾笑兩聲：「姓韋的，多此一問了。」

韋一飛頓時閉上嘴巴。

「吾已如你所求，該你踐諾了。」楚雲雄盯着韋一飛。

韋一飛爽快地道：「你要聽眞話還是假話？」

「你奶奶的還囉嗦甚麼？當然是實話直說！」遲錦州不耐煩地喝罵。

韋一飛沒有理會遲錦州的喝罵，兩眼直視着楚雲雄

楚雲雄瞪了遲錦州一眼（遲錦州馬上垂下頭），開口道：「吾生平最討厭謊言假話！

「那韋某實話實說！」韋一飛道：「韋某生平不打誑語。韋某根本不知方漢烈兄之下落，這數日亦未曾見過方漢烈兄。」

「姓韋的！死到臨頭，還不肯吐露方漢烈的下落？你奶奶的……」

一直盯着韋一飛的楚雲雄擺手作勢，阻止遲錦州說下去，而且說的話大出遲錦州意料之外。「嗯，吾相信你所言屬實！」扭頭對遲錦州道：「放他走！」不但向遲錦州飛快地打個眼色，還暗中打個手勢，隨即往外走。

遲錦州恭應一聲：「是！主公。」走到韋一飛身前，陡地出手一掌切落韋一飛咽喉要害上。

韋一飛做夢也料不到遲錦州出手殺他，他以為在未得到（從他口裏）方漢烈的下落前，楚雲雄不會殺他。剎那間他知道自己猜錯了，亦倏然明白一半……楚雲雄之所以爽快地讓他目睹其眞面目還報上姓名，已存殺他之心。可惜他想到時，但聞喉頭「喀」地一下碎裂聲，隨即一命嗚呼。

那是他死前唯一聽到的聲響。

殺人滅口。

一個死人，無論他知道多少秘密，亦無從洩露出去。

楚雲雄走到室門前，邊用布巾蒙上臉，邊轉對遲錦州道：「馬上放出消息：韋一飛落在貴堂手上，誘方漢烈現身。」話落，推開室門步出室外。

守在室外的秦先看到楚雲雄出來，忙退讓開去，躬身抱拳行禮。「恭送主公。」

楚雲雄嗯了一聲，逕自往外走，才走了數步，左右各三個青衣人現身閃出來，在後跟隨。

* * *

燕歌行又遲來一步。

待到他想到韋一飛可能躲藏在自己家裏，抱着碰碰運氣的想法趕到韋家時，眼見大門敞開，進內看到屋瓦不少處開了破洞，他便知道自己來遲了。

屋內的情形，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打鬥弄出來的，燕歌行於裏間看到遺在地上的血漬，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測——韋一飛果然躲藏在自己家裏，並已落在金風堂手上。

再向隣近的人家打聽，完全證實韋一飛落在金風堂手上，但却沒有立刻到金風堂救韋一飛，因他心裏有主意——待到天黑後，才潛入金風堂救人。

他雖不懼金風堂人多勢衆，但却知道若是硬闖，單憑一己之力，很難救出韋一飛，摸黑乘虛而入，或許有機會救出韋一飛。

眼看黃昏已近，燕歌行在金風堂附近找到家酒舖，要了兩斤酒，一盤吃食，慢慢吃喝。

由於有事在身，他不敢放量喝酒，而且喝得很慢，待到結賬離去，還是喝了三斤酒。

天色已完全黑下來，家家燈火閃爍，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燕歌行沒來由地泛起一份落泊孤獨的感覺。

有個家多好。

燈火下，一家人圍在一起吃着熱飯香菜，多溫暖親切。

他忽然感到有點疲倦，帶着寒意的晚風吹在身上，感到分外寒涼。

之前感覺不到。

不知怎地，他又想起兩番驚艷的如仙。

若能得如此絕色為妻，此生無憾矣。

赫！我不是失心瘋吧。想那佳人若不是侯門公府的妻妾，亦必是巨富豪門的千金小姐。我是甚麼？一個浪蕩江湖的粗人，一個沒有家的漢子，憑甚麼奪得美人心？可笑我癡人說夢。

不知不覺間，燕歌行來到金風堂大門左側，被耀眼的燈火映在臉上，霍然從胡思亂想中回過神來。

甩甩腦袋，抖擻精神往金風堂大門瞧去。祇見大門左右高掛的燈籠明亮如畫，階上左右站着四個帶刀壯漢，但却懶洋洋的。燕歌行倏地心頭一動，這個時候該已吃罷晚飯，吃飽了的人大都精神鬆弛，這個時候潛入金風堂內，可是個好時機，而人在鬆弛之下，必會疏於防範，正好救出韋一飛。

主意既定，馬上繞到金風堂側後圍牆下，往左右覷了一眼，人跡全無，縱身掠上圍牆上，往牆內察看一眼，確定附近沒有暗樁，才翻落牆內地上，往有燈火的地方撲去。

竄到一排房舍牆下，剛舒口氣，幾乎被一個從屋後牆角轉出來的漢子撞上，幸好他聞聲知警，疾竄到牆角前，一手捏住那漢子的喉頭，同時點了那漢子身上三處穴道。

那漢子大驚之下，張口欲叫，無奈咽喉被緊捏住，根本叫不出聲。

燕歌行一手挾起那漢子走到牆後，放落地上，壓着聲惡狠狠地道：「要活，乖乖答我問話！」

那漢子驚恐地眨眨眼。

「貴堂可是抓了一個叫韋一飛的人？」燕歌行捏住那漢子咽喉的手稍為放鬆。

那漢子頓時大大透口氣，啞着聲道：「饒命……本堂確是抓了一個……叫韋一飛的……」由於被燕歌行捏住咽喉，說話僅可聽聞。

「關在那裏？」

「後院一處極掩蔽的……石室內。」

「防守嚴密麼？」

「約有八人守着石室內外。」

燕歌行問完後，點了那漢子的暈睡穴，依照那漢子所言，往後院潛去。

潛到後院，燕歌行發覺那裏的守衛比那漢子所言嚴密多了。不但院門內外有人把守，院內不少地方亦有暗樁匿守。幸好他並無完全相信那漢子的話，否則，恐怕甫潛入後院，便被發現。

解決了幾個暗樁，燕歌行成功潛近石室，發覺石室周圍皆有守衛，若要不驚動那些守衛而潛入石室，簡直不可能。

為此，燕歌行大傷腦筋。

若要救出韋一飛，絕不能夠驚動任何人，否則，即使能夠强行救出韋一飛，恐亦無法離開金風堂。

幸好燕歌行很快便發現破綻——守在石室左側角後的一個漢子大概飽餐之後飯氣攻心，顯得有點懶散，不時移動身體，或閉目養神，或左張右望，不時雙臂交抱，斜倚樹幹，甚至蹲下來，燕歌行看在眼內，決定向那漢子下手。

覷準那漢子垂頭閉目，燕歌行輕靈敏捷如夜貓子，悄沒聲地潛掩前去，一出手便將之擊倒——一擊致命，取了那傢伙的位置。

接下來，他以那漢子的身份，逐一出手解決了所有守衛在石室前的金風堂幫衆——一共十二人，將室門打開，却沒有進入室內，先探頭往室內張望。

石室內漆黑一片，要不是燕歌行一直在黑暗中行事，已習慣了於黑暗中觀物，加上目力過人，勉强看到室內靠裏的右邊牆角下，躺着一條身形。他肯定那是一個人。

他不敢發聲呼喚，以防驚動附近的金風堂幫衆，又不敢貿然進入石室內，恐防有詐，進退兩難之下，給他想到一個辦法——在地上撿起一小塊乾硬的泥土，覷準那條人影扔去。

乾泥塊扔在那人影身上，那條人影動也不動，全無動靜。

手上暗加力道，燕歌行將手上第二塊乾泥土扔向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依舊毫無動靜。

除非那條人影是個死人，又或是昏暈過去，否則，絕對不會毫無動靜。

因燕歌行非常清楚，憑他第二次扔進去的乾泥塊所使的勁道，那人影即使睡了，亦會給擲醒！

換言之，石室內躺在地上的人影一是死人，一是昏迷過去。

冒險犯難，才得以潛到石室前，並弄開室門，若不進去看個究竟，將人（若那人確是韋一飛）救出來，豈不是徒勞無功？咬咬牙，他決定好歹也要進去瞧瞧。

他豈是個畏首畏尾之人。

況且，即使室內有詐，他自忖能應付得了。

吸一口氣，燕歌行小心翼翼地走入室內。

豈料他才走入室內，身後那扇向外打開的室門驀地「砰」然關閉起來。

剎那間燕歌行心知不妙，霍然旋身劈出一掌——劈向關閉的室門。

「轟」然一聲震響，一掌猛擊在室門上的燕歌行還以爲憑他雄渾的掌勁，足以劈開關上的室門，豈料大錯特錯，室門未被震開，他却被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震得蹬蹬倒退兩步。幾乎站不穩倒跌下去，心胸血氣翻湧。

事後他才知道，那扇看似不太厚的木門當中鑲嵌了一塊半寸厚的鐵板。並且在室門上裝有機關，若將室門打開後，沒將門把擰轉，則進入室內之人一脚踏入室內地上，便會觸動機關，那扇室門頓時砰然關上。

原來室內門前數尺寬闊的地下，裝設了關閉室門的機關。

燕歌行江湖經驗再多，亦料不到室門內地上裝設了機關，待到他驚覺陷身石室之內，後悔已莫及。

震驚之下，燕歌行並沒有驚慌失措，反之，馬上鎭定下來，吸口氣，從身上摸出火摺子，划亮了，在那扇關得緊緊的室門上照了一遍，以掌抵在室門上運勁力推，室門紋風不動，隨即收掌，不再嘗試能否打開室門，轉而走向躺在牆角地上那個人。

既來之，則安之。

既已不可能離開石室，何不泰然處之。

地上那人依舊毫無動靜，躺姿不變——背向外側躺着，燕歌行雖則看不到那人的臉貌，但却一眼看出，那人是個死人！

要是一個活人，即使暈死過去，絕不會了無生氣，姿勢生硬，了無氣息，那是經驗。憑此，燕歌行確定那人已死。

晃亮的火摺光映照下，燕歌行看得很清楚，確是個死人。蹲下來將那人翻至仰躺，仔細辨認一下，認出是韋一飛。

由於方漢烈曾對他詳細描述韋一飛的身形、樣貌、年歲及特徵，因此燕歌行雖則從未見過韋一飛，却已心裏有「譜」。眼前的死人正好與方漢烈的描述脗合。

至此，他恍然明白，金風堂拿韋一飛作餌，誘捕方漢烈，却由他踩落這個陷阱中。

呼口氣，他正想站起來察看石室內各處的情形，看看可有脫身的「破綻」否，那知道陡地感到一陣天旋地轉，登時兩眼發黑，在暈倒前，祇來得及驚覺又着了道兒——不經不覺間吸入迷烟類的「毒氣」。

* * *

錦袍人「楚雲雄」聽說捉拿到一個潛入金風堂欲救韋一飛的人，以爲是方漢烈，好不興奮。跟着得知被捉之人不是方漢烈，登時大失所望：「那廝是何許人？」疾聲問遲錦州。

此時「楚雲雄」身在金風堂內。

遲錦州答道：「回主公，那廝面生得很，絕不是江州道上人物。在下不知其姓名來歷，但可以確定，那廝必是與方漢烈有關的人。」

「嗯。」「楚雲雄」點點頭：「從那廝的身上，必可找到方漢烈的下落。」雙目閃亮起來。

一頓，接道：「錦州，幹得好！」接着從懷中摸出一張銀票：「吾有功必賞，拿着。」遞給遲錦州。

遲錦州忙躬身以雙手接過：「謝主公賞賜。」待「楚雲雄」轉身後，他才敢看清楚那張銀票上的數目——白銀二千兩。

「帶吾去瞧瞧那廝是何許人。」「楚雲雄」道。

「是，主公請隨在下到密室一趟。」躬身作了個請的姿勢。待「楚雲雄」移步前行，才隨後一步相隨。

來到密室，這次却由「楚雲雄」的四個隨從守在室外，原來守在室外的兩個金風堂守衞被遣走。

密室內，燕歌行躺在一張木板床上，昏迷未醒。

「楚雲雄」一眼看清楚床上的燕歌行，眼色陡變，脫口道：「是

他！」

遲錦州奇道：「主公認識這廝？」

「楚雲雄」吸口氣，狠聲道：「吾與這該死之徒有兩面之緣，同樣不知其來歷姓名，料不到這廝與方漢烈是一道的，好啊！」一頓，續道：「這廝交吾帶回去！」

遲錦州不敢多問，沒口稱「是」。

「楚雲雄」着遲錦州拿一個衣箱子來，將燕歌行裝入箱內，由兩個隨從抬出外面，搬上坐來的馬車，然後乘車離去。

看着「楚雲雄」的馬車馳出金風堂，遲錦州舒口大氣，對站在身旁的秦先道：「但願從今後與他不再相見。」

秦先道：「堂主，那個主兒到底是何許人物，堂主如此畏懼奉承？」

遲錦州看一眼秦先，遲疑了一下，搖搖頭道：「阿秦，不是我故作神秘，不想對你說……唉，你還是不知爲妙。」

秦先馬上閉上嘴巴。

對於明哲保身這句話，他一直奉爲至理名言。

* * *

燕歌行是被一桶兜頭淋在身上的涼水淋醒的。

張開眼，第一個看到的人是「楚雲雄」，一個似曾見過的人。

俯視着燕歌行的「楚雲雄」看到燕歌行醒過來，馬上陰森森地道：「嘿嘿……你這廝睜大狗眼看看，還認得吾麽？」

燕歌行挺身欲起，却動彈不得，才發覺身上不但被綑個結實，還被點了數處穴道。悶哼一聲，睜大雙眼看着「楚雲雄」，似乎曾見過，但又想不起來，遲疑道：「閣下何許人？」

「楚雲雄」嘿嘿冷笑道：「可還記得河上……」

燕歌行登時省過來，脫口道：「閣下原來是那條大船上……無緣無故欲殺區區之人。」

「楚雲雄」神色冷厲：「你這廝膽敢一再褻瀆吾深愛之人，罪該萬死！」

燕歌行毫無懼色：「閣下似乎不是尋常人物，何不報上大名，好教區區知道死在何人手上。」

「吾乃……楚雲雄是也！」「楚雲雄」目中煞光閃射：「你這廝報上名來。」

燕歌行已豁了出去，昂然道：「區區燕歌行！」一頓，續問：「閣下必是主使……欲殺方大俠而後甘心之人！」

「楚雲雄」沒有理會燕歌行那一問：「姓燕的，不用說方漢烈與你是一道的了。若你說出方漢烈下落，吾可饒你一命！」

「當眞？」燕歌行嘴角噙着一絲嘲蔑笑意。

「吾言出必踐！」

燕歌行陡地哈哈大笑。

「楚雲雄」怒道：「爾笑甚麽？」

燕歌行止笑道：「你這人兇殘嗜殺，區區那晚在河上與你相遇，祇因區區往你船上多看一眼，便要殺區區。如今區區因救……人落在你手上，即使區區說出方大俠下落，祇怕你亦不會放過區區。若區區相信你的話，實乃天下一等一的大傻瓜。」

「你……」「楚雲雄」氣怒得臉色驟變，揮手摑了燕歌行一巴掌。

燕歌行被摑得頭一歪，半邊臉登時紅腫起來，嘴角溢血。「哼，虧你自誇身份，居然動手掌摑一個動彈不得的人，豈不有失身份！哦呸！」張口吐出一口血沫。

「楚雲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難看得很，目中兇光暴射。「好小子，死在眼前還逞口舌之利，吾將你舌頭割下，滿口牙齒砸掉，看你還能胡說八道！」

燕歌行咧嘴笑道：「你不是想從區區口裏問出方大俠的下落麽？割了區區舌頭，區區即使願說也說不出了。」

「楚雲雄」臉色鐵青，額上青筋暴現，雙手拳握，氣咻咻地咬牙道：「可惡！別以爲吾在未得知方漢烈下落之前，吾不敢殺你，吾拚着再花費一番工夫，也要殺了你這小子。」

燕歌行自知落在「人」手上，便已作了最壞打算，因此，他夷然不懼：「區區自中計落在你手上後，已知難逃一死，哈……下手吧！區區要是皺一下眉頭，便不是一條漢子！」

「楚雲雄」臉色迷惘，氣息咻咻，目露兇光，神態可怕：「殺！」陡地戛然而止，神色變得陰毒起來，磨着牙道：「小子，你想死？吾偏不讓你如願，吾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願說出方漢烈的下落。」接扭頭向室外喝道：「來人呀，給吾好好揍他一頓！」

喝聲中，從室外走進四個漢子，先向「楚雲雄」躬身應諾一聲，才兇神惡煞般走向躺在一張木板床上的燕歌行。

燕歌行閉上雙眼。

那四個漢子將燕歌行從床上揪起來，扔在地上，跟着拳脚交加。

「楚雲雄」獰笑看着。

在四個漢子狂風驟雨般的毒打下，燕歌行居然沒吭一聲，「楚雲雄」惡狠狠地吼喝：「給吾打，非要打至他呼叫不可！」

遭毒打的燕歌行仍不吭聲。

「給吾拿刀子插他大腿，割他

的肉，剁他指頭！」「楚雲雄」恍似一條瘋狗。

「主公，這廝昏死過去了！」一個漢子惶恐地躬身向「楚雲雄」稟告。

「楚雲雄」厲聲道：「將他弄醒！吾不相信他的骨頭比刀棍還硬。」

話聲剛落，室外有人道：「稟主公，如仙姑娘暈倒。」

「楚雲雄」登時有如被人刺了一刀，神色大變，搶出室外，對那個躬身站在室外的青衣武士道：「因何暈倒？」

青衣武士道：「回主公，小人不知。」

「楚雲雄」不再詢問，回頭對室內四個漢子道：「暫且饒過那小子！」接一陣風般往外急走。

走了數步，忽地想起一事，扭頭對跟隨在後的青衣武士道：「召了大夫來嗎？」

青衣武士回答：「召了。」

「楚雲雄」趕到翠竹院，直入小樓，登上二樓，丫環香兒剛好送大夫出房，忙向他施禮道：「婢子見過主公！」

那個大夫亦向「楚雲雄」拱手行禮。

「楚雲雄」迫不及待向大夫問：「孔大夫，如仙姑娘病情如何？」

孔大夫答道：「回主公，如仙姑娘感染風寒，加上氣虛血貧，因而昏暈，不才已替如仙姑娘仔細診察一遍，並開了藥方，主公請放心，祇要如仙姑娘服下五劑藥，不才擔保如仙姑娘貴體康安。」

「着人去抓藥了麼？」「楚雲雄」聽說如仙沒大碍，頓時舒口氣。

「回主公，已着人去抓藥了。」孔大夫道：「如仙姑娘已服下不才秘製之養神安心丹，現已睡了。」

「有勞孔大夫了。」「楚雲雄」話聲未落，急急走入房間。

繡榻上，如仙睡着，黛眉輕顰，臉色微顯蒼白，偏着頭，氣息柔順，看上去有如遭受雨打的海棠，我見猶憐，教人沒來由地心痛。

「楚雲雄」屏息站在榻前，唯恐驚醒如仙，憐愛地看着，心頭生痛。

站在房外的丫環香兒不敢進入房內，驚動「楚雲雄」。

半晌，「楚雲雄」才自房中躡足走出來，輕聲對香兒道：「如仙若醒來，馬上告知吾。」

香兒應道：「是，小婢緊記主公吩咐。」

吁口氣，「楚雲雄」下樓而去。

* * *

方漢烈久久不見燕歌行回來，心裏既焦急又擔心，不知何事遲遲未返。

天亮後，方漢烈雖則胸傷未癒——大約痊癒了四五分，却再也忍不住，顧不了傷痛，下床走出門外，打算到江州城內走一趟，找尋燕歌行。

對於徹夜未回的燕歌行，他隱隱感到可能出了事。

雖則與燕歌行相識數天，對燕歌行的爲人大爲讚佩，他知道燕歌行並不是一個沒擔待的人，若非遭遇事故，不會一去不回。

穿着好，帶上雙鐧，方漢烈走出屋外，抬頭望一眼東山頭上的日頭，深吸一口氣，大步前行，向江州城那個方向走去。

這兩天，他窩在江州城西北面約七八里外的江邊破屋中，沒下床，亦沒踏出屋外一步。

那裏地處偏僻，又在一個小土坡之後，祇有從江上才看到那破屋，怪不得金風堂的人找尋不到他的下落。

走到距江州城西門約三里處的一個路邊茶棚前，方漢烈一頭走進去，要了一碗茶，在一張坐了兩個人的板桌旁坐下來，邊喝茶邊豎起耳朵聽茶棚內的其他茶客說些甚麼。

他之所以在此歇脚，乃因這種販夫走卒歇脚的地方，各種各樣的消息都可聽到。

果然沒有令他失望，坐在靠裏

一張板桌上的幾個敞開外衣，滿身風霜的漢子在大聲說話，說的正是他最想聽到的消息。

那伙粗漢說的是金風堂將於兩日後，殺斬兩個落在金風堂手上的江湖人物，其一姓韋，另一姓燕。

方漢烈聽在耳中，臉上雖不動聲色，心裏揪得緊緊的，恨不得立刻飛到金風堂，拚了一條命，亦要救出韋、燕兩人。

韋、燕兩人皆因他而惹禍上身，他焉能坐視不理！

雖則祇聽到落在金風堂手上的兩人一姓韋、一姓燕，他認定那兩人就是韋一飛與燕歌行。

大口大口喝下那碗茶，付了茶資，方漢烈走出茶棚，急急往西城門走去。

他要到金風堂去，拿他一命交換韋、燕兩人。

——他不想韋、燕兩人因他之事枉送性命。

——人生於世，自當做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走出不遠，迎面走來兩個作武林人打扮，身佩兵器的壯年漢子，方漢烈一眼便認出其中那個皮膚黝黑的漢子就是在渡船上出手襲擊他的漢子——秦九！」

剎那間，他胸中熱血上湧。恨不得衝上去一鐧擊殺秦九。但馬上便冷靜下來，在心裏對自己說：救韋老弟與燕朋友要緊，且忍下這口氣。腳下一趦，轉往左邊路外野地走去。

可是，已欲避不及。「姓方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哈……還想溜？留下命來！」隨着話聲，秦九與同伴撲向方漢烈。

若非負傷，加上傷在要害部位，因而不敢全力施展輕功，恁他的輕功身法，絕對可以溜脫。如今，他明知不可能，亦要勉力一試。

——他必須要去救韋、燕兩人。

可惜力不從心，才奔掠出十數丈，便被秦九那個同伴截住。

方漢烈認不出在前面截住他的漢子是何人。

截住方漢烈的人正是秦勃。

由於秦勃已恢復本來面目出現在方漢烈眼前，因此，他認不出秦勃就是在渡頭喬扮的老漢，出手將自己刺至重傷的人。

秦九與秦勃前後將他堵住。「嘿嘿，你倒命大啊！心胸要害挨了一刀，居然死不了！可惜，到頭來仍難逃死在咱手上的厄運。」說話的是秦勃。

秦九接口道：「方漢烈，認命吧！」

方漢烈偏轉身，左右打量兩人一眼，目注秦九道：「兩位何許人，因何要置方某於死地而後罷休？」

秦九冷冷道：「要知因由，到閻王老五那裏一問，便知道！」

方漢烈道：「兩位不肯說，方某亦猜得到，爾等乃受人指使！」

「方漢烈，上路吧！」秦勃隨即揮動一根約三尺長短的鐵筆，直攻方漢烈。

秦九亦出手攻擊——使的是一把鐵槳。

方漢烈自知傷勢未癒，不敢與兩人硬拚，雙鐧急展，同時身形閃移，應付了兩人一招攻勢。

可是，兩人第二招又攻到，方漢烈唯有避重就輕，與兩人遊鬥，脫不了身。

兩人眼見一連數招都奈何不了方漢烈，不但未有放鬆，反之加强攻擊，望能盡快擊殺方漢烈，拿他的屍首去見「楚雲雄」。

方漢烈勉力應付兩人的猛攻，漸感胸腔傷痛，出招漸緩，力不從心，以致險象環生。雖則極想擺脫兩人的夾攻，可惜未能如願，一個不留神，被秦九的鐵槳擦過左股側，幾乎摔跌下去，剎那秦勃的鐵筆乘隙劃向方漢烈左腰脅，眼見封擋不及，方漢烈只好狠狽地歪撲地上，身形疾滾的剎那，雙鐧向兩人掃過去。

兩人被逼跳開去。

方漢烈乘機竄起來，落荒急掠。兩人豈肯讓方漢烈跑掉，吆喝一聲：「姓方的，縱使你上天下地，亦難逃一死！」雙雙追前去。

「看鏢！」急竄中的方漢烈陡地一個轉身，踢腿揚手，兩大蓬泥塵碎土自他腳下及手中飛襲向兩人。

兩人料不到方漢烈有此一着，雖知射來的泥塵碎土傷不了他們，但被泥塵土碎射入眼中，那可不是玩的，在泥塵蔽目之下，兩人急忙剎住身形，一手護目，一手急舞疾揮護在身前，以免被方漢烈有可乘之機——反撲回來攻擊他倆。

那知待兩人透過漸散的泥塵，竟然看不到方漢烈的人影！

兩人急忙左右跳開去，往四下裏張望，這才發覺方漢烈原來改變了方向——往泥路上奔。兩人立刻掉轉身形，疾追前去。

兩個起落，兩人已追近數丈。兀自往路上急竄的方漢烈扭頭看到兩人快要追上來，心裏大急，陡地反手將一根熟銅鐧擲向兩人。

兩人乍見擲來的銅鐧來勢勁疾，急忙左右閃掠開去，接繼續往前追去。

方漢烈已竄到路上，但却氣息粗促，嘴角溢血，臉色青白，原來在動手之後，已接連牽動傷口，擲出銅鐧時，更將傷口牽裂，劇痛異

常，要不是內功渾厚，早已支撐不住。而他料到擲出銅鐗只能略阻兩人去勢，因此，他又陡地擰身反手撒出一把暗器！

——他將身上的幾錠碎銀當作暗器發出。

兩人又已追近數丈，距方漢烈不過七八丈遠，自忖很快追上方漢烈，豈料方漢烈又發出暗器——不是銅鐗而是數塊銀錠。秦勃疾喝：「我應付暗器！你去追截！」舞動鐵筆，迎向疾射而來的暗器。

秦九呼應一聲，自秦勃之後縱起來，凌空追前去。

豈料方漢烈在那刹那將一根銅鐗反手擲出——射向凌空掠前來的秦九！

原來他早已料到兩人有此一着。

秦九料不到方漢烈有此一着，急切間幾乎來不及應付，鐵槳疾揮，噹一聲將射來的銅鐗擊落！而他亦因而身形一窒，墮落地上。

掠上路上的方漢烈强擰着往前路奔，目光及處，前面有一輛馬車馳來，心裏暗喜，拚命往前奔，終於與馳來的馬車迎上，立刻縱身掠起，落在馬背上，一撥韁繩，那匹馬驚嘶一聲，蹦跳着斜往路外馳去。

趕車的漢子驚叫聲中，幾乎坐不穩翻跌出車外。

「颼颼」兩聲，兩人剛好掠落已馳出路外的馬車尾板上。

狂馳的馬車却在那刹那猝然往前一沉，車尾翹起，幸好兩人身手敏捷，乘勢往前掠，企圖追上縱馬狂馳的方漢烈。

你道那輛馬車爲何猝然往前疾衝倏翹起？原來方漢烈以掌作刀，於撥韁改變去勢的同時，左手以掌作刀，將套在馬身上的車索砍斷，那匹馬頓時脫轅而出，往前狂奔，那輛車因馬已斷索脫轅而出，頓失平衡，因而往前傾沉。

兩人不可謂應變不快，但却被方漢烈料到，馬才脫轅奔去，他立刻一撥馬頭，脚踢馬肚，改變奔勢，往右沿着路旁狂奔而去，令到兩人撲個空。

待到兩人急墮地欲追，方漢烈已伏在馬上已馳出數十丈外，自忖無法追及，只好望着人馬馳去之處揚起的塵烟徒呼奈何。

＊　＊　＊

「楚雲雄」看過如仙，懷着愉悅的心情離開翠竹院，回到書房，剛坐下，便有一個下手來報：秦勃求見。以爲秦勃有好消息，馬上着那下人帶秦勃到書房。

秦勃來到書房，見過「楚雲雄」。「楚雲雄」含笑道：「秦勃，有好消息？」

秦勃回道：「回主公，在下不知……怎樣說！」

「楚雲雄」笑容一凝。「只管說！不是壞消息吧？」

秦勃道：「主公，本來是好消息……」

「別廢話，實話實說！」

秦勃應一聲「是」，跟着說下去：「回主公，在下於日間找到方漢烈……」

「擒殺了他，還是讓他逃脫了？」「楚雲雄」先是一喜，繼之想起剛才秦勃吞吞吐吐，登時冷下來。若是好消息，秦勃怎不一口氣說出來。

秦勃乾咽一下，硬着頭皮道：「回主公，在下與同伴全力夾攻，仍被方漢烈走脫了。」接着將當時的情形細道出來。

「楚雲雄」一拍書案，霍然站起：「秦勃，太令吾失望了！」

秦勃慌忙躬身道：「在下知罪，請主公恕過，在下敢以頸上人頭作保，一日之內，必將方漢烈屍首置於主公眼前！」

「楚雲雄」哼了一聲：「兩番被方漢烈走脫，教吾如何相信你的話？」

秦勃道：「主公，這次雖被方漢烈走脫，可是，方漢烈負傷拚命之下，傷勢加重，觀其幾乎坐不穩馬，傷勢極之沉重，斷不能逃出太遠，在下已命一衆手下加緊追尋其下落，自信必能在一日之內，找尋到他的下落，」神態充滿信心。

「楚雲雄」盯着秦勃，半晌才道：「嗯，吾且再信你一回！若明天日落前吾看不到方漢烈之屍首，你從今後於吾眼前消失……」

秦勃暗暗舒口氣：「在下絕不會令主公失望。」

「去！」「楚雲雄」揮手。

「在下告退。」秦勃退出書房外，馬上扶去額上的冷汗。

他剛才驚恐得冒冷汗。

對於「楚雲雄」這個人的手段，他曾「見識」過。

「楚雲雄」並非等閒人物。只因他知其眞正身份，才那樣誠惶誠恐。

待秦勃退出書房外。「楚雲雄」慢慢坐回交椅上，撫着下巴，自語道：「看來，該是時候另覓人手了。」目中射出教人心寒的厲芒。

＊　＊　＊

如仙倚在繡榻上，望着小圓桌上那盞燈火，怔怔出神。

沒來由地，她又想起燕歌行。

——不知他……如今在那裏，幹甚麼，可會到青樓買笑？不知他是否已忘了妾身？恐怕今生今世也無法再遇上他……

她心裏所想的一連串問題，當然得不到解答。

驀地，她臉上一熱——怎會對

一個只遇上兩次的人心動？莫非這就是——緣份？

如仙一顆心登時卜卜亂跳起來，但却生出一絲甜甜的感覺。

「姑娘在想甚麼啊？」如仙被冷不防在耳邊响起的輕脆語聲嚇一跳，慌忙擰首瞧着，香兒不知她甚麼時候進來站在床畔，嚇得禁不住抬手掩胸。

臉上含笑，眼中閃蕩着狡詰之光的香兒看到如仙那樣子，忍笑道：「婢子該死，令姑娘受驚，請姑娘恕罪。」

如仙橫了香兒一眼，啐道：「鬼丫頭，就是會捉弄人，小心闖禍啊！」

香兒扮個鬼臉。「婢子見姑娘悶悶不樂，特來逗妳開心。姑娘，香兒聽到一個消息，妳聽了一定高興。」

如仙眼眸輕轉，含笑道：「鬼丫頭，怎知我聽了會高興？」

香兒道：「主公又捉到那個在望江寺內令姑娘受驚的登徒子。姑娘，你說是不是好消息？」

如仙聽着心頭恍似被撞擊了一下，一手抓住香兒手臂。「眞的？」

香兒看到如仙失色的樣子，大感奇怪。「婢子怎敢騙姑娘！姑娘似乎……」

如仙頓知失態，忙强笑道：「香兒，我還以爲妳跟我開玩笑。這個消息太突然了，一時間教我難以相信。」

「婢子聽侍衞頭兒胡爺說的，絕不會假的啊！」一頓，又道：「那登徒子擾了姑娘的遊興，令姑娘受驚，該死！」

如仙忽然道：「香兒，我倦了，扶我躺下，我要睡了。」慵倦地打個呵欠。

香兒欲言又止，忙扶如仙躺下，替她蓋上被子，然後才退出房外，輕輕帶上房門，口裏喃喃自語：「姑娘似乎……對那個登徒子被擒一事半點也不高興……奇怪啊……」揉着眼下樓。

翌日，「楚雲雄」吃過早點，正要到囚禁燕歌行的密室去，想好好折磨燕歌行一番，以洩心頭之恨，豈料如仙却來找他，大感意外之下，忙迎上去，邊伸手攙扶，邊擔心地道：「如仙，怎麼不在小樓好好養病，妳的病還未痊癒的啊，有甚麼事要見我，着人來告我，待我去看妳便成啊！快坐下來，累麼？」對如仙，「楚雲雄」可是呵護備至。

如仙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柔聲道：「主公對妾身愛護之心，妾身銘感於心。主公不用替妾身擔心，主公看不到妾身精神了很多麼？」

楚雲雄憐惜地握住如仙一隻玉手，輕撫着。「可是，妳還未痊癒啊。」

如仙抬手輕輕掠一下秀髮。「主公，妾身有一事請問。」

「何事？」「楚雲雄」雙眼不願從如仙那動人的嬌靨上移開。「說吧。」

如仙略一遲疑，開口道：「妾身聽聞主公捉拿到那個……對妾身……不懷好意的登徒子，是嗎？」一雙明眸輕注在「楚雲雄」臉上。

「楚雲雄」看着，幾乎按捺不住心頭陡生的那股衝動——親親她，吸口氣，壓下心頭那股衝動，點頭道：「嗯，聽誰說的？」

如仙不答「楚雲雄」那一問，柔聲道：「主公，妾身欲看看那登徒子是個怎樣的人，掌摑他，以解那日被驚擾遊興之恨！」

「對那日之事，妳仍耿耿於懷？」「楚雲雄」的語氣和神態透着一絲不信。

如仙輕咬櫻唇。「妾身難得主公抽空陪同遊望江寺，却被那登徒子掃了興，妾身一直耿耿於懷。妾身之病與遊寺一事有關，再說，那登徒子膽敢對妾身不敬，無異對主公不敬，妾身非要出口氣不可！」

看到如仙對燕歌行聲容並現的恨意，「楚雲雄」完全相信了。勸慰道：「如仙，妳大可息怒，我已好好地教訓了那斷一頓！千萬別再動氣，免得傷了身子。」

如仙一手輕扯着「楚雲雄」的衣袖，求道：「妾身若不親手教訓那登徒子，解不去心頭之恨！請主公成全。」

看到如仙一臉殷盼，楚雲雄心軟了。「嗯，我陪妳去……」

話聲未落，外面有人恭聲道：「稟主公，金風堂來人求見，有十萬火急之事飛報。」

「楚雲雄」一聽，馬上整容朝外道：「着其稍候，吾馬上出見。」跟着回身溫和地對如仙道：「妳稍坐一會，我馬上回來。」

如仙體恤地道：「主公有緊要事辦，請去辦。」

「楚雲雄」放開握住如仙玉手之手，匆匆往外走。

有急事來報的是金風堂的管事張權。

「楚雲雄」不等張權拜見，急不及待問：「何事來見？」

張權向「楚雲雄」行過禮，才道：「稟主公，遲堂主着小人來報，方漢烈挾持知府大人闖敝堂，揚言要換取韋、燕兩人，若不答應，他便與知府大人同歸於盡！敝堂主不敢作主，特派小人來稟告主公，請主公定奪。」

「楚雲雄」聽得臉色速變，脫口罵道：「姓方的好大膽，竟敢挾持

朝廷命官，罪該萬死！」

張權躬身站着，等待楚雲雄拿主意。

心裏迅速地想了數遍，「楚雲雄」已拿定主意：「吾親到金風堂走一趟！」接扭頭對站內堂外的青衣武士道：「速備馬侍候！」

青衣武士應一聲，隨即往外奔。

張權抱拳對「楚雲雄」道：「主公，小人先行趕回金風堂，知會敝堂主。」

「嗯！」「楚雲雄」馬上回身往裏走。

如仙看到「楚雲雄」神色有異，匆匆走進來，忙起身道：「主公……」

「楚雲雄」匆匆道：「如仙，我有要事外出，不能陪妳去教訓那斷，待我辦完事回來，再陪妳……」

如仙急急道：「主公有事，妾身不敢阻延，那登徒子既是階下囚，還不是任人魚肉，妾身一人去找他出氣，不需主公陪着。」

「楚雲雄」心裏想着方漢烈現身金風堂那回事，無暇顧及那麼多，加上他不忍教如仙失望不樂，於是道：「好吧，我着人隨妳去關禁那斷的地方。」跟着高聲往外叫喚：「來人呀！」

一個青衣武士應聲進來，躬身抱拳道：「請主公示下。」

「楚雲雄」匆匆吩咐那個武士帶如仙去關押燕歌行的地方，小心衞護，言畢急急往外走。

如仙在香兒的陪伴下，隨那個青衣武士來到關押燕歌行的密室。

密室外守衞森嚴，少說也有八人守着，即使是一隻蒼蠅，也難逃過守衞的十六道目光。

由於那青衣武士是「楚雲雄」近身隨從之一，手上又拿着「楚雲雄」的令牌，因此通行無阻，直入囚室。

看到躺在地上，衣衫破損，全身上下傷痕累累，手脚被綑縛得結結實實的燕歌行，如仙臉上一點變化也沒有，實則，她心裏一陣難過，眞想不顧一切，出手解救燕歌行。

打從得悉燕歌行落在「楚雲雄」手裏，她便拿定主意要救燕歌行出險。

她心裏湧起一股無法壓抑下去的衝動。

燕歌行的臉上青一塊腫一塊，看到進來的人是如仙，似乎大爲驚訝，雙眼大睜，全身微微抖顫，定定地看着如仙。「姑娘……是眞的嗎？區區不是在夢中……妳不是……幻影？」燕歌行兩眼射出狂喜的光芒。

如仙看着，心裏一陣陣絞痛，怔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站在如仙身後的香兒幾曾看到一個遍體鱗傷，形相慘不忍睹的人，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別轉臉不敢再看。「姑娘，多難看啊，婢子不敢再多看一眼。」

如仙回過神來，對香兒道：「到室外去等着吧。」

香兒以袖掩臉，退出室外。

「你是誰？」如仙心情激動，語言有點發顫。

終於再見到一見鍾情的人，怎不教如仙心潮激蕩。

燕歌行用力咬咬嘴唇，一陣劇痛，知道不是在做夢，念念不忘的絕色佳人就在眼前，既驚且喜，忘了渾身傷痛，心頭狂跳，氣血激湧，幾乎昏厥過去。「區區……燕歌行，有幸再見……芳駕，區區一直念念不忘，驚爲天人，心生愛慕……」那些話自他嘴裏衝口而出，不能抑止。

「該死狂徒，膽敢口出穢語，冒瀆如仙姑娘，還不住口？該打！」那個青衣武士眼見燕歌行出言「無狀」，厲聲喝罵，搶上前去動手脚揍燕歌行。

如仙急道：「住手！待本姑娘親自動手教訓他！」

那青衣武士不敢違抗，應一聲「是」，退開去。

「如仙，你原來名叫如仙，人如其名！姑娘眞乃天仙化人。區區祇有愛慕之心，絕不敢有半點褻瀆之意。若姑娘認爲區區該死，區區死而無怨。」燕歌行像着了邪般，不可抑止地將心裏話說出來。事後想起，不但心跳臉紅，亦不明白自己怎會說出那種教人難爲情，無法說出口的話來。

如仙聽着，如飲醇醪，心裏陡地生出一股激情：我要救他！一定要救他！縱是萬死亦不悔……念頭如決堤之水，一發不可收拾。

此刻，她心裏祇有一個意念：救他——燕歌行，即使萬剮亦不退縮。「上前扶起他，我要狠狠地掌摑他！」話出口，她驚奇自己說出那番話來。

如仙感覺與以前判若兩人。

那個青衣武士應聲上前，蹲下扶起燕歌行。

如仙猛地一咬櫻唇，疾閃前去，一掌劈在青衣武士後腦勺上。

青衣武士悶聲不響，往前一傾，跌落燕歌行身上。

燕歌行看着，張口說不出話，臉上露出詫異——難以置信的表情。

他做夢也想不到，如仙會出手擊暈那青衣武士，簡直匪夷所思，而天仙化人般，動人的如仙居然會武，又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他以爲又在做夢。

接下來的事，更叫他不敢相信：如仙竟然從身上取出一把匕首，先將燕歌行手上的繩索割斷，跟着低聲問：「快說，可有被點了穴道？」

燕歌行仍未從驚疑迷幻中回過神來，夢囈般說出自己身上被點的穴道，如仙依照燕歌行所言，一一解開他身上的穴道。「別割斷脚上的繩索，快運勁掙斷！」

燕歌行終於從如夢如幻中醒過來，吶吶道：「穴道才解，一時間很難運勁掙斷繩索。」

「那割斷它吧！」如仙道：「殺了那人！挾着我走出去，要外面的人替你準備一匹快馬交換我，快！」

燕歌行一邊割斷脚上的繩索，一邊問：「如仙姑娘，因何……救區區？」

如仙衝口而出：「因你剛才說的那番話！」

「如仙姑娘，區區說的都是眞心話，絕無虛言，打從河上驚鴻一瞥，區區便念念不忘……」

「你我……原來心有靈犀，一見……鍾情。」如仙毫不羞怯。

「如仙姑娘，何不跟區區一道走？」燕歌行心頭狂喜，衝口而出。

「不！」如仙搖頭。「我若跟你走，恐怕都走不脫，甚麼也別說了，快下手，絕不能留活口！」

燕歌行一手握住如仙玉手。「區區一定會來帶妳走！」

如仙深情地道：「我等你！」

燕歌行忍着傷痛，抽出青衣武士的佩刀，手起刀落，斬殺那青衣武士，如仙亦在那刹間發出一聲尖叫。

守在室外的守衞聞聲大驚，慌忙一拉開掩上的室門，衝入室內。香兒亦驚叫：「小姐……」跟着撲進去。

當先一頭衝入室內的兩個守衞一眼看到室內的情形，登時倒吸一口氣，駭然停下。

祇見燕歌行一手持刀，一手抱住暈倒過去的如仙，倒在地上的青衣武士胸前中了一刀，身下地上滿是流出的血！

「小姐！小姐暈倒啦，快救小姐！」香兒眼見如仙暈死過去，不顧死活地撲前去。

「站住！」燕歌行暴喝一聲，震得撲過去的香兒窒住。「誰敢亂動，區區先殺她！」將刀擱在如仙肩上。

陸續衝入室內的守衞都投鼠忌器，不敢亂動。

他們都知道，如仙是「楚雲雄」心愛至極的女人，若如仙有甚麼三長兩短，「楚雲雄」不會饒過他們。

「求你別傷害小姐，求你放了小姐……」香兒哭喊哀求。

「要區區放她不難，快於後門預備一匹健馬！區區拿到馬匹，自會放她！爾等通統退讓開去，讓區區出去！」

香兒聽聞燕歌行答應放如仙，心頭稍定，看到那些守衞遲遲疑疑，磨蹭着後退，急得跺脚道：「還不快退讓開去啊！要是小姐有甚麼三長兩短，你們擔當得起嗎？如何向主公交代？」

幾個守衞臉色速變，互相覷看一眼，急不迭閃退開去。

「快去備馬呀！」香兒跳着脚叫喊。

一個似是守衞頭兒的漢子急着一個守衞去備馬。

「妳！小姑娘在前帶路往後門走去。」燕歌行向香兒厲喝。

香兒心裏顧慮如仙的生死安危，忙急急往外走。「跟婢子來吧。」

燕歌行一手抄抱起如仙，一手持刀戒備，跟着香兒快步往外走。

那些守衞都不敢輕舉莽動，但又不甘心，跟着往外走。

他們都盼找到機會出手救回如仙，將燕歌行留下。要不，他們不知怎向「楚雲雄」交代。

燕歌行步步爲營，跟着香兒走到後門，門外已有一匹備了鞍的健馬等着，一個漢子牽馬以待。

燕歌行對香兒喝道：「快去接過韁繩，要那牽馬漢離開。」一頓，復對步步緊趨的守衞喝道：「若想得回她，別跟出門外，祇准那小姑娘一人跟隨接回她！區區上馬後，自會將她交給那小姑娘！」說完快步走出後門外。

那些守衞在後門前停下來，不敢踏出門外一步。

燕歌行抄抱着如仙，喝叫香兒牽馬前行，行出數丈後，將如仙交給香兒，接跳上馬鞍，吆喝一聲，抖韁踢馬，飛馳而去。

那些守衞立刻一擁而出，香兒抱扶着如仙，着急地叫喊：「快來幫忙將小姐抬回去，快快召大夫來！」

那個守衞頭兒一邊喝叫牽馬出來追趕燕歌行，一邊着人幫忙香兒抬如仙回小樓，猛地想起一事，忙着人趕去金風堂告知「楚雲雄」。

待到將數匹馬牽出後門，幾個守衞飛身上馬朝燕歌行策馬馳去的方向追下去，燕歌行一騎已沒了影踪。

仗勢爲惡　難逃法網

「楚雲雄」趕到金風堂，並不是馬上進入金風堂，而是到大門前看看是否如張權所言，方漢烈以知府大人來威脅放回韋、燕兩人。

混在圍觀如堵的人羣中，果見

方漢烈脅持着知府大人，站在金風堂大門前，大門階上站着金風堂副堂主秦先，應付拖延方漢烈，而一衆捕快衙差則緊張地呈半月形圍堵着方漢烈。

略爲張望了一會，「楚雲雄」便偸偸溜入金風堂，進入內廳與遲錦州相見。

遲錦州一眼看到「楚雲雄」，馬上迎上去，急急忙向「楚雲雄」施禮，焦灼地道：「主公，姓方的脅持了知府大人，要咱們放了韋一飛和姓燕的，遲某不敢作主，請主公定奪。」

「楚雲雄」皺着眉頭，沉吟道：「此事……大爲棘手，本來，吾要的是方漢烈，想不到他出此一着，若他脅持別的人，吾大可不用顧忌，如今知府大人在他手上，萬萬不可造次。祇要得到他，放了姓韋的和姓燕的又何妨。可是，姓韋的已死，恐怕咱們即使答應，他也未必……」

話聲未落，一個香主匆匆自外奔入，神色緊張地向遲錦州抱拳道：「稟堂主，姓方的揚言，若不馬上回覆，便與知府大人同歸於盡，請堂主盡速作決。」

「速去告知副堂主，本座隨後便到。」遲錦州向那個香主揮手。

那個香主應一聲「是」，退出內堂。

遲錦州馬上對「楚雲雄」道：「主公，請作定奪。」

「楚雲雄」摸着光光的下巴，咬牙道：「你馬上出去對方漢烈說，答應他所說的。」

「可是，韋一飛已死……」

「你可說他是自戕而死，姓燕的還活着，方漢烈此來爲救姓燕的和救姓韋的，暫時不用計較姓韋的已死，快出去應付方漢烈，吾馬上回去着人押姓燕的來此。」「楚雲雄」在這情勢下，已別無選擇。

遲錦州馬上往外走：「主公，在下失陪了。」

來到大門前，遲錦州一眼看到大門內的情形，不由倒吸一口氣。

他料不到門前如此大陣勢。

原來此時城裏的守備已調派來一隊軍兵，刀出鞘，箭上弦，將金風堂大門前那片地方圍起來。

看到遲錦州出現在大門階上，最先發話的並不是方漢烈，而是守備劉大人。「遲堂主，你終於露面了，因何罔顧知府大人的生死安危，遲遲不露面向那反賊回覆？你眼裏還有官家麼？若梁大人有甚麼三長兩短，本官誓必夷平你金風堂，將你等通通處死。」

遲錦州忙向守備大人抱拳道：「請劉大人息怒，遲某怎敢無視知府梁大人之生死，遲某這就向姓方的回覆。」

話落，隨即把目光落在方漢烈身上，祇見方漢烈身上血汚衣衫，鬚髮蓬亂，神態激厲，一手挾着知府梁大人，一手握刀架在其頸側肩上，厲聲道：「遲錦州，快答方某！」

看清楚，知府梁大人經已暈死過去，大概是驚嚇過度。

遲錦州冷冷道：「姓方的，你出此一着，本堂主能不答應嗎？」

方漢烈厲聲道：「方某不耐煩等下去，既已答應，馬上放出韋一飛與燕歌行。」

遲錦州道：「稍安毋躁。遲某馬上放人，可是，韋一飛因不欲遲某以之逼使你現身，經已自殺身亡，遲某祇能交出他的屍首。」

「韋老弟已身亡？」方漢烈全身劇震，神情驚憤悲痛。「遲錦州，你胡說，韋老弟乃是被你等所殺。」

遲錦州力持鎮定：「實情如此，你不相信，遲某莫可奈何！」

一頓，振聲道：「遲某祇能交出韋一飛的屍首，以及活着的燕歌行，交易與否，任憑尊意。」

方漢烈身子劇烈搖晃，兩眼噴火，連吸數口氣，極力按捺下心裏的悲痛，咬着牙道：「遲錦州，馬上將二人交出來！」

遲錦州暗地鬆口氣：「遲某這就命人將韋一飛的屍首抬出來，押出燕歌行！」接扭頭對站在身旁的秦先道：「快到內堂看看，姓燕的押來了沒有？若來了，將姓韋的屍首一併抬出來。」

秦先答應一聲，急急往裏走。

秦先一頭走入內堂，便發覺情形不妙，祇見以布巾幪面的「楚雲雄」大發雷霆，一脚踢翻一張椅子，從一個隨從腰間拔出一把鋼刀，欲斬殺一個跪在地上的青衣武士。

那個青衣武士渾身發抖，却不敢動一下。

秦先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遲疑了一下，硬着頭皮道：「秦先見過主公，請問主公發生何事？姓燕的……」

「姓燕那廝逃了。」「楚雲雄」厲聲打斷秦先的話：「氣煞吾也！」剛欲舉刀下劈——斬劈向跪在地的青衣武士，一聽秦先之言，右手一停，擰腕擲刀落地。

秦先倒是救了那個跪在地上的青衣武士一命。

秦先聞言一愕。「燕歌行逃了，豈不是交不出人？如何是好？主公，這……這……如何是好？」

「楚雲雄」咆哮：「住口！吾自有主張！」

秦先馬上閉上嘴巴。

氣咻咻地喘了一會氣：「楚雲雄」冷靜下來。「秦先，方漢烈可是

滿身血跡？看上去受傷極重？」

秦先答道：「看得出方漢烈受傷頗重，他强撐而已。」

「即是說，他遲早會支撐不住？」「楚雲雄」目中的厲光剎那變換爲喜色。

秦先點點頭：「如主公所言。」

「好！好極！」「楚雲雄」連語聲亦帶着喜意：「盡量拖延他，你先將姓韋的屍首抬出去交給他，方漢烈看到姓韋的屍首，想不到姓韋的因他而亡，必定激動悲痛萬分，極可能因而不支，你等便可乘機發難，將之擊殺，若他問起姓燕的，你可與遲堂主砌詞應付，明白麼？」

秦先忙道：「在下明白，在下馬上去辦。」急急走出內堂。

「還不滾起來！」「楚雲雄」向那跪在地上的青衣武士怒喝：「快說，如何被姓燕的逃脫？」

那個青衣武士料不到能撿回一命，慌忙爬起來，躬腰垂頭，將燕歌行逃脫的情形，一五一十說出來。

「該死！」「楚雲雄」聽完青衣武士的敍述，切齒怒罵：「混賬王八蛋！飯桶！」

憤怒之餘，馬上想起如仙：「如仙姑娘可有受到傷害？」

青衣武士答：「回主公，如仙姑娘除因驚嚇過度暈厥外，並無受到傷害。」

「楚雲雄」放下心來，咬牙切齒道：「姓燕的，竟敢一再……吾不將你這廝碎屍萬段，難洩心頭之恨……」

「楚雲雄」所言不差，方漢烈看到放在面前地上的韋一飛屍首，霎時間神色異常激動，目中淚光閃現，臉上皮肉抽搐，身子劇顫，嘶聲悲叫：「韋老弟……」身形搖搖欲墮。

在場之人都大爲緊張地看着，生怕方漢烈突然支撐不住，失手殺死知府大人。

秦先乘方漢烈心神激動，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與遲錦州「咬耳朵」將「楚雲雄」的話轉告。

遲錦州聽罷，悄聲道：「照辦，速知會洗、洪兩位香主，伺機發射暗器。」

秦先馬上悄然閃身去通知分別站在階下左右兩邊的洗、洪二人。洗、洪兩個香主乃是金風堂中最擅於使用暗器的高手。

「方漢烈！小心你手上的刀！」守備劉大人忍不住呼喝出聲：「傷了梁大人，那可是重罪！」

方漢烈給劉守備一喝，頓時心神一震，忙吸口氣，强自支撐着，壓下心頭悲痛，凝目向遲錦州吼叫：「遲錦州，燕歌行呢？快將他交出來！」

遲錦州一直注視着方漢烈，看出他快要支撐不住，心念一轉，決定來個兵行險着，陡地發出一聲冷笑：「方漢烈，遲某方才說了假話，姓燕的爲了你，已死在本堂之內，你很快便看到他的屍首，快抬出來！」

方漢烈聽着，臉色大變，全身劇烈抖震，張口怒吼：「遲錦州，方某跟你……」陡地噴出一口血箭，面如白紙，倒跌下去。

遲錦州眼見「一招」奏效，心頭狂喜，急喝：「快上！救出梁大人，斬殺方漢烈！」

秦先與經已扣着暗器在手的洗、洪兩個香主最先撲向方漢烈。劉守備亦吆喝官兵與衙差、捕快撲前去救梁知府。

驀地，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驟然響起，一騎人馬有如狂風驟雨般狂馳而來，馬上騎者口裏大吼：「擋我者死！殺！」

金風堂的秦、洗、洪等人及那些官兵皆被那一聲吼叫震住。

那騎馬人風捲殘雲般破圍而入，揮手撒出一把暗器，有如漁翁撒網般射向秦、洗、洪等人及一些官兵，一陣馬嘶聲乍鳴，那匹奔馬在即將倒地的方漢烈身旁前蹄揚起，就地打個半轉，馬上人疾自鞍上彎身探臂，一手抓起聞吼强自振作的方漢烈，連帶知府梁大人亦被提上馬背，接着震聲大喝：「讓開！知府梁大人在我手上！」脚下連踢馬腹，催馬往外狂馳！

揚手欲發出暗器的洪、洗兩個香主都被馬上那人的吼喝震住。而劉守備亦急不迭呼喝：「別放箭！知府大人在其手上，讓他走！」

「嗤嗤嗤……」連聲激矢掠空聲響起，有幾個弓箭手已放箭，都射不中馬上之人，幸好其餘的弓箭手都及時停手，否則，馬上人肯定應付不了急射過來的箭雨。

眨眼間，那騎馬人已突圍而出，狂風般往前馳去，瞬間馳出老遠，金風堂的人及一衆官兵衙差捕快要追已來不及，全都眼巴巴望着飛馳而去的那騎人馬。

眼看着已煮熟了的鴨子居然「飛」了，遲錦州又氣又怒。秦先掠到他跟前，疾聲道：「堂主，救走方漢烈之馬上人是姓燕的那廝！」

遲錦州沒好氣地道：「我不是瞎子，早已看到了。」

劉守備跑到遲錦州跟前，板起老臉道：「遲錦州，貴堂與江湖人的結怨，官家不想管，可是，這一次却累及知府大人遭反賊挾持，若知府大人有甚麼三長兩短，貴堂脫不了關係。」

遲錦州苦笑道：「劉大人，挾持知府大人的不是敝堂，乃是反賊方漢烈及其同黨燕歌行，劉大人怎

麼怪罪到遲某頭上？」

劉守備重重哼了一聲：「此事因貴堂而起，貴堂怎脫得了關係，知府大人安然無恙是貴堂運氣，否則，唯貴堂是問。」說完不再理會遲錦州，轉身大步往官兵那面走去，口裏吆喝：「收隊回營，尤捕頭，馬上帶人追下去，務必尋回知府大人。」

江州城總捕頭乃是尤德威。劉守備下令，他馬上帶了五個捕快遁人馬馳去的方向追下去。

＊ ＊ ＊

「可恨！可惡！又是姓燕的壞了吾之大事，氣煞吾也！」「楚雲雄」聽罷遲錦州所言，暴怒如狂，一拳砸碎一張高几。

能夠一拳碎几，「楚雲雄」看來不但會武，而且內功深厚。

遲錦州不敢作聲，幾個隨從亦噤聲。

乒乒乓乓一陣脚踢拳打，「楚雲雄」幾乎將內堂之桌椅杯瓶等砸破，才氣咻咻地住手。喘了好一會，才怒氣稍過，對遲錦州道：「遲堂主，吾有話要對你和秦先說，快着人去請他來此。」

遲錦州答應一聲，馬上吩咐一個站在內堂外的手下去將秦先找來。

秦先匆匆趕入內堂，見過「楚雲雄」。遲錦州隨即問：「主公有話請說。」

「楚雲雄」兩道目光在遲、秦兩人身上溜了一轉，開口道：「這一次給方漢烈和姓燕的走脫，他倆必不肯罷手，必會找上金風堂查個清楚。你兩人根本不是他倆的對手，萬一你兩人落在其手上，吾恐怕……」

遲錦州馬上道：「請主公放心，在下絕不會洩漏半句！縱使千刀萬剮！」

秦先接口道：「主公，憑敝堂之人多勢衆，姓方的和姓燕的即使有三頭六臂，亦鬥不過敝堂！敝堂只要嚴加防範，何懼他倆！」

「楚雲雄」搖頭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吾不想冒這個險！」

「然則主公意欲如何？」遲錦州問。

「吾要你倆即時解散金風堂，遺散所有人手！」「楚雲雄」目射威光。「至於你兩人，吾自有補償。若你倆願意，吾可在京師助你倆重創一番事業！」

遲錦州心知沒有討價還價之餘地，爽快地道：「在下願遵主公之意行事。」

秦先雖心有不甘，無奈一堂之主遲錦州已一口應允，他若說「不」，只會自討沒趣，說不定還會惹上殺身之禍，因此，他只好附和遲錦州之話。

「好！好！」「楚雲雄」連聲讚好。「事不宜遲，馬上遺散貴堂所有人手，着所有人遠離江州！辦妥後，你倆到吾之宅院，吾會妥爲安置兩位。」

「是。」遲錦州應諾一聲。

秦先臉有難色，道：「回主公，敝堂不少人皆是江州城內人氏，要所有人皆遠離江州，恐怕不易辦到。」

「楚雲雄」目光倏轉嚴厲。「一定要辦到！吾之所以要你兩立刻解散金風堂，將所有人遣離江州，乃是爲貴堂上下着想！這一次驚動了官府，而梁知府又不知生死，即使梁知府無恙，官府亦不會不加追究，必會查究！萬一梁知府遷怒於貴堂，焉會放過貴堂上下……你倆該明白吾之好意！」

遲錦州馬上道：「主公爲敝堂上下着想之好意，在下焉會不明白。」

秦先在心裏暗哼一聲：口說爲本堂上下着想，實則恐怕本堂之人留在江州，給官府的人找到，追究到你身上！可憐咱們一手創立之事業，一夕間烟消雲散！口裏却不敢稍洩不滿。「主公好意，秦先怎會不知好歹。」

「快去辦，吾先回宅。」「楚雲雄」說着往外走。

秦、李兩人送走「楚雲雄」，馬上着人清點堂內財物，遣散所有人士。

＊ ＊ ＊

「楚雲雄」聽罷守衞囚室的武士稟報後，再到囚室察看一遍，悶聲不響返回書房再也忍不住，一拳擂在書案上，狂聲道：「爲甚麼？爲何如仙放走那斷？她根本與那斷毫不相識，嗯，莫非她……不可能的！她與那斷前後只相遇兩次，怎會喜歡那斷？可是，如仙總不會無緣無故放走那斷的啊！若非她喜歡上那斷，她怎會不顧一切放走那斷？一定是！她一定喜歡上那斷！」越想越加肯定，妒火亦越燒越旺，禁不住怒發如狂，將擺放在書房內的古玩擺設砸了個「遍地開花」。

「賤人！好一個忘恩負義的賤人！」「楚雲雄」氣咻咻地切齒低罵。「吾對她呵護備至，寵愛有加，她居然一點也不感恩圖報！可恨啊可恨！」

「嘿……妳既無情，別怪吾心狠手辣！」「楚雲雄」目中射出陰毒目光，一陣風般離開書房，往翠竹院走去。

登上小樓，見到如仙時，「楚雲雄」與在書房內的模樣可謂判若兩人。

躺在繡榻上的如仙看到「楚雲雄」進來，忙起身欲下床，「楚雲雄」忙搶到床前，伸手作勢道：「別起來，躺着別動。」輕輕扶如仙躺下。

如仙躺下，心裏却七上八落，忐忑不安，口裏道：「主公，妾身該死，請主公責罰妾身。」

「楚雲雄」臉上毫無異樣之色，和顏悅色道：「如仙，都是吾不好，令妳受驚，幸好那斷沒傷害妳，吾心裏稍安，好點了麼？」

「謝主公關愛。」如仙看到「楚雲雄」並無異樣，一顆心才安定下來。「都是妾身不好，若非妾身執意要親手教訓那登徒子，便不會發生……被那登徒子挾持，被其走脫，妾身愧見主公。」

「如仙，只要妳平安無事，吾便心滿意足。走脫了那斷沒甚麼大不了，好好養息，將那事忘了，知道嗎？」「楚雲雄」愛惜地輕撫如仙秀髮，心裏却怒火中燒，暗罵：「無耻賤人！惺惺作態，倒會裝佯，吾要妳後悔莫及！」

「主公眞的不怪妾身……」

「別再說了。」「楚雲雄」伸手作勢掩住如仙櫻嘴。「那斷算甚麼東西？吾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只有妳，如仙，比甚麼都重要。」

如仙聽着，感動得眼睛發熱，淚光泛現，幾乎不能自己，將實情說出來，幸好她馬上醒覺，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好好調養，別胡思亂想。」「楚雲雄」輕輕拍拍如仙手背，走出房外。

直到深夜時分，遲、秦兩人才將金風堂所有人手遣散，望着空空如也的大廳，遲錦州禁不住嘆口氣，步至廳前，對着烏黑一片，偌大的演武場怔然出神。

秦先走到遲錦州身旁，吁口氣，感嘆地道：「堂主，眼見十多年心血一旦風消雲散，小弟心痛得很。」

遲錦州長長嘆口氣：「從今後，金風堂已不復存在，別再稱我堂主，我好後悔！」

「大哥後悔甚麼？」秦先明知故問，改了稱呼。

遲錦州沉重地道：「唉，要不是我貪圖厚酬，冀望攀權附貴，便不會弄到如斯田地，說到底，金風堂乃是毀在我手上。」

「大哥，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秦先道：「小弟此刻倒擔心那位主公會否來個良弓藏，走狗烹。」

遲錦州渾身一震，目注秦先。「老弟，他既有言在先，該不會那樣對付咱們倆吧？」

秦先搖頭道：「大哥，咱們在他眼中算甚麼？不過是可供驅使的一隻狗！咱倆如今對他再無利用價值，不將咱倆棄如敝屣？」

遲錦州遲疑道：「老弟……」

「大哥，防人之心不可無啊！」秦先加重語氣。

遲錦州想想，道：「嗯，老弟之言有理，可是，一時間……如何防範啊？老弟既已想到，莫非已有主意？」

秦先點點頭。「未雨綢繆，方能立於不敗之地。」接附在遲錦州的耳邊，說了一番話。「大哥意下如何？」

「嗯，好！依你所言去辦。」遲錦州連連點頭。

「小弟立刻去辦。」秦先說完，馬上轉身走去。

遲錦州看着秦先往裏走去的身形，自語道：「但願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 ＊ ＊

「楚雲雄」於後園水亭設席招待遲、秦兩人。

遲錦州受寵若驚，秦先亦大出意料之外。

席間，酒過三巡。「楚雲雄」帶笑對遲、秦兩人道：「吾從不虧待替吾出力辦事之人。這裏是五萬兩銀子，你倆收下，補償你倆遣散金風堂之損失。」從袖中拿出一叠銀票，遞給遲錦州。

遲錦州大感意外，一時間不知所措。「主公……這……」

「楚雲雄」道：「別這個那個的，快收下！這是你倆應得的。」塞入遲錦州手上。

遲錦州手上拿着那叠銀票，心裏好不歡喜，忙離座謝道：「謝主公厚賞。」

秦先亦離座抱拳施禮致謝。

「楚雲雄」連聲要遲、秦兩人歸座。「區區之數，何需言謝，待到了京師，吾自當助你倆重創金風堂。」

遲、秦兩人聽着，心裏好不歡喜，忙又向「楚雲雄」致謝。遲錦州還別有心意地瞧了秦先一眼。

秦先眼見「楚雲雄」先是厚賞，繼之承諾助他兩重創事業，厚利在前，不由衝昏了頭腦，對「楚雲雄」之戒心頓消。

「來，吾預祝你倆他日於京師大展拳脚，再創金風堂，稱雄京師。」「楚雲雄」舉杯邀飲。

遲、秦兩人舉杯，一飲而盡，同聲道：「他日若有成，在下自當感恩圖報，肝腦塗地，在所不惜！」

「好，吾沒有看錯人，你倆確是可用之人。」「楚雲雄」又舉杯。

遲、秦兩人又乾了一杯。

放下酒杯，遲錦州感恩圖報地道：「主公，在下有一事相告。」

「楚雲雄」含笑道：「只管道來。」

遲錦州道：「主公，姓燕的那斷自這裏走脫，在下擔心那斷帶引方漢烈到此……」

「楚雲雄」笑截道：「錦州毋需擔心。吾早已想及……」

「主公既已想及，因何不速遷離此地？」秦先心急地插口。

「楚雲雄」哈哈笑道：「吾正要方漢烈與姓燕的那斷找到來，不怕對你倆實說。吾不但在此安排下陷阱羅網待其前來，還散播消息誘他倆來此，吾此刻不擔心他倆找到來，只擔心他倆不來，只要他倆來到，管教他倆來得走不得。」

遲錦州讚道：「原來主公早已佈下陷阱釣鰲鰲。在下萬分佩服主公之智謀。」

「楚雲雄」忽然笑得有點怪異。「錦州，不是吾誇口，吾想到的，很多是你意想不到的。」

秦先陡地心頭一動，隱隱生出些微不安的感覺，但又說不出來。

「哈哈……吾好不開心痛快！」「楚雲雄」笑聲倏止，目注遲、秦兩人。「你倆喝得痛快開心麼？」

遲錦州搶着答：「能與主公共飲，在下……呃！」驀地面露痛苦之色，身子抽搐彎躬。「你……你……」臉上現出一層淡淡黑氣。

「大哥，你……呃！」秦先大驚失色，慌忙挾住搖搖欲跌的遲錦州，豈料剎那間他的情形亦如遲錦州那樣，一手捂胸，驚怒駭異的臉上，亦泛起一層淡淡黑氣。

「錦州，你要說的可是酒裏有毒？」「楚雲雄」看到遲、秦兩人那模樣，一點也不驚奇着慌，反之哈哈大笑。「你倆確是喝了有毒之酒！不消十句話，便會毒發身亡。」

「你……爲何……毒殺咱倆？」遲錦州目眥欲裂，嘴角淌出一縷黑血。「咱好……悔恨……」用手撐着身子，不讓自己跌倒。

——他臉上那層黑氣由淡轉濃。

——他心裏很後悔，可惜悔已無及。

「大哥……小弟不幸……言中……他……要烹走狗啊……」秦先豎眉瞪眼，嘶聲怒喊。「小弟好恨！」張口噴出一口黑血，跌倒下去。

「楚雲雄」兩道目光變得陰毒兇狠，狂烈道：「你倆不死，終成吾之大患！秦先所言對極，狡兔死，自必走狗烹！你倆已無能爲吾所用，留着你倆有何用？最乾淨俐落是殺了你倆，除掉後患。」

「你……顯威……侯……好狠毒……」遲錦州臉上滿佈黑氣，陡地噴出一口黑血，倒地身亡。

若遲錦州身亡之前所吐出的「顯威……侯」乃是指「楚雲雄」，那麼，其身份便大有來頭——乃是「侯爺」身份！

「楚雲雄」看着倒地身亡的遲、秦兩人，嘿嘿獰笑。「無毒不丈夫！不殺你倆滅口，吾之身份如何保密！」隨即彎腰伸手從遲錦州身上取回那叠銀票。一眼看到遲、秦兩人雙眼怒瞪，變成烏黑的臉孔，禁不住打從心底泛起一股寒氣，忙直起腰身，退開兩步，朝外呼叫：「來人呀！」

自外應聲走入一人，躬身抱拳道：「主公何事召喚？」此人赫然是金風堂之管事張權，如今搖身一變，居然變爲「楚雲雄」之下人。

其實，張權一直是「楚雲雄」的人，他於金風堂內的身份，乃因「楚雲雄」所遣——安插在金風堂內做事——乃「楚雲雄」在金風堂之耳目，金風堂已風消雲散，他便返回「楚雲雄」身邊聽候差遣。

事實上，他在「楚」府之中，是一名管事。

「着人來將他倆抬出去埋掉。」「楚雲雄」說完，離開水榭。

* * *

救走方漢烈的人確是燕歌行。

他從「楚」府逃脫後，本欲馳出城外，途中聽聞途人趕往金風堂去看熱鬧，打聽之下，得知方漢烈爲了救出他和韋一飛，不惜冒險挾持知府大人到金風堂逼迫遲錦州放人，驚急感動不已，慌策馬隨着湧往金風堂之途人馳去，果然非虛，於是不顧一切，突圍而入，救走方漢烈，並於出城後，放下知府大人，絕塵而去。

對於燕歌行兩番救他脫險，方漢烈感激萬分，對於韋一飛之死，耿耿於懷。

他誓要奪回韋一飛屍首，好好安葬。可是，由於舊傷復發，傷勢比前更重，不便行動，加上燕歌行極力勸阻，他才勉强作罷。

燕歌行雖然遍體鱗傷，幸好都是皮肉之傷，還能夠支撐得住。

爲恐被金風堂的人搜尋發現，燕歌行與方漢烈藏身於江中一條小船上。

「燕兄弟，爲了方某，幾乎害你死在金風堂那些人手上，方某不知該說甚麼……」

燕歌行打斷方漢烈的話。「方大俠並沒逼迫區區淌這趟渾水，乃區區心甘情願，生死與方大俠無尤。」

方漢烈好不激動。「燕兄弟古道熱腸，俠骨義膽，方某不及燕兄弟萬一。」

燕歌行轉過話題。「方大俠，區區終於見到那個幕後之人——指使金風堂對付方大俠之人！可惜區區看不到那人之眞面目，無法知道

那人之身份姓名，但却知道那人是個大有身份之人！因其手下皆稱其爲主公，冒險救區區逃脫的那位姑娘對他亦以主公稱之。區區可以肯定，那人就是必欲殺方大俠而後甘心之主謀。」

方漢烈在船上養息了兩天，傷勢痊癒了四五成，精神頗好。「方某極想知道那人是何許人物，燕兄弟既知其所在，方某馬上與燕兄弟趕去那裏……」

燕歌行忙搖手道：「萬萬使不得，一來方大俠傷勢未癒，不便行動；二來那人必有防備，其處無異龍潭虎穴；三來金風堂必四出搜尋咱倆下落，祇怕咱倆還未進城，便被金風堂之人發現。故此，方大俠實不宜急於冒險。」頓一下，接道：「咱倆既知金風堂乃受人指使對付方大俠，你還怕金風堂之人跑得了嗎？請方大俠稍安毋躁，待傷癒後，才去金風堂尋晦氣不遲。一句話，萬事也要在方大俠你傷癒後，才可辦！」

方漢烈着急地道：「燕兄弟，方某之所以如此心急，因恐那個身份神秘之人來個過橋抽板，將金風堂知悉其身份之人除去，他亦轉移他處，那時，要將他揪出來，恐怕無從着手。因此，必須要出其不意，速戰速決！」

燕歌行搖頭道：「方大俠所慮不無道理，可是，金風堂乃是江州第一大幫派堂口，人多勢大，可不是好惹的。那主使之人不可能一下子將金風堂之主腦人物除去……方大俠過慮了。」

方漢烈固執地搖搖頭。「燕兄弟既說那人是個大有身份之人，自有過人之處。他既能指使金風堂對付方某，亦自有其制肘之法。正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道理，你明白麼？」

燕歌行點頭道：「區區明白，方大俠所慮極是，待區區於入黑後潛入城中，夜探金風堂……」

「燕兄弟，方某與你一道……」

燕歌行連連搖手，「不行！區區乃是夜探金風堂，一探虛實，並不是去動手，方大俠毋需與區區同行。」

方漢烈不再堅持。「燕兄弟，萬事小心，切不可太冒險，更不要硬來。」

燕歌行沒口答應。

是夜，燕歌行摸黑潛入城中，來到金風堂前，看到金風堂內外烏燈瞎火，寂無聲息，連掛在大門左右的大燈籠亦沒亮着，這情形不大對勁，不由在心裏嘀咕：莫非被方大俠言中，那身份神秘之人已將金風堂這條綫斷去？按捺不住，潛入金風堂內，發現內裏空空如也，不見一個人影，偌大的金風堂恍似一座廢宅。

果然不出方大俠所料，金風堂這條綫已無從追查下去了。

燕歌行驚訝於金風堂竟然能於這兩日之內，人去「堂」空，「烟消雲散」。他感覺到，那個身份神秘之人絕不簡單。

既然金風堂已無跡可尋，燕歌行於是趕去他曾被囚之處——「楚府」大宅。

在趕往「楚府」大宅的路上，燕歌行不由想起如仙。

不知她如今怎樣了？

不知那神秘人可有查出我得以脫身的眞相，她因而受到責罰——受苦？

如仙同樣在想着燕歌行。

他逃脫了嗎？如今不知身在何方？

他滿身是傷，一定很痛了，但願他能夠熬得住。

不知他會否回來救我？不，不，不！盼他千萬別來，萬一落在主公手上，準死無疑。主公絕不會放過他。

能夠跟他在一起，多好啊。

如仙躺在床上胡思亂想，輾轉難眠。

燕歌行找尋了一會，才能確定那座巨大的宅院便是逃出來的地方。

想到自己愛慕的人——如仙就在巨宅內，燕歌行熱血沸騰，幾乎不能自己，不顧一切闖進去救出如仙。

他還記得曾對如仙說過：會來帶她走這句話。他可是銘刻在心。

他知道眼前的巨宅可不是寺廟善堂，任人進出，極可能是一個龍潭虎穴，若是貿然闖進去，恐怕會遺恨終生，爲了如仙，絕不能輕舉妄動。

他繞着巨宅察看了一遍，跟着以投石問路的方法試探，發覺宅內防守嚴密，暗樁密佈，若貿然闖進去，恐怕進得出不得，因此，他强自抑制着對如仙的思念，沒有冒險潛入巨宅內，再繞了一匝，悄然而去。

他返回小船上時，已是日上三竿時分。

他之所以那麼遲才返回船上，乃因他欲於天亮後打聽有關金風堂「人去堂空」的消息，並要買些食品回船，因而逗留在城內——潛入一家客棧空房內睡覺，結果，果然給他打聽到不少消息。

他將打聽到的消息告訴方漢烈。

金風堂乃是於當日一夜之間人去「堂」空的，翌日府衙捕快到金風堂傳遲錦州到府衙問話亦撲個空。而金風堂上下等人亦從此在江州城消失。包括世居江州的幫衆，更有

人說，知府梁大人竟然下令不再追究被方漢烈挾持一事，城裏的人都嘖嘖稱奇，議論紛紛。

更有人放出消息，若燕歌行於五日之內，不自動到「楚園」受縛，救他逃脫的人便香消玉殞！

對於這個消息，燕歌行最爲緊張。

燕歌行若要與救他脫逃之人雙雙離去，祇要將方漢烈押到「楚園」交換，從此既往不究。

方漢烈聽完後，目注燕歌行。「燕兄弟，你很喜歡那個叫如仙的女子？」

燕歌行難爲情地點點頭。「方大俠，大概那是夙世姻緣，又或是一見鍾情吧。區區自於河上第一次見到她，便……念念不忘，難得她亦對區區……動情，並向區區表露……區區說甚麼也要帶她走，跟她在一起。」

方漢烈平靜地道：「能夠遇上心愛的人，並不是人人可得。方某替你高興。你兩番救了方某，方某正苦於無以爲報，如今正好有報答你的機會……」

燕歌行聽着，馬上明白他的意思，急急截道：「方大俠萬萬不可！區區豈能如此！與豬狗何異？區區絕不會那樣做！方大俠不用再說。」

方漢烈苦笑道：「若不如此，那裏防守如此嚴密，如何救出如仙姑娘？」

「區區即使拚掉一命，也要救出如仙！」燕歌行用力揑緊拳頭。「區區絕不會做出讓天下人唾罵不恥之事！」

方漢烈激動地握住燕歌行手臂。「燕兄弟，方某不知……說甚麼……既如此，咱倆從詳計議，想出一個救出如仙姑娘的良策。」

燕歌行道：「即使那裏是銅牆鐵壁，總有突破之法！」

方漢烈道：「方某縱使傷勢未癒，這一次亦要與你一起去救如仙姑娘！」語氣堅定。

燕歌行從方漢烈臉上的神情看出他心意已決，於是爽快地道：「孤掌難鳴，有方大俠相助，區區求之不得。」

方漢烈閉眼想了一會，睜眼問道：「燕兄弟可有主意？」

燕歌行搖搖頭。「仍未想到該如何着手救出……她，方大俠可是想到辦法？」

方漢烈頷首道：「兵行險着！待到他們最不耐煩，以爲咱倆不會出現時，突然殺進去，攻其無備，燕兄弟意下如何？」

燕歌行思想一會，點頭道：「嗯，敵衆我寡之下，出奇制勝，不失爲致勝之道。」

* * *

「嚴陣以待」的「楚雲雄」一直盼望燕歌行墮在陷阱中。可是，一連四日皆毫無動靜，令到他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但又無計可施。

莫非姓燕的帶着方漢烈遠走高飛，返回龍祥方家養傷，故此聽不到吾放出的消息？

原來方漢烈居於距江州約百里外的龍祥鎮。

方家世居龍祥，飛龍莊乃方漢烈曾祖所建，不但名震龍祥鎮，亦名動江湖，提起龍祥鎮飛龍莊方家，江湖上武林中鮮有不知者。

不！姓燕的即使肯罷休，方漢烈亦不肯！何況姓燕的甘願爲方漢烈冒死犯難，怎會不對救他逃脫的如仙感激愛慕，捨死救她！

可是，因何至今仍無動靜？

「楚雲雄」獨自在書房苦思，皺着眉頭不停踱步。「可惡！」「楚雲雄」按捺不住心裏的焦急恨怒，一拳砸在書案上，砸得書案上的筆硯書籍震跳起來。「姓燕的，吾要你不得好死！」

深深吸口氣，壓下心裏的憤怒，忽地想起如仙，禁不住又怒火中燒。「如仙！妳這個不識好歹的賤人！太令吾痛苦失望了！吾要妳知道，對吾不忠的後果，吾要妳後悔不及！」一腳踢翻一張紫檀木圓櫈。

「嘿……」陡地發出一陣教人汗毛倒豎的陰冷笑聲。「可恨啊可恨！」

* * *

如仙在小樓上胡思亂想。

數天了，他（燕歌行）了無動靜，莫非他傷重身亡了嗎？不！他不會死的！我怎會那樣想。可是，他若無恙，怎不來帶我走？

莫非是我自作多情，一廂情願？他根本是個登徒子！爲了脫身，假意騙我？

他不是那種人！我看得出他不是那種無情無義之人！我不該懷疑他。他或許在養傷，他一定會來帶我走的！

主公對我恩愛有加，我……這樣……是否忘恩負義？對不起主公？

我不要做籠裏的鳥兒，我雖對他感恩，却並無愛意，我不要做困於深院的貴婦，我喜歡海闊天空，像天上飛的鳥兒，海裏游的魚兒，與心愛的人在一起，雖貧亦樂。

但願上天有眼，如我所願。

可是……

當她想到「好事多磨」、「世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這兩句話，一顆心不由冷下來，不由自主嗟嘆出聲。

「姑娘因何長嗟短嘆？」香兒忽然出現在如仙身旁，俏皮地笑看着

如仙。

冷不防之下，如仙嚇一跳，抬手輕掩胸脯，含嗔道：「香兒，鬼頭鬼腦的，差點給妳嚇破膽！」

香兒裝出惶恐萬分的樣子，急急道：「婢子該死，請姑娘饒恕。」却嘴角噙笑。

輕輕吁口氣，如仙沒好氣地道：「香兒，嚇死人的啊，還笑！該打！」

香兒裝出委屈的樣子。「婢子該打，婢子自掌嘴巴，姑娘不要生氣。」抬手作勢自掌嘴巴。

如仙忙伸手阻攔：「傻丫頭，我不過說說罷了，妳却當眞！」

香兒笑着扮個鬼臉：「謝姑娘開恩，婢子感激不盡。」作勢跪下去。

如仙給香兒逗得笑起來：「鬼丫頭，別裝神弄鬼了。快說，可有事幹？」

香兒收起笑容，正色道：「回姑娘，沒事幹，婢子看到姑娘近日寂寂寡歡，長嗟短嘆，婢子看在眼內，心裏難受，故此逗姑娘開心。」

如仙感動地拉住香兒的手：「香兒，妳對我太好了，我沒事，不用替我擔心。」

香兒看着如仙。「可是，婢子看出姑娘似有心事。」陡地發覺說的話與身份不合，慌忙道：「婢子該死，婢子身份卑微，不該跟姑娘說那種話，還望姑娘原諒則個。」

如仙柔聲道：「香兒，我知道妳……對我的心意，妳對我一番好意，我怎會怪你。」

微頓一下，接道：「近日可有發生甚麼事？捉到那個逃脫了的……登徒子麼？」

香兒搖搖頭：「近日風平浪靜，婢子沒聽聞捉回那個令小姐受驚的人，但宅內似乎……有異往日，暗地裏……劍拔弩張的。」

「香兒，當眞？」如仙大爲緊張，幸好香兒沒有看出來。

「姑娘，婢子不但感覺到，也發覺暗地裏匿伏着不少人，似是在防範甚麼。」香兒直說。

如仙暗暗心驚，莫非是防範他（燕歌行）闖進來……而已給他發覺？所以遲遲不來帶我走？一定是那樣。

「姑娘，怎麼哪？」香兒看到如仙悶聲不語，若有所思，禁不住問。

如仙忙道：「沒甚麼，我有點倦，出去吧，我要躺一會。」

香兒疑惑地看了如仙一眼，退出房外。

如仙口裏呢喃道：「若宅子內如香兒所言，他……千萬別來，但願他察覺到。」本來放開了的心情又收緊了。

* * *

第五天了。「楚雲雄」定下的最後期限已屆。

燕歌行並沒有出現，別說是方漢烈了。

兩人有如從人間蒸發。

東邊天際已露出魚肚白。

「楚雲雄」徹夜不眠，兩眼現出紅絲，神色難看。

「主公，天已放亮，姓燕的與方漢烈大概嚇破了膽，早已遁去。」一直侍候在「楚雲雄」身旁的張權大着膽子道。

「住口！」「楚雲雄」怒喝一聲：「好個方漢烈，居然龜縮不出，吾絕不罷休。」

張權給「楚雲雄」一喝，不敢再作聲。

來回走了兩轉，「楚雲雄」倏地站住，咬牙切齒道：「方漢烈，吾殺不了你，怎能安心，說不得祇好將你飛龍莊鏟平，哼哼，看你還不現身。」語聲剛落，倏地兩道目光落在張權身上：「站着幹嗎？快去着所有人等收拾一切，離開此宅。」

張權答應一聲，急急往外走。

「嘿……」「楚雲雄」口裏發出連聲冷笑：「姓燕的！吾以爲你是條漢子，原來是個沒種傢伙，不管你躲到那裏，吾也要殺你，以洩心頭之恨！」

話落，大步往外走，口裏猶自語：「如仙，不管妳願不願意離開此處，吾要得到妳！」一逕往翠竹院走去，一路上但見各處人影紛現走動，本來沉寂如死的宅院，一時「熱鬧」起來。

「楚雲雄」剛走到翠竹院前，驀地聽到宅內其他數處地方響起驚呼聲：「失火哪！快來人救火啊！」頓時吃驚停步，往驚呼聲響起的地方張望，果見數處地方火光閃冒。剎那間人聲喧嘈，不由脫口怒罵：「該死！怎會失火？」驀地心頭一動，莫非是姓燕的和方漢烈來了？使出放火手段，擾亂吾人之心，乘亂發難？一念及此，登時返身往院中衝去，欲命令宅中一衆手下莫驚慌失措，提防有人乘機闖殺進來。

待他趕到中院時，已慢了一步，果如他所料，有人乘宅內之人慌亂急於撲火之際，越牆而入竹院。

乘亂撲入宅內的兩人乃是燕歌行與方漢烈。

由於「楚雲雄」已下令佈置在室內各處的明哨暗樁撤回，收拾一切準備離開，那些人捱了一夜，又倦又睏，通通返回宿處，以至宅內成了不設防，令到燕、方兩人如入無人之境，幾乎毫無阻攔。

燕、方兩人本不知如仙居於翠

竹院內小樓上。越牆而入後，擒下一個漢子，逼問之下，得知如仙所在，兩人馬上撲向翠竹院。

進入翠竹院，兩人終於遇上守在院內的十數個青衣武士，動手拚殺起來。

那些青衣武士雖則不是草包，在乍遇之時，抵擋不了燕、方兩人的衝殺，一下子被兩人斬殺了三人。可是，待兩人衝殺到小樓前，却被那些青衣武士傾全力截擊，令到兩人被阻截下來，一時間難越「雷池」。

方漢烈心知若不盡快衝入小樓，帶走如仙，待到宅內其他人趕到來，便會陷於重重包圍中，那時，不要說帶走如仙，恐怕他倆要脫身也不成。因此，必須速戰速決：「燕兄弟，這裏交給方某，快衝入小樓！」方漢烈大吼一聲，揮動兩把鋼刀，狂斬疾劈，給他劈出一個缺口。

燕歌行亦知眼下情勢不容有所猶豫，長刀舞起一團刀光，硬是從那個缺口衝殺出去，也不打從小樓門戶衝進去，身形掠起，掠上樓簷上，破窗進入小樓內。

「如仙姑娘！」燕歌行人才穿入樓內，張口便呼喊。

「你……是你嗎？」房內傳出一聲驚喜的回應。

燕歌行心頭狂跳，他聽出是如仙的聲音，馬上撲入房中：「如仙姑娘，正是區區。」

才撲入房內，幾乎與一條自房內奔出來的婀娜人影撞上，燕歌行忙煞住身形，定目一看，正是如仙，狂喜呼道：「如仙姑娘！」

「燕……郎！」如仙嬌呼一聲，情不自禁撲入燕歌行懷中。

燕歌行心頭一熱，忘情地張開雙手，摟抱住如仙。

如仙在燕歌行懷中夢囈般道：「妾身……是否……在夢中……燕郎……你終於來了……妾身知道你……一定會來……太好了……」

燕歌行聽着，如飲醇醪，沉醉不已，驀地樓外一聲慘厲的嚎叫聲令他悚然回過神來，忙收攝心神，疾聲道：「如仙姑娘，快隨區區下樓，願跟區區走麼？」

如仙着迷般道：「祇要跟燕郎你在一起，妾身死亦不悔。」

「小姐！小姐！」驀地一人邊從樓下奔上來，邊惶急地呼叫：「不好了，有賊人闖進來。」

燕歌行急忙推開如仙回身衝出房外，揮刀便朝奔上樓上的人影斬去。

「燕郎，她是香兒，停手！」如仙急不迭呼叫。

燕歌行急忙收住刀勢，偏閃開去。

奔上樓上的人影果然是香兒：「小姐，此人……是誰？」香兒瞪大雙眼，駭然瞧着燕歌行。

搶出房外的如仙急急道：「香兒，我要走了，跟他走！妳快躲起來！」

「小姐，他……他不就是那個……逃却了的……」香兒終於認出燕歌行，驚叫出聲。

「妳別問，也別管。」如仙道：「我捨不得妳……但我不得不走。」

樓下傳來方漢烈的呼喊聲：「燕兄弟，別逗留了，再不走，走不了。」

燕歌行一手拉住如仙的手，往樓下奔去。

「小姐！」香兒不捨地呼喊一聲：「保重呀！」

燕歌行拉着如仙衝出樓外，祇見方漢烈仍與三個青衣武士在拚殺，忙對如仙道：「站着，待區區助方大俠一臂之力。」撲過去，一刀斬殺一個青衣武士，另兩個雖則心驚膽跳，却不肯罷手，結果被方、燕兩人於三招之內斬殺。

你道那兩個青衣武士爲何明知不敵，却不竄逃？原來「楚雲雄」嚴令他們守護小樓——如仙，若如仙有甚麼閃失，他們也別想活命，因此，他們才會拚死也不敢逃命。

而方漢烈若不是傷勢仍未完全痊癒，無法全力施爲，他早已解決了那些青衣武士。

「燕兄弟，快帶如仙姑娘走！」方漢烈來不及喘口氣，馬上向燕歌行揮手。

燕歌行不敢怠慢，迎上奔向他的如仙，抓住她的手便隨方漢烈往外跑。

快要奔到院門前的方漢烈驀地窒住，飛快地轉身往回奔，口裏疾聲道：「燕兄弟，快往回跑！」

話聲未落，院外吆喝聲聲，火光閃爍，人影幢幢而來，怪不得方漢烈要回身往回跑。

若繼續往外跑，勢必被衝前而來的截住，陷於圍攻之中，恐怕難以脫身。

燕歌行馬上拉着如仙轉身往回奔。

颼颼颼數條人影掠空越過院牆追向燕、方三人，一把聲音破空响起：「截住那兩個傢伙，不得讓其走脫。」

聽聲音，是「楚雲雄」發出的喝聲。

如仙忽然道：「燕郎，快入樓。」

方漢烈急聲道：「燕兄弟，快與如仙姑娘跑，方某截住他們。」

燕歌行陡地身形一頓：「方大俠，要走一起走，區區絕不獨自脫身。」

方漢烈發急道：「不，不走便

來不及了。」

燕歌行固執地道：「方大俠，區區心意已決。」

就在這一瞬間，當先掠來的數條人影快追上方漢烈。

方漢烈知道燕歌行是個血性漢子，言出必行，若不聽從燕歌行所言，勢必都走不了，當下呼喝道：「燕兄弟，方某聽你的！」手上雙刃反手揮擲出去，隨即往前掠，身形一伏，探手抄起地上一具屍首，往後擲去，接自地上撿起一把鋼刀，跟着燕歌行兩人掠入小樓內。

快要追上方漢烈的數條人影冷不防被方漢烈接連擲出的雙刀及屍首所阻，待到應付過去，燕、方三人已竄掠入小樓內，跟着「砰」一聲兩扇門關上，那數條人影窮追不捨，分別撲向小樓門戶及樓簷上。

「砰」一聲大响，兩扇關上的木門陡地飛脫倒砸向欲破門而入的三條人影，驚呼慘叫聲中，三條人影給砸個正着，被倒砸的木門壓着。

四條飛掠上二樓瓦檐上的人影亦被呼嚕嚕從樓窗內飛出來的「火舌」逼得倒掠回地上。

緊接着，樓上窗戶起火，樓下亦起火，令到追的人一時間不敢撲入小樓。

燕歌行帶着如仙衝入樓內，着急地道：「如仙，因何返回小樓？」

如仙道：「上樓，樓上有逃脫之路。」

小樓上居然有脫身之路？燕歌行懷着狐疑帶着如仙往樓上掠上去。

兩扇門乃隨後衝入樓內的方漢烈所關，亦是他將之劈飛，至於從樓上窗戶飛出去的「火舌」却是燕歌行所爲，如仙出的主意。

剛掠上樓上，如仙急不及待道：「房裏向着圍牆那面的窗戶外除了竹樹外，還有一棵樹，可從窗戶掠到樹上，再從樹上掠到另一棵樹上，越牆而出。」

燕歌行二話不說，隨即衝入房內，撲到那個窗前，往外張望，果如如仙所說，頓時鬆口氣，帶着如仙與方漢烈先後掠到樹上。

方漢烈於掠出樓外時，在樓上到處點火，以圖阻攔追截之人追入小樓。

他那一招確實阻碍了追截之人追入小樓。

「衝入小樓！不得退縮，否則殺無赦！」振聲怒喝的是「楚雲雄」，小樓火起時他剛好奔到來，眼見手下趦趄不前，頓時怒不可遏：「走了姓燕的和方漢烈，唯爾等是問！」

那些手下在「楚雲雄」嚴令催逼下，唯有硬着頭皮，發一聲喊，衝入小樓內。

待到他們衝上樓上，燕、方兩人和如仙已失了踪影。

「楚雲雄」亦顧不得避火，衝上樓上，發覺已「人」去樓空，暴跳如雷，踢倒一個手下，搶到房內那個窗戶前，怒吼連聲：「快追，姓燕的和方漢烈一定是從這裏擄走如仙！務必將他們追上擒殺！」

幾個輕功不俗的青衣武士自那個窗掠出去——掠向三五丈外的那棵大樹。

「主公，請快離此樓，火勢已一發不可收拾！」張權匆匆奔入房內向「楚雲雄」稟告。

「楚雲雄」跺跺脚，急急走出房外，只見樓內各處火光熊熊，火勢已蔓延至梯口，再不走，便要從窗口跳下去，忙喝道：「速速撤離……」當先往樓下衝去。

徹出小樓外，看着整座小樓於火海之中，「楚雲雄」鐵青着一張臉，神態厲怒，嘴裏發出格格的咬牙聲。

「主公，要不要着人撲熄大火？」張權問。

「楚雲雄」瞪了張權一眼，罵道：「蠢材，還救得了麼？管它……燒個清光，橫豎咱們要撤離此宅，快傳吾之令，盡速收拾細軟離去！」

張權答應一聲，急急傳達「楚雲雄」之令。

「楚雲雄」仍站着不動，火光閃映在他臉上，乍紅乍黑乍青，變幻不定，陡地，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

他居然仍能發笑。

不知他是怒笑，還是甚麼笑。

＊　＊　＊

燕歌行與方漢烈帶着如仙返回那條小船上，歇了一會，方漢烈再也按捺不住，開口道：「如仙姑娘，請問妳口裏所說的那位主人，是何許人物？」

如仙道：「主公姓朱，名留光，世襲顯威侯。」

「顯威侯朱留光？」方漢烈臉上露出疑惑之色。「燕兄弟，方某之前從未聽聞那位顯威侯之大名，不知他爲何非殺方某不可！如仙姑娘可知因由？」

如仙搖着頭。「妾身對此一無所知，主……他從不對妾身提及所幹之任何事。」

燕歌行鼓起勇氣問：「如仙，那位朱侯爺是妳甚麼人？」

如仙嬌靨微紅。「他是妾身恩人，妾身之父亦是武林人物，數月前妾身全家遭江湖上惡名昭彰之狠山七兇夜襲，一家上下二十多口盡遭七兇毒手，七兇垂涎……妾身……姿色，欲施强暴，危急之際，幸得……主公忽然出現，不但救了妾身，還將七兇殲殺，妾身無家可歸，感恩之下，願以身相

許……」

「如仙，妳已委身於他？」燕歌行脫口失聲打斷如仙的話。

如仙搖頭道：「妾身當時悲痛欲絕，許以百日喪期過後才……」

燕歌行聽罷，舒口大氣。

方漢烈疑道：「如仙姑娘家住何處？以朱留光之顯貴，怎會夜行，那麼巧遇上……七兇夜襲你家之事？豈不耐人尋味？」

燕歌行連頭——亦有同感。

如仙道：「據他說，當日於城外二十里外狩獵，盡興夤夜歸回京城，終於寒家附近，聽聞慘叫聲，率府中家將隨從循聲察看……因而救了妾身，」微頓，接道：「寒家居於城外西南十五里一處喚作玉皇崗下。」

方漢烈失聲道：「姑娘令尊可是姓顏？大名振武？」

如仙面露訝異之色。「正是，方大俠緣何曉得？」

方漢烈激動地道：「方某與令尊曾有數面之緣，方某一位表親與令尊乃知交好友，却不幸於月前被殺身亡，却不知誰人所爲。其妻只知舍親驚聞令尊慘遭滅門後，誓要查出殘殺顏兄一家之兇徒究是誰人，那知死得不明不白，其妻於是懇請方某代爲查個水落石出。想不到姑娘乃是顏兄之女。」

「方大俠，請問貴親貴姓大名？」如仙問。

「舍親姓狄，名子隆。」

「原來是狄叔叔！」如仙失聲道：「可憐狄叔叔爲了追查妾身滿門慘死之事，死得不明不白，妾身心裏好不難過。」臉上現出慽悲容。

燕歌行忽然道：「方大俠，那位朱侯爺既救了如仙，並殲殺狠山七兇，必定亦發善心，幫忙殮葬如仙闔家遇難死者，這種事怎會毫無人知，莫非其中……」

方漢烈脫口道：「對！若非朱侯爺刻意隱瞞其事，如此慘事，焉會不傳揚開去。再說，他幹了如此一件警惡懲兇之事，豈會不大肆宣揚，否則，舍親怎會追查。恐怕其中有甚麼隱情。」

「還有，」燕歌行接口道：「方大俠爲要查出貴親之死乃何人所爲，趕赴京城，豈料在土津渡頭猝遭襲擊，莫非也有所關連？」

「燕兄弟，如今想來，大有關連！」方漢烈目中異光閃射。「如今已知朱侯爺乃是欲殺方某而後甘心之主謀，而方某平素不與官家之人交往，與朱侯爺更是素不相識，他因何要殺方某？只有一個理由，因方某要追查舍親之死！」

「方大俠，若我所猜不錯，殺害貴親之人，豈不正是朱侯爺？」

燕歌行目光閃閃。「若非因此，區區想不出朱侯爺要殺方大俠之因由了。」

如仙疑惑地道：「他……因何要殺……狄叔叔？」

方漢烈道：「舍親之死與追查令尊闔家上下慘死一事有關，如仙姑娘，還想不明白其中之關連麼？」

如仙陡地臉色大變，失聲道：「方大俠是說，朱侯爺恐狄叔叔查出寒家滿門上下慘死之眞相，故此殺害狄叔叔？」

方漢烈點點頭。

「如仙，朱侯爺若眞是殺害狄大俠之人，那妳家滿門上下慘遭七兇殺害一事，恐怕別有內情！」燕歌行握拳晃動一下。

「燕兄弟，依方某猜測，其中內情極可能是朱侯爺指使七兇殘殺如仙姑娘滿門上下……」

「不，不會的！」如仙激動地道：「七兇若是他指使，他因何殺七兇，救了妾身？」

「此舉乃殺人滅口！」方漢烈斷然道：「他救妳，乃是爲了討好妳！垂涎妳的美色！」

如仙臉色慘變，嬌軀不斷發抖，用力咬着嘴唇。

燕歌行看在眼內，忙輕聲問：「如仙……」

如仙慘笑道：「太令人難以置信了……若方大俠與你所言屬實，太可怕了！難道紅顏果是禍水？」

「如仙姑娘欲知眞相，找上朱侯爺當面問個清楚明白不就知道眞相麼？」方漢烈道：「這件事一定要有個了斷！」

燕歌行道：「可是，朱侯爺乃是公侯身份，咱們要動他，恐怕……」

方漢烈昂然道：「管他是誰，即使皇帝老子，拚着一身剮，也要把他他下馬！」

燕歌行撫掌道：「有方大俠這句話，區區即使千刀萬剮，也敢放膽而爲了！」

只有如仙默然不語，似是滿懷心事。

* * *

江上漁火點點，天上却無星無月，夜色如墨，只有流動不息的江水泛起烏波的光。

燕、方、顏三人剛吃罷晚飯，如仙拿着殘渣剩骨走出艙外倒入水中，正要回艙中，驀地聽到江面上傳來隱隱異聲，不由停下來側耳傾聽，却又聽不出甚麼，從黑如墨的江面張望，看到的只是無邊的黑暗，甚麼也看不到，舒口氣，返入艙中。

可是，在她一頭走入艙中之前，不經意地扭頭往左邊江面望去，却驀地看到漆黑中，隱約現出幢幢船影，距小船約丈遠，那剎那她還以爲是幻影或眼花，忙閉上眼

吸口氣然後睜開再看，這一次她肯定不是幻覺或眼花，她看得很清楚，那是一艘艘船，而且距小船只距了數尺！忙轉頭往右邊張望，右面也有數艘船出現逼近！不，前後亦有船逼近，她馬上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忙向艙內呼叫：「燕郎、方大俠！不好了，四面有船逼近呀！快出來！」

如仙呼叫聲剛起，四下裏幢幢船影倏地火光大亮，映照得附近江面一片明亮，小船恍似被大片光亮包圍在當中。

「哈……」十數艘大船中，其中一艘之上爆發出一陣大笑聲。

方、燕兩人聞聲一驚，急忙從艙中竄出來，一眼看到江面上的情形，不由倒抽一口寒氣。

——他們置身的小船已被十數條火把照亮的大船團團圍困住，來不及突圍而出。

事實上，那十數條大船確是將燕、方、顏三人那條船圍困得「密不透風」。而那十數條大船仍然繼續逼近，直到兩邊及頭尾皆被抵上，那些大船才停下來。

如此情形下，小船不被撞沉已是萬幸。

左面攔腰抵撞上蓬船的大船上，晃亮的火把映照下，「楚雲雄」赫然立於船首上，左右兩邊站着數名弓箭手。

「哈哈哈……吾略施小計，爾等便陷於吾之羅網之中！」「楚雲雄」(不，該稱他朱留光才對)振聲大笑，指着燕、方兩人。「吾雖則被爾弄個措手不及，可是，爾倆却不知，吾早已算到爾倆必會去擄走如仙，故爾吾早已在翠竹院外埋伏下人手，爾倆擄走如仙逃脫，便被吾伏之人暗中跟着，哈哈……看爾倆還能逃得了！」

如仙大聲道：「燕郎並沒擄走妾身，妾身甘願跟燕郎走的！」

朱留光居高臨下(他所乘的大船比燕歌行三人所在的小船高大一倍有多)，怒視着如仙，厲聲道：「妳這個賤人！不知羞恥，忘恩負義，居然跟姓燕的登徒子私奔，可惡可恨！」

方漢烈怒聲道：「朱留光，你終於露面了？你貴爲顯威侯，因何不擇手段欲殺方某而後甘心？」

「因你多管閒事，該死！」朱留光厲聲道：「你始終逃不過本侯的毒手！哈哈，本侯要殺的人，任誰也難逃一死！」

「朱留光，你要殺方大俠，乃因方大俠要追查狄子隆被殺之因由，而狄大俠實爲你所殺！」燕歌行振聲怒斥。

方漢烈接口道：「舍親狄子隆被殺，乃因他要追查好友顏振武闔家上下慘死之因由，顏振武闔家上下慘死在七兇手下，其中定有內情，七兇極可能受人指使，而指使的人乃是你！」

「好聰明！」朱留光豎起拇指。「然則你可否想到，吾既救如仙，殺七兇，怎會是指使七兇之人？」

方漢烈冷笑道：「因你垂涎顏姑娘美色，爲要令她死心塌地感恩圖報委身於你，你便想出這條惡毒之計！」

「好！猜得好，都給你猜對了！」朱留光撫掌大笑。「難爲爾倆這麼聰明猜到，吾佩服得五體投地！」

「你……」如仙陡地悲厲地呼叫一聲。「妾身全家上下，皆是你指使七兇殺害的？」神情異常激動。

「正是！」朱留光惡毒地笑着。「爾等既已猜到，吾何必否認，省得多費唇舌。橫豎爾等都要葬身江中，吾不妨大發慈悲，免得爾等死後做個糊塗鬼！」

「你……你……好兇毒！你不是人！」如仙悲恨塡胸，全身抖顫，搖搖欲墮。

燕歌行忙上前扶住如仙。

如仙忽地淚流滿臉，仰天悲呼：「爹、娘、兄長、三弟四妹，是我害了你們……該死的是我啊！人道紅顏禍水，我果然是個不祥之人！」哀哀悲慟，如杜鵑啼血，教人心爲之碎。

「朱留光，你爲了一己之欲，勾結江湖惡人，殘殺無辜，難道不怕王法制裁？」方漢烈怒不可遏。

朱留光陡地爆發出一陣狂笑：「王法？哈哈……王法於吾何所懼！爾等已是將死之人，還跟吾說王法？只要爾等一死，吾所幹之事有誰知道，哈哈……方漢烈，你不擔心自己的生死，却替吾擔心，可笑！可笑啊！」

燕歌行怒喝道：「鹿死誰手，仍未作定！區區即使被千刀萬剮，也要將你這狗矢不如的東西斬殺，替天行道！」

如仙忽然搶到船頭，尖聲厲呼：「朱留光，你使盡千方百計不過爲了要得到妾身。妾身如你所願，但求你放過方大俠和燕……大哥！」

「賤人，居然爲了姓燕的和方漢烈而重投吾之懷抱，教吾痛心疾首！」朱留光神態兇厲。但陡地語聲一轉，邪笑連聲：「好！好！吾花了那麼多心力，無非要得到妳！像妳這種世間絕色美人，吾若是白白放過，豈不可惜？妳馬上上吾船來，吾答應妳放過他倆！」

燕歌行急忙勸阻如仙。「如仙，千萬別相信他的鬼話！他根本不會放過咱們，妳若聽信他的謊言，必後悔莫及！」邊說邊搶前去

欲攔阻如仙。

如仙居然不聽燕歌行勸告，退縮了兩步，陡地自袖中拔出一把數寸長的銀刀，抵在咽喉上。「燕……大哥，別過來！妾身不願眼見你和方大俠死於非命，祇要能夠救得了你和方大俠，妾身死而無憾！」

方漢烈情急地道：「顏姑娘，萬萬不可！姓朱惡賊之言豈可相信？」

如仙決絕地道：「妾身意已決！方大俠不用白費唇舌！」仰頭向大船上的朱留光道：「主公，還不着人接妾身上船？」

「如仙……」燕歌行欲前又止，恐怕若是强行阻止，如仙當眞會自刎而死，急得他手足無措。

方漢烈亦急得幾乎跳脚，但卻無可奈何。

「張權，拉她上來。」朱留光對站在身後的張權喝叫。

張權立刻上前，在船頭蹲下來，向下探身伸手，抓住如仙遞起的一手，一把將如仙拉上船。

「如仙……」燕歌行看着，失望地呼叫。

如仙在船上站定，即向朱留光道：「妾身已上船，還不下令船隻退開，放他們走？」

朱留光看着如仙，沉聲道：「吾要妳先答一問題，才放他倆走！」

「何事？」如仙手上銀刀仍抵在咽喉上。

「姓燕的有何好？妳竟然背叛吾，暗中將他放走！還甘願放棄榮華富貴，跟他走，以吾之尊貴，有何比不上那廝？」朱留光顯得很生氣。

如仙清清楚楚地道：「妾身從不貪慕富貴，亦不慣居於重門深院，更不甘願困於侯門，有如籠裏的鳥兒，那種日子可不好過，恍似渡日如年。你雖尊貴，卻驕横霸道，無一可取之處，妾身自兩番遇上燕大哥，一見鍾情，他雖不如你尊貴，但豪邁爽朗，是妾身所愛之人，跟着他，雖則難免會吃苦，但卻自由自在，海闊天空……」

「夠了！住口！」朱留光臉色很難看。「豈有此理！快過來，吾要當衆親妳！」

燕歌行急呼：「如仙，不要啊！」

如仙並沒有理會燕歌行的呼叫：「祇要放走方大俠與燕大哥，妾身甘願受任何凌辱。」移步走向朱留光。

朱留光急喝：「扔下手上銀刀！」

如仙應聲扔掉手上銀刀，走到朱留光身前。朱留光一把將如仙摟入懷中，先捏了如仙臉面一把，繼之在如仙臉上粉頭上連親數下，口裏發出淫笑。

燕歌行看得目眥欲裂，怒吼一聲，欲動手拚命。

「別動！」朱留光厲喝一聲。「否則吾要如仙血濺當場！」

燕歌行頓時不敢動。

如仙怒道：「妾身已在你手上，還不放他倆走？」

「放他倆走？」朱留光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妳既已在吾手上，吾若放走他們倆，豈不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大傻瓜！」接厲喝一聲：「殺！」

十數大船上之武士呼喝一聲，弓箭手發箭如雨，射向小船上的燕、方兩人，武士隨後縱落篷船上，向兩人撲擊。

方漢烈疾喝一聲：「燕兄弟快進船！」當先衝入艙內。

燕歌行不敢逞强，緊跟着竄入艙內。

他雖則不怕死，卻不想死在弓箭之下，放過朱留光！

篤篤篤……一陣雨打芭蕉般的驟響，射在篷上的箭矢密如蝟刺，箭矢穿射入大半截，幸好沒有穿透烏篷。否則，艙內的燕、方兩人必被射成刺蝟。

「嗨！」篷艙內陡地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暴喝，烏篷一分爲二，飛了起來，分左右飛砸向大船上。緊接着從艙中兩邊飛射出數塊木板——艙板，當者來不及閃避應付的皆被擊中倒跌慘叫。

燕、方兩人就在那刹間自艙中齊竄出來，見人便斬！

傷在燕歌行雷厲般的長刀之人，赫然是那個在渡口上有份襲擊方漢烈之漢子——秦九。

方漢烈出手亦不慢，一刀斬殺一個朱府武士，接跟一人激鬥起來。

跟方漢烈激鬥之人，赫然是秦勃！

秦勃、秦九也來了，而且最先縱落篷船上。

方漢烈雖則沒了雙鐧，手上使的是刀，但使出來的刀法比鐧法還要凌厲勇猛，交手兩招，便已佔了上風。

原來方漢烈已豁了出去，使的是拚命打法，因此，銳不可擋。

秦勃終於傷在方漢烈刀下——給劈下一條左臂，慘嚎一聲，倒跌下去。

幾乎是同時間，燕歌行亦將秦九斬殺於刀下。

「殺呀！」燕、方兩人大吼一聲，縱向朱留光所在之船上。

一聲悶哼與一聲慘叫先後響起，火把光下，祇見如仙被朱留光一手推開，接一脚踢飛如仙，撞向撲上大船上的燕、方兩人。

看清楚，祇見朱留光左頭側血流如注，原來是被摟在懷中的如仙突地從髮髻上拔出一支金簪，刺向他咽喉，被他偏首歪頭避過要害！金簪刺在他頭側皮肉內，要不了他的命！

「如仙！」燕歌行一手接住如仙，一眼看到如仙嘴上滿是血，雙眼緊閉，原來已香消玉殞。

燕歌行整個人呆住。

方漢烈亦驚震得停下來。

一陣箭矢夾着幾支短槍飛射向方、燕兩人。

方漢烈急喝一聲：「燕兄弟小心！」急舞刀擋撥開欲掩護燕歌行。

燕歌行忙護住如仙，揮刀擋撥。

一陣箭矢之後又是一陣。

結果方、燕兩人於接連應付了三撥激矢後，於擋撥第四撥激矢時，終爲箭矢所傷。

方漢烈傷得很重——左脚及左胸肩上皆中了一箭。

燕歌行亦中了一箭，左肩側上。若不是要護住如仙，他足以應付。

「燕兄弟快走！」方漢烈眼見第五撥箭矢射來，自忖應付不了，忙喝叫燕歌行快跳回篷船上，由他獨力應付射來箭矢。

燕歌行當然不會獨自逃去，卻被方漢烈一脚勾倒，隨即聽到嗤嗤激掠聲及叮叮叮……箭矢被擊落撥開的激響聲，跟着是方漢烈一聲吼叫。

燕歌行嘶叫一聲，從船板上跳起來，撲向屹立着的方漢烈。

方漢烈身中數箭，已經氣絕身亡，教人驚異的是，他居然屹立不倒——獨自遮擋在燕歌行之前。

接下來「箭雨」停止。

「方大俠！」燕歌行悲憤莫名，扶住方漢烈不倒之身，目眥欲裂。

如仙香消玉殞，方漢烈亦身亡，燕歌行瘋了，瞪視着退縮到艙前的朱留光，悲憤怒吼：「我跟你拚了！」欲衝撲過去。

一陣戰鼓聲咚咚驟然響起，朱留光與大船上的手下驚聞之下，忙往江面張望，祇見十數艘戰船出現在眼前，距大船不到十丈遠近。戰船上燈火明亮，當中一艘戰船上旌旗招展，高高的桅杆上掛着一面上書孫字的戰旗，船首站着一個身穿戰袍將軍，左右數名將校，好不威武。

看着那十數艘飛快逼近的戰船，朱留光與其府中武士等人全都驚呆住。

何故水軍忽現？而且衝着他們而來。

燕歌行亦被突然其來的戰船弄得收住撲勢。

在朱留光及其手下驚疑中，十數艘戰船逼近至數尺遠近停下來。

朱留光已從驚疑呆怔中回過神來，想到自己貴爲顯威侯，身份顯赫尊貴，何懼區區一個水軍提督，當下膽氣頓壯，往前踏出一步，面對那艘上掛孫字戰旗的戰船，神氣活現地吆喝道：「呔！那裏來的水軍，竟敢圍堵本侯爺之船，好大的膽子啊！統軍之將何人，還不露面見本侯？」

戰旗高掛的那艘船上，站於船首那位身穿戰袍的將軍振聲道：「本將軍乃水軍提督孫道海！奉旨捉拿顯威侯朱留光，押解上京查辦！」

朱留光聽着大驚失色，色厲內荏地道：「孫提督，本侯犯了何事？可有聖旨？」

孫道海冷冷道：「有人密告侯爺勾結參養江湖兇人殘殺無辜，犯下先皇所頒戒律——皇親國戚、公侯將相、文武百官，不得暗結交參養江湖之士，違者治以叛逆之罪。朱侯爺犯下先皇所頒戒律，還不束手受擒？」

朱留光聽着，心膽俱裂，但仍硬撐着：「孫提督可有聖旨？」

孫道海高聲道：「請出聖旨！」

一個副將雙手捧着一個錦盤，躬身彎腰來到孫道海跟前。孫道海從錦盤上拿起聖旨，展開來，高聲道：「顯威侯朱留光接旨！」

朱留光慌忙跪下，俯伏跪叩。「臣朱留光恭接聖旨，吾皇萬歲萬萬歲。」

孫道海高聲頌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查顯威侯朱留光……着即押解回京查辦！欽此。」宣讀完畢，孫道海收起聖旨，喝令水軍：「速將一干欽犯拿下！」

燕歌行看着，幾疑做夢，情勢之發展可謂峯迴路轉，出人意料。

「孫提督，在下燕歌行，與被朱留光殺害的方漢烈及顏如仙，皆是被朱留光追殺之無辜……」燕歌行抱拳向戰船上的提督孫道海高聲直說。

孫道海不讓燕歌行說下去，馬上道：「燕歌行，毋須說下去。本將軍已知始末，金風堂副堂主秦先於數日前曾派人送來一封密函，詳道顯威侯勾結江湖幫派、參養江湖兇人爲惡，殘殺無辜等事。你且將兩具屍首帶走，兩日後到都督衙門作供畫押，以便將顯威侯之罪行呈送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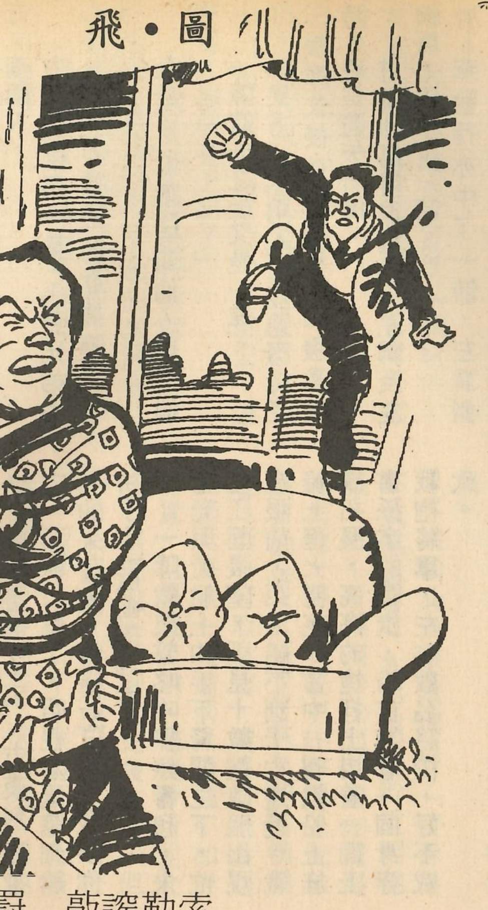
燕歌行應喏一聲，將如仙和方漢烈的屍首抱到篷船上，將篷船自移開的船隙中搖出去，一直搖向江心，搖向對岸。

一彎明月已不知甚麼時候破雲而出。

（全文完）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東城・文
可飛・圖

大陰謀



上文提要： 私家偵探歐陽德致電狄朗探長求援，有十萬火急事欲請探長幫忙，但探長找到偵探社時剛好他被槍手射殺，兇手拒捕被探長自衛時殺死了，唯從歐陽德秘書口述的一封信着手……馮嘉蓮是大亨龍志剛的女管家，二個星期前托歐陽德偵查其妹馮嘉露——易名林茱迪，一份報告裏面留下一串人名莫華倫、李寶榮、谷豐、蘇柏強……

發誓懲罰　敲詐勒索

「他是誰？」馮嘉蓮看到相中人雙眼緊閉，訝然道：「他……他死了嗎？正是這個傢伙來找我。」

狄朗點了點頭，感到案情已漸露端倪了。「這人是殺死歐陽德的兇手，在行兇之後給我槍殺的，妳可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嗎？」

「不知道。」馮嘉蓮立刻搖頭：「我祇知道他是蘇柏強的手下，而蘇柏強在電話中，也從沒提及這個人的姓名。」

「馮小姐，請說下去吧。」狄朗從她手中取回了照片，催促她道。

「是的，探長。」馮嘉蓮又陷入了苦惱的回憶中，用傷感的聲調繼續道：「那長髮青年吩咐我帶他到書房裡去，然後熄了燈，把一卷菲林放映給我看，映出來的情景，正是我妹妹親口告訴我的當晚的情形一模一樣的。」

「那是甚麼情形？」狄朗問道。

「就是那嫖客在我妹妹房中暴斃的情形。」她說下去：「我所見到的情景，那傢伙眞的是個虐待狂，我的意思是……這個胖子是在性方面虐待我妹妹……」說到這裡，馮嘉蓮有點臉紅，似乎不好意思。

狄朗點頭表示明白：「於是妳妹妹忍無可忍對他反擊麼？」

「放映出來的情景確是這樣的，嘉露把他用力一推，那姓陳的胖子猝不及防，跌落床去，額頭撞在衣櫃角，流了一點血，嘉露當時還指着他罵了一會，後來才發覺他已死了。」馮嘉蓮抬起頭來，用強調的語氣道：「當然那一點皮外傷並不是他致死原因，眞正的死因是心臟病猝發，這一點，是無須懷疑的。」

「既然如此，這卷影片也祇能是證實妳妹妹的無辜而已，何以妳反而受到他的勒索呢？」

「探長，事情可否是這麼簡單？」

「它又是怎麼個複雜法？」

「是這樣的，影片不但拍到嘉露和姓陳的胖子，就連後來龍先生去幫忙搬屍的情形也一併拍了下來。」馮嘉蓮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當我看完了這卷菲林之後，蘇柏強的電話又來了，他要脅我說，影片的正本在他手中，不錯，這影片祇能證明我妹妹是無辜的，至多祇能說她誤殺了那個名流，可是龍先生和嘉露一起運屍，事情就嚴重了。他說，假如把我妹妹被虐待的片段剪去，祇保留嘉露把他推倒，撞死在地的一節再加上龍先生協助她搬屍體的片段，那麼，這卷菲林被映出來，就給人一個錯覺，以爲我妹妹有意謀殺他，然後在龍先生之協助下毀屍滅跡，聽了蘇柏強的這一番話，我六神無主，不能不接受他的勒索條件。」

馮嘉蓮說到此處，猶有餘悸。

狄朗問：「依妳的看法，那卷影片是眞是假？」

「當然是眞的。」馮嘉蓮嚷道：「還有，以前我就曾聽嘉露說過，她居住的房間是裝有秘密攝影機的。」

「原來妳妹妹早已知道，那個裝攝影機的人是誰。」

「就是她的屋主。」

「爲甚麼她不反對？」狄朗道：「是不是她與屋主串謀裝設這個陷阱，打算用那種醜惡的影片來勒索有面子的嫖客？」

「這……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馮嘉蓮不安地道：「我祇是曾聽她無意中提起過，當時也沒有深究，後來看到了這卷菲林，才想了起來，並且証實那是她房中的秘密攝影機拍下來的。」

狄朗道：「蘇柏強向妳提出了那些條件？」

「第一，他命令我把妹妹介紹給李寶榮認識，並且強迫她聽從李寶榮的指示去做任何事，當時我的想法，還以爲李寶榮要在嘉露身上佔點便宜罷了。」

「妳妹妹改名換姓，叫做林茱迪，也是蘇柏強出的主意了？」

「是的。」馮嘉蓮道：「這是附帶條件。」

「關於妳被勒索的經過，是否曾經告訴龍志剛？」狄朗問道。

「我當然如實的向他報告。」馮嘉蓮露出了一絲苦笑，搖了搖頭：「想不到我這樣做是一件錯誤，我根本不該告訴他的。因爲龍志剛生性膽小怕事，剛才他粗暴對付我，罵我搞出麻煩，不過，我是不在乎他一場打罵的，因爲我出於愛妹之心，的確是連累了他，理應受他責罰的。」

狄朗暗想這個女人也有她可愛的一面，至少，對於一個曾經粗暴打罵過她的人，她並不怎樣記恨，與那些睚眥必報的小心眼女人迥然不同。

「馮小姐，蘇柏強向妳勒索的條件，除了妳妹妹去改姓換名跟莫華倫做事之外，還有些甚麼？」

「那當然有的，蘇柏強還要勒索龍先生啊！」

狄朗想想果然不出所料，他道：「是否勒索一筆巨款？」

馮嘉蓮點點頭道：「向我要錢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是蘇柏強不是用直接方法，而是採用間接方法的手段，他吩咐龍先生拿出一筆錢，與莫華倫等人合夥做生意，因爲龍先生財雄勢大，做着不少賺錢生意，但他不想冒險與莫華倫這些人合作，況且他是大亨，莫華倫一夥在商場上祇是無名小卒，還有一點，蘇柏強要龍先生拿出大部份股本，而莫華倫等人祇拼湊小部份，倘若公司賺了錢，規定龍先生祇能分到三分之一的利潤，對龍先生來說，這是顯然吃虧的，可是爲了我和嘉露，他祇好答允這個苛刻的條件。」

「那妳聘請私家偵探，與這宗勒索案又有甚麼關係？」

「老實說吧，探長，我聘請歐陽德的目的，我覺得龍先生被蘇柏強這樣勒索下去，始終不是辦法，就查電話簿的分類廣告，找到歐陽德的偵探社電話，然後把蘇柏強和那個長髮青年的資料告訴了他。」

狄朗道：「爲甚麼當日我向妳查問時，妳說請私家偵探是爲了調查妳妹妹嘉露的？」

「探長！」馮嘉蓮帶着歉意笑了笑道：「當時我不想弄出軒然大波，因此，用這個藉口來搪塞你吧了，請你多多原諒。」

「但是，歐陽德遺留給你的那封信，信中所提及的人名，按理說，應該都是與此事有關的，爲甚麼妳又看不懂他的意思呢？」

「我眞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比如他說我妹妹會對偵查此事有所幫助，我就給他搞糊塗了，事實上，嘉露所知比我還要少。」

「妳第一次接到蘇柏強的電話，是甚麼時候？」

「那是大約一年前，在嘉露由東京返港之前，嘉露所以回港，正是我接受蘇柏強勒索的結果。」

「最近還有接過他電話嗎？」

「沒有。」馮嘉蓮輕輕舒出一口氣：「啊！這樣好極了，我最怕他那魔鬼一樣的聲音，現在我再也聽不到，樂得耳根清靜呢！」

狄朗點點頭，再問她：「最後一次聽他的電話，又是甚麼時候？」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那一次是他吩咐龍先生和谷豐那班人做生意。我聽出是蘇柏強的聲音，就叫龍先生直接與他談話。」

「那很好，馮小姐，妳下次再聽到蘇柏強的電話時，能不能立即通知我？」

「探長，我一定儘快通知你。」

狄朗徐徐站起身來，帶笑問這個女管家道：「現在我和龍先生談談，妳認爲怎樣？」

馮嘉蓮急忙搖頭道：「這不大好的，探長，你知道龍先生現在心緒不寧，容易發脾氣，你在他氣頭上找他說話，也不會談出所以然來的，不如改天……」

「那好吧。」狄朗聳聳肩道：「我能等待的，馮小姐，謝謝妳所提供的重要資料。」

狄朗告辭出來，這一次，他在馮嘉蓮的注視下，由女傭人陪同走出了龍家了。

望着那狄朗修長高大的背影，馮嘉蓮的眉毛皺了起來，腦袋隱隱作痛。

* * *

在亂紛紛的偵探部內，每個人都在忙着份內的工作，幹探李雲緊跟着從外面回來的狄朗走入探長室。

「探長，我發現兩個新的綫索。」李雲用激動的聲調對狄朗說道：「其中一點，歐陽德最近是發了達！」

「發達？」狄朗在探長室內轉過身來問。

「是的。」李雲道：「我去查過歐陽德的銀行戶口，在一星期前，他戶口只有兩萬多塊錢，一下子却存入了五十萬塊。」

狄朗聽後靈機一觸，眼中異彩閃動道：「李雲，這樣說起來，歐陽德是爲了那筆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由於他貪得無厭，有了五十萬還想多弄一筆，而且，我懷疑歐陽德是認識殺死他的兇手的。」

「他一定認識！」李雲道。

「噢，你說得這麼肯定，是否有足夠證據支持？」狄朗說時微微驚喜。

「對了，探長，那是我發現的第二點線索。」李雲邊說邊掏出一本記事簿。「我翻過歐陽德辦公室的案頭日曆，在大約十天之前的一頁上，發現一個新的名字，此人叫做雷烈，還有地址呢。」他隨即唸出一個詳細地址來。

「雷烈？這雷烈就是兇手麼？」

「是的，探長，寫在案頭日曆上的名字及地址，一共有十五六個，我和伙記們分頭出動，每人携帶兇手的照片，分別訪問這些人，結果，證實照片上的人就是雷烈。」

狄朗頓感興奮起來，問道：「你所說的杭州街，就是他的住處？與他同住的，是否有蘇栢强其人？」

「沒有。」李雲道：「雷烈同屋是一對年老包租夫婦，我問過那個老頭兒了，據他說，雷烈是大約半年前搬入的，平日沉默寡言，很少有朋友過訪的，也不知他幹的是甚麼職業，他不善理人閑事，行李簡單，只有一個皮箱，一些衣服和被鋪，都是些廉價貨，包租人說，他最喜歡租給這樣的房客，當他看出照片的雷烈死去，還有點傷心，至於雷烈何以成爲兇手被警方殺死，包租人絕對不知道。」

狄朗嘉許地點點頭，道：「很不錯，李雲，雷烈是個職業殺手，因此他居處簡單，不留任何線索，並且在同居住客中，保持他的神秘身份。」

「你是說是歐陽德因貪心而招致殺身之禍，那是說，歐陽德向某人勒索金錢麼？探長。」

「是的，他這樣做，好比虎頭釘虱，因爲兇手雷烈正是勒索集團的一分子。」

狄朗隨即把自己偵查所得對李雲簡略言之，然後說道：「現在時間不早了，李雲，你只消替我撥個電話便可以下班回家休息了。」

李雲表示樂意照辦，狄朗便在一張紙上，寫下五個姓名與電話號碼，交給李雲道：「你對接電話的每一個客人，自稱你是蘇栢强，然後靜觀他們每個人的反應便行了，不必多言。」

「好的，探長。」

狄朗喝着黑咖啡，李雲利用他的辦公室上的分機撥電話，而狄朗拿起總機的話筒在監聽。

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李寶榮，然而，不論他的寫字樓或住家，都找不到他。

那改名林茱迪的馮嘉露，則接了李雲的打出的第二個電話。

李雲依足狄朗的吩咐道：「林茱迪小姐嗎？我是蘇栢强。」

林茱迪在那邊道：「對不起，我不認識甚麼蘇栢强。」

李雲又撥出第三個電話，接電話的人是莫華倫，他用戒備的語氣反問：「你想怎麼樣？」

谷豐那美麗的寡婦施麗，接到了李雲的電話說道：「哼！準是狄探長，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她的聲音仍然帶着點性感味道。

那個妻子死後有了新歡的劉迪，接了李雲最後的一個電話，他一聽說是蘇栢强，便叫道：「朋友，你這次又想幹甚麼？你是否知道自己惹下了麻煩，現在警方正到處找你……」

李雲掛了電話後，只見狄朗的嘴角微微透出冷峻的笑意。

他不明白狄朗的用意，只好問道：「探長，到底蘇栢强是個甚麼人？」

狄朗胸有成竹地道：「這傢伙或者是一個引起你夢囈的人，是個黑夜的魔鬼，又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李雲更感迷惘了：「探長，你把我搞糊塗啦，能不能具體一些告訴我？」

「並不是我故弄玄虛。」狄朗一本正經道：「李雲，我的思路越來越清晰了。蘇栢强是一個聲音，是一個勒索的聲音，那殺手雷烈則是他的先鋒部隊，勒索的聲音是蘇栢强，出面的人是雷烈，根據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我有足夠證據，證明歐陽德生前已和蘇栢强接觸，至少是與蘇栢强的馬仔雷烈接觸，因爲馮嘉蓮在委托他偵查此案時，曾經向歐陽德提供了上述兩人的資

料，像歐陽德那樣狡猾的人，才有可能根據這些資料查出二人的眞正身份，從而向他們進行反勒索，狠狠的敲了一筆竹槓的！」

「唔！我却另有一個想法。」李雲的腦筋向來都很靈活，此時對狄朗提出質詢：「探長，馮嘉蓮可能已知道誰是蘇栢强，會不會她早已告訴了歐陽德，叫他偵查對方，只是當你向她追問時，她推說不知道？」

「李雲，你的意思是說馮嘉蓮故意瞞住我，不肯把誰是蘇栢强告訴我麼？」

「我的推測是這樣，探長。」

「但是。」狄朗的眉毛又皺了起來，沉吟的道：「倘若馮嘉蓮早已曉得誰是蘇栢强，那她爲甚麼還要聘請歐陽德？換而言之，她提歐陽德的用意如果不是找出誰是蘇栢强，那麼聘請歐陽德，又是爲了甚麼目的呢？」

「探長，這似乎是問題的焦點了，這個女人，並不是絕對可靠的！」李雲用堅定的眼光對狄朗看，而從狄朗的神情看來，顯然是同意了他的說法。

「李雲，如果你是勒索者，到頭來而被別人勒索，那時你會怎麼應付？」狄朗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李雲不假思索道：「不消說，如果我手上有刀，必定把他殺死。」

「對了，蘇栢强正是採取你的方式！」狄朗說時把拳頭揑緊了，在桌上輕輕的敲着：「因爲馮嘉蓮曾把雷烈的模樣對歐陽德仔細形容過，故此，歐陽德不難根據各種資料把雷烈找了出來，從偵破了勒索者的一些內幕，那五十萬元就是反勒索的代價，可是，到頭來，歐陽德把自己的性命也賠上了。」

李雲對狄朗的分析極感興趣，他說道：「探長，我們已向前邁了一大步！」

「是的，但你別忘記，前面還有重重險關呢？」探長說道。

但李雲早已摸透了狄朗的脾氣，那就是：狄朗一切事實求是，非到破案的關頭時刻，是不會有絲毫鬆懈的，他笑了笑道：「探長，你至少有九成把握了，我在等待你請我喝酒啦！」

狄朗不置可否一笑，與李雲一道離開了警署。

第二天是星期三，林茱迪與她的兩位波士果然不用上班，狄朗撥電話往她的公司不得要領，只好親身前往她的香閨去一趟了。

上午十時左右，林茱迪正在進早餐，她的情人李寶榮不在此間，當她展現笑臉，邀請狄朗與她一同喝咖啡的時候，狄朗能看出她的笑容是勉强裝了出來的。

「妳好像並不歡迎我。」狄朗打趣的說道。

林茱迪把咖啡杯放下，皺起眉道：「當然了，因爲你不是用朋友的身份來探訪我，同時……我也不大願意跟警探打交道的。」

「抱歉，使妳掃興。」狄朗帶笑道：「在這宗案子結束以後，也許妳會覺得和一個警探做朋友也相當不錯的！」

「狄探長，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已全部告訴了你，眞的毫無保留的了！」她一本正經道。

「是麼？希望妳沒有遺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狄朗拿銳利的眼光看着她。「茱迪，妳一年前並非住在本港的，那時妳在東京，這一點妳並未對我說過。」

儘管狄朗的語氣如此溫和，亦引起了林茱迪的驚惶不安，她低嚷起來道：「噢，我姐姐已經把甚麼事都跟你說了，是不是？」

「不錯，你姐姐吩咐我按照她的指示去做，因爲她沒有選擇的餘地，身不由己，或許你還未知道，妳姐姐是受到了蘇栢强的勒索……」

「探長，你說的那個蘇栢强，我昨晚曾經接過他的電話，這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林茱迪所流露出來的迷惘不安，看起來不像是扮裝，而狄朗也相信她的確不知道內情，因爲在他與這女朗的多次接觸中，能了解她的個性，七情六慾，都是無法掩飾的。

狄朗却避開了這個問題，冷不防說道：「茱迪，那個姓陳的胖子必定是個虐待狂，他虐待妳無法忍受，才會把他推倒撞中衣橱的，對不對？」

「我……現在猶……猶有餘悸呢。」

其實，林茱迪不但顯得驚慌，更覺得羞澀，那件事對她來說，不正是揭穿她出賣色相的不光采之處。

「當時妳怎麼樣處置他的屍體？」

「還能怎麼樣？只好把他弄走了！但是在當時，我不相信他已死去，因爲他只是額頭流出很少的血，可是他的確沒有氣息了，我才知闖了大禍。」

「那屍體妳把他怎樣弄走的？」

林茱迪眼圈微紅，幽聲道：「當時沒有人可以援助我，我六神無主，只好去找我姐姐想辦法，那時已經是深夜了，我姐姐也拿不出主意，替我出面向她老板龍志剛求助。」

「龍志剛有沒有答應幫忙？」

「他考慮了許久，終於答允幫忙。」

「龍志剛怎麼幫助妳？」

「他隨我回到住處，看過了屍體後，知道陳胖子死前曾喝過了不少酒，因此，決定佈成一個醉酒駕車失事的局面。」

「說下去。」狄朗道：「佈局的詳情是怎樣的。」

林茉迪用餐巾印去了眼角的眼淚，緩緩的說道：「龍志剛問明陳胖子的住址，因爲陳胖子是我的老主顧，我雖不知他住址，但也知道他是住在半山區的，那裏有一條很陡斜的馬路，龍志剛用床單把屍體裹好，趁着夜深人靜，和我一同把屍體弄上陳胖子的汽車，然後取回床單，他獨自駕車載走了屍體，第二天，從報紙上，我見到一條消息，說本地名流陳胖子在住宅附近駕車失事，掉落山坡重傷致死，但當時情形，龍志剛並沒有告訴我。」

「龍志剛載去屍體之後，是否曾去而復返？之後又曾發生了甚麼事？」狄朗緊迫着問她。

林茉迪臉上更紅了，避開了狄朗的眼色，微露憤然之色道：「他的確回來找我，對我說，他幫了我一個大忙，問我怎樣報答他？我當時仍然驚慌得很，不知道說甚麼話好，他叫我坐上他的汽車，把我帶到一間『純粹租房』的汽車旅館去，在那裏，他要我用身體酬謝他，那是我在極不願意之下，但又無從反抗的情形下進行的，雖然我的職業就是那麼一回事，可是我明知他和我姐姐的關係，他已等於是嘉蓮的情人了！我這樣做却是不應該，可是他蠻來，並且，他跟陳胖子一樣可怕，也是個虐待狂，他用各種方式折磨我，使我非常痛苦和難以忍受的，事後他又說，我弄出了這件事，雖然他佈局扭轉乾坤，但是恐怕露出破綻引起痲煩，對他對我都會不利，因此他强迫我離開本市到日本做黑市居民，姐姐也這樣的勸我，我祇好離開這裏去日本了。」

狄朗點點頭道：「聽說妳的房間內安裝了一架活動的攝像機，這是眞的嗎？」

「眞的。」她直認不諱。

「安裝攝像機的人是誰？」

「是我的經理人。」

「經理人？」狄朗一點笑容也沒有：「那人是妳的姑爺仔吧？」

她的臉紅了一紅，微慍地說道：「你喜歡叫他姑爺仔就是姑爺仔好了，反正我不在乎。」

「他叫甚麼名字？」

「叫湯美。」

「茉迪，請妳把他的容貌詳細描述一次吧。」

林茉迪相當合作，形容此人是個長髮青年，體格强健，眼睛相當大的。

狄朗忽然心血來潮，截口道：「那湯美姓甚麼的？」

「姓雷。」

「姓雷的，哦……」狄朗心中閃過一抹興奮，迅速從懷中掏出兇手雷烈的照片，遞到林茉迪的眼前道：「是不是這個雷烈？」

林茉迪怔怔的接過照片，馬上點點頭，然而，她開始發現那相中人的模樣有點不對勁，期期艾艾的問道：「狄探長，他……他怎麼了……」

「現在妳先不要說他。」狄朗說道：「當初妳離開香港時，是否徵求過雷烈的同意。」

「我沒有告訴他，因爲我姐姐嘉蓮說，如果讓湯美知道我要離開他的話，說不定又要索取甚麼『擲保費』因此，讓他當作我失踪了吧，於是我便悄悄辦好了到日本的手續去了東京。」

「妳去了東京之後，仍然幹的老本行麼？」

「是的，我在銀座出沒，但是我在那邊人生路不熟，根本無法跟那些東洋女人競爭，她們是地頭蛇，我祇能用打游擊的方式賺錢生活，經常遭人欺負，不消幾個月，我就厭倦了這種生涯，而且太孤獨，時時思念着香港的好日子。」

「後來妳姐姐把妳介紹給李寶榮了吧，憑甚麼方式介紹？」

「嘉蓮寫了一封介紹信，李寶榮去日本渡假，按住址找上門來，帶着那封信，我和李寶榮，可以說……那是一見鍾情，雖然他有了太太，但我決心跟定他，他正要辦離婚手續呢。」

「妳是否知道，嘉蓮如何與李寶榮認識的？」

「李寶榮告訴我，是龍志剛介紹我姐姐認識他的，因爲李寶榮以前主持那家公司，與龍志剛屬下機構有過業務上來往。」

「妳相信他的話嗎？」

「我完全相信他。」林茉迪不假思索的道。

「這是李寶榮的福氣。」即使是狄朗這樣的鐵漢，也禁不住發出讚嘆來了。但是，他並未忘記自己的任務，他隨即又問林茉迪道：「妳離開雷烈之前，他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我不太清楚。」林茉迪聳聳肩道：「其實像他那樣靠女人吃飯的傢伙，我離開他又有甚麼大不了的，頂多是傷心一陣，氣惱一會吧了，他總有辦法找另外一個女人供養他的。」

「茉迪。」狄朗平靜地道：「有一件事情我不想瞞妳，雷烈已給我殺死了。」

「湯美死了？你殺死了他？」

果然，這消息對林茉迪來說是

一個噩耗，她對狄朗瞪視了幾秒鐘，在淚水奪眶而出之前，急忙用手捂了眼，腰也彎了下來。

「雷烈是殺死私家偵探的兇手，在命案現場向我開槍，這才給我擊斃的。」狄朗能體會她此際的心情，撈女與姑爺仔的關係，多少帶有一點假情假意的。

林茉迪啜泣着道：「湯美這個人，看來不是十分兇惡，想不到他會殺人，落得這樣悲慘的下場。」

「妳會去領葬他的屍體嗎？」

「不。」林茉迪猛然的抬起滿是淚水的臉來，一個勁地搖頭：「我不會那麼傻，我和他……那是過去的事情了。」

狄朗仍然說得很平靜：「既然如此，妳也不值得爲這個殺人兇手傷心了，因爲雷烈是出面勒索妳姐姐的人，據嘉蓮的說法，雷烈是蘇柏强的助手，蘇柏强命雷烈把在妳的房間裏攝到陳胖子暴斃的影片帶給妳姐姐看，要脅剪去了其中陳胖子虐待妳的部份，造成對妳和龍志剛都不利的證據，就這樣，迫得妳姐姐無法不就範。並且喜歡見到妳與李寶榮做一對好朋友。

「還要妳改名換姓，此外，又强迫龍志剛掏腰包與谷豐、劉迪等人合作做生意，使他吃了大虧，並且要脅他僱用李寶榮與莫華倫的公共關係公司負責有關業務……等等，由此可見，雷烈是蘇柏强的幫兇。」

林茉迪聽得一臉茫然，追問道：「狄探長，你說湯美是蘇柏强的幫兇這我相信，但是蘇柏强的那些勒索的條件，對他本人有甚麼好處？爲甚麼不直截了當向我姐姐和龍志剛敲一筆？反而做出這些損人而不利己的事？」

狄朗微微發笑道：「我現在也不大明白的，但我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的了。」

「除非那蘇柏强神經有問題。」林茉迪道。

「這個可能性不大，」狄朗道：「還有一點，茉迪，當晚妳被龍志剛多方虐待，妳事後有沒有告訴妳姐姐？」

林茉迪也恨恨的道：「我當然向她哭訴了經過，龍志剛也必定知道我會對姐姐說的。」

狄朗獲得滿意的線索，他知道，這是該向林茉迪告辭的時候了。

* * *

劉迪那個年輕貌美的情婦，即使在家中也是經常悉心打扮的。

當她聞得門鈴聲前來應門，見到來者是狄朗，她立即記起狄朗的身份，又似乎不大願意把狄朗迎入屋內。

「小姐，劉迪先生在家麼？」狄朗問她。

「嗯，他正在裏面喝酒。」她隨手朝客廳指了一指，悄聲的說道：「他心情差得很。」

這時，坐在客廳沙發上的劉迪也側過身對來客打量着，滿臉厭惡的道：「原來是你，爲甚麼你們警探不斷上門找人家的痲煩。」

狄朗對主人的氣焰雖感生氣，但是不能不捺住性子，指指劉迪手中的酒杯道：「劉先生，這次我這個不速之客，祇想來與你喝一杯，料你不致拒人千里吧。」

劉迪沒好氣的道：「所有的酒都在那裏，你喜歡喝甚麼自己去斟好了。」他用手向那琳瑯滿目美倫美奐酒櫃擺了一擺，很不耐煩的自管自喝他自己的酒去了。

狄朗笑了笑，緩步走到他跟前，忽然說道：「蘇柏强！」

劉迪馬上抬起頭來，似乎忘記了手中的酒。

狄朗模仿劉迪昨晚在電話中的語氣，說道：「朋友，你這次又想幹甚麼？你是否知道自己惹下了痲煩，現在警方……」

劉迪微瞇的眼睛猛然瞪大，把酒杯往面前玻璃几上一摔，大聲的尖叫道：「哼！原來昨晚是你在電話中搞鬼。」

「不是我。」狄朗這才笑起來說：「打電話的人是我手下一個探員。」

「你們……做警探的人，是多麼無聊，無聊而又可惡！」劉迪氣呼呼的瞪着狄朗。

「劉先生。」狄朗在他敵視眼色之下，走到對面沙發坐下來，神情極爲嚴肅：「請你先不要動氣，龍志剛的管家馮嘉蓮小姐告訴我，關於蘇柏强其人，她說蘇柏强祇是在電話中的聲音，直到今天仍然無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他在電話中勒索別人，强迫龍志剛拿出股本與你及谷豐等人合作做生意……」

劉迪沉不住氣，截斷了狄朗的話道：「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狄朗不理會他的反應，繼續說道：「你並不是特殊的一個，劉先生，你是那獲得利益的小集團的一份子，蘇柏强、馮嘉蓮兩姊妹，還有龍志剛，又控制莫華倫、李寶榮等人，並且强迫龍志剛冒着風險與你和谷豐一同合作做生意，投入的股本佔絕大的部份，盈利却祇能分到三分之一，使龍志剛吃了一大虧，爲了這件事，每個人都怨恨蘇柏强，唯獨你不出半句怨言，那是爲了甚麼緣故了？是不是你從中獲得最多利益？你所分到的一份，佔盈利百分之幾？」

劉迪給狄朗咄咄迫人的話鋒刺激得勃然大怒，他把玻璃茶几使勁一拍，發出「砰」然大响，引得那個

年輕少婦也跑了過來察看。

「我完全不知情，你……這是胡說八道……」他氣得口沫橫飛。

狄朗探身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怒聲道：「你聽着，劉廸，若然我找不出蘇柏强眞人，祇好把你當作是蘇柏强的化身，你好自爲之了。」

劉廸兇惡的神色，在狄朗正氣凜然的烱烱眼光刺射下，忽然變得十分頹喪。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他輕輕的推開狄朗强而有力的手，狄朗也就放開了他。

「探長……我們……邊喝酒然後……」他的語氣與剛才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得軟弱，甚至是乞憐一樣，道：「我們就當作朋友那樣談談吧。」

「那很好。」狄朗又恢復平靜，說道：「談過以後，我們不妨忘記這件事。」

劉廸吩咐那女人給他和狄朗斟來了威士忌加冰，然後打發了她出了門，在對酌中，他把事情經過娓娓而談。

「探長，馮嘉蓮對蘇柏强的形容，是一點也不錯的，那的確是電話中的聲音，不但是她從未見過蘇柏强，每一個合夥人也從沒見過他。」劉廸這樣開始了他的追述。

「大約一年之前，我在寫字樓接到了一個男人打來的電話，他自己介紹名叫蘇柏强，說本地的大亨龍志剛願意拿出一筆巨款與我，還有另一個商人谷豐合作做地產生意，當時我絕不相信他的話，因爲龍志剛是個大企業家，財雄勢大，我和谷豐都祇是略有成就的小商人，按照理由說，龍志剛豈會紆尊降貴的與我們合作呢？我想打電話的這個人一定是神經不正常，但是他言之鑿鑿，又使我存有幻想，因爲他說過龍志剛會拿出巨款與我們合作，賺到錢的話，他祇要三分之一的利潤，那是便宜不過的事情，因此，我也想試一試，反正我們這方面是佔盡便宜。

「就在我半信半疑的時候，忽然又接到了龍志剛本人打來的電話，對我說起大家合作搞地產的事，龍志剛所說的條件，與蘇柏强電話中所說的竟是一模一樣的。」

狄朗聽到此處，插口問道：「後來當你和龍志剛見面，他有沒有提及蘇柏强對他勒索，迫使他這樣做？」

「他半句話也沒有提及過。」劉迪道：「依我看，在那個情形之下，龍志剛正是俗語所云的『黃腫脚、不消提』了，他還提出來做甚麼。那時谷豐就對我說過，我們很幸運，因爲蘇柏强站在我們一邊和龍志剛作對，累他招致損失，而使我們獲益，假如是蘇柏强幫着龍志剛，我們就不堪設想了。」

「依你的看法，是否蘇柏强痛恨龍志剛，有意使他吃大虧？」狄朗問道。

「事實上，」劉廸道：「開始的時候的確如此，可是到了後來，却又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大約在合作搞生意的三個月後，蘇柏强又來了電話，說我和谷豐因分紅淨得十多萬，每人要繳出兩萬元給他，半年後，我們賺了將近二十萬，他又要分去五萬元，不過，我和谷豐都認爲即使被他敲去一筆竹槓，我們還是非常划算的，因爲這是正行生意，無須冒險，況且利錢相當大，故此我們祇好遵命了。」

狄朗道：「你們用甚麼方式交款給他？」

劉廸道：「按照他的指示，我們繳的都是現款，換成小面額的五十、一百的鈔票，放置在紙皮箱內，在指定時間放在門前，就有人到來收取，至於來人是甚麼樣子，我們從沒撞見過。」

「你們的合股生意，不見得是一帆風順，永遠都賺錢的吧！」

「當然也有虧蝕的時候，我們最後做一次大規模炒地皮生意，就損失慘重。」劉廸露出不勝惋惜的表情道：「那一次，我們公司幾乎破了產，不過其中損失最多的還是龍志剛，我和谷豐雖然也損失，可是和過去幾次分紅比較起來，仍然有賺就是了。」

狄朗點點頭道：「請你想一想，最後一次接蘇柏强的電話是甚麼日子？」

「就是在那次蝕本生意後接到的。」

「還有，你的合夥人谷豐死了之後，你有沒有接過他的電話？」

「探長，我已記不起來了。」劉廸搖頭道。

狄朗又提出新的問題，問道：「你太太自殺身亡的日期，她比谷豐死得早呢？還是遲呢？」

「谷豐是在六月十五號失事死亡的。」劉廸答道：「至於我太太，恰巧在他死後的一個星期，就是同月的廿二號那天。」

「在他們二人相繼死亡的日子內，蘇柏强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我並沒接過他的電話。」劉廸說時深深的呷了一口酒，嘆息般道：「我的太太並非一個好女人，平日夫妻感情也不好，但是，說句良心話，我却不希望她死掉，探長，這個請你相信我。」

「我相信的。」狄朗道：「她自殺是爲了甚麼緣故？」

「唉！」狄朗又在嘆氣道：「說起來，我總覺得有點內疚，就在我們做過那最後一次地產交易時，蘇柏强在電話中問我，想不想我的太太自動失踪。當時我一時心煩，就用開玩笑的口脗答覆他，說：『我求之不得要黃面婆失踪，但是最緊要的是不要連累我。』這句話說過以後也就忘記了。」

狄朗急忙問道：「後來你太太又如何跑去酒店裡自殺？」

劉廸道：「就在我接過電話幾天之後，有一個長髮的青年上門來找我，說是要來做花王，我說花園不大，無須請花王料理，可是那青年隨即說，是蘇柏强叫他來的，我一聽蘇柏强這名字，便知道他的命令是無法抗拒的，祇好接納那青年留下來做花王。

「他來了不夠兩個星期，居然把我四十多歲的太太勾引上手，而且一同私奔，我太太帶去她的私己和一些珠寶，當時我不敢報案，祇好靜候事情的發展，不料過了幾天，我太太就在酒店闢室自殺了，留下一封信，說是自己太愚蠢，愛上了一個薄倖的傢伙，被他騙財騙色，無顏回家見丈夫，故此憤而自殺，那時警方也是根據這封遺書相信她是自殺的。」

「那麼依你之見，你太太會不會眞的自殺呢？」狄朗盯着對方問。

「探長，我實在想不通，再想下去，祇怕我會神經錯亂了。」劉廸顯得十分痛苦地抱着頭把腰彎了下去。

「那是因爲你明知那傢伙是死神的使者，而你又不加阻止，任由你太太墮入他的色慾陷阱，因此，你難逃良心的責罰。」狄朗義正詞嚴地指責這個自私的丈夫。

「是的，我……錯了，錯在太忍心。」劉廸更不敢抬頭望狄朗一眼。

但是，狄朗此來不是爲了維持道德，而是要把幾宗離奇的命案疑點串連起來，從中理出一條貫通案子的主綫，從而尋出眞兇。

他話鋒一轉，把問題移到了劉廸的合夥人谷豐身上，「當初谷豐撞車身亡，你有沒有懷疑過他的死因，特別是你，把你太太的死亡情形拿來與谷豐對照，你想蘇柏强會不會同樣打電話問谷豐太太，然後製造谷豐失事的意外呢？」

「我沒有想過。」劉廸搖搖頭，緩緩地拿開一雙手，露出一張十分難看的臉孔，兩眼閃動着淚光。

「依我猜，谷豐生前與他太太的感情，也不會好到那裡去，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根本已不成爲秘密的了，谷豐那位漂亮的太太，時時覺得自己是彩鳳隨鴉，因此十分憎恨她的丈夫。不過，谷豐的死亡證上，也是簽着意外身亡的。」

「但是現在一切似乎要改觀了。」狄朗沉吟着，隨即又問道：「關於李寶榮和莫華倫的公關公司，是不是蘇柏强指定你們這個集團與他們合作？」

「正是蘇柏强的主意。」劉廸喝了一口酒，說道：「我本來就認識莫華倫這個人的了，最初他是龍志剛的英文秘書，那時我就認識他了，在我們接受蘇柏强的指示之前不久，有一次，莫華倫與我私下談話，表示要向龍志剛辭職，另外跟李寶榮合夥設立一間公司，當時我還向他提出忠告，因爲年輕人自立門戶，是有着重重困難的，可是……現在的情形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居然幹得有聲有色，而且，還成爲我的合伙人！」

「你認識一個名叫雷烈的人，或者是湯美雷的青年麼？」

「我沒聽過這兩個名字，他是個甚麼人呢？」

狄朗沒有答他，祇是再問下去：「那個到你家來做花王的青年，叫甚麼名字？」

「他叫阿德。」

「甚麼模樣的，請你形容一下。」

「這個傢伙是長髮青年，濃眉大眼。」

狄朗把雷烈的照片交給劉廸辨認，劉廸祇看了一眼，便低聲道：「正是這個傢伙，探長，看他的情形，似乎是……」

「是在殮房拍的，他死了。」

「死了？是怎麼樣死的？」劉廸顯得有點激動。

狄朗祇好把事情經過略略叙述了一遍，立即又把問題的焦點拉回他太太自殺身亡的那回事去：「關於你太太之死，事前你有沒有對任何人透露過，你不喜歡自己的老婆？」

劉廸把手一攤，苦笑道：「那也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了，朋友們都知道，我和老婆感情破裂，她本人也很清楚我恨她。」

「在雷烈來你家做花王之前，她已有過不貞行爲，因而使你那麼恨她？」

「那倒沒有，探長，感情那回事，眞是十分難講的，她不是有過不貞行爲，才導致感情破裂，我早就是頂討厭她了。」

狄朗想了劉廸那個貌美如花的新歡，腦海中不期然閃過了「陳世美」的故事，大有可能，是劉廸嫌棄她年老色衰的妻子，使她心靈寂寞，才會被雷烈勾搭上手一道私奔。

因此，劉迪對他太太的死，是難辭其咎的！

「那麼谷豐呢？」狄朗又問：「他有沒有公開表示他討厭自己的老婆？」

劉迪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好像怕了探長這種「窮追猛打」的方式盤問。「探長，就讓我把那天晚上的情形說出來吧，大約在谷豐出事前的半個月，有一晚，我們一羣人在一起喝酒，谷豐這個人，平時是沉默寡言的，起初他不喜歡說話，莫華倫笑着對大家說：他尚未結婚，仍是個自由自在的王老五，不必擔心夜歸。

「李寶榮隨後就說：我也快要轉運了，黃面婆不久就與我辦離婚手續，大家都知道李寶榮離婚後，就跟他的女朋友茱迪結婚，因此大家一齊舉杯向他道賀，我當時也忍不住說，但願我也會有他那樣幸運。把黃臉婆擺脫了！

「後來谷豐就感慨地說，娶着這樣的女人做老婆，可謂是人生悲劇，那是他第一次對我們表示態度，過去他總是滿懷心事。」

狄朗覺得這是案情中的一次突破！

他道：「當晚你們在何處叙會？」

「就在莫華倫的寫字樓，談完地產投資以後，我們一羣人拉隊往酒吧買醉，那些話是在酒後說的。」劉迪道。

「當時龍志剛是否在場？」

「不在，他開完業務會議就走了，他是大卡士，平日與我們一羣小卒是不大投契。」

「你肯定那次叙會，是在谷豐死前半個月左右？」

「是，不會錯的，探長，我還記得那次聚會之後，大約過了幾天，蘇栢强打電話來問我，是否樂意見到我太太失踪。」

「那很好，劉先生。」狄朗把餘酒一飲而盡，含笑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劉迪送到門口，他此時的態度與狄朗剛進來的傲慢無禮是截然不同了。

＊　＊　＊

探長狄朗再訪谷家，那時下午三點左右，女傭人把他請入客廳，在那裡，狄朗見到了谷豐那位風姿綽約的寡婦施麗，她正坐在電視機前面的安樂椅，欣賞着電視節目。

施麗額角仍然貼着膠布，當她見到來人是探長，便把電視機熄掉，除下她的近視眼鏡，展露笑容道：「狄探長，又是你？」

「對了，施麗。」狄朗沒有忘記使用這親切的稱呼：「妳的情況不錯吧！」

施麗摸摸那塊膠布，微現一些痛苦表情道：「謝謝你的關心，傷勢已不要緊了，只是肚子仍然有點疼痛，那傢伙打得太重了。」

「那我來得眞不是時候了。」狄朗笑笑，就在她的側邊坐了下來，「不過我這次來，仍是爲了公事，我已查出一點蘇栢强的頭緒了。」

「噢，探長，你還是要跟我開玩笑呢！」她露出嫵媚的笑容道。

「不是開玩笑。」狄朗搖搖頭，說道：「蘇栢强是電話中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人如何使他的太太失踪以致死亡，這個聲音並且教人怎麼賺錢，蘇栢强在電話之中，指示龍志剛與妳丈夫如何與劉迪合伙做生意，龍志剛所出的股本最多，却只能分取三分之一的利潤，一部份流入蘇栢强的荷包，又指示他們三人聘請莫華倫和李寶榮的公關公司做顧問，藉此把他需要控制的人都串在一起，說起來那蘇栢强是個手段高明的穿針引線者，他問劉迪是否樂意他太太失踪，劉迪當時用說笑的口吻對他說，是求之不得……」

當狄朗說到這裡，女主人施麗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不期然從安樂椅上坐直了身子，目瞪口呆地聽着。

狄朗繼續說下去，「劉迪接過那電話之後幾天，就有一個長髮青年上門做他的花王了……」

這下子，施麗可沉不住氣了，接口便說道：「劉太太就是跟那青年花王私奔，後來又死在旅館中的，探長，這是不是一宗謀殺案子？」

「我只是向妳轉述劉迪的話罷了，」狄朗定睛看看女主人，說道：「爲甚麼妳存有這個疑問？」

「噢，狄探長，我不過只是好奇。」

「在妳丈夫出事之前，妳是否也曾接過類似的電話，表示他有法令妳丈夫失踪嗎？」

施麗倒抽了一口冷氣，滿臉不高興的神色道：「你這樣問我，不怕太……太過份了！」

「我絕不過份。」狄朗的眼色更變得嚴厲，說得絕不客氣，「谷太太，這是極有理由的說法，因爲劉迪的老婆在失踪之前……」

「探長，」施麗十分生氣地打斷了狄朗的話：「要是你這樣胡說八道，我就不跟你談下去了，我雖然是恨我丈夫，即使他死了我也不會爲他洒一點眼淚，但還未至於要把他置之死地的，我不希望他死去，我和他婚姻破裂，大可以辦離婚手續的！」

狄朗點點頭，心中暗忖：這個婦人的話値得相信的，像劉迪那樣狡黠的傢伙，在自己嚴詰之下，也不能不吐露實情，施麗就更加難擺佈了！

但是，她的情緒愈是處於激動當中，對盤問效果，是愈加有利的，狄朗抓緊這個機會，說道：「

或者妳還不知道，那個在血案現場被我打死的青年兇手雷烈，就是蘇栢强的助手，正是他奉蘇栢强之命到劉家去做花王，並且勾引劉迪的老婆私奔的。這人是蘇栢强的助手，是他的力量，是他的通訊員，同時又是他的殺手，但是直到目前爲止，蘇栢强祇是一個聲音，從未有人見過他的廬山眞目。」

「狄探長，你經過連日來的奔波，難道一點頭緒也找不到嗎？起碼在你的心目中，已經有了嫌疑人物了吧？」

「施麗，妳意思是問，除了妳之外，還有誰受嫌疑嗎？」

施麗瞪大了眼睛，激動地反問道：「噢！老天爺，你把我也算在受嫌人物中去啦？」

「是的，」狄朗認眞道：「除非妳能消除我的懷疑，改變我的主意，否則，妳們每個人都是嫌疑人物，妳也不能置身事外的。」

施麗聳聳肩，顯得十分負氣道：「狄探長，你儘管懷疑我好了，我實在想不出辦法爲自己洗脫嫌疑，畢竟，你是警探嘛！」

狄朗道：「妳不必自暴自棄，施麗，事實上，我想幫妳洗脫嫌疑，不知妳意見怎麼樣？」

「眞的？」她像看到了一絲希望，漂亮的臉孔上露出喜悅的神色：「狄探長，請問使用甚麼方法來幫忙我？」

「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誠實。」

「我的話句句都是事實，絕無虛言。」

「那麼我問妳，妳不喜歡妳丈夫，甚至十分恨他，但未致希望他死於非命的。在妳本身的情形是這樣，我也相信妳，可是會不會另有外人盼望他死去呢？」

對於狄朗所提的問題，施麗搖搖頭，說道：「狄探長，我不明白你這是甚麼意思？」

「還記得昨天晚上闖入屋來，聲言要殺死我們的那位仁兄嗎？」

「你是指莫華倫？」

狄朗道：「對了，我正是要訪問他。」

「不！」施麗大爲緊張的道：「我不相信莫華倫要我丈夫橫死的。」

「但是，據我所知，妳和莫華倫的奸情，是在谷豐死前已經發生的，妳不能否認了吧？」

「雖然如此，谷豐也不當是一件嚴重的事。」施麗臉上微露赧然之色道：「由於我和他夫妻感情已破裂，即使我有了情夫，他好像並不在乎似的，退一步來說，我還可以跟他離婚，何必出此下策殺死他？」

「如果妳們雙方都不願意離婚呢？那時妳怎麼辦？」狄朗緊接着問。

「狄探長，我不會有那種可怕的念頭，請你不要嚇我。」

「唔，妳不但要爲自己洗脫嫌疑，並且還要替莫華倫洗脫，是嗎？」

「我不相信莫華倫有這樣的歪心腸。」

「那麼，妳就按照我的方法，試他一試，用事實爲他洗脫好了。」

施麗同意狄朗的方法，那就是，由他撥電話給莫華倫，表示昨晚的一場衝突，害得她兩人感情出現裂痕，現在，當事過境遷之後，她願意原諒他的魯莽所爲，並邀約他上門叙會。

施麗打電話的時候，狄朗斟來了兩杯酒，當她放下電話，對狄朗笑了一笑，「探長，華接了我的電話很開心，答應即來找我，你……你要跟他喝一杯嗎？」

「不！跟妳。」狄朗把一杯交給了她。

「噢！跟我？」她先是狐疑，接着，笑臉乍展，那神情又顯得嫵媚多了。

狄朗正色對她說道：「施麗，這是爲妳的朋友洗脫嫌疑的時候，也是對我的辦法幫忙的時候，請妳不要考慮我的試驗方式。」

施麗怔了一怔，問道：「你打算怎麼樣試驗他？」

「對不起，施麗，」狄朗此時的臉色更加嚴肅，一瞬也不瞬地瞪着她道：「在莫華倫入門的時候，暫時要委屈妳一下，請妳和我做出一些親熱的動作來激他，看看他有甚麼的反應。」

施麗不假思索的點頭道：「那是不成問題的！」

「謝謝妳，施麗！」她的爽快令狄朗微感意外，因此顯得很高興。

「那是做戲吧了。」施麗微笑道：「狄探長，我不會覺得難爲情，先喝一杯吧，華倫快要來到了。」

雖然狄朗是一本正經，完全以工作的態度對付這件事，然而浪漫成性的施麗，却隱隱流露蕩意，似乎希望「弄假成眞」。

而她又是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婦人，骨肉均勻的身段，透着肉感，容易使男人心中泛起非非之想，因此，狄朗只能希望那個莫華倫快點出現了。

就在施麗媚眼與笑話之間，狄朗一口氣喝過了兩杯酒，渡過了十五分鐘的難耐時光。

那輛汽車駛到花園門外停下時，狄朗正隔着窗簾，見到了它，隨即又見到了一個穿着杏色褲的男子跳下車來，他立即回身道：「施麗，莫華倫到了！」

施麗笑了笑：「狄探長，你教我怎麼樣的親熱嗎？」施麗把溫軟的身體向狄朗探長靠過來。

狄朗張臂輕輕的擁住了她的腰肢，急忙道：「來，坐在我的膝上。」

他帶着施麗坐在那張長沙發上，便聽到外邊開門的聲音，施麗瞟了狄朗一眼，隨即伸出藕臂圍住了他的頸子，把一張櫻唇湊了過來。

狄朗照吻如儀，一雙鐵臂亦把施麗嬌軀抱牢了，此時，大門立即打開了，莫華倫的脚步聲在門口響了起來。

「施麗！」他一入屋便叫：「甜心，妳……」

狄朗偷眼望他，心懷警戒，因爲狄朗並未忘記上次的教訓，莫華倫隨身帶着一支手槍的！

祇見莫華倫呆了一呆，當他弄清楚眼前穿睡袍的情人是在跟狄朗探長調情之際，他勃然變色，妒火衝天，三步併作兩步的奔入客廳，戟指大罵道：「無恥的狗男女，這是甚麼意思，哼！老子昨晚就應該把你們亂槍殺死的！」

施麗慌忙掙脫狄朗的懷抱，冷不防莫華倫一個箭步上前，把她一掌推跌在地，迅即拔出手槍來。

狄朗臨危不亂，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冷笑道：「你口口聲聲要殺人，是否要像殺谷豐一樣的殺死我？」

莫華倫氣虎虎大叫道：「你這個他媽的傻偵探，不要自作聰明，那是蘇柏强爲我安排的結果，他這樣做，純粹是作爲對我的關懷體貼，我並不叫他去殺人，你分明是在胡說八道的！」

「蘇柏强怎麼會貿貿然殺死谷豐的，你不提出這要求他會下手殺麼？誰相信？」狄朗一動也不動，更不敢援助跌在地上的施麗，但是他的語氣異常嚴厲。

「當然他事先曾詢問過我。」莫華倫緊握着手槍說道。

「他怎麼說的。」

「最初像開玩笑一樣，蘇柏强在電話問我要不要把谷豐除去，讓我佔有他的太太？我當時答覆也是開玩笑的，從未料到會成爲事實！」

「哼！」狄朗冷笑一聲道：「你們的公司一個月前面臨破產，全憑你加了股本，才能苟延殘喘……」

莫華倫打斷了狄朗探長的話，抗聲道：「所有的事都是蘇柏强搞來的，這傢伙害得每個人都暈頭轉向，最初公司賺了錢，他要分給劉迪最多的盈利，及後劉迪的老婆在他安排下死掉，他向劉迪索取過去得到的那筆錢，交給我用來添股，這一切都是蘇柏强指使的，我們每個人都身不由己，爲甚麼你不相信我？」

狄朗噓了一口氣道：「好吧，你先把槍收了起來。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

「還有甚麼好說的？」莫華倫極不聽令，指着一臉驚恐的施麗道：「妳這個水性楊花的婊子，倒喜歡上一個傻偵探，枉費我一片……」

「莫華倫，」狄朗喝道：「說出來，誰是蘇柏强。」

「哼！你還不知誰是蘇柏强？」莫華倫露出獰笑，不會與狄朗再說似的，轉身對施麗罵道：「我早已說過要殺死妳的，今晚還要戲弄我，更加罪大惡極！」

「不！我求求你！」

隨着施麗一聲的哀叫，莫華倫手中槍「轟」然大響，子彈穿過施麗的左肩，鮮血直冒，但是，他再沒有機會開第二槍了，因爲狄朗已閃電般拔出佩槍向他反擊，近距離的子彈射入了他的腹部，把他高大的身軀帶得打了個旋轉。手槍飛出幾尺開外，然後是他鮮血泉湧的身軀，隨着一聲慘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狄朗奔向施麗，急忙把嚇得半昏的她扶了起來。對於她因協助自己而受傷，他極感過意不去。說道：「施麗不要怕，妳受的祇是輕傷，我會立即送妳去醫院急救的！」

「狄……狄探長，」她驚恐而又痛苦的哭着說：「不要讓我流血，求求你快……快替我止血。」

稍後，救傷車接獲報告飛馳來到了，狄朗因爲替施麗急救身上也染上了血跡，那莫華倫傷了要害，已經陷入昏迷狀態。

救傷車抬走了兩個傷者，血案現場擠滿了警方人員，狄朗祇能把現場的例行工作交給他的得力助手李雲與下屬去幹，他必須爭取時間，把陰險狡猾的神秘人物蘇柏强揪了出來歸案！

* * *

狄朗匆匆回家換過了血衣，在前往李寶榮住所途中，胡亂食了點食物充飢，因爲那是晚上八時了。

李寶榮居住的樓宇，比起他給女朋友林茱迪安排作藏嬌的華麗大厦，是簡單得多了。

他已經跟太太分居，獨自居住暫時像個單身漢，探長來訪時，這個長髮而時髦的青年主人，正在家中享受他的音響設備。「噢，探長，你還要給我麻煩。」李寶榮見了這不速之客是狄朗，就滿臉不高興地低喃着。

狄朗進入屋中，冷然道：「事實上，製造麻煩的人正是你！」

「你想錯了，探長！」李寶榮惱怒起來地叫道。

「坐下來吧，聽我的話，對你有好處！」狄朗自己首先坐下，示意他把音響關掉！

李玉棠祇好照辦，然後坐下來，慢慢的抽紙烟。

「蘇柏强是個偉大的安排家。」狄朗說得開門見山：「你要安穩的生活，他給你安排，劉迪希望他的黃臉婆早死，他又給劉迪如願以償，莫華倫渴望佔有谷豐的妻子，結果，蘇柏强就安排了谷豐撞車身亡，還有，當他發覺你跟林茱迪小姐很合配，他又安排你與林茱迪生活和工作。

「並且，他能令你們幾個生意合夥人穩操勝劵，對於這樣古怪的金錢來源，難道你不想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嗎？」

李寶榮面對狄朗的烱烱眼光，不禁內心震動，但他還是嘴硬道：「那儘管古怪，可是我有甚麼辦法弄清楚。」

「私家偵探就有辦法。」狄朗冷笑道。

「我根本不認識歐陽德，」李寶榮叫嚷道：「而且，你早已說過，那歐陽德是茱迪的姐姐馮嘉蓮小姐請來的！」

「但我發現那不是事實。」狄朗探長沉下了臉，硬繃繃地道：「李先生，對警方說假話可不是好玩的，你應該是非常清楚這一點的！」

李寶榮馬上變了臉色，眼光閃縮，囁囁嚅嚅說道：「狄探長，如果……如果我承認上次對你說過謊，會不會……有麻煩？」

狄朗放緩了臉色，道：「我會忘記那回事，當初你聽歐陽德死了，未免心中害怕，不敢說出實情，我也不會介意，但是，如果你第二次仍然說假話，就不能原諒了！」

「唉，探長。」李寶榮嘆了口氣，抬起頭道：「那個歐陽德的確是我請來的，你憑甚麼知道的？」

狄朗笑了笑，「不憑甚麼，因爲在你們一羣人之中，你是最具有調查蘇柏强底細的一個，他們幾個人，除龍志剛之外，都要靠着蘇柏强獲得經濟供給，或者得到其他好處，雖然後來被蘇柏强勒索，他們也都甘心，因爲對比起來仍然大有好處，又因爲他們幾個人，都有痛脚落在蘇柏强手中，一旦調查起來，祇怕暴露本身的罪行，因此，投鼠忌器，不敢查根問底。而你是特別的一個，你未幹過犯法勾當，最清白，雖然你也喜歡蘇柏强的安排，並且很愛林茱迪，將要與她結婚，蘇柏强對你又不苛求，並未勒索過你，但儘管如此，居於你的好奇心，仍然想弄清楚這種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不然你就疑心重重，不放心與林茱迪結合，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

不待狄朗說完，李寶榮就大爲折服地點頭道：「對了，探長，我請一位朋友介紹歐陽德去查的，但我覺得奇怪，爲甚麼他臨死前那封信，是寫給林茱迪的姐姐馮嘉蓮小姐而不是給我？」

「我相信那是歐陽德的聰明之處，」狄朗道：「當他知道危機迫近，就用這個方法給警方留下線索。」

「但他所寫的祇是幾個人名。」李玉棠道。

「這已經夠了。」狄朗道：「當初你要托歐陽德辦案的時候，對他說過甚麼話？」

「我把蘇柏强這個神秘人物告訴他，由蘇柏强第一次用電話跟我接觸時說起，還有我們幾個生意合夥人的身份，以及我們這些人當中所發生一些意外。」

「你是否和莫華倫談過，關於蘇柏强這個神秘人物？」

「有的，」李寶榮回答道：「我曾跟華倫說起，但是華倫叫我不必去追查，並且對我說：如果不是蘇柏强，我們就沒有資格擁有龍志剛那樣的大客，因此，蘇柏强對我們是有利無害的，叫我切勿自尋煩惱。」

狄朗由此證實了他對莫華倫的懷疑，在這些人當中，莫華倫是唯一與蘇柏强關係密切的一個，除了那已死去的殺手雷烈之外。

這就難怪莫華倫矢口否認他是蘇柏强了，因爲蘇柏强另有其人，這個人是誰，狄朗至此業已成竹在胸。

「李先生，你甚麼時候開始聘請歐陽德的？」由於李寶榮合作，狄朗的問話語氣就顯得客氣了。

李寶榮道：「大約是兩個星期前請他辦的，但是直到他死去爲止，我並未接過他任何報告，也沒有向我討取酬勞，我已覺得奇怪了，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我……眞的非常不安！」

「在他進行偵查期間，你可曾把聘請私家偵探的事情告訴過甚麼人知道？」

「我能跟誰說呢？如果告訴莫華倫，準會挨他一頓臭罵，因爲他事前已經向我警告過。」

「林茱迪呢？」

「她是知道的，因爲我一俟和妻子辦妥了離婚手續，就會跟林茱迪結婚，這種事，當然不能瞞過她的。」

「謝謝你給我提供這許多的情況。」狄朗含笑道，當他向李寶榮告辭時，衷心祝福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李寶榮送狄朗出門，笑着道：「狄探長，但願我今後不會再有麻煩，我就心滿意足了。」

狄朗落樓，在大門口與林茱廸不期而遇，不消說，林茱廸是來探望李寶榮，她的情郎了。

她春風滿面，與狄朗打個招呼後，說道：「狄探長，我猜李寶榮已把事實眞相告訴了你，是嗎？那歐陽德實在是他請的，請你多多見諒，不要怪他上次說假，他是一個頂好的老實人，對我從沒說過謊的。」

「我當然不會怪他的。」狄朗笑道：「我猜你們快要結婚了吧？」

「是的。」這女郎笑得很甜，看來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她說道：「我已說過了等他和太太辦妥了離婦手續，我和他馬上就結婚了。」

「茱廸，我多嘴向你提議，目前，你們雖還不能結婚，但是你們最好在這一兩天之內去外地旅行，並且不要給任何人知道，這對你們兩人有好處的，妳能依從嗎？」

林茱廸迷惘地望着狄朗，初時仍不明白狄朗的意思，但是，她不愧是個曾在風塵中打過滾的聰明女子，很快便領略到了狄朗的良苦用心。

她眼中含淚，對狄朗伸手道：「我決定依你的話做，探長，你的一番好意我非常之感激。」

＊　＊　＊

跟別的五人一齊，龍志剛對於狄朗的深夜來訪，認爲探長騷擾了他的正常生活，故此顯得不耐煩。

當女傭人給他通報之後，龍志剛手中拿着老花眼鏡，從書房中走了出來，打了個呵欠道：「我今晚要早點休息，探長，有甚麼事明天再談吧！」

「這一件事很重要的。」狄朗做了個請他坐下的手式，說道：「就是關於蘇柏强向你勒索的那件事，我必須知道詳細情形。」

「唉！」龍志剛惱恨的道：「我早吩咐過嘉蓮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你了，現在果然惹上了麻煩啦，那愚蠢的女人！」

「龍先生，由於蘇柏强對你的勒索的事件，跟我調查中的命案有直接關係，故此，你現在想要避免麻煩，也是不可能的了。」

狄朗在指明這事的嚴重性之後，緊接着的問道：「蘇柏强是否曾叫人携帶一些影片前來放映給你看過，然後勒索你？」

龍志剛立即領會到，這個不辭勞苦的警探，已經把那勒索案偵查得一淸二楚的了，他也再無法爲自己的醜事掩飾，祇好據實回答。

「是的，蘇柏强這個人十分神秘，我從沒見過他，祇是從電話中，聽過他的聲音而已。」

「他屢次勒索你，大約弄走了多少錢？」狄朗問道。

「算起來，」龍志剛露出不勝肉痛而惱恨的神情來：「我的損失已經超過八百萬。」

「你是否覺得損失慘重？」

「當然是慘重。」龍志剛提高聲浪，生氣地道：「換了你受這樣的損失，你會怎樣？」

狄朗一本正經道：「不用說我會大叫的，別說八百萬，即使是八百元損失，我也會哀聲高叫，那等於是一場惡夢，但是你身爲富翁，一千八百萬對你來說，恐怕是九牛一毛罷了。」

「哼！說得倒輕鬆。」龍志剛恨恨說道：「你是否知道，我除了金銀損失之外，還要忍受許多精神上的痛苦，蘇柏强叫我拿出資本出來，跟那些小人物合夥做生意，一來失掉我的面子，二來也是太冒險，違反了我的意願。」

「我明白的，龍先生。」狄朗說道：「那個出面替蘇柏强奔走的人，就是殺死歐陽德的兇手，並且當場給我槍殺死了，但是蘇柏强仍然匿藏着，我正在努力的追緝此人。有一點我要弄淸楚的是，在歐陽德死後，你有沒有聽過有關於蘇柏强的消息？」

「我當然不知。」

「這幾天，有沒有接過他的電話？」

「電話也沒有接過。」

龍志剛一味搖頭，正在這個時候，狄朗見到樓梯上走下一個人來。

那人便是龍志剛的女管家馮嘉蓮，但是，此時她身穿一襲黑底起暗花的長睡袍，婀娜多姿的走下樓梯，那姿態倒像是這裡的女主人似的。

她笑着問龍志剛：「龍先生，你們在談些甚麼？」

龍志剛抬着頭對着她聳聳肩道：「這位永不疲倦的探長又來騷擾我了，跟我說起那個混蛋蘇柏强。」

「是麼？」馮嘉蓮嫣然一笑：「我也要聽聽，狄探長你不介意嗎？」

「當然不會介意，我也希望得到妳的合作呢，馮小姐。」狄朗報以微笑道。

馮嘉蓮在靠近男主人的沙發坐了下來後，狄朗隨即道：「那個殺死歐陽德的青年兇手，叫做雷烈，又叫湯美雷，他是妳妹妹馮嘉露過去做交際花時的保護者，請問馮小姐妳是否記得？」

「我實在不知。」馮嘉蓮容色自若的搖頭道：「這個人是當初奉蘇柏强之命，把影片帶給我看的……」

狄朗迫不及待道：「這傢伙是蘇柏强的跑腿，又是他的殺手，更重要的是蘇柏强的聲音。」

龍志剛驚異的問道：「聲音？」

「對了！」狄朗道：「蘇柏强害怕自己的聲音被人認得出來，因此不能自己打電話，而假借雷烈的聲音。」

「故此你才問我，在私家偵探被殺之後，有沒有聽過蘇柏强的聲音，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在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聽過蘇柏强的聲音。」龍志剛道。

「這是一定的。」狄朗道：「由於雷烈已死，蘇柏强的聲音就消失了，現在，你們兩位給我幫個忙，用逐個剔除的方法，把蘇柏强找出來。」

馮嘉蓮不滿的瞪着狄朗，問道：「狄探長，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剔除了沒有嫌疑的人，最後剩下來的人就是蘇柏强麼？」

「一點也不錯，我的方法正是如此。」狄朗道，嘴角露出了微笑。

龍志剛又打了個呵欠：「我眞的要睡了……」

但是狄朗並不理會他，繼續侃侃而談：「當初歐陽德遺留下來的那封信，寫的是交給馮嘉蓮小姐，但是歐陽德的原意並非如此，那是一項特別的安排，他的原意是要交給警方，也就是我，要向我提供綫索的，因爲憑着他信中所提供的人物與綫索來看，歐陽德已經查出了來龍去脈……」

「狄探長！」微現緊張神色的馮嘉蓮打斷了狄朗的話：「難道你的意思是說，歐陽德已經查出誰是蘇柏强了麼？爲甚麼蘇柏强又叫雷烈殺了他？」

「俗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狄朗笑道：「也許歐陽德太過貪心了，否則他的戶口不會平白多了五十萬元，定是蘇柏强向他屈服，因爲知道他受聘來調查自己，因而透過兇手雷烈與歐陽德接觸，兼且用五十萬元來收買他，阻止他繼續偵查，以免洩露了身份。

「但是歐陽德這個發霉的偵探，以爲這一次開到了金礦，因此獅子開大口，收了錢後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蘇柏强對他示弱，因此勒索的數目越來越大，結果雷烈沉不住氣，在談判之前恐嚇他，以生命要脅。

「歐陽德接過雷烈電話之後，心中惶恐，故而打電話召警探到他的寫字樓去。因爲我當時去街未返警署，歐陽德知道蘇柏强與雷烈手段毒辣，知道危機迫到眼前，恐怕時間來不及，因此寫了一封信留下了綫索，及後我趕到他的偵探社，兇手剛殺死了他，並向我開槍，他

卻給我擊斃了，依照當時情形，雷烈去與歐陽德談判之前，就接受了蘇柏强的指示，倘若歐陽德不屈服就殺死了他，否則雷烈也不會自作主張隨便殺人的。

「再說吧！此人首先認識馮嘉露，並且清楚她的身世，知道兩年前，曾經有過一個小名流在她的香閨暴斃，更知道她的房間有一架秘密錄影機，並且又知道龍志剛先生曾經協助馮嘉露弄走屍體，此外最重要的，是此人知道雷烈就是馮嘉露的保護者。此人能夠洞悉這麼多的秘密，本領不是太高强嗎？唯一的方法，是馮嘉露親口對此人說得很清楚，然後再交錢給雷烈去進行勒索勾當。」

那馮嘉蓮露出茫然的表情，好像她對此事莫不關心。但是，狄朗銳利的眼光，早已看出她內心的緊張了。

而先前呵欠連連的龍志剛，這時候越聽下去，就越覺此事不對勁，他瞇着眼睛對狄朗說道：「唉！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狄朗不答他，一個勁的分析下去：「蘇柏强又知道，莫華倫是你的助手，有打算自立門戶，於是協助他，又通過莫華倫的關係，聯合李寶榮另組一家公司，那些錢是從你身上弄來的，因此莫華倫夙願已償了。」

龍志剛眨着眼道：「我給你弄糊塗了，狄探長，通常一個勒索者，目的就是爲了錢。」

「但此人並非爲了錢。」狄朗把拳頭揑緊的道：「此人要的是權勢，要控制一個人的命運，所謂手握生殺大權，顯然地，此人是個追求權勢的狂人。」

一直不開口的馮嘉蓮，這時忍不住的說道：「狄探長，你越說越玄了，世界上眞有這樣的古怪人麼？」

「當然有！」狄朗輕描淡寫的瞥了馮嘉蓮一眼，臉現冷笑道：「在這種人的心目中，權力是比金錢更重要，更美妙的東西，蘇柏强安排了谷豐和劉迪兩個跟龍志剛先生合作，使他們兩人皆大歡喜，不但獲得金錢收益，並且使憎恨妻子的劉迪如願以償，在太太死後另結新歡，至於莫華倫，因爲他與谷豐的太太有染，蘇柏强又佈下了假局，令谷豐死於車禍，李寶榮呢？他快要與妻子離婚，然後與馮嘉露結婚，馮嘉露可托終身，不必再過她那神女生涯，這又是蘇柏强的樂意見到的。」

龍志剛皺起眉頭，一臉困惑地道：「這情形使我不解，蘇柏强對他們的所作所爲就好比救世主的化身，但是，我與蘇柏强無冤無仇，爲甚麼他要揀中我來做善事，害得我損失慘重？」

狄朗換過一副嚴肅的神情，對他道：「道理非常明顯，蘇柏强這樣做，爲的是要懲罰你，因你犯過錯誤，這錯誤對蘇柏强來說，是不可寬恕的，當晚你幫忙馮嘉露移走她房中的屍體，她感激你，並在你的要求下向你獻身，但是你有怪癖，整晚鞭打她，虐待她，使她身心都蒙受了重大的痛苦……」

「沒有這樣的事！」龍志剛聽了暴跳如雷，矢口否認，一邊狠狠的瞪着他的女管家。

然而馮嘉蓮此際臉色已蒼白，已無暇計較龍志剛怨毒的眼光了，因爲她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傾聽狄朗抽絲剝繭的分析上。

狄朗衝着暴跳如雷的龍志剛，慢條斯理的道：「龍先生，你想一想吧，馮嘉露會不會把這一切告訴她的姐姐？」

龍志剛以拳擊向小茶几道：「探長，如果馮嘉露對你說過甚麼話，那無須懷疑她是胡說八道……」

他忽然一下子閉了嘴，那雙精明倔强的眼睛，是瞪得越來越大了，冷不防反問道：「你說她對她的姐姐說……姐姐，就是馮嘉蓮不成？」

「對了。」狄朗欣然的道：「你不是說過蘇柏强祇是一個聲音嗎……你試想一想……世界上有多少女人能夠模仿男人的聲音了。」

馮嘉蓮聽了這句話，臉色刷的變成了死灰，她一言不發地，靜聽男主人的反應。

她的主人——龍志剛，雖然是個長袖善舞，頭腦靈活的大腹賈，但在此刻，他必須化去三十秒鐘的時間，來聽懂狄朗這句語。

當他一下子想通過來，霍然站起，指着馮嘉蓮怒喝：「呀，原來是妳，妳就是蘇柏强這個該死的東西！」

他一個箭步衝前，暴躁的脾性又告發作，正想掄起拳頭對她痛擊，但是狄朗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了，立即挺身擋住馮嘉蓮，抓牢龍志剛的手臂，低喝道：「龍先生，請你冷靜一些。」

龍志剛氣喘如牛，忍不住的罵出一句粗口，好歹也被狄朗勸住了，頹然的倒在沙發上，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取雪茄，以便鎮定自己的神經。

相反地，馮嘉蓮這時反而由豁了出去，比較剛才安定下來得多，那好比一個死囚，在陪審員裁定罪名成立之後，等待法官宣判的時間是難耐的，也是最緊張的，但現在死刑已經判定了，她註定法網難逃，僅有的一點僥倖心理也不存在，她反而心安理得。

「我非常佩服你。」她迴避着龍志剛的眼色，對眼前這個明察秋毫的狄朗說道：「狄探長，你極有耐性，更有很高的智慧，你突然說服了李寶榮，向你承認那私家偵探是他請來的，請你告訴我，我妹妹嘉露跟着他，是否能夠過着很美滿的日子？」

「我想的是。」狄朗點點頭道：「他們將會非常的快樂。」

「妳這個蠢貨。」龍志剛悻悻的罵過了女管家，轉身向樓梯走去，拋下了一團烟霧。

待他的背影在樓梯消失之後，馮嘉蓮露出慘笑來，低聲說道：「說起來我眞是瘋狂，我做了蘇柏强，在電話中對他頤指氣使，卻又被他辱罵毆打，但是我在乎嗎？

「我覺得，這是十分公平的，因爲龍先生本來對我就很好的，我並沒有特出身材，也缺乏一股吸引男人的容貌，不像我妹妹嘉露，然而他使我得到一個女人能夠得到的東西，並且對我十分忠實，因此我一直以來都感到滿足。直到那一天，他乘人之危欺負我妹妹，不但侮辱她，並且用千方百計虐待她折磨她，當妹妹向我哭訴之後，我萬分痛苦，憤恨，更覺得這是他對我不忠，我發誓要懲罰他，因爲他本性吝嗇，一毛不拔，我用這個方法使他損失金錢，那比刺他一刀還要使他痛苦，我就是要他嘗嘗痛苦的滋味！」

狄朗見她說得咬牙切齒，便道：「有一件事令我相當困擾，那就是歐陽德的偵探社內，存有一份谷豐的檔案，祇是薄薄的幾頁，上面列明日子以及幾個姓名，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據我所知。」馮嘉蓮道：「那份檔案祇是爲了搪塞李寶榮用的，因爲歐陽德是李寶榮僱用的，歐陽德偵查此案內幕，但爲了向我敲詐，又不能把內幕對李寶榮披露，祇好做了一份關於谷豐的檔案，表示谷豐每次與蘇柏强見面，他都能夠查出來證明他沒有偷懶。

「但是，實際上，李寶榮不曾向他追問過調查的結果，因此這份檔案並未使用過，而且這個歐陽德是該死的，他既貪婪，又精明，因此雷烈迫不得已才殺了他！」

「還有一點，妳當初是怎麼樣認識雷烈的，是不是妳妹妹介紹給妳認識的？」狄朗問道。

「不，這件事與嘉露無關，千萬別把她捲入漩渦。」馮嘉蓮急起來道。

「還有……她房間內裝設的錄影機……」

「嘉露甚麼都告訴我。」馮嘉蓮第一次淌出眼淚：「我是眞心關懷她的，不管她如何誤會我，由於我一直關心她，她也沒有一件事情瞞着我，甚麼都對我說，包括她的情人雷烈，以後房內的攝影機，我在送她上了飛機後，到她的屋子裏等候雷烈，果然見到了他，我將全部積蓄交給他，說服他協助我進行報復，就由雷烈這個人出面。把無中生有的蘇柏强介入龍先生的生活中去。」

聽完了馮嘉蓮的話，狄朗對整個案情有了明朗的了解，他臉無表情地站起來道：「馮小姐，我現在要把妳帶回警署去了，妳可以聘請律師，更可以承認全部事實的。」

馮嘉蓮也站了起來，說道：「我承認我說過的一切，但是，我否認你們指責我殺人，我祇能夠承認勒索，因爲雷烈是一個兇悍的傢伙，是個殺人狂，我也無法指揮他，所有的命案都是他自己獨斷獨行弄出來的。」

狄朗聳聳肩道：「這些話，請妳留待上了法庭再說吧，妳知道，由於我殺了雷烈，連我也不能倖免，要上死因研究法庭作證呢！」

當馮嘉蓮走出龍家，上了狄朗的老爺車，她留戀地望了那屋子最後一眼，看到了二樓的燈光突然熄滅，她忍不住悲從中來了，掩面的哭泣了起來……

（完）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風雪人用海魯島的名酒與「歪理」喚醒了卓蓋天的良知，以免造成不苦大師與卓蓋天兩敗俱傷……唐大石正在追趕一頭大黃犬，却遇到他怕看到的女人——丁珍珍，她是開封府武林大豪「指掌之間」裘問天的乾女兒……單開山與包勝天共商大計，二人乘卓蓋天離去三天音訊杳然之際密謀篡地寇堂之權……

衆叛親離地寇堂　羣而攻之襲堂主

三枚毒弩，竟全都自他腹中一入而沒！

「你好狠毒……」孟大亮向戴着面譜的人戟指怒罵。

「無毒不丈夫！」戴着面譜的人冷冷一笑：「怪只怪你這個老匹夫不識時務，自是死有餘辜！」

孟大亮睚眥欲裂，撲出要和那人拚命。

但他只是撲前一步，人已倒下！

紫石鎮中，忽然捲起一股可怖的腥風血雨。

無數來自關東地寇堂的精英高手，先後都原因不明地遇襲。

情況都與孟大亮之死大同小異。這是誰的傑作？

＊　＊　＊

又過了三天。

這一天正午，紫石鎮再也沒有早幾天前不尋常的熱鬧。

忽然間，鎮上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人人都以爲再也不會出現的人。

卓蓋天！

卓總堂主回來了。

他是獨自消失，也獨自回來的。

他在長街上，一步一步的走動着。

他臉上木無表情，他獨自走向客棧那邊。

客棧門外，冷冷清清。

連掌櫃、小二等人也不見踪影。

卓蓋天走進店堂，隨便拉過一張木椅坐下。

「你們都出來吧！」他語聲低沉地叫道：「我回來了！」

似是很平常的一兩句話。

但換回來的，却是驚天動地的斷殺叫喊聲！

＊　＊　＊

看似冷冷清清的客棧，忽然湧現出一羣人！

一羣又一羣來自四方八面的人！

這些人，不但來自四方八面，甚至有人自屋頂破瓦而降，聲勢好不嚇人。

只是，嚇不了卓蓋天。

卓蓋天仍然氣定神閒地坐在木椅上，動也不動。

宛似木頭人。

已有三把大斧從天而降，分別疾劈卓蓋天雙肩、頭頂、背門要害！

那是地寇堂中，凶名極盛的「地堂三斧」！

崔天平、雷廣、韓一山！

都是殺手中的殺手！

從沒有人能抵擋這三斧聯手一擊。

只是，從沒有人能，並不等於

永遠沒有人能。

從前，沒有人能抵擋這三斧聯手一擊，那是因爲那些遇襲的人，並不是卓蓋天！

卓蓋天！

好一個卓總堂主，他仍然是那麼氣定神閒，甚至連坐着的姿勢也沒改變過。

他只是隨便地把手一揚。

颯！颯！颯！

三道寒光，有如閃電般分別射向三人！

三人同時倒下！

三把飛刀，分別射入韓一山、雷廣、崔天平的咽喉！

好厲害的飛刀！

氣勢好不懾人的卓總堂主！

殺氣騰騰！

卓蓋天回來了，但地寇堂也形勢大變！

沒有人能擋得住這種蘊釀已久的變化。

卓總堂主有能力挽狂瀾嗎？

沒有人知道。

只是，無論他這一次回來能否力挽狂瀾，地寇堂形勢已變。

那是誰都沒法子可以改變的事實。

此刻，把他重重包圍的，全都是他以前的手下精銳戰士。

但時移勢易，這些手下，再也不會服從卓蓋天的命令。

更要奉命把卓蓋天擊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只要能夠把卓蓋天擊殺於此，這裡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黃金五百兩的重賞！

黃金五百兩！

這是十分誘人的財富！

爲了五百兩黃金，拚命也是值得的。

這些人，恃着人多勢衆，更爲了利慾薰心，早已不把卓蓋天視爲地寇堂的總堂主！

雖然，卓蓋天一出手，已有三人應聲倒下，却有更多不顧一切的殺手蜂湧而至！

「可惡！」卓蓋天陡地發出一聲怒喝：「難道你們統統不認得我是誰嗎？」

沒有人答話！

只有揮斬、嘶叫、拚命的襲擊！

八把大刀、五口利劍、十二條鐵槍，同時向卓蓋天湧過來。

人人都在拚命！

人人都不要命！

人人都殺紅了眼！

只有卓蓋天，他在怒火中保持冷靜。

絕對的冷靜！

他沒有被人殺掉，只有他在殺人。

因爲那些殺手、戰士雖然全都在拚命，全都不顧一切地豁出去，但他們要對付的並不是一般人。

那是卓總堂主！

在不久之前，他們尚且視爲神明的卓總堂主！

但忽然間，這些人全都瘋了。

爲了功勞！爲了黃金而瘋掉！

要怎樣才能令這些人清醒？

＊　＊　＊

卓蓋天知道，只有一種方法，才能令這一羣瘋狂的人清醒過來。

那是流血！

只有流血，甚至是有人不斷的流血，其餘的人才會從瘋狂境界中清醒過來。

卓蓋天不斷被攻擊，他也不斷的在還擊。

攻擊卓蓋天的殺手，絕不留情！

反擊殺手的卓總堂主，也同樣絕不留情！

殺！殺！殺！

不管是否能以殺止殺，雙方已展開捨生忘死的拚命大斷殺！

店堂內，轉瞬間已是屍橫遍地！

椅桌紛紛在激烈的戰鬥中被擊碎！

不到片刻，竟已有數十人倒臥血泊中。

＊　＊　＊

人人都殺紅了眼。

「夠了！夠了！」卓蓋天忽然大叫：「你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何必前仆後繼的上來送死？」

他這一喝，聲威震天！

全場所有人都呆住了。

利那間，沸騰了的熱血，迅速冷却下來。

已倒下去的人，當然沒有任何反應，但仍然活着的人，却不免人爲之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卓蓋天這一喝之威，當眞有如當頭棒喝。

——你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何必前仆後繼的上來送死？

這是狂妄之言嗎？

不！

他是卓蓋天！卓總堂主！天下間獨一無二地寇堂的龍頭老大總瓢把子！

眼前這一羣人，無疑是人數衆多，但那又怎樣？

要是能夠殺得了卓總堂主，何以却有數十名同伴紛紛敗倒下去，慘死畢命？

再看卓蓋天……

他仍然有如天神般凜然不可侵犯！

縱使大夥兒不怕犧牲，繼續苦拚下去，但一定可以殺得了他嗎？

不！

那是不可能的！

卓蓋天，也許眞的是天神化身！

甚至是一個永遠不敗之神！

* * *

忽然間，「嗆郞」一聲，一人放下了他手中的武器。

那是一把鋼刀？

然後，更多人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一個……兩個！三個……

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個……

但就在第十二個放下手中武器的時候，刀光忽起！

一片駭人的刀光，有如旋風般在客棧店堂中飛捲而起！

刀光過處，鮮血暴濺！

颯！颯！颯！颯！

一刀四式！

三刀一十二式！

一式一顆頭顱應聲被劈下！十二式刀法揮過處，十二條性命先後一一報銷了帳！

這是殺人的刀法！

絕對的兇狠！絕對的不留餘地！

但無論如何，這是非常精采的刀法！

既精采，更是說不出的駭人！說不出的殘酷！

無論是誰看見這種刀法，都只能有兩種反應。

第一種：心悸。

第二種：讚不絕口。

這是令人心悸的刀法，也同樣是令人大開眼界的刀法。

然而，卓蓋天的反應，却是第三種。

他的反應是：嘆氣。

不是輕輕的嘆一口氣，而是長長的嘆氣。

他既沒有爲看見這種刀法而心悸，也沒有讚賞這刀法。

他只是嘆氣，長長的嘆氣。

* * *

殺人的人，施施然地出現。

他看來是那樣地悠閒，彷彿那些殺人的刀法，完全和他沒有半點相干。

刀仍在他手裡。

刀鋒仍然在淌血。

血，一滴一滴的淌下。

但很快，刀鋒已不再沾上任何血漬。

好刀！

好狠的刀法！

好絕情的一個人！

他是誰？

他是「普通生」單開山嗎？

不！這人並不是單副堂主，他比「普通生」還更年輕五六歲。

他有一臉笑容。

而且，無論是誰都不能不承認，他笑得很有風度，很好看。

「卓總堂主，久違了！」他走到卓蓋天面前，站定。

卓蓋天却搖搖頭：「閣下並不是本堂中人，咱們以前也是素未謀面。」

這人淡淡一笑：「卓總堂主也許記不起小弟，但小弟對卓總堂主，却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咱們以前曾經在甚麼地方見過面？」卓蓋天冷冷一笑。

「還記得青刀寨嗎？」

「青刀寨？你姓郝？」

「不！我不姓郝，我姓平。」

「平九？」

「好說！難得卓總堂主還記個青刀寨的四寨主平九！」

「青刀寨已給地寇堂夷爲平地，你是漏網之魚！」

「所謂漏網之魚，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正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但照我看，平九還是平九！」

「祇怕未必，難道你沒看見我的刀法？」

「都看見了，這是崑崙刀聖、南海刀王、還有中原刀霸的混合刀法！」

「果然是目光如炬，一看就看得一淸二楚！」平九嘿嘿一笑。

「可惜……」

「可惜怎樣了？」

「閣下雖熟習三大刀客的刀法，但祇習得其形，而未得其精髓，如此囫圇而吞之，充其量祇能擊殺一些烏合之衆，一旦遇上眞正高手，勢必慘敗無疑！」

「嘿嘿！說得好，但未知卓總堂主是否是眞正的高手？」

「這一點，就連卓某自己也不曉得！」

「江湖中，武人以武會友，乃是人生一大快事！」

「武人以武會友，自是人生一大快事，但閣下濫殺無辜，却不配『武人』二字！」

「這些烏合之衆，臨陣退縮，難道不該殺一儆百？」

「卓某已連殺數十人，其餘人等心萌寒意，此乃人之常情！」

「你看見我的刀法，是否也心萌寒意？」

「唉……」

卓蓋天又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就在他長長嘆氣之時，刀光已起！

那是平九的刀！

江湖三大刀客的刀法，又在平九手中暴展！

* * *

平九的刀法，絕不是一般的刀法！

但卓蓋天也不是一般人！

要殺卓蓋天，當然不能用一般

的刀法，一般的武功！

然而，憑平九的刀法，是否足以把地寇堂的卓總堂主幹掉？

沒有人知道。

店堂中，所有人都目不轉睛地看着這一戰。

平九的刀，一刀三式、四式、五式！

每一式刀法，都是當今武林大豪的絕妙招式！

店堂中每一個殺手，都感到爲之大開眼界。

但卓蓋天居然閉上了眼睛，索性連看也不看一眼。

他的話是否狂妄，沒有人能肯定。

但他這一着，却當眞是狂妄無比，簡直就是全不把平九放在眼內！

* * *

平九冷笑。

他絕不認爲，卓蓋天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但他更絕不認爲，要殺卓蓋天，是一件難比登天的事情。

他是魔教中人。

自從青刀寨給地寇堂瓦解後，他就投身入了魔教，而且屢有奇遇，習成了三大高手的刀法！

他是包勝的師弟。

包勝是魔教中十大統領之一。

平九在魔教中的地位，雖然略遜於包勝，但他一直認爲，自己的本領，絕不比包勝差。

他要立功！

爲了要立功，他必須在教中闖出一番驚人的業績！

他要蓋過包勝！

他要比包勝更快一步出手，擊殺卓總堂主！

平九的刀法，是否眞的很厲害，足以一舉擊殺威震天下地寇堂的卓總堂主？

看來，很快就會有了答案！

* * *

刀勢，有如排山倒海般湧向卓蓋天。

一刀接一刀！

一浪接一浪！

卓蓋天的手中，一直都扣着飛刀！

在這客棧裏，他已用過三口飛刀！

這是第四口！

這一口飛刀，是否也可以準確無疑地射入敵人的咽喉？

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

然而，卓蓋天這第四口飛刀，一直沒有出手。

他祇是在閃避平九的刀！

平九的攻勢再凌厲再兇猛，他也祇是一直閃避。

既不還手，也沒有動用這第四口飛刀。

他是不想出手？還是不敢出手？又抑或是沒有機會可以出手？

店堂中沒有人看得出來。

但在客棧門外，却有兩人在議論着這一戰。

「風大哥，你看這一戰，誰勝誰負？」

「妳看呢？」

「我的眼睛很笨。」

「甚麼意思？」

「我這個人很笨，所以連眼睛也很笨，正是笨人笨眼，笨得沒法子可以判斷事情。」

「但照我看，妳是個聰明的女人。」

「不要取笑小妹了。」

「江湖上，有誰敢取笑丁珍珍姑娘？」

「你的老朋友好兄弟唐大石！」

「他是個渾人！」

「是眞渾還是假渾？」

「誰都以爲他是個眞眞正正的渾人，但照我看，他是半渾半不渾。」

「何謂之半渾半不渾？」

「半渾半不渾的意思，就是他老兄在某些事情上，的確渾噩得可以，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他老兄却是個十分精乖的人。」

「他有甚麼精乖的地方？」

「他最精乖的地方，就是交上了妳這麼一個紅顏知己！」

「我並不是個好女子。」

「妳當然不算很好，但最少也不太壞，配得起大石有餘。」

「你很風趣，難怪姓風。」

「我是風雪人，並不叫風趣。」

「卓蓋天的武功，照你看已到了怎樣的地步？」

「難以臆測的地步。」

「他與不苦大師之戰，你是親眼目睹的？」

「不，當時我睡着了。」

「是眞話還是隨便敷衍我？」

「妳若認爲我是敷衍妳，那麼就不要聽。」

「生氣啦？」

「當然，別以爲祇有女孩子才會生氣。」

「小妹向你賠罪如何？」

「賠罪大可不必，祇要妳以後好好對待大石，便已很足夠。」

「卓總堂主爲甚麼到此刻仍然沒還手？」

「倘若有一隻螞蟻和妳打架，妳是否立刻就會和那一隻螞蟻拚命？」

「螞蟻？」

「不錯！是螞蟻！在卓蓋天眼中，平九祇不過是一隻螞蟻，他若要揑死這一隻微不足道的螞蟻，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哦，我明白了！」

「妳是個聰明的女子，很多事

情都會很快就明白，根本用不着旁人來提醒！」

「多謝風大哥的誇獎。」

* * *

平九的刀勢，越舞越急勁！

但他的刀勢越是急勁，他心中就越是焦躁不安！

他是心中有數的。

他並不想把手裏的刀越舞越快。

然而，他却給卓蓋天牽動着。

卓蓋天手中有飛刀，他是知道的。

這一口飛刀，對他的威脅有多大，他也是知道的。

他寧願卓蓋天早一點把這口飛刀發出！

但卓蓋天祇是一直把飛刀拈在手中。

平九不但對這口飛刀越來越是顧忌，甚至對這口飛刀越來越是感到憎恨和憤怒！

憤怒！

憤怒！憤怒！說不出的憤怒！

他要殺了卓蓋天！祇有卓蓋天的鮮血，才能洗清他心中的耻辱和憤怒！

他的耻辱，來自卓蓋天的傲慢！

卓蓋天是傲慢的，極度的傲慢！

* * *

人。　在客棧門外，又來了第三個

那是睡眼惺忪的唐大石。

唐大石一連三晝三夜在賭坊裏賭得天昏地暗。

他很需要好好的睡一覺。

可是，很不幸，他遇上了丁珍珍。

丁珍珍是他生命中的月亮，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煩惱。

沒有她，他會活得更自由自在。

但沒有她，他的生命將會變得索然無味！

丁珍珍沒有阻止他睡覺。

但祇要有丁珍珍在他身邊，他又怎能好好的睡覺？

除非丁珍珍也在睡覺。

但丁珍珍並沒有在賭坊裏狂賭三晝三夜。

她很清醒。

當唐大石很想睡覺，而且也眞的睡着覺的時候，這位丁姑娘却清醒得像是一頭美麗的貓頭鷹。

「大石，你怎麼又來了？」

「睡不着，所以……」

「瞧你這副德性，連眼睛也睜不開啦，居然還會睡不着覺！」

「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哼！」

「有甚麼好值得奇怪的？」

「你這個人，是小人！」

「甚麼意思？」

「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風兄弟會立心不良！」

「風兄弟會立心不良？丁大小姐，妳把話扯到甚麼地方去啦？」

「別以爲我是個糊塗蛋，你睡不着覺，是唯恐風雪人會趁着這個機會，橫刀奪愛！」

「甚麼？橫刀奪愛？」唐大石瞪大了本已十分疲倦的眼睛。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但丁珍珍的眼睛比他瞪得更大。

大得就像是一頭美麗的貓頭鷹。

唐大石不敢再說話了。

他是鬥不過丁珍珍的。

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萬萬鬥不過。

就算他搖身一變，變成「雙天」也沒用。

因爲丁珍珍永遠是他生命中的「至尊」！

她是吃定他的了！

一輩子都吃定的了！

唐大石只好嘆一口氣，閉咀不語。

風雪人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手氣怎樣？」

唐大石道：「賭得太久，已不曉得自己究竟是贏家還是個輸家！」

風雪人笑了笑：「這才是眞正的賭徒。」

* * *

平九敗了。

他當然非敗不可。

因爲他選擇了一個他永遠都不可能擊敗的對手——卓蓋天。

但卓蓋天那第四口飛刀，始終還是沒有出手。

他沒有殺平九。

他只是把平九弄得筋疲力竭。

平九敗了，而且從來沒有想過，會如此這般地敗下陣來。

自始至終，卓蓋天沒有向他發出任何一擊。

這完全不像是高手比拚，但卻使平九深深體會到，第一流的武功到底是怎樣的。

卓蓋天完全操控了平九！

他要平九向東，平九便向東，他要平九向西，平九便向西！

這才是最令平九心寒的！

當平九倒下來的時候，他的一張臉已變成灰白色。

刀，仍在他手中。

但他已再無餘力發出任何一招半式！

客棧店堂內每一個人都呆住了。

卓蓋天環視衆人一眼。

每個人的腳步，都在他這充滿威嚴的目光下，不期然地向後倒退。

但卻有一人，突然自人羣中一步一步走了上來。

「包統領！」有人失聲叫了出來！

包統領！

包勝來了！

* * *

包勝，一臉莊嚴。

「平九，你敗了！」他對平九說。

平九無言以對。

包勝冷冷地問卓蓋天：「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你爲甚麼還讓他苟活於世？」

卓蓋天道：「不錯，勝者爲王，我既是王，便可決定他生或死！」

包勝道：「你要他活下去，是想更進一步的把他摧毀、折磨？」

「這只是尊駕的想法，」卓蓋天不禁長長的嘆一口氣，「想不到堂堂黃山派，居然也甘心爲魔教賣命！」

包勝道：「順天應人者昌，卓總堂主若是聰明人，自當追隨！」

「可惜包先生並非順天，而是逆天，所謂應人，其實只是助紂爲虐，淪於魔道之中！」

「卓總堂主，此間形勢，對你大大不利，照包某看，你還是投降也罷！」

「投降？」

「不錯，只有向本教歸降，才是活命之道。」包勝冷冷一笑，「若再執迷不悟，勢必玉石俱焚，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卓蓋天道：「這是卓某有生以來，所聽所聞最大的一個笑話！」

包勝道：「既是天大的笑話，何以卓總堂主偏偏笑不出來？」

「那是因爲卓某又要殺人了！」

「殺誰？」

「誰阻我路，就殺誰！」

包勝冷一笑：「你手中扣着的飛刀，可有勇氣發出？」

「有何不可？」

「可」字甫出口，飛刀已出手！

他一出手，就是殺着！

飛刀直射包勝咽喉，自是殺着。

但他一出手，身上也同時露出了破綻！

破綻！

很細小，很微不足道的破綻！

* * *

飛刀直射包勝咽喉！

若這一刀，立刻就可以命中包勝咽喉要害，自是勝負已分，生死立判。

但包勝眞的如此不堪一擊嗎？

前人曾有高手。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

但卓蓋天不是小李。

他在飛刀上的造詣，也許相當厲害，但說到底，他還沒有「例不虛發」那麼出神入化。

小李是小李。

卓蓋天是卓蓋天。

而包勝，則是一個絕不簡單的黃山派高手！

正因爲此人不簡單，所以他另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包統領！

魔教十大統領之一！

* * *

飛刀一出手，包勝已倒下！

他倒下，並不是因爲中了飛刀，而是因爲要閃避飛刀！

要閃避卓蓋天的飛天，當然有很多種法子，很多種姿勢。

以前，已有很多人試過用許多種法子、許多種姿勢，但結果都只有一個字——死！

死！

必死！

凡是咽喉中了一刀的人，無論他有多大本領，結果都是一樣的！

甚至有一個曾習少林鐵布衫功夫，全身刀槍不入的高手，當他咽喉中了卓蓋天這麼一口飛刀之後，結果仍然是難逃一死的命運。

是那人的鐵布衫功夫練得不到家？還是飛刀上的勁力太厲害？

這是誰也沒法子可以完全明白的。

卓蓋天的飛刀有多厲害，包勝很清楚。

雖然，他以前從沒有跟這位卓總堂主交過手，但卻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卓蓋天的種種殺手鐧絕技。

卓蓋天的飛刀怎樣出手，他幾乎可說是瞭如指掌的。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包勝深明兵法之道，因此，他早已知道，要用甚麼法子來應付卓蓋天的飛刀。

他倒下。

他倒得極快！

卓蓋天的飛刀已脫手飛出，飛刀本是直射向包勝咽喉的。

但包勝急迅地倒下，飛刀落空。

包勝雖倒下去，但他並不是靜止的。

人一倒下，勢如毒蛇探路，一刹那間已竄向卓蓋天左側。

這一竄之勢，當眞是疾迅無倫。

他仍然以身貼地，但一把利劍已自下而上，疾刺卓蓋天胸腹要害。

他已看出，這是卓蓋天飛刀出手後唯一的破綻。

破綻不大。

但只要有一點點的破綻，對包勝那樣的高手來說，已很足夠！

非常非常足夠！（未完・九）

上文提要：玄素大師言傳身教，張興隆在師父示意下用「心意掌」處決了兩個海盜，沒收了所有贓物，張興隆找夏震江等幫忙送走被擄的孕婦……張興隆在其師授意下開始練習槍法，並利用飛簷走壁功夫將槍法練得百發百中……馬教官是蒙古摔跤手，他找張三比武，立心不良，結果慘敗，張興隆將此事處理方法告之師父……

三爺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可

文·圖　玄飛

名聞遐邇比射擊　再上揚州展拳腳

同來的，還有兩位中國牧師陪着，一個是南京人朱牧師、一個是揚州人邵牧師，他們也都是精通中文、英文兩國文字，他們三人這次來淮安，投宿在周仕元老爺家，他們帶來了揚州顧松軒老爺的介紹信，顧松軒是顧燕萍的父親，揚州的顧松軒和淮安的周仕元是郎舅關係，俗云：「至親莫過郎舅。」信內介紹的大意是：「……英國人魏泰邁牧師，他信奉耶穌教，為耶穌拯救人類，不辭辛苦，漂洋過海來中國佈道，精神可嘉！望內兄在各方面多予關照，拜托……」

周老爺看在揚州妹夫面上，自然少不了盛情款待。席間，魏泰邁運用他純正的京腔和周老爺談經據典，雙方居然十分融洽，後來談到淮安城出了個大俠張三爺，是當代豪傑，名震江淮的英雄，是燕萍、鴻斌的拜把兄弟，是否眞有其人、其事？

周老爺聽後，哈哈大笑說：「確有此事，張興隆乃我淮安後起之秀，小輩英雄，當代受之無愧的豪傑，是我外甥女的三弟，也是我的座上客，我們交往甚密，非同一般。」

魏泰邁很感興趣地說：「我很想拜望他一下，交個朋友。」

周老爺說：「這有何難，明天請他來家中午宴就是了。」

周老爺隨叫管家拿來筆墨紙硯，寫上請柬一份，派家人呈送張興隆，約他明天來舍間午宴。

當時席間酒醉飯飽，送三位進客房休息，一宵無話。

第二天中午時分，張興隆應邀而來，由周老爺為張興隆和魏泰邁等人介紹，魏泰邁習慣地熱情地伸出雙手，要與張興隆握手致禮，張興隆朝後退了一步，反而背手不出，鞠了個躬，表示還禮，魏泰邁也縮手鞠躬還禮，口裡連說：「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緣拜見閣下，不勝榮幸。」

張興隆一看這個洋和尚，不僅能說道地的中國北京話，還能縐上這套文言，心中很是佩服，忙說：「承蒙謬讚，十分感激。」

大家寒暄一番後，又和另兩位中國牧師，也一一介紹見禮後入座。酒過三巡，張興隆還是滴酒不沾，酒杯裡放的是茶水，客人們就談到了張興隆的豪俠武藝，這個洋和尚魏泰邁特別起勁，由於他自幼喜愛運動，如游泳、長跑、拳擊、擊劍等，他樣樣都有研究，自服了兵役後，又迷上了射擊，他的射擊功夫還是不錯的，所以他這次來拜訪這位久享盛名的張三爺，目的是想看看他到有多少能耐？想見識見識。

他急問張興隆說：「張三爺，今天是否可以表演你的中國武功，給我們看看，開開眼界好嗎？」

座上各位客人都拍手叫好，敦請張三爺當場表演。

他舉起了酒杯飲了一口茶，說：「好吧！我為大家助助酒興，在下就獻醜了。」

當時叫家人拿來一個大碗和一個小碗，再要了一個鷄蛋，叫洋和尚魏泰邁先檢查一下，把大小兩個碗碰得「叮、叮」响，這個鷄蛋沒有裂縫，完整無缺，放在大碗裡，上面再覆蓋上小碗放在枱上，張興隆用右手掌一掌擊下，手沒有碰到碗面，然後人就離開桌面，請魏泰邁揭開上面蓋着的小碗，祇見裡邊變成蛋殼粉碎的蛋糊，倒掉大碗裡邊的蛋糊，兩隻空碗碰在一起，仍然發出「叮、叮」清脆的撞擊聲，兩隻瓷碗一隻也沒損傷。

在座的人都看傻了眼，接着大家拍手，齊聲叫：「好！好……」

洋和尚魏泰邁叫邵牧師去內房拿來一個小皮箱，放在枱上打開，裡邊用一塊寶藍的絲絨布，包着一枝錚亮發藍的左輪手槍，魏泰邁說：「我也來獻醜。」說罷取出左輪手槍，裝上三粒子彈，叫家人拿來三個蘋果，用綫紮住，吊在天井裡的一棵桂花樹下，大概有三十步遠近，魏泰邁在客廳裡對着前邊掛着的三個紅蘋果，雙手扶住槍把，瞄啊瞄地，瞄了好半天，才聽得「砰」一聲响，打爛了一個蘋果，又瞄準了一會打中第二個，大家拍手叫好；第三次射擊時好像很累，把握槍雙手放下，甩了又甩休息了一會，又重新屏住呼吸，雙手握住槍把，瞄啊瞄地，好一會才聽到「砰」一聲响，第三隻蘋果總算也打爛了。

洋和尚魏泰邁如釋重負，臉露喜色，很是得意，衝着大家抱抱拳說：「獻醜了，請各位賜教。」

張興隆不覺技癢，笑笑說：「我也來學學看。」說着就上前把放在枱上的左輪手槍端在手裡，把子彈夾子轉盤退了出來，在箱子裡拿了三粒子彈裝上，把轉盤子彈轉到正好對着彈道頂針的地方，動作是這樣嫻熟、快迅，叫家人也用綫掛上三個蘋果，左手握槍，右手在袋裡摸出三個小制錢（中間有方孔的小銅錢），對着前面三隻紅蘋果，一個轉身，手在身背後一甩，「颯、颯、颯」三响，三道金光閃過，三個制錢同時如閃電一般射出，嵌入蘋果肉裡，三隻蘋果由於受外力影响，被震擊得來回晃動，接着他用左手握槍，身子左右跳動，又來了一個三百六十度急轉身，快速的旋轉連人的臉孔也看不清楚，同時人體也像陀螺似的旋轉向上昇起一人多高，在這快速的運轉中，就聽「砰、砰、砰」槍响，三個晃動的蘋果落在地上了，由家人把三個蘋果捧來放在枱上，請大家審看。大家都親眼目睹了眼前的事實，都驚奇得連話也說不出，同時這三隻蘋果裡都嵌有一隻制錢。

當時洋和尚魏泰邁，把打下的蘋果捧在手裡看了又看，忽地轉過身來，對着張興隆噗通一聲雙膝跪下說：「我眞正地服了你，請你收我做個徒弟吧！」說着就「咚、咚、咚」地叩起頭來。

張興隆忙不迭地用雙手托起他的雙臂，一下子就把洋和尚魏泰邁的整個身體給托了起來，這使得洋和尚魏泰邁更為驚楞。

張興隆說：「彼此萍水相逢，一見如故，總算有緣，我師父有戒規在前，現在我還不能收徒弟，我們是好朋友，就結為兄弟如何？」

魏泰邁聽張興隆情眞意切的說，無法勉强，但也很高興能結拜為兄弟，趕緊上前一步，屈膝跪下，口稱：「三哥。」

張興隆又忙着把他扶起說：「不對，不對，你年歲比我大，應該你是我的兄長，我叫你魏哥，你叫我三弟。」

說罷，上前跪下，叩了一個頭，說：「魏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這下可把魏泰邁樂壞了，忙答應了一聲：「唉！」又回叫了一聲：「三弟。」就情不自禁地拉起張興隆，又把張興隆摟在懷裡擁抱着，張興隆當時運氣全身，以防萬一，後來一看魏泰邁是實實在在的由衷的興奮，純屬外國人的舉動，也就放下心來。

當時的魏泰邁高興得個像小孩子似的，這大概是外國人的脾氣吧！內心的喜、怒、哀、樂都能在表面流露出來，不像有些中國人的秉性壓抑、隱晦、深沉、含蓄，內心的喜、怒、哀、樂從不流露於外形，令人莫測高深。

魏泰邁把這枝左輪手槍，用寶藍的絲絨布揩了又揩，又從新包好，平整地放入箱內，雙手捧着皮箱，對張興隆說：「中國有句古話，紅粉送佳人，寶劍贈英雄，這枝槍就送給英雄的三弟你啦！留個紀念，請收下吧！」

張興隆說：「魏哥你自己留着用吧！我有。」

周老爺在旁邊插話說：「興隆賢侄，你收下吧！這是你魏哥送給你的一番情意，你不能不收。」

張興隆順從地雙手接過了皮箱說：「魏哥謝了。」

這時席間的歡樂氣氛就更熱烈了。

魏秦邁又發表他的信仰，傳佈道理：我覺得世界人類，不應分黑、白、黃等膚色，因為他們都是

上帝的兒子，他們是手足兄弟，不應歧視，不應相互侵佔，不應相互仇殺，我崇仰中國古老的文化，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左輪手槍是洋人發明的，今天我有幸在這裡親眼目睹了我的中國的三弟，玩的洋槍，比西洋人玩的好，我由衷地佩服，高興的是我和他結拜爲兄弟，我是一個西洋人，來到我嚮往已久的中國，傳佈耶穌的仁愛，愛所有的人，今天我們大家歡聚在這裡，和睦相處，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子，都有一點仁愛的心，就足以証明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的事實。」

張興隆第一次接觸洋人，感到他這樣仁義道德，勸人爲善，滔滔不絕地演說，不厭其煩地磨嘴皮子，令人肅然起敬。酒宴在歡快的氣氛中進行。在閒談中，魏泰邁談到在明年打算去上海，在鄭家木橋南頭，城河邊上買了一塊地，預備籌建一所浸會堂，建成後，由江淮地區請來的牧師琴師，經上海浸會堂培訓後，再返回江淮地區發展，利用本地人和本地人來往，容易接近，便於開展耶穌教的佈道工作。

周老爺接着說道：「三弟明年也要去上海發展。」

魏泰邁高興地說：「太好了，三弟你來上海，一定要來看我，記住找到浸會堂就能找到我，我們又能在一塊了。」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魏哥放心，我去上海一定會找你的。」

宴席一直在歡樂中進行，至下午，大家酒醉飯飽，張興隆起身向各位告辭各道珍重，後會有期。

張興隆回至碧雲觀，向師父稟報了這些事，師父很高興，現在的張興隆能和洋人交朋友了，並教誨張興隆說：「在處理好人際關係的同時，要注意人分三、六、九等，好人中有壞人，壞人中有好人，百姓百心，難於强求一律，關鍵是要使好人、壞人都跟隨你、崇拜你，爲你所用，這是治人之道的大學問啊！現今翠姑和玉姑兩人出嫁了，有了歸宿，也了却我對她倆的塵緣，我也要南去，這觀裡的產業，你還是托夏震江派個一心向道老成可靠的人來掌管，使它香火不斷，這裡還留有五個金元寶，也交給夏震江爲我道祖重裝金身，修建道觀用，如錢不夠你出面向地方上借點來就是了。你明年走，我現在就得走，這裡有一小布袋，至你五十歲生日後打開，照上面說的去做，一切你將好自爲之，你在五十歲後，功成名就，急流湧退！應毅然割斷兒女私情，了結人間恩怨，解除塵緣，來嶺南博羅羅浮山來找我，重修天人合一之道，定可修得正果。」

當時興隆接過五個金元寶和一個小布袋，看着師父，自己情不自禁地眼中噙着熱淚，「噗通」跪下，跪行幾步至師父膝下說：「徒兒一切遵命，望師父一路順風，到時一定來羅浮山服侍師父。」

素玄大師雙手扶起興隆說：「日後你去上海闖世界，宜好自爲之，一切應厚德載福，做仁義之人，除暴安良，懲惡揚善，不輕易開殺戒。」

素玄大師忽地一閃身，向後殿飛去，不見了人影，興隆又「噗通」一聲跪在地下，依依不捨地叫着：「師……父……」

素玄大師離開了碧雲觀，離開了愛徒張興隆，她飛身來到前殿，出了山門，又回頭留戀地望了一眼身後的碧雲觀，毅然地朝前走去，她身背着兩根三尺見長的銅管，挑着一個包裹，身着青布道袍，頭戴青布方巾包頭，披在肩上，在頸項上打了一個結，遮去半邊臉，露出兩個炯炯有神的眼睛，她的行路方法與衆不同，一般都是夜行，下午睡覺，上午游覽城鄉風光……

每天待到晚上三更時分，夜闌人靜，人們都入夢鄉，從包袱中取出黑綢布的飛行衣，是一塊上大、下小，呈三角形的布片，像蝴蝶的形狀，兩根三尺長的銅管內還各套有兩根銅管。第二根二尺八寸長，再從裡邊抽出第三根二尺五寸長，三根管子成一根長管子，接頭處有機關可以固定不會伸縮，共有七尺五寸長，兩根管子一字拉開就是十五尺長，固定在前邊綢布片上，兩個手臂平展，手腕套在吊環，把握方向，外面長衣服脫下，和包袱一起縛在腰間，布片中間有腰帶固定在腰間，下邊有兩根帶子，固定在雙脚脚踝上，在三角形的布片下面，還開有小叉，像燕子的尾巴可以分開，由脚踝掌握，上升、下滑、左右轉彎的功能。

上述這些僅是助飛滑翔用的工具。但要使人體能「懸浮」在空中，並要有一定高度，這全在於素玄大師練就的氣功，她已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她可以將鼻腔吸入的大自然空氣，加熱淨化成輕滑上昇之氣，用舌頭尖上頂，向後反捲，抵住喉嚨，像瓶塞一樣堵住喉嚨，使清氣不斷地充實體內後，可以使身體上浮，離開地面，脫離地球磁場的吸引力而騰空。素玄大師能使身體「懸浮」在空中的現象，是無法用萬有引力定律作出解釋的，現代科學家們只是現發「懸浮」者身體對周圍環境能產生密度不等的作用力。

素玄大師脚踝、脚掌、脚趾的彈跳功能，遠遠超過常人，她模仿梅花鹿彈跳竄躍的方式起步，一縱就有三十公尺遠，在近處看就好像是飛過來的，她運用超人的彈跳起步，再加「懸浮」，升空後用三角形的綢布飛行器，滑翔上升、俯衝下滑，上升像波浪一樣起伏前進，並不斷產生向前飛行的慣性力量，使飛行速度加快，天亮前四更天就到了長江邊上。

素玄大師已是好久沒有飛行了，今晚雖無月光，乘興借此清夜，盡情地滑翔，只聽耳邊「呼、呼」風聲，凌空展翅翱翔，極目遠眺，一抹抹黑沉沉的丘陵、土坡，和烏漆墨黑夜色中，呈黑晶亮如帶、如鍊的河汊、湖川，都在脚下飛逝而過，自有一種人間很難遇到的海闊天空，心曠神怡的享受。

不一會來在長江邊，盡是片片蘆蕩，四周沒有人烟，長江濤聲依舊，素玄大師又往回飛了一段路程，素玄大師在一處無人烟，有田陌大路，石橋小河的地方下得地來，把飛行器收好，換上平時行裝，用兩根銅管挑起包袱，往前面有燈火處走來，此時已近五更天了，是黎明前的瞬間黑暗，來至近前一看，正好是一處豆腐作坊，因爲江淮菜餚裡的豆腐乾絲、千張久享盛名，所以豆腐作坊也就比其他地區多了一點，素玄大師至作坊裡買了一碗熱豆汁喝了，又問明了這裡是仙女廟，離揚州城已不遠，又經豆腐作坊的師傅指點，素玄大師在黑矇矇的官道上向南走去，不一會東方已呈現魚肚白，路上遇到三三兩兩挑擔賣蔬菜的農民，向揚州城走去，當走到城門口時天色已大亮，街上來往的行人多了起來，尤其是茶館裡的生意開始熱鬧，裡邊供應的小吃點心應有盡有，江淮名點盡在其中，素玄大師也進了茶館，泡了一壺香茗，各種點心都叫了些，慢慢地獨自品嚐起來。

素玄大師乃養生之家、道家祖師，葷素不忌的，不像佛教裡的和尚、尼姑，葷腥不沾，終年食素，有些道家如呂純陽祖師，還主張「吃酒戴花成神仙呢」！

素玄大師在揚州住了三日，各處寺廟、風景名勝都去瀏覽觀光了一番，覺得風俗人情，比過去似乎又有變化，隨着商業的發展，爾虞我詐的人多了，人情味也較前淡薄。

她一路走着，一路思忖，忽然看見對面路邊，有一男一女兩人，東張西望，骨碌碌的眼珠子，死死地盯住一個抱孩子的婦女，這婦女手裏抱着一個孩子，後邊還跟着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小手拉着母親的衣裙跟着，在人多的地方，女的朝前一擠碰，男的在衣袋裡摸出一小紙包，把藥粉倒在手裡，待這小孩一鬆手的當口，女的正好遮住這婦女的視綫，這男的將粉抹在男孩鼻上一捂，又在頭上一拍，小男孩就呆呆地被這男子拉着走了，這個抱小孩子的婦女，還沒有發覺身邊的這一切。

素玄大師全看在眼裡，心想這孩子又得失去親生的母親……這時不容多考慮，趕緊走了上去，將這個男子一把抓住，又把這個女的也拉住，向前邊抱着孩子的婦女叫着：「大嫂慢走，把孩子帶好。」

這個婦女轉過身來一看自己的兒子，被一個不認識的男子拉住，心裡急了起來，忙走過來拉住兒子，小孩也不說話，祇是呆呆地站着。

這一男一女叫「拍花」的，也稱「拍花黨」，專幹拍花痲醉，拐騙小孩賣錢，使人家「母子離散、家庭破裂」，是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人渣」。這時的一男一女，經素玄大師的一抓、一拉，點了穴位，都站在原地無法動彈。

素玄大師又對小孩子的前胸後背摸了一下，疏通了「任、督」兩條經脈，解去了痲醉的藥性，叫這婦女快快帶好孩子走去，切莫停留。

這婦女經過這一折騰，方始悟得剛才發生的危險，帶着千恩萬謝感激涕零的眼神，領着兩個孩子匆匆離去。

這一男一女既不吭聲，也不動彈，身子像木棍似的筆直站着，素玄大師一手一個，把他們兩人帶至橋墩，走下橋洞處，心想：這種「人渣」，再也不能留在人間害人了，應該除掉，一看四下無人，便在他們每個人的頸項間又點了一下死穴，這兩個人就無聲無息地去了陰曹地府。這兩具死屍，就靜靜地躺在這橋洞下邊，後來經人發現，由地方申報，官府派人勘查，作無人認領的無名屍體給拖到義塚地上掩埋了。

當天晚上，二更多天，素玄大師在揚州城外，又施起飛行術，沿着長江上空飛行，俯視脚下，沒有民房，樹林、山丘，只有滔滔長江水東流，人向西南方向飛去，耳畔風聲「呼、呼」，將近四更，就到了長江南岸虎踞龍蟠的南京紫金山，第二天她觀賞了秦淮風月、明孝陵、天王府，燕子磯諸多名勝古蹟，又由南京至鎮江金山、孤山，順道至茅山、常州、無錫太湖、蘇州吳城，又繞道至安徽黃山、九華山、江西盧山、龍虎山、五台山，又返回福建武夷山、湖南衡山、四川峨嵋山，再由廣西大瑤山轉至嶺南越秀山，最後定居羅浮山，一路走走停停，夜行曉宿，寫不盡一路上的風俗人情、山光水色、平湖明月、江海浪濤、東山日出、夕陽餘暉、朝霞虹彩，素玄大師雲遊的行程和所見所聞，就不再贅述了，在

此告一段落。

張興隆自師父走後，在最初的日子裡，感情上一下子難以平衡，望着這人去樓空，空蕩蕩的一個大道觀，師父、師姐們都走了……心中自有一種惆悵、如有所失，說不出的懷舊留戀思念的感傷！這種暫時難捨的情懷，隨着漫長的歲月，也就逐漸淡薄了……

張興隆急切地將師父臨走時囑咐的事，都委托夏震江大哥，因爲他是本地叫得响的碼頭上的大爺、把頭，也是清幫裡的大字輩頭號人物，所以手下的各色人物俱有，只要招呼一下，這等修造道觀的人選，撿來就是，修建道觀的人工，就不在話下了，由夏震江出面主持這些修造道觀的工程，五個金元寶的費用，綽綽有餘，所以這修建道觀的工程，能加工添料如期完成。

時光飛逝，添加人間的歲月，轉眼又迎來了正月新春，過了十五元宵，時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張興隆向夏震江大哥、大嫂，周老爺家和一些親朋好友，都一一告別；又到過去擺豆腐攤邊上的測字攤，和李文元告別，把一個事先包好的布包，裡邊放了五十兩銀子，送給李文元說：「些許銀兩，不成敬意，給老夫子買早茶喝，望予笑納。」

李文元是感激不盡，互道珍重，拱手而別。

張興隆在家裡，把家務瑣事安排了一下，托付給二哥、二嫂，照顧好父親弟媳招弟，把豆腐作坊的營生搞好；又留下了師父給的小部份錢財作家用，把家中的房子重新翻蓋擴大，使豆腐作坊有個較完整的鍋柗灶、磨房、堆黃豆的倉庫等。由於業務擴大，制作場所的規模設施也相應更新擴大了。

張興隆吩咐家中有甚麼事可找夏震江大哥、大嫂商量，上了碼頭，自己帶了少量路費背上包裹，悄悄地由運河乘船至揚州。

上了碼頭一路走來，找到城裡狀元坊顧松軒的公館，這門口的氣勢比淮安周老爺家的門牆還要寬大恢宏，是名副其實的揚州首富的門第，興隆上前來到門房，對管門房的說：「我是來找顧燕萍小姐……」

管門房的家僕人帶着疑惑眼神，上下打量着張興隆問：「你找我們家大小姐？你是……」

張興隆回答說：「我是淮安來的，叫張張興隆，路過這裡看望你家小姐和老爺的，我和淮安的周老爺是朋友。」

這人聽了，「噢、噢」連聲說：「您老就是威震江淮的張三爺？」

張興隆回說：「在下正是。」

這家人臉露驚喜之色，說：「三爺您老請稍坐，我去稟報老爺，馬上就來。」

說罷撩起長袍，一溜小跑朝裡面走去，不一會工夫，由裡邊先奔出來一個貼身跟班，上來向張張興隆打了一個恭說：「三爺請！我家老爺走得慢，先叫小的來接三爺，我家老爺大概已走到前廳，迎候您老了。」

說罷躬身彎腰單手一攤往裡面請。

張興隆就隨着他往裡邊走，顧老爺步履緩慢，正往外走，他已走入前廳滴水檐前，他一邊走着，嘴裡嚷着：「英雄駕臨寒舍，蓬華生輝，因事先未接到來信，故未能來碼頭迎接，還望見諒……」

張張興隆搶步上前，跪下叩頭見禮說：「伯父大人在上，小姪張興隆這廂有禮了……」

顧老爺也忙不迭地雙手將他扶起，口裡連聲說着：「不敢，不敢，裡邊請了。」

又握住張興隆的手一同走進裡邊大書房，分賓主坐下。

顧松軒身體清瘦，五十歲模樣，五官顯得上大下小，頭腦特大，下頷留有山羊鬍鬚，不粗的辮子甩在背後，梳得很整齊，頭戴一頂瓜皮帽子，上面還鑲有一塊碧綠的翠玉，身着羅緞長袍，毛葛馬褂，胸前還掛着金錶鍊，錶鍊上吊着很多瑪瑙、翡翠、金燦燦、紅綠鑲嵌，琳瑯滿目，在腰帶上還掛有大小玉珮，脚上蹬着粉底官靴，看上去就是當時富貴人家的闊老爺打扮。

大書房內，窗明几淨，牆上掛的書畫條幅墨迹，都是出自古今名手之手筆，這時婢女荷香送上香茗，顧老爺看眼前這個青年後生，身材不高，却能威震江淮，但看上去又不是武勇慓悍的氣勢，相反的是性格這樣文靜，待人又是這樣彬彬有禮，風度儒雅，打心眼裡喜歡。

從淮安內兄周仕元的來信中，對張興隆的人品道德、俠肝義膽，是百般稱道；又加自己女兒燕萍的敘述，把個張興隆說成神了；再加英國牧師魏泰邁，對他也是敬服萬分，使顧松軒也跟之堅信不疑，把這名震江淮的大英雄作爲崇拜對象，今日一見，果然人品不凡。說：「小女燕萍和鴻斌兩人，去年在淮安碼頭上遇壞人搶箱子，承你拔刀相助，解了危，我還未謝過你呢！」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伯父大人，對此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顧老爺說：「小女燕萍和鴻斌兩人，二月前已去上海，臨走時他們還特地關照我，說三弟興隆也要去上海，可能會路過揚州寒舍，要我好好招待你……」

張興隆說：「謝謝伯父大人的關照，我想在揚州稍事逗留，看一下名勝古蹟，方動身去上海。」

顧老爺微微含笑說：「你和燕萍、鴻斌已認了異姓姐弟，我也沾了光，認了你這個姪兒，你就放心地住在這裡，這裡也是你的家，明天我叫二管家顧福，陪你去各處走走，他對本地的路途較熟，你看可好？」

張興隆回說：「小姪一切聽從安排了，但多多打擾府上，很爲不安。」

顧老爺說：「哪裡話，自家人就甭客氣了，今天晚飯在家吃了，現在我帶你去見您的伯母和姨娘。」

顧老爺叫婢女荷香去上房請大奶奶、二奶奶在內堂相見，又關照大管家小廚房請莫師傅預備豐盛晚宴，今晚宴請貴客。

他們喝了一會茶，婢女荷香來告：「大奶奶、二奶奶已來到內堂，恭候老爺了。」

顧老爺興衝衝地把張興隆帶到內堂，顧老爺一一引見，張興隆像對長輩樣行叩拜禮，兩位夫人看着眼前這位文靜儒雅的後生，顧老爺說：「這就是名震江淮的英雄張興隆，是燕萍在淮安結拜的三弟。」

大家頓時高興起來，看着眼前的英雄，想着英雄的故事。

晚飯時，在飯廳點起了明角的宮燈，紗絹蒙的八角燈、大蠟燭、美孚油燈齊明，把大廳內照得如同白晝一般，顧老爺和兩位夫人，特意爲張興隆接風，一共四人圍坐一桌，家中的菜餚，都是高薪聘請來的名廚莫師傅烹調的，席間張興隆滴酒不沾，這使顧老爺益感到欽佩，絕沒有那種武夫酗酒醉態。

晚飯後由二管家陪着張興隆去華清池澡堂洗澡，回來後客房已收拾停當，就是在大書房後邊，房內的擺設，就像大小姐的閨房一樣，床上的被褥、毡毯都用香料薰過，褥子是羊毛毡的，又厚又輭，被子是絲棉的，又輕又薄，張興隆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享受。當晚一宵無話，張興隆美美地睡了一覺。

第二天天一亮，張興隆起床，由二管家顧福服侍漱洗畢，張興隆問顧福：「甚麼時候去向老爺、太太請安？」

顧福回說：「老爺昨晚吩咐過了，早上請安的俗禮免了，再說老爺、太太，不到中午也不會起床的，由小的陪三爺你老遊玩揚州，祇要三爺你高興，吃甚麼，玩甚麼，買甚麼，不管要多少錢，都由我來付，我這裡帶有大把的銀子。」

當時張興隆也就不說甚麼，隨着顧福來到怡春院吃早茶，顧福盡揀好吃的點心，張興隆每樣都嚐了些，早茶用的，一概都由顧福付賬，張興隆這時也就「客隨主便」。

他隨着顧福信步走到街上，祇見人來人往，非常熱鬧，揚州是水陸碼頭，交通便利，是南來北往，商貨集散的必經之地，再加這裡多鹽商富賈，建造的深宅大院，有假山、荷花池、花園、山莊，公館不少，消費高，故飲食服務行業特別興旺。

揚州的這些達官富商，早上都是吃淮揚名點，叫「皮包湯」，下午是「湯包皮」，把身體泡在湯水裡洗澡，這澡堂子裡的服務項目很多，有擦背、燙背、扦脚、刮脚、捏脚、敲腿、鬆骨、推拿，躺在軟榻上盡情享受，直至睡着，待到一覺醒來後，身上有汗，再下大池冲洗，上得大堂睡的榻前，又是十幾條燙手的熱毛巾，幫你擦背、揩身，再躺下，呷上一口濃香的茶或吃水果，蜜餞等小吃零食，這種舒心的日子，賽過神仙。

顧福本地人，二十八歲，機靈乖巧，你眼睛往那一瞧，他就知道你心裡在想些甚麼。所以能博得他家主人顧老爺的歡心，任他爲二管家。這次顧福奉命陪着張興隆吃揚州名菜，遊玩揚州名勝，着實是開心了一番，兩天過去了，揚州的名勝也玩得差不多了。

那天下午在小校場邊上，看見六個年輕人，圍着一個梳着一根粗粗的大辮子鄉下小姑娘，其中一個穿着時尚的傢伙，算是爲首的少爺，對着小姑娘動手動脚地，口出穢言穢語，進行調戲，另五個人是跟班的，圍成一個人圈，幫着起哄，「哈哈哈」地笑個不停，圍着她不讓她走，急得這姑娘低着頭，流着淚，左躲右藏，恰巧此時，張興隆和顧福兩人經過這裡，眼看着這樣一個弱女子，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俠肝義膽的張興隆，此時此地，怎能容忍這些人胡作非爲？他毫不遲疑地走上前去，把圍着的人一手一個，抓住他們胳膊上的「曲池」、「少海」兩穴，輕輕用力一點，整個手臂和半個身子都麻木了，再往地下一拖，這兩個人就好像身負千斤重擔，人往下沉，兩腿發軟，都乖乖地坐在地下，因爲他的動作太快了，凡是被他一經抓住，就都是這種感覺，朝地上坐去，最後一個就輪到這個爲首的少爺了，這個少爺還沒有回過神來，也就重重地被拎起整個身子放下，「咕咚」一聲坐在地上了。

他們六個人都是不開口說話，都老老實實地像小學生那樣聽話，一動不動，耳朵都聽得見。

張興隆對這個鄉下姑娘說：「妳快回去吧！」又指着這個坐在地

上的少爺說：「青天白日之下，調戲人家姑娘，你們家就沒有母親、姐妹？現在你們都給我坐着想想，對得起家人嗎？」

一會，張興隆看看這姑娘已走得無影無踪，便向坐在地上的六個人的肩頭一拍，這六個人就活動起來，也能說話了，張興隆又指着這個坐在地上的少年說：「你下次還敢這樣胡作非爲嗎？」

這個少爺苦着臉說：「不敢了，不敢了。」

張興隆又說：「下次我要是看見你還敢這樣肆虐鄉里，調戲婦女，我就廢了你。」說罷，又向這六個人一揮手說道：「這次饒了你們，你們走吧！」

當時圍觀的人都暗暗高興，平時這個拈花少爺，是仗着他父親許員外有錢，和縣太爺有交往，就橫行鄉里，常找姑娘欺侮，這些跟班的也不是東西，常幫主子幹壞事，這下得了報應，被能人給治了。

張興隆心想事態還未發展成不可收拾的地步，教訓他們一下就算了。當時這些跟班的架着這屁股摔痛的少爺往回走去，顧福看後心裡高興地說道：「三爺你老眞行，就這樣一摸一放，都會老老實實地坐在地上，還眞聽話，都一動不動，像木頭人一樣，哈哈哈……」當時顧福喜孜孜地又領着張興隆上茶館吃下午茶去了。

且說這個「拈花太歲」，由兩個跟班架着走，當然舒服多了，心裡正納悶，怎麼還沒有動手，這五個奴才都會坐在地上？不言語、不動彈，是中了哪門子邪？脫口問道：「你們這些奴才，怎麼沒動手都坐在地上不動？」

這五個跟班的也是哭笑不得，說：「我們和你少爺一樣，不知怎地就把我們都放坐在地上了，話也講不出，動也動不了。」

這個「拈花太歲」從來就沒有吃過這個虧，今天這口惡氣難嚥下，說：「快回去，找胡教師帶十個護院的去報仇，也把他打得坐在地上。」

當時他們急匆匆來到家裡把胡教師叫來，命他馬上帶領十個護院的去報仇。

胡教師問明是怎麼打起來的，當時其中一個能說會道的跟班，插嘴說道：「原來是少爺正和一個鄉下姑娘講話，正講得高興的時候，來了一個個頭不高的年輕人，把我們六個人一同掀坐在地上，話說不出，人動不了，把姑娘放走了。」

這個胡教師過去在鏢局做過伙計，走南闖北走過鏢，一問他們六個人連回手的餘地也沒有，坐在地上不能動，就知道來人的功力絕非一般，再一想這「拈花太歲」整天价游手好閒，不求上進，喜歡在外邊拈花惹草，胡作非爲，心裡本不願意跟他去，但是「端人飯碗、聽人使喚」，無奈，勉强地帶着十個護院的跟着來了，身上都暗藏鐵尺，一共十七個人，在街上沿原路找人。

這陣勢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這一羣人是去打羣架的，就在這時，張興隆和顧福兩人，在一壺春茶館裡喝茶，看見外邊這羣殺氣騰騰的人，顧福出於好奇，就站在門外張望，這一下正好被先前六個裡邊的一個跟班發現，就叫喚了起來說：「喏，就是他！」

大家都轉過頭來注視着顧福，顧福一看這些人都衝着自己來了，趕忙縮回身朝裡邊跑，臉也變了色，氣急敗壞地說：「三……爺，大事不好了，他們帶人來打架了。」

張興隆笑笑說：「叫他們進來，我們講道理，不怕他們。」

顧福硬着頭皮走出來，來至門口衝着他們說：「你們要找張三爺，在裡邊，請！」

這樣一主動地請上門，倒把這些人給弄懵了，你看我，我看你，胡教師到底是老江湖，領會行情，忙問：「是那裡的張三爺？」

顧福這下又來了精神，大着嗓門說：「是名震江淮的淮安張三爺。」

胡教師稍一思忖，就緊跟幾步進了茶館，張興隆右手搭住茶壺蓋悠閒地坐着，見外邊進來這許多人，連眼皮也不抬，祇見帶頭先進來一位連腮鬍子，黑裏帶紫一個彪形大漢，來至張興隆近前，衝着張興隆恭敬地抱拳說：「請問閣下就是名震江淮的張興隆嗎？」

張興隆也謙遜地起身拱手說：「在下正是張興隆，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這大漢聽後忙上前一步，打了個躬說：「小的叫胡世魁，見過三爺。」

張興隆也趕緊上前雙手托住他雙臂，這大漢就雙脚離地，整個身子被抬了起來，口裏還連連說着：「不敢，不敢……」

這胡世魁一看這個架勢，心裏就全明白了，眼前這位是名不虛傳的張三爺，也是自己這輩子第一次見到的高手，是眞正的當代英雄。

張興隆右手一擺，請胡世魁就座，自己也隨着坐下，笑呵呵地說：「閣下帶這麼多人來找我打架的麼？」

胡世魁嘆了口氣，不安地站了起來說：「我過去走過鏢，因年歲大了，回家後無事幹，經人介紹寄居許員外家當個教師混碗飯吃，剛才少東家硬迫着我出來，我知道他

平時多行不義，總會有報應的。他叫我出來時，我想你已走了，不會遇到你的，誰知却又碰上了你，我自知做的都是違心的事，請三爺原諒。」

張興隆笑笑說：「我們之間無怨無仇，都是朋友，你寄人籬下，受人支配，我不會怪你，現在是這個『拈花太歲』不服，那就叫他進來。」

這時茶館裡的氣氛已是一觸即發，緊張到了極點，茶館裡的茶博士關照茶客都快快收場，把茶壺、茶杯都收了起來，以免打架時碰壞，將過去碰壞、摔碎的茶壺、茶杯、壞枱子、壞櫈子之類的東西都收集起來，準備他們一開打就把這些破爛貨摔出去，到時照價賠償。因爲開茶館的也是地方上的流氓，不怕你不賠。

這「拈花太歲」仗着人多勢衆，壯着膽子進來，站在人羣後邊，離開張興隆有二丈多遠，張興隆笑着對他說：「我剛才對你說過，你下次再調戲婦女，我就廢了你，現在你帶人來打架是對我不服氣，我今天叫你開開眼。」

說罷左手舉起長櫈，右手一劈，祇聽「喀察」一聲，已成兩截，說道：「你們如果不服，我就照這樣打。」

當時在場圍觀的人都伸出了舌頭，半晌言語不得。

張興隆右手搭在茶壺蓋上，「得」一聲響，蓋上的滴子，已在張興隆右手的拇、食、中指裏，對着這「拈花太歲」的前額，瓜皮帽上有一塊綠色翠玉彈去，因爲速度太快，祇見白光一閃，接着就是「啪」的一聲響，隨着碎塊掉在地上的沙沙聲，「拈花太歲」頭上的這塊翠玉被茶壺蓋的滴子擊碎，這「拈花太歲」當時祇覺得腦袋往後一震，並沒有傷及任何皮膚。

張興隆說：「這給你留個記號，你如下次膽敢講話不算數，揚州城的老百姓作証，你還叫『拈花太歲』，我就打碎你的眼珠子。」

這小子此時如夢初醒，趕緊趴在地下叩頭，口中說道：「張三爺在上，小的服了，今後我一定改邪歸正，不做壞事。」

張興隆說：「起來吧！我們大家都是無怨無仇的朋友，你們大家以後好好地跟胡教師學武藝、健身體，走正道，爲鄉里鄉親多做些好事。」

這個胡教師感恩戴德地對張興隆說：「張三爺，你老是我們江淮人的英雄好漢。」大伙都跟着叫：「張三爺是我們江淮的英雄好漢。」

當時張興隆抱拳拱手，衝着大家說：「謝謝各位朋友和老少爺們的抬愛！」

張興隆轉過頭來，叫顧福拿出五兩銀子交給茶館掌櫃的，算是茶錢和砸壞了長櫈、茶壺蓋和生意擾攘的躭誤賠償，此時店老板從人羣中踏步出來，衝着張興隆一抱拳說：「三爺你老今天能來小店，我感到無限風光，至於這點小事算不了甚麼，怎麼能要你老破費？」

這個許少爺也搶着說：「掌櫃的，這是我不好，引起的事，這損失費應該全部由我來付。」

張興隆堅決的說：「不！這是我砸的，應該由我來賠才對。」

當時顧福也爭着說：「各位就不用爭了，我家三爺的脾氣，認准的道一定要走下去的，求你們大家就順着他的心意吧！大都是鄉里鄉親的，你們大家的盛情，我家三爺心領了，謝謝大家了。」

隨手就把五兩銀子交與茶館掌櫃的，大家這才沒有話說。

當時這許少爺預備設宴款待張興隆，張興隆婉言謝絕了，並說：「顧松軒老爺家已定好晚宴，再說我行程匆匆，不能久留，要去上海，兄弟你的心意我領了，咱們是不打不相識，以後都是朋友，咱們後會有期。」

說罷向大家拱手告辭，大家都心悅誠服地送至門口，依依不捨揮手告別。

* * *

這裏揚州城裏發生的事，不一會像一陣風傳遍了各個角落……江淮大俠張三爺來到了揚州，把發生的事大加渲染，茶館酒肆，大街小巷都在談論這件新聞，日久天長，新聞也久變成了傳聞……

當時顧福陪着張興隆回了顧府，顧福興奮地向顧老爺稟報了剛才發生的事，有聲有色的叙述，聽得顧老爺不斷頻頻點頭，摸着顎下的山羊鬍鬚，不住地點頭微笑，連連稱好。

在晚飯時，客廳裏點上了蠟燭、燈籠、煤油燈，照得客廳和同白晝一般，顯得那麼喜氣洋洋。顧老爺和兩位夫人陪興隆用晚餐，席間顧老爺捋着山羊鬍鬚，舉着杯，興奮地向兩位夫人叙說着剛才由顧福稟述的事……

聽得這兩位夫人嘖嘖稱讚。

張興隆坐在一旁，還是那樣文靜地吃着飯，沒有吭聲。

飯後，大奶奶出於好奇，懷疑眼前這個文靜的後生怎有這樣大的能耐？笑吟吟地說：「興隆大姪子，你人未來揚州，你的名氣早來到了揚州，你這次來寒舍，使我們門庭增輝，今天高興，興隆大姪子，你也表演一手給我們看看，不知大姪子能賞臉嗎？」

（未完・四）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 高貴貞等四人被陷在機關內已兩天了，剛好杜飛帶着他的妻子「陝北玫瑰」萬紅一齊來祭祖發現了他們，杜飛乘機要脅高貴貞坦白說出嫁禍鳳凰嶺之事，高貴貞爲了活命祇好承認……杜飛遵守諾言解救他們，但不是自己動手，他派萬紅前往延長縣報案，自己則奔鳳凰嶺轉告。此際剛好李自成被岳父母洗了腦率人殺向鳳凰嶺……



寇女指天發毒誓　爲報大仇滅陝北

家家戶戶都關緊了門。

街中央，忽然傳來哭聲，很悲哀的哭聲，似乎還有出家人在唸經。

有幾個頭目提着酒袋走過去，有個頭目一脚踢，彭的一聲門被踢開了，只見裡面有人在爲死人超渡。

那頭目立刻「呸，呸，呸」連呸三聲：「你娘的，活見你娘的大頭鬼，霉氣！」

另一頭目看看屋內，道：「是個有錢戶。」

當然是個有錢戶，這便是朱五的家，朱五的棺材抬去剛埋掉，他的靈堂擺在正屋裡，這是在過頭七呀！

那頭目看了一屋子戴孝人，牽馬跟着走了。

朱五是色迷心竅，想勾引高貴貞陪他上床，想想看，高貴貞是甚麼人物，人見了她躲還來不及吶，還敢動她的腦筋呀，眞是老鼠舐貓屁眼。

朱五死了，也死了一方的小惡霸，如今高迎祥率人前來，地方百名團隊人馬逃光了，也有的換了衣衫躲起來，只不過高迎祥只在這兒打個尖，立刻衝着身邊的頭目點個頭。

於是，那頭目又是一聲叫。

「老鄉親們，咱們這就要走了，在走之前，有件事情對老鄉親們打個商量，快把鋤頭鐵鎬拿出來，咱們用完了，立即奉還！」

另一頭目厲吼：「還不快取來，不想活了！」

這麼一聲吼，看吧，人們紛紛往家中奔，很快的取來鋤頭十字鎬。

這高迎祥也說話算數，他只單一個字：「走！」

他老人家當先拍馬出了黑龍關，百名近衛緊跟上，風捲殘雲似的刹時不見了。

這些人眞有一套，吃喝拉一口氣全辦完，連馬匹也餵好了。

黑龍關相距杜家灣的那個黃土高原只不過五里半，杜家祠堂就在黃土高原上。

黑龍關的人們見這高迎祥如此有效有神，神出鬼沒，他們沒有人開口罵，有不少人還沾沾自喜。

「看到了，我這一下子看到了，闖王高迎祥眞神，像關二爺呀！」

「我也看到了，人家坐在馬上那種架式，威風呀，難怪人家統領人馬官家也怕他。」

「可不是嗎，我就很注意闖王，自從進得街來，不見他開口說了一句話，只有快走了，才冒出一個『走』字！」

大伙不但不罵，還對高迎祥敬

佩不已，無他，那時候的人心也正在醞釀思變。

天災後就是人禍，這是定律，一成不變。

* * *

闖王高迎祥率領人馬出了黑龍關，五里半沒多久就到了杜家祠堂外，已有人叫道：「當家的，快看，那四匹馬在林子裡吶！」

原來高貴貞與李老八的坐騎有靈性，主人不在，牠們就不會走開。

馬飛女一眼認出女兒的那匹「雪地紅」，大叫一聲：「我的女兒呀，妳在那裡呀！」

高迎祥飛身落下馬，雙手端刀撲上祠堂台階，只見他猛一回身，叱吒如虎：「馬上找人！」

十名大頭目每人帶領九名殺手，刹那之間紛紛往祠堂四週找出去了。

其中有幾批殺手找到了那座石雕土地廟附近，他們發覺有地洞，有人就衝着洞口叫起來。

「姑娘，姑娘，妳在那兒呀！」

「姑娘，聽見了回應一聲呀！」

洞中傳音比之山對山的迴音還要聲音大，只可惜洞中落了土方，塌了，堵住了，聲音便也傳不進去了。

這光景便是墓園區再是大，也應很快找到了。

有人奔到一個土丘上面，他張開嘴巴又敞開了喉門大聲的吼起來。

「姑娘，咱們找來了，是來救你們麼，聽到了快回應一聲呀！」

就在這時候，高迎祥與馬女走來了。

高迎祥吼叫：「找到了沒有！」

馬飛女道：「必是餓死在地道中了，我可憐的女兒呀，妳可不能拋下爹娘不管呀！」

高迎祥頓足：「眞後悔，沒把姓杜的一起帶來。」

他忽的仰天大吼：「貴貞吶！」

聲音淒厲而尖吭，可達天庭九霄外，高迎祥顯然以內家眞力叫出來的聲音。

於是，好像從遙遠的方向，飄來微弱微弱的回應，聽得人們幾乎以爲是蚊子在耳邊飛過似的。

「爹……娘……」

高迎祥的精神一振，再叫：「貴貞呀，妳在哪兒？」

就在這時候，忽然地下有那麼針頭一般的紅光露出來了，有個頭目低頭看，才發現那兒有個小小圓圓的石縫洞，紅光就是由那小圓洞透出來。

這頭目立刻爬在地上看，他大叫：「在下面！」

高迎祥一腿把那頭目踢開兩丈滾在地上，他看！

那頭目挨踢還笑道：「在下面，在下面！」

馬飛女用力推開高迎祥：「你閃開，我看看，你老眼昏花看不見。」

那高迎祥閃開了，他哈哈大笑一聲叫：「叫他們快過來，給我挖！」

一百名近衛兄弟過來了，大伙一聽原來小姐四人就在這土丘下方，別的甚麼也不管了，收起刀取鋤頭，看吧，一個比一個用勁挖。

就這樣，高迎祥還急得直罵人。

「快呀，你們用力挖！」

他邊說邊往下方叫：「女兒呀，爹來了，妳放心，馬上救你們上來！」

這時候下面地洞中又是甚麼情況，大概只有一個字來形容：「慘」！

原來杜飛只把一袋酒由小石縫倒進去，幾個人只能小心的飲一點，至於吃的，就更慘了，這幾天只捉了一頭小狐狸，三隻大老鼠，有一條蛇未抓牢，蛇的大半身入了洞，李老八急急用刀切，切了一尺多長蛇尾巴，前段大半蛇身還是進洞了。

高貴貞只那麼一天吃上兩口肉是生啖，她吃得直落淚，恨死杜飛了。

四個人在洞中熬了四天半，那何止是度日如年，簡直是度時如年，每個人一身的酸臭之外，幾乎已癱瘓了。

高貴貞用最後的一點氣力往上面回應，叫過後她又無力的癱了。

就聽土丘上方鋤頭加上十字鎬，叮呀噹的挖起來。

不料挖了三尺深，突然出現一層岩石在上面，那個小孔縫是岩石鑿的洞，也是故意設計的，如今天都快黑了，如果有陽光，又是在正午，陽光就會自洞縫照進去。

地洞口中有紅光，也是李老八幾人聽得上面有呼叫，急忙燃起一支火把。

打從昨天起，他們連火把也要省着不點了，洞中白天夜間一片漆黑。

此刻，高迎祥可急了，又吼叫：「快破石呀！」

幾十人在上面砸石頭，不過天色快黑了。

馬飛女衝着那個稍稍挖大的洞口呼叫着。

「女兒呀！你們餓壞了吧！」

下面的高貴貞說話稍清楚了：「媽呀，先放些吃的下來呀，快餓死了！」

馬飛女急了：「這個小洞怎麼送吃的？」

高貴貞大叫一聲：「弄些水酒

也可以呀！」

上面，馬飛女一聽急叫幾個兄弟取來水袋酒袋，她親自把水袋往石縫頃倒。

下面的李老八抖起精神對尹六郎道：「上去接着。」

尹六郎道：「我……爬不……動了呀！」

張晉山道：「我……試試！」

他拉緊了李老八的衣衫往李老八的身上爬，這一拉可慘了，李老八被他拉得滑倒了。

想着三人一身武功，殺人揮刀猶如跳進西瓜地裡破西瓜一般威猛，如今便是往人身上爬也難了，一時之間大爲着急起來。

高貴貞道：「還是你們三人抱一起吧，我從你們身上再上去，我來接。」

李老八道：「行行，三人合抱沒問題。」

尹六郎道：「來吧，咱們三人先蹲下來，由姑娘先上去咱們的肩頭上！」

只見這三人六條粗臂相互抱，高貴貞立刻站在三人的肩頭上，便是如此，三人也把吃奶力氣使出來了，拚命的挺起身子，三個人中已有兩人直搖頭。

爲甚麼搖頭呀，頭昏腦脹兩眼發黑，只憑意識挺着直不楞的身子，當然會直搖頭。

三人把高貴貞頂到上面，高貴貞舉起手上的酒袋，衝着石縫口大聲叫。

「娘，娘呀，快倒酒進來，有了酒，你們先把這小洞再擴大，先拋些吃的下來。」

上面，馬飛女可也更急，她把一袋酒急忙往石縫小洞中倒下去。

有一大半沒有接住，沒關係，馬飛女身邊還有七八袋又是酒又水，她再取一袋往下倒。

一邊的高迎祥可急了。

「怎不找個麥管，唉，只怕他們吃不了多少！」

馬飛女一邊倒，小心的頃，一邊道：「這時候到甚麼地方找根皮管子呀，沒有呀！」

可是，下面的李老八三人早就把頭抬起來了，只因爲從上面石縫中滴滴嗒嗒的落下來的酒與水，他們不放過，張口一滴一滴的接到口中。

洞上面，馬飛女已頃倒了五袋酒，她又取另一袋子，下面的高貴貞大叫：「娘，娘，我的袋子裝滿了，妳就別再糟塌了。」

李老八三人似乎也有力氣了，因爲接漏的水酒他三人各自喝了不少！

果然是「人是鐵，飯是鋼，三頓不吃鳥朝上」！

爲甚麼說是鳥朝上，人死了就是那樣！

如今三人喝了石縫滴下來的酒，一個個又有精神了，又活了！

高梁酒的力量大最營養，吃下去後血脈賁張，衰氣凝聚，如果再有三斤槓子頭下肚，李老八三人就更活了！

高貴貞下了地，她拍拍酒袋道：「有五斤！」

李老八道：「姑娘，你吃吧，我三人接了上面流下來的，吃得也差不多了！」

高貴貞道：「我也早已喝足了，喝得我好像是醉了，身上發熱呀！」

四個人坐在地上等上面，上面的人更是急！

衆人齊動手，看看已到三更天，火把一照有人大叫：「這兒是鐵條這麼粗，也生了銹！」

高迎祥低頭一看，他倒抽一口涼氣，道：「這正是機關呀，如此粗的鐵柵放下去，他們當然出不來了！」

馬飛女道：「快呀！」

有幾個頭目過來了，這其中一人看了又看，道：「當家的，我有個建議！」

高迎祥叱道：「有主意就快說，別那麼文縐縐！」

那頭目道：「當家的，咱們集中十字鎬，祇砍一根，祇要一個鐵柵鬆動，他們就可以出來，咱們再到有土的地方挖洞救人！」

高迎祥道：「好，好，你的主意也不錯！」

那頭目一聽，大吼一聲：「持十字鎬的全過來！」

有廿多位漢子手持十字鎬走過來，又見這頭目對着洞口大聲的叫：「姑娘呀，你們由那一邊進去的，快在那一邊弄出聲音來，咱們挖破一根鐵柵，你們就有救了！」

下面四人聽得清，高貴貞立刻走到一個洞口，對上面叫道：「就在這一邊呀！」

高迎祥也急了：「快，快下手！」

馬飛女道：「那個可惡的杜飛！」

下面高貴貞大叫：「娘，女兒出去先殺姓杜的，杜飛不是東西！」

馬飛女道：「我的女兒呀，何用你下手，我已派出幾人把杜飛幹掉了，就在風口村！」

高貴貞道：「便是已死了，我也要在他的屍體上再砍一百刀！」

她這是真的氣極了！

＊＊＊

有人可也急極了！

這發急的人不是別人，杜飛是也！

杜飛又來到了杜家灣，他急的是爲甚麼萬紅還沒來，萬紅是去報案了，難道……

快二更天的時候，杜飛決心前去黑龍關打探一下萬紅的下落，是不是萬紅出了事！

杜飛就快走到黑龍關了，他也在咬牙關！

杜飛心中可也想得多，首先，官府會不會派人馬來捉拿老龍溝的人，如果不來，自己的處境就危險了！

他想着，高貴貞就不會放過他！

當然，杜飛不懼高貴貞，但老龍溝不好惹，老龍溝官家也怕，如果他們興兵攻打鳳凰嶺，怎麼辦？

杜飛也怕見李自成，李自成的武功高過他，杜家刀法殺不過陰陽羅漢刀法，何況李自成身邊那幾個殺手，一個比一個厲害！

有了這些顧忌，杜飛煩惱了！

就在這時候，從黑暗中跳出一個人來，那人是從石後跳出來的！

杜飛不及拔刀，那人已叫了：「杜飛，是我，我在這兒很久了！」

杜飛一見萬紅，心中大石落下了！

他拉了萬紅閃到路邊石後，問道：「怎麼不回咱們約定的地方，害我爲妳擔心！」

萬紅道：「我守在這要隘，等着觀看官兵番子們的大軍過來呀！」

她「嚜」了一聲，又道：「怪了，到現在連個人毛也沒有看到，莫非他們怕了闖王的威名？」

杜飛道：「闖王祇帶一百鐵騎呀，他們也怕？」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龍溝的人馬，已找到了那女人的陷阱上方，正在全力開挖，祇是，嘿……」

他冷笑，又道：「鐵柵設在岩石上，由他們去挖吧，想救人，挖上三天也枉然！」

萬紅道：「官家這一回還是打算清剿你們鳳凰嶺的，經我這麼一說，他們才明白上了老龍溝的當了！」

杜飛道：「我們雙方都上了老龍溝那女子的當了！」

萬紅道：「官家做事眞混帳，爲甚麼仍不見他們的人馬出現！」

杜飛指指遠處一塊高地，道：「走，那兒是個斷崖，咱們去那兒居高臨下看得遠！」

萬紅道：「咱們看着官兵要怎樣圍殺闖王高迎祥！」

兩個人一前一後的飛一般往斜坡那面奔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從黑龍關那面奔來一彪人馬，祇不過人馬並不多，祇有十幾個！

其實這批人不是別人，東廠來的新上任大當頭「飛天蜈蚣」古泰來與他的十二飛刀手！

東廠番子們做事是獨自行動，別人是無法指揮的，如今古泰來率人獨自行事，他們在一處荒坡中就下了馬！

這些人把馬拉開，疾往林中閃去，形同鬼魅一般，神秘得不知他們打算如何同官兵配合！

其實，黑龍關距離杜家灣五里半，祇要人馬過了杜家灣，消息會很快的送到闖王高迎祥那裏！

高迎祥並非糊塗蛋，他到任何地方，總是派有前後哨探在暗中監視着，任何風吹草動，豈能瞞過這老賊！

古泰來也夠奸，他就瞭解這一套，所以他帶着十二飛刀手提前在杜家灣很遠的地方便隱沒在黑林中去了！

這批人一消失，那萬紅已抱緊了杜飛，笑笑道：「必是東廠番子們，嘻……」

她主動的吻上了，杜飛也高興，二人抱得緊，你吻他咬得好不快活！

萬紅道：「等他們雙方殺出個結果，我們再去好生損那地道中的女子爲你出出氣！」

杜飛道：「令我懷疑的，也是唯一不明白的一件事……」

萬紅道：「是甚麼事！你說說，我聽聽！」萬紅還咬着杜飛的耳朵，輕不輕重不重的在發嗲！

杜飛忍不住的笑，但他還是對妻子萬紅道：「我在風口村未見到李自成，我被那惡婆娘澆了我一身滾燙熱水，娘的，疼得我往河水裏跳，還好未澆上我的臉！」

萬紅愛憐的道：「你現在不疼了吧？」

杜飛道：「我泡在河裏大半天，我疼得不得了，那大腳臭婆娘，當時我就揮刀砍了她！」

萬紅道：「主要的是李自成呀，他怎麼未出現，他應該出現的！」

杜飛也以爲李自成應該出現的！

他如果知道李自成去幹甚麼，他就笑不出來了！

有了東廠番子出現，最高興的便是杜飛，因爲他的報復大計就將得逞了！

他唯一覺得美中不足的便是少了個李自成，如果李自成也到了杜家祠堂，那就太好了！

杜飛摟緊了萬紅，兩個人高興的在月光之下的草石上滾着，笑聲却低得祇能叫對方聽到！

終於，官兵與强盜尚未接上火吶，杜飛與萬紅二人却又有了進一步的行動！

這二人也眞能湊和，就以天爲被，地爲床，祇脫褲子不脫光，就那麼的雙方熱呼呼的幹上了！

其實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人家是新婚夫妻呀，他們是想怎樣就怎樣，兩人尋歡最快活！

祇不過二人折騰到要緊時分，忽聽得遠處傳來尖尖的口哨聲，那哨聲在夜間可傳出三里遠！

於是，杜家灣那面有了回應，祇聽也是口哨聲，祇是一長聲！

就聽又是連續短短的口哨聲，引得杜家灣那面老龍溝人馬立刻騷動了！

就聽馬飛女尖聲道：「官兵們怎麼知道咱們在此？黑龍關快馬趕往延長縣報案，也不會這麼快出現！」

原來哨聲有規定，甚麼情況便吹甚麼哨音！

高迎祥大怒，他吩咐留下二十人盡快的挖開一條鐵柵，餘下的跟他去迎敵！

高迎祥對地洞中被困的女兒四人道：「你們在洞下少呼叫，爹同你娘去殺那些狗東西們！」

馬飛女也尖聲道：「女兒呀，娘很快就回來了！」

就聽有人大聲叫起來：「狗東西們來了好多呀！」

原來杜家祠堂這片亂墳有兩條路，如今兩條路的出口大道分別被堵住了！

高迎祥率人迎上去，忽的一排箭射過來，立刻有人嗥叫着倒下去！

高迎祥一見這光景，大叫：「小心，爬下，爬下！」

他帶來的這批近衞均是厲害殺手，跟了高迎祥南征北戰都是流過血汗的人物，作戰經驗當然豐富，聽了高迎祥的吼叫，先就分散開來，然後再找掩蔽！

忽的，另一面也是一排箭射來，這時候有人在高聲招降了！

「高迎祥、馬飛女，你們被包圍住了，投降吧，投降的人可活命呀！」

一時間空氣似乎凝結住了，好像這兒眞的變成鬼域，了無生機似的！

「高迎祥，你是個人物就快投降呀，你叫那麼多的人爲你而死，你居心何忍！」

另一面，又聽得有人厲叱：「高迎祥，咱們知道你同你老婆馬飛女都來了，貪杜家的寶物呀，你夫妻二人逃不掉了，光棍些快出來，眞要爺們把你們這幾個人毛一擧殺光不成！」

仍然沒有回音，便是小丘上二十名挖鐵柵的怒漢也不見了，這一帶好像已沒有人了！

忽聽遠處又傳來吼叱：「高迎祥呀，本大人乃巴成光，對面的乃是宋清風宋大人，爲了抓你，咱們來了兩位總兵，大隊人馬之下，你們逃不掉了！」

另一面，宋清風也狂叫：「老賊，還不出來投降！」

這種雙方對峙的局面從三更天延到四更將盡，怪的是，雙方均未衝殺！

這就令人震驚了，祇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那便是一旦天色拂曉，對人少的一方絕對不利！

高迎祥祇帶來一百人馬！

巴總兵却帶來一千人馬，加上宋清風整頓後的人馬，官兵超過一千四百人！

當然，高迎祥還不知道官家暗中還隱藏了十三個東廠番子！

這時候，老龍溝的殺手羣一個個在黑暗的墳堆之間爬伏潛行，他們沒有一個挺起身來衝鋒陷陣！

二十幾個怒漢爬在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四週，護送着闖王高迎祥往外移動！

往外移動，也正是往他們拴馬匹的地方移動！

他們的行動，幾乎就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在黑暗中進行，人伏在地，看上面或前面又很清楚，幾十個怒漢已快接近那百匹健馬地方了，忽然，馬匹羣中傳來悉悉嗦嗦之聲，聽得人們暗吃一驚！

就在人們一呆間，從馬匹之中傳來幾聲冷酷的吼叱：「算定你們會來奪馬而逃，嘿……」

隨着這一聲吼叫，又是一聲叫：「燃火！」

就見刷刷之聲起處，幾十隻火把燃起來，立刻間雙方人馬彼此看清楚了。

馬匹這面至少圍上二百官兵，東廠番子「飛天蜈蚣」古泰來擧着手上長短刀厲烈的刀指伏過來的人們，吼道：「高迎祥出來！」

「殺！」

二十名高迎祥的近衞揮刀直砍過來！

就見空中冷流疾飛，二十四把飛刀立刻擲出，是的，東廠番子們來了十二飛刀手，這時候出手就是飛刀，而且是立見效果！

他們刀不落空盡數打中撲上來的人們！

不料這些挨了飛刀的人們一聲不吭，咬緊了牙關，揮刀就砍，而且是不要命的衝殺而上，盡是要命刀法！

一般而言，出刀之人必攻多守少，但這二十多名怒漢却是半分不守，全力殺上！

十二飛刀手有一半退閃不及，活生生被刀砍死，另六人疾退中，又發出身上飛刀，但在驚慌之中便也失去了準頭，飛刀威力大減！

高迎祥的二十幾名死士在追攻之中也死了五個，他們不算吃虧，每個人均拖了一個飛刀手墊底！

於是，搏殺展開了！

當兩邊人馬混戰中，所有的弓箭手便退往二綫！

「飛天蜈蚣」古泰來看了半天，火光中他發現了高迎祥，高迎祥正在吼叱幾個近衞殺手，因爲他們要爲高迎祥開路，高迎祥不退！

馬飛女也不退，這夫妻二人要拚命！

有個近衞挨上去想抱住高迎祥，打算背高迎祥衝出重圍，早被高迎祥踢出兩丈外！

高迎祥虎吼一聲：「我們人馬集中不分散，你們給我聽着，每人殺一個不吃虧，殺兩個有得賺，兄弟們，咱們比賽殺人了！」

「殺呀，狗腿子們來吧！」

高迎祥一馬當先，揮刀疾殺！

他是有功夫的人物，揮刀就見血腥，於是，灰暗漸漸退失，黎明已將來臨，就在這一路追殺中，忽的迎面躍來一個怒漢，他雙刀怒指，嘿嘿冷笑！

這人不是別人，早在暗中盯上高迎祥的東廠大當頭「飛天蜈蚣」古泰來！

古泰來果然陰毒又奸詐，他早就應該殺向高迎祥了，但他不出刀，因爲他要等，他不擔心高迎祥會逃走，同時他也要確認，認清楚確是高迎祥本人！

他在天明的時候堵住了高迎祥，而高迎祥已是力氣似已放盡一半了！

這時候已見這杜家祠堂盡是人頭鑽動，一千多官兵把這土丘附近圍了個內三層外九層，高迎祥這才知道今天實在難以逃走了。

高迎祥不失他闖王的威儀風格，見此光景立刻仰天大笑，大刀高擧，厲吼如虎：「兄弟們，拚了！」

馬飛女也狂叫：「當家的，必是有人通風報了信，把咱們陷住了。」

高迎祥厲叫：「老婆呀，希望妳能逃出這一劫。」

馬飛女道：「要死就一雙，不着與你死我活。」

「老婆呀，你就沒聽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這句話了嗎？」

馬飛女叱道：「說這話的人渾帳王八蛋，沒情沒義的人，我馬飛女不是，當家的，咱們殺出一條血路吧！」

有個半百頭目，吼道：「兄弟們呀，拚死掩護當家的往外衝呀。」

「殺呀！衝呀！」

遠遠看過去，高迎祥這已經不足五十人的隊形，就如同一個大錐子般猛往官兵人叢中衝過去。

也就是這時候古泰來飛身攔住高迎祥。

「姓高的，你不識相。」

高迎祥回罵：「狗東西，等你來侍候高大老爺了。」

另外的近衞就是沒辦法攔住古泰來，祇因爲宋清風的人馬當先圍上來了。

高迎祥的人馬幾乎很快的被一個一個的分開來了。

於是，巴總兵的人馬也自另一方向包抄過來，形成了二十多人對付一人。

一聲聲狂喊怒殺中，祇見鮮血往空中洒，人肉塊塊飛拋，高迎祥的這批近衞殺手，果然個個是刀客，他們旋刀狂殺中每個人身上至少挨上十幾刀，但他們却吭也不吭一聲，就好像他們生來就喜歡挨刀似的。

那血流盡或被砍的怒漢，每每在氣力放盡了，才怒瞪着雙目砸在地上，而不是倒下去，倒下去是無奈，砸下去是厲烈，很想在砸下去的時候再幹他一個。

有幾個怒漢死了，但手中的刀仍然握在手上，而且刀仍然殺在對方的身上無力拔出來。

就這樣，引起了官兵們的忿怒，奔上幾十個對着已死的怒漢亂刀砍成糜肉醬。

就這樣搏殺也拖拖拉拉了半個時辰。

高迎祥與馬飛女這一雙患難夫妻也早已是遍體刀傷，血流滿臉了。

就在這已經歪倒的石刻土地廟旁，馬飛女被宋清風堵住了，而高迎祥也與大當頭古泰來殺得忘了自己已無路可走。

官兵們慢慢的圍過來，十二飛刀手也祇有三個人，還是身受重傷直不了身子。

如果仔細看地上，眞的是屍橫遍野，血泊相接，果然是慘不忍睹。

古泰來把手背送到唇上，他用力的舐了幾下，嘿嘿冷笑道：「姓高的，你看似英雄，實是狗熊。」

高迎祥大罵：「放你媽的屁，你是甚麼東西，東廠番子，逢迎拍馬的小人。」

古泰來大怒，道：「你這老兒，那麼多的人爲你而亡，你算他娘的甚麼玩意，你太自私了。」

高迎祥道：「狗東西，你知道甚麼叫仁義？甚麼是義氣，江湖例律，我的兄弟們就是義氣，娘的，死又何惜，二十年後他們又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你個王八蛋還不快出刀，同你家高大爺決一死戰。」

土地廟這一邊，馬飛女大叫

：「當家的，殺，我在你身邊爲你掠陣了。」

看看，如今祇有他夫妻二人了，却還是如此的凶殘暴烈，死在他們的心中已不重要了，要緊的是這股子英雄氣概絕不能有損。

猛古丁，古泰來厲叱：「殺！」

古泰來認準了高迎祥的血流得差不多了，也正是他下手搏殺此獠的好機會。

其實，遠遠的，總兵巴成光可不這麼想。

巴總兵也恨透了東廠番子們老大心態，心中有氣無法宣洩，此時此刻，何不先來個坐山觀虎鬥。

巴成光見宋清風與馬飛女殺在一起，他也無動於衷，他祇關心高迎祥與古泰來的決戰。

這一次戰役十分重要，如果高迎祥眞的死在古泰來之手，那麼，一切的功勞就是姓古的了。

巴成光的人馬守得緊，可是無人再衝殺，實際上他們也已經死了三百多人馬了。

高迎祥似乎有流不盡的血，用不完的力氣，大刀狂掄疾斬，殺得古泰來難以近身。

古泰來在刀芒之外哈哈的笑：「姓高的，你現在正應了那句話，困獸之鬥。」

高迎祥也以爲他正是如此，猛古丁一個半旋身，高迎祥使出一招「翔龍弄雲」，他的身子在疾旋中一片刀芒如輪盤，猛往古泰來削過去。

這一招絕世刀法，高迎祥曾在千軍萬馬中斬掉十一個圍他的人。

古泰來也被高迎祥的這一招震住了。

古泰來短刀疾撥，右手長刀反殺，噹的一聲，古泰來的短刀不見了，他疾忙往側閃，却發現高迎祥齜目欲裂的雙手托刀不動了。

高迎祥直直的看向遠方，好像看向他的老家老龍溝似的，一副金剛怒目樣。

立刻，有人大叫：「高迎祥死了！」

遠處，巴成光大叫：「待本大人殺了他！」

這是在搶功勞，古泰來當然明白。

古泰來低叱一聲，他揮刀往高迎祥的頭上砍去。

古泰來的刀就快砍上高迎祥的脖子上了，突然間，高迎祥來一個迴光反照，一刀猛然砍過去。

「唉……」

那一刀眞厲害，古泰來就是沒閃過，他被高迎祥一刀砍入肩骨，大叫一聲往地上倒下去。

高迎祥却發出一聲梟笑，他拋去了手中大刀。

「老婆子，別殺了，咱們既然殺夠本，那就認命吧！」

果然，馬飛女也把手上刀摔到了草叢中，總兵宋清風的大刀已架在馬飛女的脖根上了。

巴成光撲過來了，姓巴的刀子頂住高迎祥的肚皮上，嘿嘿冷笑，道：「姓高的，你眞有種。」

「哦呸！」

高迎祥一口血水吐在巴成光的臉上，罵道：「你娘的，高大爺還需你奉承？」

巴成光怒吼一聲，道：「把他們二人綑上，本大人到祠堂去過堂。」

很快的，官兵們把高迎祥夫妻二人上了綁，一路往黃土高原的祠堂拖去。

人們走了，但巴成光未立刻走，甚至有幾十個官兵還守在他身邊。

巴成光却對這些人道：「你們也去祠堂吩咐他們造飯，馬匹備妥。」

這些人一聽，全走了。

於是，地上傳來了一聲低呼。

是古泰來，他挨刀又醒過來了，這是令巴成光吃驚的，巴成光一躍過去，他扶住古泰來，於是，人羣已走遠的那一面，閃出三個人來，三人正在往這面走。

巴成光當然也看見了。

巴成光不等三人過來走近，地上的一把短刀匆忙的握在手上，又很快的送入古泰來那肩上的傷口中。

古泰來又是重傷，但他絕對想不到巴總管會一刀刺入他的傷口中直達心窩。

巴成光托着古泰來，大叫：「大人呀，你不能死。」

「唉……」這一聲才是古泰來的最後一聲叫。

那聲音直把亂墳那面的三個飛刀手引到了巴成光身邊，祇見巴成光一手緊緊的按住古泰來的傷口，雙目見淚的還叫着：「大人，大人呀！」

有個飛刀手去探古泰來的鼻孔，他搖搖頭。

另一飛刀手道：「巴大人，我們大當頭死了。」

巴成光嘆口氣，道：「古大人眞勇敢，令我汗顏。」

三名飛刀手再看看古泰來的傷口，三個人似乎面面相覷的樣子。

這種表情是瞞不過巴成光的，三個受了重傷的飛刀手，正要轉身而去，巴成光出刀了。

姓巴的出刀不留情，大刀一揮，活生生把三個飛刀手砍在地。

有個飛刀手咒罵：「王……八……蛋……」

「哈……」巴成光笑了。

那年頭，東廠番子們已不受人

尊敬了，地方官猶是恨他們入骨。有些武將們，恨東廠的人跋扈，比之恨土匪與山賊還多十分。

＊　＊　＊

那麼多的官兵們很有次序的站在杜家祠堂內外，高迎祥與馬飛女這對夫妻，却彼此相互的微微笑。

馬飛女笑道：「當家的，我從來沒有發現你是這麼的可愛呀，我愛死你了。」

高迎祥道：「我的老婆呀，妳比當年走江湖賣膏藥更美了，美得我眞想把你活吞，哈……」

「嘻……」

這時候有此對話，官兵們也聽得僵住了。

聽聽，人家早已把生死置諸腦後了。

於是巴成光與宋清風二人相皆過來了。

兩位總兵大人站在祠堂台階上，巴成光雙手叉腰看下去，高迎祥正自哈哈笑，好像是神遊太虛而忘了眼前的這個景象了。

巴成光對宋清風道：「宋大人，咱們就在這兒審這一雙大盜。」

宋清風道：「巴大人問案吧！」

不料高迎祥忽然大吼：「問你娘的老蛋，有甚麼好問的？老子高迎祥，帶着兄弟們住在老龍溝，吃酒用大碗，吃肉是大塊，衝鋒陷陣我先上，專殺貪官和污吏，娘的皮，你若問老子們殺過多少人，嗍，從開始到如今，至少也有上萬人，王八蛋呀，高老爺的罪有多大？你琢磨吧！」

馬飛女道：「狗東西，我丈夫這是口供呀，你們如果再囉嗦，老娘罵你十八代老祖先！」

巴成光嘿嘿笑，他對宋清風道：「解回縣衙門，由王大人發落吧！」

宋清風道：「巴大人，這可是大功，更何況這姓高的還有人馬在老龍溝，萬一他們衝來……」

巴成光一聽之下，不由點頭道：「提他的人頭回縣衙，也是一個樣。」

宋清風道：「也是本人心中想的。」

巴成光一聲吼：「來人吶，就地正法，把他二人的頭包起來，送回縣衙掛高竿示衆。」

立刻奔出十二人，一擁上前。

這十二人一心要把高迎祥推倒地上雙膝跪下，祇是高迎祥大馬金刀的站着，他們就是推之不動。

高迎祥厲吼：「王八蛋們，老子站定了，你們快快下刀殺！」

馬飛女也用力撐而不跪，馬飛女聽得丈夫的吼聲，大怒：「狗東西們，快先砍了老娘的頭，那一個先砍我丈夫的頭，老娘變厲鬼也找上門。」

台階上，巴成光大怒：「砍了！」

不用推倒了，三把大刀砍上去，又砍頭，又砍背，又砍胸前一大刀。

立刻間，這夫妻二人死在地上了。

怪的是二人流血已很少了，其實他二人早該躺下了，流了那麼多的血，所以未躺下，那全憑他二人的功夫，把一口元氣聚在丹田不散。

不管怎麼的，官家還是把高迎祥夫妻二人砍了頭，砍死在杜家祠堂。

於是一大隊人馬匆匆的開回延長縣與延安縣，他們怕的是高迎祥的部隊殺下白于山，那就不妙了。

高迎祥有人馬六七千，他爲了女兒輕騎下山來，不料却中了杜飛的計，死得眞慘，一個也沒有逃走。

杜飛與萬紅在暗中看得清楚，杜飛笑得開懷。

「娘的，總算報了心中大恨。」

萬紅道：「還有個李自成呀。」

杜飛道：「眞不知李自成那小子去了甚麼地方，難道李自成生病了？」

萬紅道：「我們快離開吧！」

杜飛道：「不，且去看看洞下面，洞中還有高迎祥的女兒在，這女子是個鬼靈精，她非死不可。」

萬紅道：「應該過去看看。」

這二人匆匆的奔到那個小丘上，低頭一看，二人笑了。

祇見已被挖得露出石岩來，根根鐵柵仍然在。

杜飛走到石縫口，他衝着石縫大聲吼：「喂！下面的高姑娘呀！我來救妳了，聽到了回個音。」

他一共叫了十幾聲，下面沒反應。

有陽光照過來，照到了洞石縫，杜飛急忙低頭看下去，看着看着他嘿嘿笑了。

「就不信餓你們不死。」

萬紅道：「怎樣了？」

杜飛指着下面，道：「你看看，你看看就知道了。」

萬紅立刻低頭看下去，小石縫還是有光亮，光亮來自頭頂陽光。

萬紅看了幾眼，道：「全死了，東倒西歪的一動也不動了，肯定餓死了。」

「哈……」

杜飛大笑，他摟着萬紅的腰道：「走吧，咱們一同回去鳳凰嶺，哈……我得設法說動李自成，加入我們的陣營中，哈……」

萬紅道：「最好把高迎祥的人馬一齊拉過來。」

「哈……」

「嘻……嘖嘖嘖……」萬紅又吻上杜飛了。

這二人匆匆的走，兩人騎馬併着行，萬紅道：「親愛的，你說說，那一對寶石鴛鴦在這兒嗎？」

杜飛雙目一亮，道：「當然在這兒，祇不過神仙也找它不到的，哈！」

他得意至極，卻未曾想到鳳凰嶺更慘。

＊ ＊ ＊

杜飛的笑聲等於給了地面下的李老八四人信號，笑聲越遠，証明杜飛二人已走遠。

於是，尹六郎才把手收回來。

尹六郎的手按緊了高貴貞的口，他已從半夜按到現在，按到杜飛走遠。

高貴貞「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

高貴貞大哭，不影响李老八三人的行動，上面一夜的搏殺，四個人在地洞之中乾着急。

高貴貞急得尖聲叫，尹六郎怕上面官兵知道這地下有人，那就慘了，所以用力捂住高貴貞的嘴巴。

四個人的力氣，完全是吃了馬飛女頃倒下去的水酒才得以紓解。

地洞中，也由於上面挖的人集中在一個地方開挖，有一根鐵柵鬆動了。

李老八四人入洞之前，他們也帶了十字鎬、鋤頭，現在也用上了！

張翠山邊挖邊搖晃，上面本來快挖開了，可是官兵殺過來，上面的人怕官兵知道，立刻又用土石埋住。

張翠山與尹六郎在洞中開鑿着，李老八更在下面往上頂，高貴貞見這光景，她忍住了滿腹的仇恨與悲憤，壓抑住雙目熱淚，也走過去，她把所有的力氣都用上了，那根鬆動的鐵柵眞重，但慢慢的往上移動了，移動得很慢，也移動的卡卡响。

於是，尹六郎與張翠山忙也把雙手抓牢了鐵柵往上推，四人合力的推了個力氣放盡，才推上一尺那麼高下。

李老八指着地上石塊，大叫：「快呀，用石頭先墊起來再說！」

高貴貞抱石塊墊下面，累得四人大喘氣。

李老八對高貴貞道：「這一回姑娘先往外面溜出去，千萬別猶豫。」

高貴貞道：「出去先殺姓杜的！」

尹六郎道：「姓杜的還不知道已成喪家之犬了！」

張翠山道：「來吧，咱們往高抬！」

李老八道：「我們何不用力把這鐵柵拉彎，叫它不能再閤起來。」

尹六郎道：「對呀，咱們拉彎大家都能出去！」

三個大男人，合力頂緊了鐵柵一根往上彎去，那鐵柵有兒臂粗細，想頂彎還眞不容易。

三人至少彎了半個時辰之久，高貴貞才一摔腰肢便溜到外面了。

忽聽卡的一聲响，上方落下幾塊石頭砸下來，李老八三人躲之不及，被砸得頭破血流。

怪了，天下的事也眞玄，鐵柵未彎，上方的石頭還被他們三人頂呀推得爛了一大塊，那「卡」一聲便是由上面的鐵柵發出來的，可也把鐵柵推得往上翹。

「哈……」李老八頭破流血還笑，三個人便也相繼的出來了。

四個人由原路往外爬，爬到那堆塌了的地方，李老八三人急忙在地道中用鋤挖。

四人相繼的把堵死的地方挖了個土洞，再也不多想的就匆匆的爬了出來。

四人由頃斜的土地廟邊爬出來，四個人早已不成人形了。

高貴貞站在墳堆上看過去，心中不由悲從中來，忍不住的掩臉大哭起來。

李老八幾人不管她了，急忙四下找，只是未找到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屍體，卻在死人的身上搜了些乾糧。

李老八走到高貴貞面前，道：「姑娘，咱們這就去報仇，可是，先得吃個飽，吃吧！」

高貴貞接在手中，她餓極了，雙目一厲，淚不流，咬牙切齒的對天發誓！

「皇天在上，我高貴貞在你的下面起毒誓，若是我爹娘有不幸，我與丈夫李自成必率人掃滅陝北每個城鎭，殺光他們，除非我們死絕。」

她起了誓，果然不哭了，而且也大口大口的啃吃着。

他們四人已六天未進食了，想着洞中的死狐、死鼠、死蛇，生啖在口實想作嘔。

李老八指指杜家祠堂，厲吼一聲，道：「姑娘，咱們過去看看！」

高貴貞道：「我正要燒了這坑人的杜家祠堂！」

四個抄起傢伙立刻精神又大了，一路往杜家祠堂中奔上去，祠堂中的景象嚇人一跳。

四個人的馬匹不見了。

附近所有的馬匹都被官兵們拉走了。

高貴貞當先跳到祠堂院裡，他發現院中只有兩具屍體，是無頭屍。

高貴貞只看了一眼，立刻撲上前去雙手抱住一具粗壯高大無頭屍大哭大叫：「爹！」

她只叫了一聲，人便昏過去了。

尹六郎三人一見，果然是老當家的屍體，三人也忍不住的落下了眼淚。

高貴貞甦醒過來，又撲向另一屍體，正是她娘馬飛女無頭屍。

李老八忿怒的哇哇怪叫：「殺，殺，殺！」

尹六郎落下了英雄淚，張翠山一刀砍在石頭上，一片火花濺出來。

忽的，高貴貞嘿然冷笑不已。

李老八道：「姑娘，無論如何，先把老當家與夫人的屍體找地方合葬。」

尹六郎道：「這是應該的！」

張翠山道：「我去剝些衣衫來，把兩具屍體裹仔細，找個地方埋起來！」

高貴貞道：「我必盡快把爹娘人頭找回來，便是殺到北京城也拚了！」

李老八三人齊點頭。

「對，殺上京城又怎樣！」李老八大吼。

三個人剝了十幾件乾淨的衣裳，再把高迎祥與馬飛女夫妻二人的無頭屍裹在一起，就在杜家祠堂前面的松樹下挖了個坑暫埋。

這時候高貴貞一聲也不哭，她的雙目在冒火。

這個樣子顯然地充滿了仇恨，非要殺人方消心頭之恨，甚至喝人的血。

李老八三人在四週看一遍，忽然聽得高貴貞道：「跟我進去。」

李老八三人隨着高貴貞走入杜家大祠堂，只見她舉起手中刀盡在杜家那些先人牌位狂砍過去，這百個牌位被她刀砍得沒有一個完整的。

然後……

「你們給我放把火，燒了這勞什子的祠堂！」

李老八三人早已燃上了火種，三把火燒起來，這杜家百年老祠堂燒起來了。

這眞是，死人招誰惹誰了，還遭這種災難，能說不是後代子孫之不肖嗎？

杜飛絕對想不到這些。

＊ ＊ ＊

天快黑的時候，李老八與高貴貞四個人進入黑龍關，那個單日賣馬牛，雙日賣羊的小市鎭。

四個人走進「黃河大客棧」，嚇了客棧伙計一大跳。

是的，四個人宛如從泥巴洞裡出來的泥人。

李老八對伙計道：「酒菜先弄一桌來！」

伙計道：「四位怎麼變成這樣子！」

「遇上鬼了，很多鬼！」

伙計道：「那必是杜家灣……」

「是的，就是走到那兒遇上的，可惡啊！」

伙計道：「杜家灣又死了幾百人，至今無人敢去看一看，誰去找倒楣呀！」

伙計一共三個人，又送熱水又送吃的，就在大房間中擺起來。

尹六郎道：「伙計，替我們四人備馬，我們的坐騎全死了，娘的，馬驢也怕鬼！」

伙計道：「明日開市在南街，就是咱們這兒，四位可以直接同馬販子們談！」

尹六郎道：「咱們連夜走，你去找個馬販前來。」

伙計一聽，立刻奔到另一大房間中，他很快的帶來一個馬販子。

這人是個大草鬍有點爛眼皮的樣子，進房來，看看高貴貞四人，道：「是你們四位買馬匹？」

李老八道：「四匹馬，要好的，脚程快的，你開個價吧！」

那馬販子再看看四人，道：「配套的沒有，那得找人外配鞍子！」

李老八道：「你開價！」

那漢子道：「這些馬來自口外，大草原養膘，每一匹都是健馬，只不過我也有損失，咱們路過鳳凰嶺附近，山上逃下幾十人，逼得咱們驅馬疾走，走失了一半寶馬！」

他見高貴貞四人眼睛放火，又道：「所以這一回多少要加個價，不多啦，每一匹我只索價五十兩！」

李老八一聽，道：「不算貴，四匹馬一共二百兩，你就去牽馬來，咱們吃喝完了就上路。」

那馬販子笑了，咧着一張大毛嘴笑了。

這裡，李老八四人洗過臉擦過手坐下吃起來。

四個人就覺得從未吃過這般香的酒菜，所以不但吃，還要帶幾包路上吃。

外面，伙計走進來：「四位，馬匹拉來了，要不要出去看一看。」

李老八道：「伙計，叫你們管帳的。」

「是，是，這是大筆銀子，需要咱們管帳先生來。」

伙計匆匆的走出門，沒多久那管帳先生走進來了。

李老八道：「四匹馬配上鞍，你打算要多少銀子呀！」

管帳先生笑着搬指頭，半天他點點頭，道：「普通粗皮鞍，十兩銀子也就夠了！」（未完・十三）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八方狙殺

上文提要： 姚九娘請來的幫手原來是黑千歲的左右悍將，一個叫「天魁星」巴登貴，手持銅杵；另一個叫「地煞星」封成王，手中鋼杖有丈五鴨蛋粗。二人趕到鎮西小溪邊，才發現是二對二局面……封成王逃脫向步超報訊，巴登貴先不敵於心忍，受傷後又被擒，於心忍跑到姚九娘處要來騾車，載他上廣寧府交給莫哀捕頭……

驚天消息心悲慟　怒搗賭坊闖敵莊

勝一豪也剛舉起酒杯，突然街上出現六七個捕役，爲首的可不正是那捕頭莫哀。

這時莫哀舉首酒樓上望去，正看到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舉杯對飲，而勝一豪又向他望過來。

莫哀一喜，回頭對跟在身後的六名捕快吩咐一聲，祇見六個捕快匆匆的走去。而莫哀却向中岳大酒樓走來。

就在樓梯口，莫哀正撞見那伙計從樓上走下來……

「叭」，一個大嘴巴，打得那伙計一屁股坐在樓梯上。

伙計手捂面頰，道：「莫大人怎麼打我呀？」

莫哀怒指伙計道：「勝爺他們明明在這裡，午間我問你，你怎麼說他們不在，你好大的狗膽，竟敢對我說謊，看我怎麼收拾你。」邊伸起一脚踢去，早把伙計踢滾到樓梯下。

那伙計「哎唷」一聲中，勝一豪已站在樓邊叫道：「莫大人切莫誤會，是我叫伙計這樣說的，你有甚麼事，還是快上來，大家一齊邊喝邊聊。」

莫哀一聽，還是狠狠的望着小二罵道：「混帳東西！」

勝一豪遂叫伙計道：「快去取一副杯筷來。」

莫哀走到桌前，「索命郎君」於心忍也笑道：「快請來坐，大家喝一杯。」

莫哀突然哭喪的道：「二位，我不說二位還不知道呢，大牢裡走脫一名要犯呀，我正爲這事在四出偵查，如今連一點踪影都沒有，這可如何是好？」

勝一豪望望於心忍，就聽得於心忍問道：「逃脫的是誰？」

莫哀唉聲嘆氣的道：「就是那個矮小乾瘦的『賊大王』梁上君呀！」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俱吃一驚……

由於這「賊大王」梁上君幹的是無所不偷，他偷金偷銀偷活人還兼偷人頭，要是被這老小子逃脫，往後二人吃飯睡覺全都不安心。

勝一豪道：「這老偷兒小腿全腫的像大腿，他如何能逃出了大牢？」

「索命郎君」於心忍皺眉道：「我估計他至少也得養上個十天半月了，怎麼才這幾天，他就能翻房越脊的逃了呢？」

莫哀搖頭道：「提起來我就追悔莫及，二位想也想不到吧，姓梁的一進大牢，也不知從那兒弄的銀子，全掏出來分給看牢的人，而且他把身上所有全自動拿出來，十分合作的睡在牢內，且聲言祇等打那場官司了。

這時大夥兒見他一腿腫得十分厲害，就除下他的脚鐐，祇把那鐵栅裝了一把大鎖，却不料他完全是裝出來的，昨夜四更天，二位進城沒多久，牢裡就發現那個老小子越獄了，眞叫人難以相信，廣寧府大牢屋頂距地面四丈八，那小子也不知怎麼的竟會穿屋而去，無聲無息。」

勝一豪道：「我的捕頭大人呀，你大概還不知道吧，『賊大王』梁上君是擅壁虎功，別說是四丈八，就算四十八丈祇怕也難不倒他。」

莫哀一驚，道：「原來他會壁虎功，二位當初怎不對我說明白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臉色一整，道：「重犯逃了，反倒怪起我們來了。」

莫哀忙陪笑道：「於兄弟千萬別誤會，我今找上二位，如果再遇上這姓梁的，可千萬把他拿捕府衙來。」

勝一豪笑問：「可有賞銀？」

莫哀哭喪的道：「賞銀已出，且已被二位領去，如今找上二位，也祇能希望二位共伸援手，我莫哀就感激不盡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遇上了當然會設法捉住他，不過那絕不是純幫忙，因爲老賊偷也在一心要我二人的命呢！」

莫哀點點頭道：「這個我是最理解不過，終歸你二位是捉拿他的人嘛！」

勝一豪道：「這也算得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彼此尚存着難以解開的轇轕。」

莫哀這才面露微笑的道：「二位這麼說來，老賊偷重回牢籠，已是指日可待了。」

三人就在這中岳大酒樓上祇吃到掌燈時分，莫哀才告辭走出門外。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直送到門口。

莫哀又對二人道：「二位已知老賊偷越獄，那得快些設法呀！」

勝一豪搖頭道：「如果我猜的不錯，『賊大王』梁上君的人祇怕已在百里之外了。」

莫哀一驚，停下身來，道：「勝兄是說老賊偷已離開廣寧府了？」

勝一豪道：「他不離去難道等你去抓他呀！」

胖臉上又見愁容，莫哀道：「要是這樣就糟了！」

終於，莫哀走了。

伙計這時候已把「索命郎君」於心忍的棗紅馬牽出門來，邊對一旁的勝一豪道：「今晚你不同於爺一起走了？」

勝一豪道：「我準備等兩天再動身。」

就在四盞紗燈下，「索命郎君」於心忍剛坐到馬背上，遠處街道上，正有一個年輕人從黑暗中跑過來，邊高聲叫道：「是於爺嗎，你請等一等！」

酒樓門口站的伙計眼尖，早指着那年輕人對於心忍道：「可眞是巧了，就是他午間曾來找二位爺的。」

燈光下，「索命郎君」於心忍心頭一震，這人不正是清風鎮魚家客棧的伙計嗎，他怎麼找到廣寧府來了？

不錯，這年輕人正是遠從清風鎮來的魚家客棧伙計，他一把拉住「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轡繩，急切道：「於爺，快救救我們掌櫃父女二人吧，晚了祇怕他父女二人全沒命了呢！」

一個箭步衝下台階，勝一豪一把拉住年輕伙計，道：「你說甚麼？」

年輕伙計喘着氣道：「事情打譜就叫人想不到，自你二位離開清風鎮才兩三天，通寶賭坊那批惡棍就找上門，他們二話不說，進門就打人砸東西，那天晚上連幾個住店客人也被他們趕走，黑夜裡我逃得快，才沒被他們發現，但我可知道全是通寶賭坊來的人，過後我溜回客棧，可憐掌櫃父女二人，早已不知去向了。」他喘了一口氣，又道：「是我想來想去，祇有你二位能救他父女，所以我就一路找到廣寧府了。」

冷厲的咬咬牙，「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上天要毀滅一個人，總得先令其發狂，姓水的就是這樣，且看我怎麼收拾他吧！」

勝一豪道：「於兄弟，你不是要辦正事嗎？這件事由我來辦，準會圓滿的辦成功……」

不等勝一豪說完，「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件事也是正事，我在心中琢磨了，姓水的以爲我不會去清風鎮了，這才把一肚皮怨氣出在魚家父女身上的，娘的，我絕饒不了他們。」

勝一豪點頭道：「好，你能把魚家父女遭難當成正事辦，勝一豪陪你去一趟清風鎮，反正閒着也是閒着。」

一旁的伙計急道：「那可得要快呀！」

勝一豪對傻楞在台階上的店小二道：「快拉我的馬來！」

店伙早跑向後院牽出勝一豪的「烏雲蓋天」。

馬鞍旁插着他的那把「奪命傘」，勝一豪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們連夜快馬加鞭趕往清風鎮，這位伙計祇得要他慢慢再走回

去了。」

懷中掏出一錠銀子來塞在年輕伙計手上，勝一豪道：「你且在這兒住一夜，明日一早再慢慢趕回去吧。」

那年輕伙計接過銀子，點點頭望着於心忍與勝一豪雙騎直馳出廣寧府，這才跟着中岳大酒樓小二走進店中。

* * *

又見秋陽西落，而落陽祇有奔放的彩霞陪襯，却沒有一點聲音。

秋風輕撫着大地，也沒有聲音。

因此，大地是恬靜的。

祇是恬靜中地突然在動，遠處蹄聲雷動，塵土飛揚，似在攪和這恬靜的美景。

「索命郎君」於心忍馬上遙指清風鎮，對勝一豪道：「勝仁兄，要你看我們先找上通寶賭坊呢，還是直往桃花渡口找姓水的。」

怒馬奔馳中，勝一豪道：「先趕到魚家客棧查探一下再說。」

雙騎進入清風鎮上時候，小鎮上仍有不少行人，見勝一豪二人拍馬狂奔而來，全都向兩邊閃避不迭。

就在魚家客棧外下馬，「索命郎君」於心忍見店門緊閉，附近無人，伸手一推，店門應手而開。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對望一眼，不約而同的併肩急走進店門。

店內，櫃枱依舊，裡面帳桌已倒，附近堆的酒罈破碎一地，客堂上的桌椅全成了碎木塊。

二人再往後院走了一遍，沒有一件東西是完整的，光景是全被徹底砸爛。

有幾處地方，地上的血滴已變了顏色，是誰流的血，於心忍想到了魚老爹與荷花。

於是，他一咬牙，對勝一豪道：「走，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砸爛通寶賭坊，再找上桃花渡，娘的，他惹了我『索命郎君』於心忍，我要他姓水的知道，於心忍絕對是個一鉢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的鏗鏘鐵漢。」

勝一豪咬牙道：「這條惡龍忒也狠心了，走，修理他們去。」

二人當眞是滿腹忿怒，熱血沸騰，咬着牙齒走出店門，門外已有不少人在遠處張望了。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翻身上馬，撥轉馬頭，不疾不徐的向鎮北吊人樹旁第一家的通寶賭坊馳去……

殺人的情緒正熾熱的高漲着，「索命郎君」於心忍不時的在馬上聳動雙肩，光景是似火山爆發前的樣子，祇是他那張原本有些木訥的臉上，突然罩上一層寒霜似的，令人不敢正視。

勝一豪緩緩拔出掛在鞍旁的「奪命傘」，右手一抬，已放在肩頭上。

於是，吊人樹下當眞來了兩個煞星。

通寶賭坊那九層台階上，正有兩個賭坊夥計在說話，這時見兩個騎馬的，初時並不在意，但看清是勝、於二人以後，俱都嚇一跳的忙衝進賭坊。

這時候正是賭坊內開始上枱不久，十幾個賭客已在賭上了，祇是這兩個夥計一進入大門，立刻將大門關上，大叫着往裡面跑去……

勝一豪對於心忍一望，道：「於兄弟，你祇管進去砸，砸得越爛越徹底也越令人痛快，不過有一點我得提醒你。」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甚麼事？祇要不勸我修理人！」

勝一豪道：「為了我們職業上的方便，千萬別殺死人，免得官府也給我們來個畫圖形出賞格捉拿。」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怒道：「到了這節骨眼，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勝仁兄若有顧及，怕影响你的高尚清譽，那就請門外站着看熱鬧吧！」

勝一豪忙道：「於兄弟在氣頭上，誤會我的意思了，有道是擒賊要擒王，打蛇專打七寸上，你今殺死一幫姓水的手下，何如先砸爛他的賭坊，然後找姓水的一人算帳去，那要人道多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衝上台階到了大門樓下，他見門樓兩扇門已關，暴伸右足踢去，「彭」的一聲兩扇大木門竟被他踢飛向院子裡。

迎面，趙麻子已領着六個壯漢迎上來。

「你……」趙麻子大吃一驚，因為「索命郎君」那種拔山蓋世，金剛怒目模樣，着實令他一哆嗦。

「索命郎君」於心忍右嘴角連抖中，戟指趙麻子怒喝道：「我揍你這專門坑人的大麻子，你難道已忘了傷耳之痛，落牙之創，竟然還為你的主子惹是非生事端，於大爺問你，姓魚的父女與你前世有仇？還是今世有怨，你為何必欲置他父女於死地方甘休，今日你要不說出個道理，看於大爺怎麼拆你們這家賭坊吧！」

這時原已賭上的十幾個賭客，在大門飛落院子的時候，一個個早抱頭衝出通寶賭坊。

勝一豪回頭望，吊人樹下已聚了不少人，當然全是看熱鬧的。

院子裡，驚怒交加的趙麻子雙手握拳空中狂揮連連，道：「姓於的，你狠，趙大爺打心眼裡是畏你三分，但姓魚的父女二人也太不識相，當初趙大爺全是為他們着想，總想魚家姑娘嫁給我們莊主，這女人嘛，總是要嫁人的，我們莊主有甚麼不好？她若嫁過去，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出門有車坐，在家有人侍候，這種人上人的舒坦日子，祇怕他魚家打着燈籠也找不到，怎麼的，合着姓魚的不識抬舉，硬是不賣帳，硬碰硬的想同趙大爺豁上幹。」他似是說的有聲也有色的猛抹去口角吐沫，又道：「幹就幹吧，却竟然半路裡找上你這位惡煞上門，攪了我們賭坊，也傷了我們莊主那玩意兒，姓於的，你也替我們想想，這種窩囊氣誰又受得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哼連連，道：「一篇歪道理，全是狗臭屁。」

一旁的勝一豪喝問趙麻子，道：「如今魚家父女的人呢，你們把他二人怎樣了？」

趙麻子冷笑道：「我們專管抓人，如何懲治，那是我們莊主的事。」

勝一豪怒道：「這麼說來，魚家父女還在水家莊上了？」

趙麻子胸一挺，道：「不知道。」

嘿嘿一聲笑，勝一豪道：「祇你這句不知道，不定你就會送掉命。」

趙麻子一怔，「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咬牙，道：「那有閒工夫同他在此胡謅，老子這就揍活人。」

就在「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語音尚在，趙麻子似是下定決心一拚似的，早拔出鋼刀高舉過頂，同時口中不斷喝：「殺！」

勝一豪並未迎上去，他祇笑對彈身上躍的「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祇管修理這羣王八蛋，我去拆房子砸東西。」

兩個原要圍上於心忍的殺手，一聽勝一豪要拆屋子，雙雙舉刀橫裡殺到。

兩把鋼刀兩個方向，一阻一砍，欲攔住衝向廳上的勝一豪。

「奪命傘」並未撐開，勝一豪頭也不回，右手「奪命傘」一撥後撩，兩把鋼刀全上了房，兩個壯漢祇一怔間，勝一豪左掌連揮，帶起「叭叭」兩聲脆響，鮮血已在二人口中向外溢，「噗」的一聲，腫脹的嘴巴裡各吐出兩顆牙齒來。

勝一豪人已走上大廳中，早聽得裡面一陣「辟哩叭啦」響不停……

兩個被打腫臉的壯漢一見這情形，早忍痛又抄起傢伙，圍上院中的「索命郎君」於心忍狠殺起來。

這時趙麻子舉刀慎重，且又霹靂般吼叫道：「穩着殺，別貪功，姓於的可扎手得緊。」

雪亮的鋼刀，成網狀刀芒，合力罩向「索命郎君」於心忍的全身上下。

平日裡這個院落也許看起來寬敞，但現在這麼多人竄高撲低，左殺右砍的，却又顯得有些狹小。

就在一陣劈砍中，兩隻强勁的鐵棍，暴砸向於心忍的當頭，那是兩個挨嘴巴的漢子。

於是佈滿筋包的老籐棍就在於心忍上躍中，閃擊如電般把兩聲融為一聲，敲歪近身的兩隻鐵棍，半空中他雙脚暴踢連環中，已聽得兩聲「哎呀」，兩個持棍壯漢再次受到足踢頭肩之苦，拋棍翻滾在地。

「索命郎君」於心忍雙脚落地又起，老籐棍橫掃落葉中，兩聲清脆的裂骨聲，兩把舉刀未及抽回壯漢，狠嗥聲中各捂着腰部跌坐在地上。

外面吊人樹下的人越聚越多。

通寶賭坊內打得也越見慘烈。

當然勝一豪的砸物拆屋更見凶猛。

圍殺「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趙麻子，發覺祇不過眨眼工夫，自己的人已倒下四個，心中着實發毛三十六章，那有工夫再去看一看，瞧一瞧勝一豪是如何的在拆屋子。

不過勝一豪的話他可是聽得清楚，那就是大小傢俱全砸，一個不留。

趙麻子一咬牙，瞋目咆哮道：「受傷不重的，挺起來再殺，我招呼他上三路，你們就在他下三級路砍。」

趙麻子狂叫未了，「索命郎君」於心忍鬼魅一閃，老籐棍迎着鋼刀一貼之間，就聽「卡」的一聲脆響，「索命郎君」於心忍的那隻要命子母鋼環，正扣緊趙麻子右腕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似是恨透這個大麻子，咬牙奮力一握一拖，趙麻子隨即狂叫一聲，鋼刀落地，而右手腕幾乎被鋼環扣斷。

不過當於心忍的鋼環脫離趙麻子的右手腕時候，早撕裂下大片皮肉而使得趙麻子的右腕以下連指骨也白森森的露在外面。

剎時間鮮血自趙麻子右手處向外滴洒不斷，但他却仍然雙腿暴踢不斷，且吼叫道：「老子同你拚了！」

這時另兩把鋼刀，鋒刃帶起成束光焰，配合着趙麻子揮洒的滿天血雨，結合成一副燦爛光色，那麼厲烈的向「索命郎君」和身衝殺而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一聲，既不躍身上騰，也不流竄退讓，他似要打出年輕人的個性，楞是直迎而上。

又是一陣劈啪連響，「索命郎君」於心忍連打帶扣，兩把鋼刀在他的撞擊反彈中，於心忍忽然壓低身子不過三尺，祇見他貼地一個陀

螺旋動中，老籐棍一招秋風掃落葉，三聲極為清脆的骨折聲，趙麻子與最後兩個揮刀壯漢，各自拋刀抱腿，鬼哭着跌坐地上，光景是再也站不起來了。

通寶賭坊內，利時成了人間地獄，一片哀號聲。

趙麻子仰面狂罵道：「狗雜種，你殺了老子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殺你，那祇是舉手之勞，但叫你慢慢的死豈不更妙？」

勝一豪大步走出大廳來，一看院子裡躺了一地人，不由「嘖嘖」連聲道：「好戲這麼快就完了，我的乖，姓水的怎麼會養你們這般窩囊廢。」

「索命郎君」於心忍早躍進廂房中一陣好砸，這才走出來對勝一豪道：「我這是聽你的，沒殺人呀！」

勝一豪笑道：「那就去找姓水的算總賬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慢着。」

勝一豪一怔，道：「還有甚麼事待辦？」

伸手指指房子，「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拆屋子呀！」

勝一豪一愣，旋即笑道：「好，拆就拆吧！」

那是一座八柱大廳，每個柱子一人摟那麼粗，柱子下面尚墊着個雕花岩石。

勝一豪於心忍打了個手勢，二人走入大廳內。

就在二人走入大廳一陣之後，突聽「彭」的一聲大震，二人已鹿奔似的雙雙自大廳中躍出廳外面。

勝一豪指指廊下四個大柱子，對於心忍道：「來吧，合力推倒這四根柱子，這座大廳再不倒下來，我就不姓勝。」

於是，二人合力猛頂橫扛，早把廊柱連連扛離石座。

終於，屋頂上有了「咯咯」聲。

勝一豪早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快走吧，祇怕這大廳就要倒了，你要是怕濺上一身血，那就快點走。」

勝一豪的話是說給於心忍聽的，但也是在提醒趙麻子七人快逃，因為大廳的前廊柱已倒，顯然屋頂會向前傾，其結果必然可知。

就在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併肩走下通寶賭坊那九層青石台階以後，趙麻子當先齜牙咧嘴，一身是血連滾帶爬的自破門內出來，跟在他身後的六個壯漢也全走了樣的一身是傷，有爬有走的到了大門下。

於是，好大一聲轟隆響，利時間灰煙騰空而起，碎瓦向四外橫飛，有一股巨浪般的煙塵直向大門口撲來，立刻將趙麻子幾人湮沒在灰浪中，而激起陣陣咳嗽聲。

於是，吊人樹下面的人羣，早爆發起一陣叫好聲。

* * *

縱馬疾馳向桃花渡口水家莊，勝一豪對於心忍道：「於兄弟，我們找上水家莊，是要文打還是武打？」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甚麼叫文打，何者又是武殺？」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所謂文打，祇把姓水的叫出來，祇要他能把魚家父女二人交出來，我們就不為已甚的對姓魚的稍做薄懲，至於武殺，那就索性放手大幹，放倒姓水的完事。」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咬唇，道：「我饒不了姓水的。」

勝一豪道：「既然於兄弟嫉惡如仇，一心又要扮演英雄救美，那就以武殺為手段。」邊望望蒼天，又自語道：「姓水的今日祇怕難逃大限了呢！」

就在一陣怒馬奔馳中，利時到了桃花渡口的水家莊，這時天已將晚，水家莊上已在掌燈，有兩個長工模樣壯漢，正趕着幾匹牲口往莊上走。

「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可並沒在莊前下馬，當然更不管有人高聲呼叫，兩匹馬直奔上莊門內，而一衝就到了水行雲的堂屋正廳前。

先是從裡面走出兩個大漢，二人虎背熊腰，一副孔武有力架式，迎着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站在台階上，厲聲道：「甚麼人，膽敢騎馬直闖莊院堂前。」

「索命郎君」於心忍看了二人一眼，對勝一豪道：「我怎麼說姓水的敢於發瘋，却原來他又搬請來幾個幫手。」

勝一豪望望台上兩個大漢，嘿嘿笑道：「祇不知道有甚麼真本事，要知這年頭玩唬的人可太多太多了，沒聽人說嗎，不少人全是驢屎疙瘩外面光呢！」

突聽得台上兩個大漢中，一個長滿一臉大草鬍的沉聲道：「甚麼東西，再不下馬，老子們連人帶馬一齊摔出莊門外，也叫你們知道石爺厲害。」

「索命郎君」於心忍戟指姓石的，道：「你咤唬個鳥，再厲害也祇是個下人，只不過是為人看守莊院的匹夫，論個頭還不夠資格在此問話，站一邊去！」

勝一豪道：「快把水行雲找出來，我們這是專程找他來的。」

兩個大漢對望一眼，姓石的冷然問道：「聽莊主提過幾次，說是一個姓於，一個姓勝的，專門惹莊主不高興，這麼看來一定是你們了？」

勝一豪嘴角一撩，道：「何止是惹他不痛快，簡直的就是叫他痛苦，難道二位尚不知情？」

早聽得姓石的對另一個坦胸的笑道：「老玄，咱們抄傢伙修理這兩個王八蛋，先在莊主面前建這第一大功再說啦。」

兩把厚背大刀已拔在二人手中，兩個大漢緩步向於心忍與勝一豪逼去。

勝一豪對於心忍一聲招呼，雙雙翻身下馬，勝一豪道：「兩個不知死活的大驢蛋要對他們的主子盡忠，我二人何妨加以成全，也免得有人會說他們在此吃的冤枉糧。」

姓石的怒罵一聲，道：「你娘的，盡在嘴皮子上找便宜。」「唬」的一刀斜劈暴斬直向勝一豪左肩頭砍去，寒光挾着「咻」聲，正反映出姓石的力道之强無與倫比。

勝一豪塌左肩向後仰去，「奪命傘」推波助瀾的順勢一送，暴抬右足踹去，一招之間連擋帶踢，運招之妙，無以復加的恰到好處。

姓石的大漢也非弱者，他在砍刀被撥而尚未回殺利時間，左手順勢下削勝一豪右足，同時右手砍刀當空回劈如電，刃芒挾着尖銳破空之聲，端的令人窒息。

「彭」的一聲，「奪命傘」適時的撐彈開來，傘上面那韌性十分强烈的一層軟性傘蓋，化解了强勁的一刀，「颼」的一聲迴旋如平地旋風，那尖銳的傘骨已帶起一溜血雨……

是姓石下削的左掌，在勝一豪「奪命傘」旋動中抽回不及而幾乎把一條小臂旋斷。

於是姓石的口中「絲絲」不斷中，右手大砍刀已狂旋不斷，口中厲罵道：「老子活劈了你這狗東西！」

勝一豪早又合起「奪命傘」，聞言冷笑道：「你這又是何必呢？我這裡見好就收，你何妨也來個適可而止，又何必一定要性命相搏，難道真要為這種難成氣候的主子盡孝不成？」

姓石的左臂滴血，右手揮刀，雙目突出而毛臉變形，口中尚自大罵不停，似是不見真章不罷休，不見棺材不落淚的瘋狂模樣。

如此一來，勝一豪就大感為難了。

另一面，「索命郎君」於心忍一上來就要以子母鋼環扣拿姓玄的手腕，但幾次三番難以如願，因為姓玄的厚背砍刀刀把有半尺長，拚殺起來多是雙手握刀，有兩次鋼環扣在刀把上。

不過「索命郎君」於心忍雖沒有及時扣上對方手腕，但却也令對方姓玄的生出戒心，有一半注意力全集中在於心忍的左手上。

於是，「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老籐棍產生了威力。

姓玄的個頭比之於心忍要高上半個頭，他那粗如戟的短髭，全長在下巴裡，一臉的錚光油亮，圓圓的臉上，這時已見汗珠子在滴，然而他那把厚背砍刀却更見威猛十足。

厚背砍刀挾着極光劈來，「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次未閃出子母鋼環，但却十分迅捷的一個偏身大旋轉，人才剛閃到姓玄的右側，突然把握住那難得的瞬間，一個騰翻而起，祇見他頭上足下，自姓玄的錯步中尚未會過意時候，一閃而躍向另一面，他人未落地，就聽得「彭彭」連響起自姓玄的頭頂。

就像一塊石頭砸到大紅染缸一般，姓玄的頭頂開花中，他那高大的身子左閃右晃，終於一跤跌在地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早對勝一豪道：「同他有甚麼好胡攪蠻纏的，收拾完了找姓水的去。」

勝一豪怒喝一聲，道：「當真不知死活的蠢東西！」喝聲中「彭」的一聲，又見他那把「奪命傘」撐開來，就在姓石的進入瘋狂的劈砍中，勝一豪人未動，但雙臂扭動傘柄，發出「沙沙」連響不斷……

於是一把無人握拿的傘，像是有了生命似的騰空而起，快速的向姓石的身上旋斬而去，而使得姓石的仰臉舉刀掃迎而上。

太神奇了，祇見姓石的厚背砍刀才剛碰上空中旋飛的雨傘，不料那傘尖一閃而滑向姓石的懷中。

姓石的自然反應是忙伸出他那滴血的左臂上迎，於是血雨更見洒滿天，而使得姓石的狂叫一聲，連連暴退不迭。

勝一豪却恰巧在這時候一閃而迎向迴旋飛回來的「奪命傘」，面無表情的道：「如果你真的以為我不敢殺你，就何妨揮刀再上。」

就在這時候，一陣急驟的足聲傳來，又見那新傷初癒的四個護莊武師衝出來，他們的後面，水行雲手提一把大關刀，八面威風而走地有聲的從後面走出來。

水行雲那濃濃的雙眉聳動不已中，沉聲喝道：「下人來報，老子就知道八成是你們兩個，這次再闖進我水家莊上，敢情又要捉拿甚麼樣的倒楣人物去衙門換銀子。」說至此，他見姓石的與姓玄的俱已傷得不輕，立刻着人攙扶進屋裡去，怒罵道：「可惡啊，進到我莊上就殺人，敢情是吃定你家水大爺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反唇罵道：「姓水的老狗，你好無耻，如今你既不能人道又無法敦倫，却又把魚家父女擄進莊裡來，難道你當真以為猛虎入山一陣風，惡龍升天一

聲雷的吃定了清風鎮這一方了。」

水行雲一手握關刀，一手叉腰的吼道：「吃不吃定這一方那可是水某人的事，礙到你姓於的何干，再說老子抓來姓魚的父女，那也是為了你小子橫插一手的毀了水大爺一生之故，怎麼的，難道你正事不幹，又來打抱不平？那我得問你小子，這魚家父女是你的甚麼人？是同宗還是本家？」

「索命郎君」於心忍還眞的一楞無語。

不料一旁的勝一豪早高聲道：「姓水的，我這位於兄弟不好啓齒，但勝某可不能不說清楚，你老小子知道他們之間是何等的親密關係？」

水行雲怒道：「他們之間有個屁的關係。」

勝一豪臉色一整，指着台階上的水行雲道：「我老實對你說，魚老爹是他的岳父，荷花姑娘已是我於兄弟的未婚妻子，老小子，你說這關係可夠不夠密？」

「索命郎君」於心忍對勝一豪道：「勝仁兄你這……」

勝一豪伸手一拍，道：「這時候讓他知道也沒有甚麼，反正終歸免不了一場斷殺，何不今日殺出個結果來。」

水行雲一怔間，「索命郎君」於心忍又戟指水行雲道：「快將魚家父女二人放出來，也許你還有活命機會，否則你老小子見不到明日太陽。」

水行雲一聲冷笑，道：「如果我是二位，魚家父女不見也罷，倒不如拉馬回頭走人的好。」

勝一豪見水行雲顯露出一副殘暴變態模樣，不由得一聲沉喝，道：「姓水的，你把他父女二人怎樣了？」

水行雲突然仰天狂笑，道：「他父女不叫我痛快，你二人又盡給我製造痛苦，少不得一股子怨氣全出在他父女二人身上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厲烈的一聲斷喝，道：「你究竟把他父女二人怎麼樣了？你快快說。」

又是一聲得意至極的狂笑，水行雲道：「老子在聽到你小子竟是魚老頭的佳婿之後，想想我給他父女二人那種生不如死的折騰，倒眞的令我大為開懷了呀，哈……」

水行雲的笑聲仍在空中迴蕩不絕，「索命郎君」於心忍早已厲吼一聲迎着水行雲撲去。

勝一豪隨着於心忍的撲擊，扛着「奪命傘」騰身連翻三個空心觔斗，已迎着另外四個護莊武師模樣壯漢撲過去，口中沉喝：「眞是一羣該死的東西！」

四個武師見勝一豪來得兇猛，各自躍退一丈，然後一聲沉吼中，早把勝一豪圍在中間。

水行雲舞動一把錚亮大關刀，着實顯得威風八面，刃芒過處，虎虎生風，宛如極光一片，狂斬暴劈中，他那錦袍唬唬抖動，脚步不八不丁，舉腿曲膝，全是疾快伸展而令人難以捉摸！

「索命郎君」於心忍是對水行雲恨透到家，老籐棍在子母鋼環的配合下，挑砸戳點，虛實莫測，既狠又猛，根本不把水行雲的大關刀放在心上似的一陣狂打猛戳……

水行雲一開始，尚把大關刀舞得滴水難進，但不過十幾回合以後，於心忍却非但未退，反倒閃進刀風以內，逼得水行雲不時的還得以刀把阻擋敲打進身的老籐棍。

就在一陣辟啪連響中，「索命郎君」於心忍如冰的語氣，令水行雲暗吃一驚！

「光景你老小子就是這麼一點能耐了。」

大關刀縱橫交劈，外表看來威猛十足，但實際上在「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老籐棍揮舞下，却比棍影移動慢上半拍子，二十回合將到，水行雲已是內衣濕透，鬢髮貼臉，大汗淋漓的直喘大氣：「姓於的小……子，水行雲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為何盡向老子痛處戳攮處摳的找痲煩！」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人道，天躁有雨，人躁有禍，合着你不該一躁之下把我那老丈人弄來折騰，祇此一點你就該死。」

水行雲吼道：「所謂老丈人，那祇不過是你小子找藉口，別以為水大爺不知道，否則我在一頓皮鞭抽打中，魚老頭為何不提還有你這麼一個該死的女婿！」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姓水的，這是甚麼時候了，你還哼哼咳咳的搬他娘的流水賬，你該用盡全副精神在這把大關刀上，別一個不小心腦袋叫我敲開花！」

水行雲叫罵道：「你小子……少張狂，老子同你有得一拚，鹿死誰手，那得扯橫才分曉。」

「索命郎君」於心忍猝然一棍敲在大關刀把中央，就在水行雲退步收左手推右手，一刀劈向迎面撲來的於心忍頭上時候，突見那根滿是疙瘩的老籐棍在他那刀刃之下縱橫交織成無數棍影而使得水行雲忙抽刀暴退！

然而，他還是慢了一步！

慢上一步就要命，連水行雲自己也清楚不過！

「卡」的一聲脆響，於心忍左手子母鋼環自棍影中電伸而出，正扣上水行雲欲收的右小臂上……

水行雲發覺被扣，右臂忙向高處抬，不料又聽得「沙」的一聲響，那扣在小臂上的鋼環順着又滑向手

腕。

就在「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聲中，水行雲厲叫「啊！」一股鮮血已自手腕向外流灑……

右手老籐棍一招「怒敲頑石」，「叭」的一聲已把大關刀擊落兩丈外，回棍猛抽，正敲在水行雲的腦門前額。

腦袋並未敲破，但却敲起個大肉包，一個紫紅色大肉包，不過水行雲並未倒下去，急切間他仍怒揮左拳，配合着雙脚連環暴蹴不斷，光景是想掙脫被扣右腕，那隻正自流血不停的右腕。

冷哼一聲，「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垂死掙扎！」話聲中右手老籐棍狂敲不斷，棍棍全敲在水行雲的雙脚上，而令他痛得閃躲不已。

水行雲連連掙扎中，「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一咬牙，戮力一棍子直點向水行雲心窩。

「啊！」

老籐棍入內三寸，於心忍已鬆去左手扣在水行雲右腕的子母鋼環。

水行雲已是雙目凸出，口角流血，就在於心忍拔出老籐棍的時候，更大一股熱血，已自緩緩倒下去的水行雲胸口向外冒……

「索命郎君」於心忍連多看一眼也沒有，暴翻一個空心觔斗，人已落在勝一豪身邊，沉喝道：「快打發這羣奴才上路，還不知魚家父女二人是死是活呢！」

勝一豪早高聲道：「你們這四個蠢才，難道看不出勝某手下留情嗎！」

這時四個護莊武師又見「索命郎君」於心忍衝殺過來，知道莊主已凶多吉少，遂一聲招呼，各自向後退出兩丈，不料這時突自大廳內衝出六個婦人，尚有兩個懷抱小孩的，圍向倒臥在血泊中的水行雲大哭起來。

迎面一手抓住一個年輕壯漢，「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快領我去找魚家父女！」

那年輕護莊武師先指向一處偏房，道：「魚老頭就被關在廂房一邊的偏房裏！」

拋下這年輕武師，「索命郎君」於心忍幾個箭步已衝到那偏房門口。

奮起一足踢開上鎖的單門，却是裏面黑漆一片。

「索命郎君」於心忍回頭大喝道：「快拿燈來！」

年輕武師早拋去手中鋼刀，聞言忙跑內大廳內提了一盞油燈送到於心忍手中。

接過油燈，於心忍走進那個偏房，心中不由大罵水行雲可惡！

原來魚老爹的脚竟倒掛在樑柱上，衣衫破碎，一身是血，一動不動，氣若游絲，光景就像倒掛一頭待剝皮的羔羊一般！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着放下手中燈，走上前去解下繩索，扶着滿身鮮血的魚老爹緩緩坐下來。

燈光下，於心忍發現魚老爹一目在流血水，心中一震，忙低頭叫道：「魚掌櫃的，你醒醒！」

半晌，魚老爹施力睜開一目，燈光下他看到托抱着自己的於心忍，不由一伸右臂抓住於心忍的左臂，聲若蚊蠅般的斷斷續續道：「快……快……去救……荷花……呀！」

當眞是天下父母心，在這瀕臨死亡邊緣，竟還在懸念其女荷花安危，不由得令「索命郎君」於心忍心中一酸。

低頭托起魚老爹走出這間小小偏屋，大廳前廊下面，勝一豪已迎上前來，忙問道：「他女兒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把魚老爹交在勝一豪手中抱着，自己先伸手抹了一把淚與汗水，道：「不在一起，我去找！」

這時正有另一護莊武師，倒提鋼刀走上前來，道：「就在這座大廳後面，有一小院子，那裏有座精巧書房，平常我們不經召喚也不能進去，魚家姑娘就是被囚在那裏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聽，也不多說，立刻騰身躍向大廳後面而去。

大廳後面其實有兩座院子，祇是那座祇有一座書房的小院子在另一座大院子的右前方，中間祇隔了一個圓形門，「索命郎君」於心忍穿過圓門，面前景物一新，祇見四棵垂柳，中間連着四行盛開秋菊，外觀上看，書房就在花叢中一般。

「索命郎君」於心忍衝到上鎖的書房門口，早聽得裏面有女子聲音罵道：「姓水的，你無恥，你卑鄙，你殺了我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早聽出那是荷花姑娘聲音，雙臂祇用力一推，房門已開，於心忍一衝而入！

黑漆光亮的一張大書桌上面，有一盞高脚大銅燈，水綠色透明紗罩，把個房中照得另是一種氣氛。

三支大木架子上，擺設了不少古玩玉器，却多過擺設的書畫，靠牆有一張大銅床，上面錦被疊得齊，床頭一把寶劍，劍穗赤紅長一尺，想是一把名劍，但從房內佈置看，應該是個珠簾銀燈，錦衾繡榻，溫柔之鄉，銷魂之地，因為四週門窗關得緊，窗上又掛着鮮艷窗紗而令人充滿遐思與綺念！

就在大銅床正對面，有一張錦墊太師椅，魚家荷花姑娘正被牢牢的綑在椅子上動顫不得！

（未完・十二）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受傷，易天行便借天玄道長之手點了他的「封神」死穴，不料反令徐元平因禍得福武功又增進了。徐元平送金二叔去天玄宮療毒傷，「神丐」宗濤追上他，告訴他少林寺盡出高手欲向他索取「戮情劍」，他拿出劍欲給宗濤一觀，「恨天一嫗」忽現身搶走，看後丟在地下，徐元平從其身手功夫忽然領悟到「心分二用」竅門……



被困水牢悟眞訣　兩世為人見天日

徐元平緊隨着一躍而起，趕落在屋面之上。

這時，那兩個被宗濤掌力逼退的道人已然緩過了氣，一個揮劍急躍，追了上來，一個却從懷中摸出一支竹哨狂吹。

一陣陣尖銳的哨聲，劃破夜空。玄武宮中的道人，個個武功似都不弱，那揮劍疾追的道人一連兩個急躍，竟也追到屋面。

徐元平手中仍然握住奪得的長劍，一見那道人追了上來，立時低喝一聲：「看劍！」手中長劍疾擲而出，直向那追來道人飛去。

那道人雙足剛剛落着屋面，徐元平擲出的長劍已然挾着尖風撞到。

來勢勁急，一閃而至。

那道人來不及閃避，本能揮劍架去。

祇覺那衝來長劍來勢沉猛無比，一劍竟然未能封開，暗喝一聲：「要糟！」連人帶劍吃徐元平擲來的劍勢勁道，撞了下去。

劍勢餘力不衰，疾由胸前衝過，祇覺右臂上一涼，鮮血急噴而出，再也提不出丹田眞氣，砰然一聲，着着實實的摔在地上。

徐元平一劍撞退那追來道人，頭也未回的又疾向前面躍去。

宗濤見識廣博，一聽那道人摔在地上的聲音，低聲說道：「你傷了人了?」

餘音甫落，驀聞幾聲厲叱，十幾條人影疾奔而來，劍氣漫天，四面八方向兩人攻到。

宗濤低聲喝道：「小心拒敵。」

左手一招「挾山超海」打出一股强猛的掌風，直向正北方攻來的三人撞去，右掌「力摒天南」，擊向正東方衝來的三人，掌力强猛絕倫，有如風雷迸發。

徐元平右手一招，「神龍掉首」拍出一掌拒擋正西之敵，左手却疾向正南方當先一個道人長劍上面拂去。

徐元平的掌力却是柔中帶剛，那正西方攻來道人直待中了他掌力之後，才覺出他對擊來的力道强猛異常，四人一齊被震得後退了五六尺遠。

徐元平右掌發出內力震退正西方攻來的道人同時，左手已施展出「十二擒龍手」中的一招「北海縛龍」，奪下那當先一人手中的寶劍。

長劍入手，如虎添翼，劍勢一揮，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將另外兩個道人逼退開去。

十二個道人分由四個方向攻來，被兩人四掌齊出，逼退開去。

放眼看去，祇見不遠大殿之上，亮起了一盞紅燈，屋下人影翻飛，劍光閃動，不下百位之多的道

人，紛紛趕奔過來。

徐元平一皺眉頭，道：「對方人數衆多，咱們却不能傷人，不知要打到幾時。」

玄武宮中有這麼多人，也大出了宗濤的意料之外，不禁微微一怔，暗暗忖道：這話倒是不錯，如果我們手下留情，不肯傷人，這麼多人，不知要打到幾時。

一時之間，還眞想不出適當之言答覆。

那十二個道人聯袂一擊未中，反被兩人掌力逼退，又被奪去了一把長劍，心知遇上勁敵，當下佈成一座劍陣，阻擋住兩人去路，既不喝問對方姓名，也不出手搶攻。

徐元平眼看宮中道人蜂擁而來，房上房下，人數愈聚愈多，心中暗道：再這樣對耗下去，也非長久之策，何況天玄道長就在宮外，如若他聞警趕回，事情就更棘手……

心念轉動，一揮手中長劍，道：「老前輩，咱們先衝到大殿去看看再說。」

一下突然揮劍，向前衝去。

這時，兩人停身的屋面上，已聚集二十餘人之多，徐元平一發勁，羣道立時散佈開去，霎時間，閃耀一片劍光。

「神丐」宗濤揚手擊出一掌，凌空而起，橫越羣道，向屋下躍去。

他掌力雄渾，一掌拍出，逼得羣道紛紛向兩側避讓。

徐元平揮劍舞出一圈銀虹，緊隨着闖入羣道劍陣之中。

他自經天玄道長以玄門罡氣的强勁反震之力震傷之後，慧空大師轉納於他，常存丹田的一口眞元之氣大部份流轉於經脈之中，又被天玄道長點了「神封」死穴，使那行轉經脈中的眞氣，凝結於經脈之中。

如天玄道長不再動他，那凝結於經脈中的眞氣逐漸硬化，勢將成傷，時間一久，即將全身氣血凝固而死。

那知天玄道長想把他屍體踢入草叢之中，無意之間，踢中他任、督二脈的交接之處。

這一脚不但把他凝結的眞氣踢活，而且促使那流轉眞氣衝上了十二重樓，直逼生死玄關，幾乎打通任、督二脈。

這一次重傷，使徐元平因禍得福，省了他三年靜坐苦修的時間，把存於丹田的一口眞氣盡收經脈，收歸己用，片刻時光，使他的武力、內力，精進數倍。

但聞一陣金鐵相觸的鏗鏘之聲，羣道佈成的劍陣吃他强力一衝，竟然波分浪裂，紛紛向兩側退去。

紛亂中，幾把長劍被他强勁的劍氣揮擊，脫手飛去。

徐元平似是亦未料到自己這揮劍一衝之力，竟然有這等强大，不禁微微一怔。

玄武宮中道士個個久經訓練，雖遇上生平未見的强敵，但仍然心神不亂，就在徐元平微一怔神的瞬間，散而復合，又佈成一座劍陣。

但見房下劍光閃閃，宗濤已被羣道包圍，擋住了衝擊之勢。

徐元平微微一皺眉頭，暗道：今日之局，已成欲罷不能之勢，如若再顧慮傷人之事，難以放手猛攻，祇怕難突羣道之圍。

心念一轉，豪氣忽生，沉聲喝道：「擋我者死！」揮劍疾衝而上。

但見一道寒光，直射入羣道劍陣之中。

羣道吃了一次苦頭，哪裏還敢大意，避開鋒銳，分從兩側襲擊。

十數道閃動的劍光，分由兩側攻到。

徐元平長劍廻掄，劃出一圈銀虹，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封架開羣道長劍，左手突然由護身劍光中疾伸而出，探手一抓，抓住了一個道人右腕，順手一帶，把那道人拉近身側，右手長劍反手一招「雲霧金光」，擋架開身後、側背攻來的四把長劍，縱身一躍，直向屋下跳去。

那道人右腕脈門被他緊緊扣住，全身力道盡失，已無掙動之能，也無法提聚眞氣，被徐元平强力的縱躍之勢一帶，身不由己的向前一衝，直向屋下摔去。

徐元平祇覺那道人下墮之勢十分强大，當下一沉丹田眞氣，雙脚穩如磐石，用力向上一帶。

但聞一陣裂瓦斷木之聲，那下墮的人雖然被他一把提了上來，但那屋面却被他踏破了一個大洞，身子直向屋下陷去。

八柄寒光閃閃的長劍，分由四面襲到。

徐元平匆急之間，右手長劍一點屋面，微一借力，左手仍然緊扣那道人手腕，用力向上一抬。

八柄疾襲而來的長劍，眼看閃閃的寒光直向那道人身上落去，迫得不得不疾把長劍收回。

徐元平借勢一提丹田眞氣，人又登上屋面。

轉臉望去，那被擒道人已是臉色鐵青，氣若游絲，心中忽生不忍之感，一鬆手，放了那被擒道人，急撲而下。

這時，「神丐」宗濤已被玄武宮道人重重包圍，因在實地之上，不但地方寬敞，而且進攻退守也較靈活。玄武宮中道士們久習的合搏之術，發揮了甚大的威力，穿梭游走，緊密配合，組成了一座劍山，竟然把宗濤困住，難越雷池一步。

徐元平瞧準了宗濤被困之處，

全力掄動長劍，幻出一片劍光，硬向那劍林中衝去。

祇聽金鐵交鳴之聲大震，不絕於耳，那密佈的劍陣，竟被他硬衝了一道缺口。

宗濤目睹徐元平豪風神勇，不禁暗讚一聲，精神一振，猛力發出兩掌，把正面之敵逼退兩步。

徐元平掃開襲來的五把長劍，道：「晚輩開路，老前輩斷後，咱們衝到那大殿上瞧瞧去。」

宗濤暗暗忖道：玄武宮中道人如此之多，武功又都不錯，他們輪流休息，分隊輪攻，就是武功强過老叫化子的高人，也難這等長久的支撐下去，必得想法子不可……」

聽得徐元平說衝到大殿中去瞧瞧，忽然觸動靈機，高聲應道：「好啊！」

徐元平大喝一聲，全力運劍，直向正北方向衝去。

他出手劍勢，含蘊了雄渾無比的內力，羣道手中之劍已和他劍勢相接，不是被震得脫手飛出，就是直盪開去，鋭不可擋，迫得羣道劍陣散亂，紛紛向兩側退讓。

宗濤運掌相和，發出掌風，忽强忽弱，阻擋側背和緊追之敵。

片刻之間，兩人已衝出羣道劍陣，聯袂並飛，疾如雷奔電閃，片刻之間，已到了大殿下面。

徐元平略一打量大殿形勢，兩臂一振，平空拔起，當先飛落到大殿之上。

宗濤疾發一掌，逼退了當先追到的兩個道人，雙脚一頓，縱躍而起，半空中一個倒翻，也躍落大殿之上。

殿脊上盤膝坐着一個身着道袍的老人，手中高舉着一盞紅燈。

此人手中雖無兵刃，但神態却沉着得很，微閉的雙目連睜也未睜一下。

徐元平暗暗忖道：這人似是全不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如此豪氣，倒是少見。不覺引起好奇之心，仔細瞧了他兩眼。

祇見他長垂白髯，在夜風中飄浮，結髻的頭髮也已白如霜雪，滿臉皺紋，雖然坐着，仍可見他背脊微駝。

徐元平一揮手中長劍，低聲說道：「老前輩……」

那道人緩緩睜開眼來，瞧了徐元平和宗濤一眼，道：「兩位面垂黑紗，難道是有甚麼見不得人的苦衷麼？」

徐元平聽他言詞犀利，不禁微微一怔，道：「在下和貴宮中人爲敵，不願以眞面目相見，何況貴宮之主，天玄道長，也戴着人皮面具，難道他也有見不得人的地方？」

那老道哈哈一笑，道：「喧賓奪主，你不答老夫之言也還罷了，倒還反問起老夫來了！」

徐元平道：「在下無暇和你這等耗費口舌，我尊你年長，才叫你一聲老前輩，其實咱們彼此爲敵，在下大可不必和你言語之上客氣。」

那老道人笑道：「你手中現有長劍，既然彼此爲敵，何不殺了老夫？」

徐元平道：「你這等年紀，在下甚難忍心下手……」

那老道人突然縱聲大笑道：「你倒是滿好的心腸啊！老夫也留你們兩人一個全屍吧！」

徐元平怒道：「甚麼？」

那老道人兩手突然一鬆，高舉的紅燈，疾向徐元平身上倒去。

徐元平暗道：這老人連手中一盞燈也拿不住了……

心念初動，突覺兩足向下一沉，身子直向下面陷去，暗叫一聲：「不好！」正待提氣上躍，一股强猛的暗勁，當頭罩了下來。

耳際間響起了那老道人大聲笑道：「密室中佈置嚴禁，機關重重，兩位最好別妄生……」下面已聽不清楚。

徐元平祇覺眼前一片漆黑，身子如墮入千丈絕壑一般，直向下面落去。

伸手抓去，但覺四週壁石光滑如削，無一點可以借力之處。

直沉落四五丈深，耳際間響起了淙淙水聲。

但感身子一涼，落入一深水潭中，水深過丈，冰寒澈骨，兩人下墮之勢又極迅快，直沒入頂，足着實地，才站穩了身子。

徐元平急取下臉上蒙的黑布，雙足用力一點，浮出了水面。

抬頭看去，祇見「神丐」宗濤坐在一塊浮出水面的大石上，正取過背後的葫蘆，拔開塞子，準備喝酒。

原來他江湖經驗豐富，身子跌下屋面之後，立時拉去蒙面黑紗，待身子接近水面時，發覺突出一塊石頭，當下一提眞氣，橫裏一躍，飛落那突出水面的石頭上。

徐元平雙手用力一划，游近巨石，爬了上去，望了宗濤一眼，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酒癮當眞是大，身陷絕地，生死難測，他還有心情喝酒。

宗濤舉起手中紅漆葫蘆，咕咕嘟嘟一口氣喝了七八口酒，笑道：「此地陰寒無比，喝上幾口酒，可以驅除寒意。」

徐元平滿肚悶氣，也不理他，目光流轉，打量四面形勢。

這是一座一丈見方的水潭，四面都是石壁，上面一片漆黑，不見天光，除了正中一塊浮出水面兩尺

左右的石頭之外，四週都是寒冰一般的潭水。

「神丐」宗濤微微一笑道：「你見過水牢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

宗濤哈哈大笑道：「今天你可開了眼界啦！這座水牢建築之堅，祇怕當今之世中，首屈一指……」

徐元平沒好氣的答道：「宗老前輩，你心裏很快樂呀！」

宗濤大笑道：「老叫化年過花甲，死了也不算夭壽啊！」

徐元平忽然覺得人家全爲相助自己而來，這般對人，實是不該，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區區一座水牢，未必就能把咱們困死此地……」

宗濤笑道：「以老叫化的看法，咱們生出這水牢的機會，百難有一。」

徐元平道：「哼！我在那孤獨之墓中所遇的兇險，比這水牢兇險百倍，還不一樣生脫而出？」

宗濤訝然問道：「你進去過孤獨之墓？」

徐元平道：「我在墓中還困了有數日之久，未能一見天日，那墓中機關重重，殺機步步，這水牢難及萬一……」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我想這水牢之中，定有放水的機關，祇要咱們想法把水放去，就有辦法脫出此困。」

宗濤大笑道：「縱然放去牢中之水，也無法出那粗逾兒臂的重重鐵柵。」

徐元平道：「我這『戮情劍』削鐵如泥，堅壁鐵柵有如摧枯拉朽。」

宗濤合上酒塞道：「不錯，咱們找找那放水的機關吧！」

祇聽一個冷冷的聲音由石壁一角中透傳出來，說道：「可惜這控水機關裝在牢外，兩位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宗濤縱聲大笑道：「縱然牢水不放，但十日半月也未必能凍死我們兩個。」

那冰冷聲音又從一側傳出道：「想置兩位死地，祇需放下上面石閘，把你們逼入水中，活活悶死！」

宗濤道：「在下能在長江大河之中，蟄伏三日三夜，生食魚蝦充飢，豈懼你這座區區水牢？」

那人似已被宗濤激怒，冷笑一聲，道：「兩位如若不信這水牢中佈設奇巧，不妨一試。哼！我們沒有工夫和你兩個鬥口。」

宗濤大聲說道：「你如不信在下水裏功夫，放下石閘試試！」

他一連大喝數聲，不再聞那人答話。

徐元平低聲說道：「老前輩當眞能在水中蟄伏三日夜，生食魚蝦？」

宗濤笑道：「你能不能？」

徐元平道：「晚輩不識水性。」

宗濤取過葫蘆又喝了一口酒，道：「老叫化麼，也從未習過水裏功夫。」

徐元平道：「如那人被老前輩言語激怒，當眞放下石閘，咱們豈不要活活被悶死水中。」

宗濤搖頭笑道：「老叫化出言激他，就是要看他們是否存有立時殺咱們之心，他剛才既然不放石閘，看來咱們還要在這水牢中蹲上幾日再死！」

徐元平道：「他爲甚麼不立刻想法殺了咱們呢？」

宗濤道：「這個原因很多，一時也說它不清，你儘管放心好了，咱們至少還有一日半天好活……」

忽然歎息一聲道：「可惜老叫化葫蘆中酒不多，祇怕難再撐過一日時間。」

徐元平聽他盡說些不着邊際之言，似是毫無脫出水牢的打算，不再理他，閉目靜坐，運氣調息。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醒來時祇見宗濤手中抓着一條形如鱔魚的東西，不禁一皺眉頭，問道：「老前輩，你手抓的是甚麼？」

宗濤道：「水蛇。」

徐元平道：「抓水蛇幹甚麼？」

宗濤道：「如果他十天八天不殺咱們，咱們也餓不死了，牛鼻子想把咱們凍餓到全身無力之時，生擒咱們，却不料千算一失，這水牢之中，有一個水蛇穴，據老叫化剛才所見，三二十條總是有的，咱們省吃儉用，吃上個十天八天，不致有慮。」

徐元平生平之中從未吃過蛇肉，不覺聽得一怔，道：「怎麼？蛇肉也可以吃麼？」

宗濤笑道：「既嫩又香，好吃至極，足可和狗肉媲美。」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就算能吃，這水牢之中，沒有爐火，難道咱們生吃不成？」

宗濤笑道：「老叫化共會一百二十八種做蛇之法，不用爐照樣可以做出嫩美可口的佳餚，唉！可惜的是老叫化酒葫蘆剩酒不多了。」

徐元平道：「咱們如果把一大穴水蛇吃完，仍然不能出此水牢，又該怎麼辦？」

宗濤道：「那就等着餓死算了。」

徐元平忽然覺得此人絲毫沒有身陷危境的憂苦、焦慮，初時感到他有些太過輕狂，但仔細一想，却又感到他這等豪邁絕倫大豪大勇的氣度實非常人能及。

身陷絕地，九死一生，仍然談笑自若，全不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一如平常神情，這等鎭定的功

夫，是何等博深，不覺之間，也激起豪邁之氣，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咱們在這水牢之中，太過寂寞……」

宗濤道：「老叫化有蛇，住上三五年，也不會生出寂寞之感。」

徐元平接道：「玩長蟲晚輩無能奉陪，但晚輩心中却有一個消磨這漫長時光的辦法。」

宗濤笑道：「你喜歡的事，老叫化未必愛玩，先說出來給我聽聽再說。」

徐元平道：「晚輩心中熟記了幾段武功眞訣，可惜無法貫通，此刻咱們身陷絕境，如果能拋開生死之事，心神最易寧靜，晚輩想把默記在胸中的幾段眞訣，提出來和老前輩研討研討。」

宗濤笑道：「既名武功眞訣，想必是甚難求得的絕學，你和老叫化研討，豈不是洩露胸中之秘？」

徐元平微微一笑，心中却暗暗忖道：此人仁心俠骨，武功愈是高强，對人間好處愈大，我借研討眞訣，傳他武功，不好現露痕跡，亦可相報他一番相待深情。當下低聲誦道：「寓變於緩，雖慢實快……」

宗濤武功精博，聽得心中一動，祇覺這兩句平平常常的話，竟然說出了蘊藏自己心中甚久疑難，不知不覺間，精神為之一振，手指一鬆，抓在手中的一條水蛇，趁機脫出手掌而去。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這兩句眞訣之中，不知蘊藏着甚麼武功？」

宗濤歎道：「淡淡兩句話，平平常常八個字，但却包羅武學中極上乘的眞諦，但在未聽這兩句八字之前，老叫化竟是想它不出。」

徐元平道：「這兩句眞訣，是否可適用於所有武功之上？」

宗濤沉忖了一陣，道：「武功不到一定的限度，祇怕難以體會出眞訣之上的涵義，老叫化把畢生精力用於窮通武功之上，但却常為一種無形的力量困阻難通，但自一聞高論，恍然大悟，半生來窮思不達，遲滯不前之因，乃不知寓變於緩之中……」

徐元平自目睹恨天一嫗之後，啟動靈機，把悶在心中兩句眞訣，思解透徹，但他見聞甚少，習練時間亦短，聽宗濤一番話後，反覺有甚多不解之處，接口問道：「老前輩聞一知十，想已瞭然兩句眞訣全意，不知可否相示於晚輩一聞？」

宗濤笑道：「老叫化窮想了幾十年，雖然受才智之限，未能想出竅要之點，但其經略概貌早已洞悉，一聞眞訣，如見明燈……」

徐元平道：「願聞高論。」

宗濤笑道：「須知一個人雖然潛能無際，但體能究屬有限，武功到了體能極限之後，想求寸進亦是難如登天……」

徐元平道：「宏論卓見，使晚輩茅塞頓開。」

宗濤微微一笑，接道：「武功到了一定的限度之後，如再求更上一層，勢必要另闢蹊徑，求發潛能，打破體能極限，但潛能祇可為用，視之無形，至此境界，必須求變……」

話至此處，倏然停止，沉思了片刻，接道：「武功一道，原本求快，但快到體能極限之後，就無法再快，但如把武功上巧、力，寓變於行動之中，看去雖甚緩慢，其實一發之中已兼具迅快，祇見變化已多，看去較慢而已……」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多謝老前輩指教，晚輩已經明白了。」

兩人在水牢之中相互研討武功，徐元平把胸中默記的「達摩易筋經」文中許多眞訣，口述出來，宗濤以廣博的見聞，相助求解，疲累之時，就閉目靜坐調息，牢中不見天日，也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

起初之時，兩人還覺出水牢之中太過陰冷，常有難耐酷寒之感，數日之後，竟然不再覺有寒意。

原來徐元平口述了「洗髓易筋」的上乘內功修習心法，兩人不知不覺中，竟然開始練習起來。

要知兩人都已有極深的內功基礎，已通竅要，進境奇速，數日夜中，內功大進，水牢中的酷寒已難相侵。

這日，宗濤調息醒來，伸手向水中摸去，一手抓空，心知牢中的水蛇已經被兩人吃光，默想在水牢中的時間大約已有二十餘日之久，想此後糧食無着，不覺一歎。

徐元平正在運氣調息，聽得宗濤歎息，突然睜開雙目，問道：「老前輩為何歎氣？」

宗濤道：「老叫化沒有長蟲玩了，今後咱們空着肚子練武功啦！」

徐元平暗暗想道：這些時日之中，生吃蛇肉度日，苟延殘喘，生不如死，如非陶醉在武學之中，祇怕急也要急瘋了，此後糧食無着，勢難再拖下去，與其等到餓得武功盡失，束手被擒，倒不如趁現在尚有拒敵之力，設法破牢而出，死裏求生。

心念轉動，當下說道：「咱們如若不進食，不知能餓多久？」

宗濤沉吟了一陣，道：「大概難以撐過半月時光。」

徐元平道：「咱們與其坐以待斃，不如盡半月之力，試破牢壁而出，或有一線生機。」

宗濤笑道：「四面石壁，不知多厚，咱們武功再强，也難破此堅壁。」

徐元平笑道：「老前輩忘了晚輩懷中的『戮情劍』了麼？」

宗濤笑道：「不錯，先把你懷中寶劍取出試試，看看能否破此石壁。」

徐元平探手入懷，摸出白絹包裹的「戮情劍」，去了白絹，陰暗的水牢中，頓時閃起一道寒芒。

他雖常懷此劍，但却始終未曾用過對敵，當下擧劍向石壁上刺去。

祇聽一陣輕輕的波波之聲，寶刃破壁直入，沒及劍柄。

宗濤訝然說道：「無怪此劍被武林人物視作奇寶，原來這等鋒利，有此寶刃，咱們脫身此牢之機大了不少。」

當下站起身來，縱身一躍，飛落石壁旁邊，施展「壁虎功」，背脊貼在石壁上面，一面游走，一面不停用手指在壁上敲打。

徐元平知他在選擇動手破壁之處，也不多問。

宗濤在石壁之上游走約一盞熱茶工夫，忽然停了下來，靜靜貼於石壁上面不動。

徐元平心中甚感奇怪，正待出言相詢，忽聽得一個冷冷的聲音傳入耳中，說道：「奇怪呀，那老叫化哪裏去了？」

徐元平心中一動，趕忙把「戮情劍」壓在身下，斜斜倒臥在浮石之上。

另一個聲音又道：「剛才那彭彭之聲，不知是何原因。」

徐元平斜臥在浮石之上，微閉着雙目，靜聽兩人談話，心中却默默的算計着那傳話過來的位置所在，先從兩人清晰的聲音之中，判斷定有通風傳音的空隙……

正忖思間，突覺眼前一亮。

徐元平心知這水牢之中過於黑暗，無法看清牢中景物，守牢之人才用特製的孔明燈照射探看，心道：那燈射入之處，石壁絕然不會太厚，倒是一處可破之壁……正自心念轉動，燈光突然隱去，心中大感奇怪，忽然挺身坐起。

但聞宗濤大笑道：「事情有了變化啦！」縱身一躍飛落在浮石之上。

徐元平道：「甚麼變化？」

宗濤道：「這就難說了，不是很好，就是很壞。」

徐元平暗道：你這不是廢話麼？我也知道不是很好，就是很壞……

忽覺牢中之水急遽而減，轉眼之間，已落下數尺，隱隱可聞排水之聲。

那排水之口似是甚大，片刻，牢中積水已被排完，石牢一陣「吃吃」之聲，天光微現，一座石門逐漸大開，四個佩劍道士魚貫而入。

當先一個道人抬起頭來，說道：「兩位請下來吧！」

宗濤縱身而下，大笑說道：「放去牢水，啟門而入，不怕老叫化衝出去麼？」

那道人面容莊肅的說道：「本觀觀主請兩位大殿相見。」當先轉身，出了牢門。

這意外的變化，連久歷江湖的宗濤也有些茫然不解，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緊跟在那道人身後出了牢門。

牢門外，是一座斜度甚小的石階，陽光由上面照射下來。

徐元平心中默數那石階，共一百二十八級，想來這座水牢建築工程定然十分浩大。

出口處緊依大殿後面，滿院修竹，幾畦栽花，景物異常清幽，一溪潺潺清流，橫越花畦，繞到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後面，徐元平仰天望着幾片浮動的白雲，長長吁一口氣。

那帶路道人走得很慢，但却始終未回頭望過宗濤等一次。

繞過了一片花畦，到了大殿正門，那道人雙手高擧過頂，高聲說道：「水牢中人犯帶到。」

宗濤大聲笑道：「小牛鼻子好大的口氣，連你那師父天玄道長，也不敢這般稱呼老化子。」大步衝上石階。

那道人伸手欲擋，却被徐元平疾探而出的左手抓住了右腕，向後一拉，緊隨宗濤衝上了石階，抬頭望去，不禁一呆。

祇見大殿正中，站着面容莊肅的天玄道長，他這時已取下了人皮面具，臉如滿月，長髯垂胸，道袍飄飄，一派仙風道骨，祇是眉宇間泛現出一絲淡淡的憂鬱。

在他左面站着蓬髮垢面的小叫化子，和劍眉朗目的「閃電手」查玉。

右面並立着鬼谷二嬌，丁玲仍然是一身黑衣，丁鳳依舊白衫白裙，二女姿色如昔，一樣的嬌若春花。

那小叫化子最先奔了過來，叫道：「師父……」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宗濤却揮手接口道：「你先別問老叫化，我得先問問你這是怎麼回事？」

查玉一抱拳，接口笑道：「晚輩們得知宗老前輩蒙難水牢，特地趕來相救……」

宗濤搖搖頭，接道：「事情這樣簡單麼？少給老叫化耍花槍吧！」

查玉微微一笑，奔了過來，握着徐元平的右手，叫道：「徐兄丰采依舊，怎麼會傳出你去世之言？」

徐元平目光一瞥天玄道長，祇

見他滿臉莊肅之容，已變成訝然之色，淡然一笑，答道：「兄弟兩世爲人，自難怪傳言失實。」

丁鳳展顏一笑，說道：「姐姐，我說他不會死吧！你看他現在還不是好好的活着？」

天玄道長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臉上，冷冷問道：「你當眞是那夜和本觀主動手的人麼？」

徐元平笑道：「咱們打了一百招，我被你內家反彈之力震傷，又被你點了『神封』死穴。」

天玄道長點點頭道：「本觀主一向敢作敢當，不用重複多提了。」

徐元平笑道：「但我却沒有找你報仇之心。」

天玄道長冷哼了一聲，道：「縱然你存心報仇，祇怕也難以如願。」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不過，有一件事晚輩却是無法忍受……」話至此處，突然聲色俱厲的接道：「在下金叔父的毒傷好了沒有？」

天玄道長道：「祇要本觀主答應了替他療毒，再重些也能醫好……」忽的覺得自己這等答覆之言，似被對方威勢所懾，立時提高了聲音：「我點了你『神封』死穴，你怎麼還能生還，並到我玄武宮來？」

徐元平聽他說金老二毒傷已癒，心中大感輕鬆，微微一笑，道：「那要感謝老前輩踢我那一腳了，你那一腳踢中我任、督二脈交接之處，眞氣啣接，自解了『神封』死穴。」

天玄道長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徐元平笑道：「如不是你那一腳踢得恰到好處，我早已屍骨無存了。」

天玄道長輕輕歎息，回頭吩咐身後站立的一個道童道：「你去請那金老二來。」

言詞之間，忽然轉變得十分客氣。

那道童輕輕應了一聲，轉身急奔而去。

天玄道長目光轉投到「神丐」宗濤，冷冷說道：「宗兄到我這玄武宮中，連傷數人，這筆賬不知宗兄準備如何交代？」

「神丐」宗濤笑道：「客隨主便，道兄劃出道來，老叫化無不應命。」

天玄道長目光一掠那小叫化子，說道：「這筆賬咱們暫時記上，日後再算……」

宗濤奇道：「怪呀！道兄一向對人沒有這等客氣過……」

天玄道長道：「本觀主向不允人積欠，今日對你老叫化子破例。」

宗濤仰臉望着大殿屋頂，笑道：「這實叫老叫化受寵若驚了。」

丁鳳忍了又忍，但終於忍不住奔了過去，對徐元平道：「你沒有看到我們麼？」

徐元平道：「看到了……」

丁鳳道：「看到了爲甚麼不和我們打招呼呢？」

徐元平祇覺臉上一熱，趕忙抱拳說道：「兩位姑娘好。」

丁鳳忽然舉袖掩住鼻子，道：「你幾年沒有換過衣服了？」

徐元平道：「大概有一個多月了吧！」

原來他在那陰濕水牢之中住了近月之久，衣服早已生霉，臭味甚大。

丁玲聽妹妹老是說些不關緊要之事，不覺一顰柳眉，嬌聲叱道：「野丫頭，十六七歲了，還是沒規沒矩，哼！也不怕人家笑話，快些給我回來。」

丁鳳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姐姐斥責，不禁生出羞意，暈上雙頰，垂下頭去，緩步退到姐姐身側。

天玄道長望了徐元平一眼，問道：「本觀主有一事心中不明，你們在水牢中，用何物充飢，難道事先有備，帶了乾糧不成？」

徐元平經他一提，忽然想起在牢中生食蛇肉充飢之事，祇覺胸中一陣悶噁，「哇」的一聲，張嘴吐出一口酸水。

「神丐」宗濤哈哈一笑，道：「你在那水牢之中，早已備下美味，難道自己就不知道麼？」

天玄道長知他素來不說謊，不禁一愕，道：「備了甚麼美味？」

宗濤道：「你想把老叫化子困在水牢，餓到筋疲力盡之時，再派人生擒上來，是也不是？」

天玄道長道：「凡是陷入我水牢之人，一律先餓上他十日半月。」

宗濤道：「可惜上天不如人願，你就沒有餓到老叫化子……」

天玄道長接道：「諒你也不是鋼筋鐵骨，如被餓上近月，祇怕早已寸步難移……」

「神丐」宗濤大笑道：「牛鼻子千算一失，你想不到那水牢中繁生着一窩水蛇，天不絕老叫化子，那一窩水蛇作了老叫化子一月食糧。」

天玄道長怔了一怔，道：「那水牢中陰寒逼人，你們縱然帶有引火之物，也難用上，必被陰寒的冷氣浸濕，難道你生食蛇肉不成？」

宗濤道：「老叫化會一百二十八種吃蛇之法，單是生食蛇肉，也有一十二種食法，諒你牛鼻子從來沒有見過……」

忽聽徐元平「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酸水。

他在那水牢中勉强生食蛇肉，延續着體力不致消失，那時心中渴求延續生命，在宗濤哄說之下吃了下去，如今聽得宗濤一提，祇覺胃腸翻騰，恨不得一齊吐了出來，但他腸胃未有食物，哇哇惡嘔，却是吐不出東西來。

丁鳳星目轉動，溜了徐元平一眼，臉上滿是憐惜之情，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不便過去慰藉他。

宗濤却是縱聲而笑，大談水牢中吃蛇之事，花樣層出不窮，連說一十二種生食蛇肉之法，而且每種吃法，都有着一個甚是動聽的名字。

他愈是說得興高采烈，徐元平愈是嘔得厲害，祇聽宗濤長笑之聲和徐元平的哇哇嘔吐之聲混在一起，形成一種極不調和的樂章。

丁鳳目睹徐元平愈吐愈是厲害，心中大是憐惜，忍不住高聲說道：「老叫化子，別說啦，生食蛇肉有甚麼值得高興之處，哼！難聽死了！」

丁玲吃了一驚，想喝阻時，已來不及，暗道：糟糕，不知天高地厚的鬼丫頭，宗濤是何等人物，你豈能叫老叫化子……

那知事情大出了丁玲意料之外，宗濤不但毫無怒意，反而微微一笑，住口不言。

天玄道長回頭望了丁鳳一眼，道：「妳這丫頭膽氣不小，可願拜在貧道門下？」

他說得神色莊肅，顯然不是玩笑之言。

全殿中人都不禁微微一怔，目光一瞥投注在丁鳳身上，看她如何答覆。

這是千載難遇的機緣……

丁鳳呆呆的站着不動，神情緊張異常，但却默然不語。

祇聽天玄道長冷笑一聲道：「妳可是怕你那鬼王爹爹不同意，哼！如若他敢不同意，本觀主當盡出玄武宮中精銳，把他辛辛苦苦建立的鬼王谷，燒他個寸草不留。」

丁鳳道：「我們谷中都是岩石砌的房子，再大的火也燒不了。」

天玄道長道：「火不能燒，我就翻地三尺，間室不留……」

丁鳳接道：「我們谷中戒備森嚴，不等你深入谷中腹地，定被發覺行踪……」

天玄道長道：「發覺了又怎麼樣？」

丁鳳道：「我們鬼王谷的迷魂藥物天下馳名，凡是入谷之人，無一能逃得出去……」

天玄道長截住了丁鳳的話道：「我哪有時間和妳鬥口，你究竟是否願拜在我的門下？」

丁鳳沉吟了一陣，道：「我心中雖然願意，但也得告訴爹爹之後才能決定。」

天玄道長道：「我收妳作徒，傳你武功，與你爹爹何關？」

丁玲轉過臉去，低聲對丁鳳道：「妹妹，你答應下來吧！我立時趕回谷去告訴爹爹，我想爹爹一定不會反對。」

丁鳳知道姐姐一向料事如神，她既然說爹爹不反對，心中就深信不疑，微微一笑，轉臉仰望着天玄道長，問道：「一宮、二谷、三大堡，素來齊名江湖，你和我爹爹武功不相上下，有甚麼好的功夫傳我？」

她胸無城府，心直口快，想到了甚麼，隨口就說了出來。

天玄道長倒是未料到她會有此一問，不禁微微一怔，道：「妳爹爹所知所學，豈能比得了本觀主，就單以武功而論，也難和本觀主相提並論……」

「神丐」宗濤突然插口道：「你們鬼王谷中的武功，如何能和天玄牛鼻子的劍術相比，你儘管放心拜師，你那鬼王爹爹知道了，高興還來不及，哪裏還會怪罪於妳？」

天玄道長拂髯笑道：「不知宗兄是否相信貧道之言，三年內我能把她調教成當代武林第一流中的頂尖高手，足可和眼下幾個江湖上高手一較短長，就以宗兄而論，三年後也未必能再勝過她。」

宗濤笑道：「這個麼，老叫化祇信一半。」

天玄道長奇道：「要信就信，不信咱們就等過了三年再試試，怎麼祇信一半？」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宗兄可是覺得貧道武功，劍道高出宗兄有限，故而不肯相信是麼？」

宗濤道：「論輕功、劍術，老叫化自知不如……」

天玄道長道：「何止輕功、劍術，貧道的玄門罡氣之學，天下也不作第二人想。」

徐元平暗暗忖道：此人當眞是自傲得很，自己誇讚自己的武功，竟是這等滔滔不絕。

但聞宗濤大笑道：「你在三年中能把那小鬼女調教成第一流高手，老叫化深信不疑，而且老叫化還可斷言你如全心全意去培養她，十年內青出於藍……」

天玄道長黯然一歎，道：「宗兄果有過人之能，洞察細微，一介不遺……」

宗濤微微一笑道：「誇獎，誇獎！」

兩人所談聽得丁鳳怦然心動，回頭望姐姐一眼。轉向老道問道：「你收徒弟，祇肯收我一個人麼？能不能連我姐姐一起收到門下？」

（未完‧卅五）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令狐爽不但救出了長孫明月，而且也替她找到白無忌療毒，他還背着長孫明月去百花谷求長孫玫瑰要了一株天王花根汁來徹底根治長孫明月所中的鴆毒……令狐爽重抵老龍洞，目的是救齊大天，但一進洞就被另十二星將攔住，他告訴十二星將之首何漢中已救出教主夫人，但他不信，令狐爽忽亮出日月環與斷腸劍……



昔日折劍恩義絕　今夕愧疚認親人

令狐爽道：「拿貴教教主兵器，來救貴教教主出此山牢，不正是名正言順？」

何漢中道：「小友，可惜呀！」

「怎麼又可惜了？」

何漢中道：「如果你再習了本教主的功夫，我等十二人就大為放心了！」

「這話又怎麼說？」

何漢中道：「很簡單，你如果習了教主的功夫，四魔也不是你對手，我們自然會放人，而且便是四魔歸來，我十二人也死得愉快了。」

令狐爽道：「各位前輩，我怎麼會為了救一人而叫你們十二人死掉？」

何漢中道：「不死又怎樣，我們都身中劇毒，受制於人，便是出去，也必毒發而亡！」

令狐爽道：「你們既知中毒，為何不找機會去盜取解藥？我就去動腦筋盜取！」

何漢中道：「那只有加速死亡，休得小覷了四魔四邪，當年的通天教八大護法，個個心狠手辣！」

令狐爽又笑了！

他忽的收住笑，道：「各位，別緊張，你們身上的毒有希望，哈……」

何漢中十二人各自全身一震！

令狐爽又道：「我便實對各位說，我真的已把教主夫人救出清風谷八仙洞了！」

何漢中大吼：「你要害死夫人吶！」

令狐爽道：「我已找到一位……」

他忽然不再說下去了，因為他真怕這十二人中有那四魔的心腹在內！

這種事不能不防呀！

何漢中道：「怎麼不說了？」

令狐爽道：「我想，我要救人，必會救到底，各位，我們何不馬上見真章，且看一看各人的造化吧！」

何漢中道：「我們一旦發動攻勢，必如排山倒海，勢如奔雷，你……」

令狐爽一躍而到了中心地帶，聽到何漢中的話，淡淡的道：「聽口氣，你們是一轟而上了？」

何漢中道：「雖非一擁而上，但前後的挾擊，一般人是很難應付的！」

令狐爽道：「我不是一般人！」

何漢中臉色一寒，道：「你自大呀！」

令狐爽道：「我自大，但不自狂，各位，多說無益，這最後一件事，必需先說明白！」

「請講！」

令狐爽道：「在下小子我，如果打敗各位，請問如何找到『獅王』齊大天？」

何漢中道：「等你勝了再問。」

令狐爽道：「我要此刻先知道！」

何漢中指指頭上，道：「要見教主，還需往上五十丈高處，那兒有石洞，誰也休想接近！」

令狐爽道：「這又怎麼說！」

何漢中道：「因為我十二人這個八陣圖，江湖上還沒有人闖得過！」

令狐爽道：「如果是教主齊大天，也闖不過？」

何漢中道：「教主是唯一可以闖過的人。」

令狐爽一聽，立刻狂吼一聲：「殺！」

他平飛之勢，宛似他會縮地神功。

刹那之間人已到了何漢中三人面前。

只見他出手又鎖又劈，斷腸劍發出龍吟聲，對方的六把長短刀未及劈出，就已見鮮血在標，地上立刻噹聲不絕，四把刀已落在地上了。

看上去令狐爽帶着幾分偷襲的意味，其實他的動作太快了，快得幾乎眨眼之間。

於是，他身後傳來狂叱：「殺！」

這三個怒漢一式姿勢，長刀仍在半空中，短刀直指令狐爽，看上去幾乎是一道刀牆推過來！

令狐爽大吼一聲，他使出了通天秘笈上的「八仙神功」，在他那無窮的內力催動下，斷腸劍洒出一片極光！

先是，聽出一片五月花炮似的響聲，就在碎芒點點中，令狐爽的日月環圈砸揚打，立刻又傳來幾聲悶哼！

這只是兩個照面，他已把六人打殺得往外奔去！

令狐爽剛旋身，側面的三人與另一面的三人立刻又往他合擊而來！

這是個圍殺的架式，不容他再多加考慮。

就聽他仰面一聲大吼，那聲音就震得人們的耳膜嗡嗡作響。

叫聲未已，他的身子已化作一團勢如旋風的身影，捲殺過去！

六把長刀發出「嗆」聲，斷了！

六個灰髮者抱短刀直擁而上，但令狐爽的身子已往三丈高處旋去，帶着那窒人的刄風刮臉作痛！

六個人摸臉抬頭看，令狐爽已頭下足上撲擊而下，口中又自大叫：「小心了！」

就在六人一怔間，遂又發出「哎呀」聲，只見六人各自抱肩閃開來。

鮮血，自每人的指縫間往外溢着。

那何漢中已大叫了！

「小友，你不是用的四魔或四邪武功，你這是……」

令狐爽道：「我如果只會他們的功夫，娘的，我自保都成問題了，還奢談殺人呀！」

何漢中道：「小友，恭喜了，你已天下無敵了！」

令狐爽道：「我也不打算天下無敵，你也別自抬身價，以為打敗你們就天下無敵！」

他冷然一哂，又道：「你們怎知道『百花谷』谷主的神功才真正稱得上蓋世呀！」

何漢中十二人也怔住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傳來獅吼聲，聽得好像十分遙遠。

令狐爽急忙又是一聲回應。

他吼叫如獅，衷氣十足，就聽那何漢中大吼一聲：「小友快走！」

令狐爽已發覺有三角尖頭指向上方，遂拔身就往前面走去！

他走到洞口又回頭，道：「各位，安啦，我小子不是歹心人啦，我發誓，早晚再來救你們！」

何漢中道：「謝謝小友了，但求快把教主救走！」

令狐爽重重的道：「小子我對你們是尊敬的，這世上有甚麼人比你們更加忠心呀！」

說完，他轉身而去，走得宛如鬼影子一閃而沒！

十二星將見令狐爽這身法，全楞然了！

令狐爽拔身往上衝，他邊衝邊呼叫：「獅王，獅王，小子救你來了！」

「哦吼……」

上方的石洞中傳來獅吼聲，隨之又聽到鐵鍊嘩啦響！

於是，有一間洞室就如同塔頂似的露出一柵門是粗鋼打造的！

除了這鐵柵門之外，內層還有一扇厚木門，有個小方孔在下方只有半尺方圓，有個木碗放在孔口處！

令狐爽也不多言，他揮出斷腸劍，削斷柵門上大鎖，推去柵門又出劍，那厚重的木門也削裂了。

令狐爽暴出一手抓過去，金剛指抓得木門「卡」的破了一個洞。

於是，他推開了厚木門，也看到了一個白髮蒼蒼瘦枯的老人，在地上挺着上身看他。

那老人的雙目厲芒如電，他，敢情就是「獅王」齊大天！

令狐爽也發覺有個石縫透進來光綫，這個地方，令狐爽相信必是齊大天發現他攀上一綫天的那個石縫。

原來人在暗處很容易看到明處

的一切，若由明處往暗處看，就難了！

齊大天的雙目仍然有神，他可能也是利用這石縫射進來的光亮，當成寶貝似的要自己的雙目能適應外界的光芒，也因此，他比之天魔女在這方面就幸運多了。

* * *

令狐爽抬頭看，不由叫道：「齊前輩，小子來了，來接你出去了！」

那面，齊大天伸出乾枯的手，道：「死在外邊，比之死在這古洞中叫人坦然多了！」

只見他把雙腿一伸，那條鎖在他雙踝上的鐵鍊平攤在地上了。

「來把，劈了這勞什子的惡東西！」

令狐爽走上前，振臂運力揮劍疾削下去！

斷腸劍果然不亞於干將莫邪，就聽「卡察」一聲響，鐵鍊被砍成兩段，只差未能把扣在雙踝的扣環打開。

再看另一條長鍊鎖在齊大天的腰上，這條鐵鍊就好對付多了！

令狐爽揮出一劍，就在近腰處把鐵鍊削斷了。

「獅王」齊大天仰天一聲獅吼！

「哦吼！」

他吼着，張臂抱住令狐爽，緊緊的抱住不放鬆！

令狐爽道：「前輩，我背你，快出去！」

齊大天道：「宇文鳳四個逆徒呢？」

令狐爽道：「去天水了，打劫去了！」

齊大天道：「小友，你的名字是……」

「令狐爽！」

「令狐爽，老夫出去也活不成了！」

「爲了身中奇毒之事？」

「不錯，而且會製解藥之人已被他們殺了！」

令狐爽道：「前輩，我小子如果解不了你們身上的奇毒，我還會救人嗎？」

齊大天道：「聽口氣，你有辦法？」

令狐爽道：「我不但救你夫妻二人，而且還要解通天教二十四星將身上奇毒！」

齊大天已瞪大眼睛，道：「難道我妻……」

令狐爽得意的一笑，道：「她已逃出來了，正在接受治療！」

齊大天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小友，你太偉大了！」

令狐爽道：「這不叫偉大，前輩，如果你能帶着妻子，前去『百花谷』，向那寂守空閨爲你活着的長孫玫瑰低個頭，那才眞稱得上偉大，我他娘的只是多管閒事，算甚麼偉大呀！」

齊大天愣然點頭，道：「你……語不驚人却豪氣干雲，實在不可多得之奇才也！」

令狐爽把身子一矮，道：「前輩，甚麼話也等你夫妻二人會了面再說，此地十分危險吶！」

果然，齊大天帶着兩腿斷鍊，趴上了令狐爽的背上，道：「外面是個甚麼世界喲！」

這是無奈的一句話，一個二十年被囚黑洞的人，其心情是悲哀的！

令狐爽當然體會不出齊大天的這話中之悲哀。

令狐爽背起齊大天已往石洞中奔去了。

令狐爽一邊還得看着石壁上的三角標示，當他走到剛才搏鬥的石窟中，他高聲的道：「各位，你們暫時忍耐，我早晚會把你們身上的解藥祛除掉！」

石窟內不見人，石窟內必有人，只是此刻無回聲。

令狐爽奔到洞口處，只見洞口半開着，他急忙往外走，却聽得後面洞中傳來多人的聲音。

「教主保重！」

齊大天忍不住的道：「你們也保重！」

令狐爽背了齊大天，他展開輕功跑得快，很快的到了亡魂嶺上的那道石樑上。

齊大天道：「小友小心吶！」

令狐爽一笑，道：「前輩放心啦！」

他背着齊大天一點也不在乎的奔過石脊，忽見在他藏馬的林子裏，還有另外一匹馬，而且馬已套上鞍袋。

令狐爽把齊大天扶上馬背，他自己騎上原來的馬，便對齊大天道：「我們往東走。」

「往東面哪裏？」

令狐爽道：「往東下南陽，轉唐河……」

齊大天道：「唐河有誰是小友的朋友？」

令狐爽道：「唐河沒有我的朋友，只不過唐河有個叫白無忌的人，這人是毒王呀！」

齊大天聽得一怔，道：「『唐河毒王』白無忌呀，當年我曾聽過這夫妻二人的名字！」

令狐爽道：「長孫前輩正在白無忌家中療毒！」

齊大天道：「小友，有希望嗎？」

「有！」

「怎麼說？」

令狐爽道：「是白無忌說的，只要有『天王花根汁』，他就有辦法

把你們中的『鴆羽毒』祛除掉！」

齊大天嘆了一口氣，道：「莫非小友又找上百花谷了？天王花只有玫瑰養了幾盆。」

令狐爽道：「長孫玫瑰仍然懷念你們呀，這一點，我這外人看得出來。」

齊大天道：「所以你要我夫妻二人前往百花谷，面向她二姐道聲對不起！」

令狐爽道：「她是你們二姐呀，對自己人道個歉，這會少了甚麼呀，我就不懂，你們都行將就木的人了，還鬥甚麼氣呀？難怪叫惡人得勢，坑了你們幾十年！」

齊大天也沉默了！

* * *

一個被囚二十年的人，他的本事再大，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獅王」齊大天如今的模樣就如同一具殭屍，也許更像一具骷髏，只不過他仍然內力充沛，雙目厲芒窒人，那也是他在石洞中唯一能練的功夫！

他如果不練內功與目力，只怕早已癱瘓了。

令狐爽不止一次的對齊大天道：「小子我可是去了百花谷，面對百花谷主當面代你說了情的，你叫我向她說的話：『獅王錯了！』而且連說三聲。」

齊大天嘆口氣，道：「人走背運需低頭，小友，老夫問你，長孫玫瑰甚麼態度？」

令狐爽道：「她目中見淚。」

齊大天聽得黯然！

他把那長長的灰髮掖在腰上，那衣褲幾乎快爛了。

一邊的令狐爽道：「前輩，我對你二位前輩同樣的安排，總不能叫你老這模樣夫妻相會吧！」

齊大天道：「小友，你打算如何安排？」

令狐爽道：「再過一天，前面有個大山口，我知道大山口有一家野店，那是母女二人開的，我們去到野店，我請她母女二人好生爲前輩洗刷一番，換件衣褲穿穿，你們老夫妻再相見，你看如何？」

齊大天道：「這足踝上的鐵鍊鎖扣也要除掉。」

令狐爽道：「當然，當然！」

於是齊大天目中見淚了。

想着當年通天教勢力之大，西北五省誰不尊仰呀，人們提起獅王，無不以敬畏之心低頭臣服。如今的獅王，幾乎只有一副可憐的骨架，世事之無常變化，誰又能捏拿得準確，誰又會想到明天是個甚麼光景？

* * *

一縷黑烟自大山口直往山坡上升起，那山道坡前的三間大茅屋中，好像有人在吃酒，屋內傳來哈哈聲，那是歡笑聲！

令狐爽與齊大天兩人騎馬就快到土場前了，忽的自茅屋內奔出個大脚女人。

這女子不是別人，馬魁女是也！

馬寡婦的女兒就是馬魁女，她見來了令狐爽，大叫一聲：「兄弟呀，你這是甚麼風把你又吹來了！」

於是，茅屋中又跳出三個人——一女兩男。

女的是馬寡婦，兩個男的倒令人吃一驚，附近小龍山上落草的席大與吉方二人是也！

這二人的出現，令狐爽也愣然，他心想：「怪了，這他娘的又是怎麼一回事？」

令狐爽微微笑，他恭敬的扶着齊大天下了馬，那馬寡婦迎上前，道：「我的乖，你在甚麼地方弄了個奄奄一息的糟老頭子呀！」

令狐爽却對席大與吉方二人點點頭笑了，道：「二位，你們也來了？」

席大哈哈笑道：「一家人了呀！」

令狐爽已走進茅屋了，他還未聽出原因來。

只聽馬寡婦道：「他是你席大叔呀！」

令狐爽猛回頭，道：「席大叔？」

只聽席大哈哈一笑，撫着一撮灰白鬍子道：「小兄弟，咱們一家人了呀，我同你這位馬大嬸結爲夫妻了，我們是一家人了！」

令狐爽聽得一瞪眼！

席大又指指吉方，笑道：「吉老弟四十開頭了，他也同魁女結了婚，哈……都是一家人了！」

令狐爽忍不住的脫口而出：「甚麼呀，亂七八糟的！」

席大道：「這怎麼是亂七八糟呀，男有情女有意，大家在一起，你愛我我愛你，結成好夫妻，小兄弟，你是不是有問題呀？」

一邊的馬寡婦母女二人還半掩臉的露出一副兒女作羞狀，看得令狐爽也笑了！

令狐爽把背上齊大天放在一張椅子上，他把席大與吉方二人叫出土場邊。

他先是看看茅屋內，低聲對二人道：「二位，我問你們，小龍山上的買賣……」

「散夥了！咱們只在山上留了幾十人開地種菓子，自謀生活了！」

令狐爽道：「不再打劫了？」

席大道：「咱們再打劫，她母女二人不答應！」

吉方道：「我們幫她母女開飯店！」

令狐爽指着小龍山，道：「你們暫回小龍山，過一天再回來！」

席大道：「為甚麼？」

令狐爽道：「休要多問，去了只有對二位有好處。」

席大與吉方知道二人打不過令狐爽，上一回吃的虧，這一輩子有警覺！

吉方道：「好，咱們聽你小哥的，這就回去小龍山，小哥怎麼說，咱們怎麼做！」

二人正欲離去，令狐爽忽問：「你二位結婚多久了？」

席大哈哈一笑，道：「二十來天了吧！」

吉方更是樂歪了，笑道：「別看她母女二人力氣大，上了床可溫柔呀，大母獅成了馴野貓，眞的是葛條瓜做梨醃！看着不值吃着值！」

令狐爽聽得一瞪眼，道：「魁女姐是老處女，你老兄當然快活了！」

「哈……」

吉方大笑，拉了席大，道：「爹，走吧，回去小龍山上再吃酒！」

他這一聲「爹」，令狐爽聽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你今年多大了？」

「四十整！」吉方回答。

令狐爽再問席大：「你今年又多大年紀了？」

「哈……老夫今年五十有二了，哈……」

令狐爽笑了：「娘的，你十二歲就有兒子了？哦操，這算來算去，你二人呀，一個是韮菜炒大葱，另一位是稀飯煮西瓜……各有所好呀！」

席大笑笑道：「我們世界大同了，哈……」

只見這二人走得眞輕鬆，一溜烟似的往山上去了。

＊　＊　＊

令狐爽走回茅屋裏，只見馬寡婦母女站在齊大天面前，三個人六隻眼相互的瞪着，誰也未開口！

令狐爽笑笑，道：「大嬸，到此刻我才向你二位道一聲恭喜了！」

馬魁女笑問：「為甚麼？」

令狐爽道：「如果是他二人仍然幹草寇，我不但不恭喜二位，我還打算殺了他二人！」

一驚，馬寡婦道：「他二人不洗手，我母女也不會答應收留他二人的！」

「所以我恭喜二位了！」

他指指齊大天，又道：「我煩請大嬸子，快為我這位前輩洗刷乾淨，修修頭髮指甲，再換穿好的衣褲鞋襪，完了再吃喝，越快越好！」

馬寡婦拍拍胸膛，笑笑道：「放心啦，且看我母女侍候他！」

馬魁女挑水倒入大鐵鍋，火苗子升得呼嚕響！

馬寡婦剪刀梳子取出來，一把銼刀放桌上，用銼刀幹甚麼？不知道！

令狐爽找來鐵鎚與搓子，他負責要把齊大天雙足上的鐐環敲開掉！

於是乎，茅屋中的人忙歪了，就聽叮叮噹噹聲，又是辟裏叭啦砍柴聲，再加上馬寡婦不停的哈哈笑，一時之間熱鬧了。

先是木盆抬入睡房中，熱水倒了大半盆，馬寡婦這兒沒香料，沒關係，母女二人洗的是山坡上種的香草，一把香草水中泡，馬寡婦一把就把齊大天抛入木盆中了！

齊大天幾乎要叫了！

「你要為我洗澡？我自己來吧！」

馬寡婦吃吃笑，道：「你比我還老呀，雞皮鶴髮不成人形了，還有甚麼好害羞，來吧，搓背捏脚我有力量，拉筋轉骨最舒暢，今夜你一睡到天亮，哈……」

齊大天很想拒絕，但溫暖的熱水與人情味，令他閉上雙目不再堅持了！

房內在洗澡，房外桌邊上，馬魁女衝着令狐爽哈哈笑，目不轉睛的笑！

令狐爽吃着包子喝肉湯，他笑問：「日子過得好？」

「好得不得了！」

令狐爽道：「那個叫吉方的對你怎麼樣？」

「除了大床上，別的他得聽我的！」

令狐爽道：「大床上呀，他怎麼了？」

馬魁女道：「唉，只有大床上，我才會被他壓在下面呀，娘的，老天怎麼安排的！」

令狐爽一聽幾乎噴飯！

沒多久，齊大天走出來了！

齊大天的頭髮也梳剪了，他一身輕鬆的衝着馬家母女二人打個躬，道：「非常感謝！」

馬寡婦走出來，她怔怔的道：「未洗以前眞難看，洗過以後你年輕二十年，比我那席大好看得多了！」

她母女怎知這人是通天教主呀！

令狐爽起身請齊大天坐下，道：「前輩，我們的時間不多，趕快吃了走人！」

齊大天也不多說，他檢吃幾樣小菜，肉包子吃了五個，再喝上一碗酒，道：「二十年了，未曾吃過的……」

令狐爽道：「快走，不能久

留！」

二人走出屋外，馬寡婦低聲問令狐爽道：「你對此人甚是恭敬，他……他是誰？」

令狐爽道：「我的一位前輩，詳細情形改日再說！」他帶着些許神秘的走了！

馬寡婦二人可就楞在門口木然的對望着。

＊　＊　＊

令狐爽發覺齊大天身穿的衣衫夠寬大的了，他笑笑，道：「衣衫不太合適，有機會再買合身的！」

齊大天已舒暢多了，他微微點頭道：「這已經是不錯的了，那女人眞有力量，令老夫大感舒暢，她取的衣衫是他丈夫的，他丈夫當然是個巨漢了！」

馬寡婦的丈夫叫馬金土，原是獵戶，後來在這大山口開了這家野店，馬金土死了多年，只留下這個女兒，母女二人便守着這野店過生活了！

＊　＊　＊

從大山口轉去河南唐河，路程不過兩天半，令狐爽與齊大天二人策馬轉入大道，只不過一天多便到了唐河！

令狐爽帶着齊大天轉道上灣村，村口上他遇上了白無忌。

「嗨，白大叔，你的功德呀，看看，這位甚麼人，你知道嗎？」

白無忌看了幾眼，吃驚的道：「通天教教主……」

齊大天已抱拳道：「白老兄，你還認得齊某呀！」

白無忌大驚，立刻與二人轉回村中！

令狐爽急問：「長孫前輩怎麼樣了？」

白無忌道：「每天兩次服藥，然後浸泡藥水盆中，看樣子不出幾天，就會痊癒！」

令狐爽大喜，道：「送你一顆龍目珍珠！」

白無忌一聽，伸手道：「拿來！」

令狐爽道：「我沒帶身上，欠着！」

白無忌道：「年輕人休騙老人家！」

令狐爽道：「放心，我令狐爽的話擲地有聲！」

他忽然發覺齊大天全身顫抖，似不能自已，不由吃一驚，道：「前輩，你……」

他又急對白無忌道：「快，快給齊教主服解藥，他們中了同樣毒物！」

齊大天却沉重的道：「明月，明月呀！」

原來他聽到了房中傳來水聲，想着二十年分離的妻子明月就要見面了，心情自是十分的激動！

「明月，明月！」

忽的，自屋內跳出個年輕人，這人正是水中花！

水中花見令狐爽帶來個土老兒，吃一驚！

令狐爽指着齊大天：「他就是你的三姨公呀！」

水中花立刻迎上去，道：「三姨公……」

水中花當先落淚了！

白無忌大叫一聲：「老婆子，出來！」

屋內正在侍候長孫明月的白老太太一聽叫，便搖動雙肩走出門外，令狐爽拉着水中花，道：「叫前輩進去吧，二十年未相見的一對夫妻呀！」

水中花當然不會跟進去，他送齊大天到門下。

於是，齊大天宛似拖着千鈞重的步履，一步一步的往內房中走過去。

門外，幾個人屏息不開口，但每個人的心中是激動的，緊張的！

就在一陣窒息中，忽的傳來一聲尖叫！

「吶……我的丈夫唷！」

「唔！我們終又重逢了，明月，明月，叫我看看你，看看你變成甚麼樣了！」

「你呀……獅王，不復當年的勇猛了呀……你這一身枯柴似的身子……你……」

「哦……嗚……」

「天吶……嗚……」

屋內傳出極為悲痛的哭聲，門外的水中花更是落下了眼淚！

令狐爽對白無忌道：「拿來！」

白無忌道：「你要甚麼？」

白老太太大怒，叱道：「小子，可惡呀，你叫我夫妻把人救，送了兩顆寶石，這回見人救了，怎麼的？你再把寶石討回去呀，不行！」

令狐爽搖頭道：「我他娘的話未說完呀，妳就放上一大串臭屁！」

他對白無忌道：「還有通天教二十四位星將，他們也中了同樣的毒，需要我把解藥送他們呀！」

白無忌道：「小子，不夠用的了，又來了『獅王』齊大天，解藥不夠了！」

令狐爽道：「夠，一定夠！」

「你怎麼知道？」

令狐爽道：「我心中明白！」

白無忌道：「娘的，你是神呀，你知道個屁！」

令狐爽道：「我知道你們玩毒的人，見不得有奇妙的解毒物，一見必會千方百計的存放私藏，對不對？」

白無忌道：「不對！」

哈哈一笑，令狐爽道：「娘

的，我討解藥爲救人，你存解藥爲了銀，是不是？」

白無忌道：「你……」

白老太太道：「不能給！」

令狐爽笑了，他自袋中摸出一把銀票來，他在白老夫妻二人面前，慢慢的，一張一張的數着那每張一百兩的大銀票！

嚄呀，這二老幾乎流口水！

「沙沙沙」三聲起處，令狐爽取了三張，對白無忌道：「要不要？」

「娘的，只有豬不要！」

令狐爽笑笑道：「解毒藥拿來了，這些就是你的了！」

白無忌道：「你……娘的，算你厲害！」

只見他自袋中摸出個紫色小瓶，道：「我還得留下一半爲齊敎主治毒，這一瓶你拿去！」

令狐爽伸手接，白無忌也接過三張銀票來，各得所需，立刻哈哈笑了！

＊　＊　＊

最爲感動人的場面，那當然是獅王齊大天與天魔女長孫明月二人的相逢了！

這二人擁抱在房中久久未分開！

那齊大天帶着哽咽的道：「明月啊，爭霸江湖啊，原是一場噩夢！」

長孫明月也泣道：「這場惡夢太長了，太久了！」

齊大天道：「是的，太久了，我們都老了！」

長孫明月道：「通天敎這個名字，好像對我們陌生了，遙遠了！」

齊大天道：「只爲一本奇書，害得我們幾乎斷送一生幸福！」

「是的，那『神龍天晁』害人不淺！」

齊大天道：「但也從此知道屬下甚麼人忠心，甚麼人奸詐！」

忽的，長孫明月咬牙道：「我要生啖他們八人，我饒不了他們……」

齊大天道：「可是你的雙目……」

長孫明月道：「我已似乎看到了影像了，你的模樣我也在模糊中看到了！」

她一頓，又道：「這白無忌也算有本事，我覺得身上已不再有逆氣上升了！」

「那是毒被擠壓的結果，他果然能爲我們祛除身上所中鴆羽劇毒！」

忽聽白無忌大笑，道：「二位，你們要走了，一應必需的藥物，老夫也已交由水公子帶去，你們放心吧！」

忽聽長孫明月道：「去那裏？」

「百花谷！」這是水中花在門口回應。

長孫明月大怒，叱道：「不去！」

水中花道：「三姨婆呀，都是一家人嘛，妳……」

「不去，要去你們去！」

齊大天道：「明月，咱們還有幾年好爭的？你也應想想，當年玫瑰絕情而去，她並未再嫁他人，她獨處百花谷中，我們過的日子她能比嗎？但她仍然肯把咱們急需的解毒花汁相贈，這個情這個義，我們何不生受，她……終究是妳二姐呀！」

長孫明月全身顫抖，道：「天爺，天爺啊……我是怎麼去見她呀！」

忽聽令狐爽一聲叱叱：「甚麼是『她』？應叫二姐，妳們一母所生呀，他日完蛋死了，你還有何面目去見你的爹呀娘呀？人都大半截入了土，還逞的甚麼强？何不去百花谷團圓呀！」

長孫明月又是一震，道：「幾十年的恩怨，一時之間叫我如何去面對？」

令狐爽道：「我小子自不量力，這就奉陪你二位前往百花谷，那長孫谷主如果對你二人有一句搶白抱怨的話，娘的，咱們一齊轉身就走，絕不留戀，如何？」

齊大天雙目一亮，道：「眞豪情萬丈也！」

長孫明月道：「好，我聽你這一次，也算對你小兄弟的回報，如果碰了釘子，咱們就不進百花谷！」

於是，一行四人上馬了！

令狐爽愉快的剛上了坐騎，白無忌拉住他的馬韁繩，道：「喂，令狐爽呀，這幾天我夫妻二人吃不好睡不着，全心全力把人救，單只煉丹藥就累得腰杆也直不起來了，眞叫辛苦呀！」

令狐爽笑笑，道：「謝謝了！」

白無忌又道：「你……小兄弟出手大方，能不能……」

笑笑，令狐爽道：「要銀子？」

白老太太忙搖手，道：「聽說你要送我夫妻一顆『龍目珍珠』，我老伴他……」

哈哈一笑，令狐爽道：「我不是說過嗎，那是無價之寶呀，怎好隨便帶身上？過幾天我送你們一顆！」

白無忌道：「你不會食言吧？」

令狐爽道：「二老呀，你們是同眞正的君子打交道，放百二十個心啦！」

白無忌笑了：「但願你小兄弟以後多多管閒事，哈……」

令狐爽道：「你二老就有機會多多發財了，哈……」

他拍馬直追齊大天三人去了。

白無忌對老伴道：「收拾收拾，咱們暗中跟上去！」

白老太太又哈哈笑了。

＊　＊　＊

就在距離百花谷三里地，小溪在那兒轉了個彎，有一道斷崖邊上長了一棵盤根虬髯老松樹，松樹下方有個平整得幾乎是人工雕刻而成的大石盤，幾塊石頭就放在這石盤四週！

這時候已是夕陽西沉的時候，忽聽馬上的長孫明月，道：「停止！」

只見她吃力的下了馬，用力的張大了眼睛，抛下手中馬韁繩，緩緩往石盤走過去！

驚喜之聲出自獅王：「你們看，她能看到東西了！」

長孫明月走到石盤邊坐下來，她向齊大天招手，道：「過來，過來，這兒是我小時候常來的地方，也是我練功的地方！」

齊大天過去了，令狐爽沒下馬，他高聲道：「二位前輩，你二位先坐在此地吧，我與水兄二人先去百花谷報告喜訊去了！」

水中花也道：「三姨婆，我們馬上回來！」

長孫明月木然的看向百花谷，她有着似曾相識可又有着近鄉情怯之感！

齊大天手揮了幾下，也未開口！令狐爽已與水中花拍馬疾馳而去！

齊大天對妻子道：「明月，我們不修今生，那就修個來生吧，一切看在我的老臉上，忍耐了吧！」

長孫明月道：「你難道忘了我爲甚麼在此下馬嗎？」

「知道，當然知道！」

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道：「當年不就是在此石盤上折劍絕義嗎？你姐妹二人反目成仇，我這一輩子也難以忘掉那情景！」

原來長孫明月在此下馬是有原因的！

她重重的道：「本來我存內疚，可是，她幾乎以大姐身份把我趕出這百花谷，我丟不起這個人！」

齊大天道：「她是做得絕，但她也必然有悔意，妳不見我們受了多大的苦嗎？」

長孫明月低頭了！

＊　＊　＊

令狐爽又來到百花谷口了，這一回他更踽了！

這一回他也把水中花帶回來了。

就在百花谷谷口不遠處，從林子裏奔出四個白衣漢子，這些人一見水中花，個個行禮不迭！

響箭立刻升空，百花谷中又奔來四個肥霸，秋菊四女人奔出來了！

這四女一見令狐爽個個直咬牙！

四女再見水中花，哦操，張大嘴巴又笑了！

那當然笑了就無法再咬牙，令狐爽笑了！

「喂，我把妳們的水少爺找回來了，他呀，若非我辛辛苦苦的找得巧，找得妙，早就死掉了！」

水中花一聽，雙目一暗，令狐爽又道：「你們的水少爺呀，他遇上了狐仙呀，那是個專勾引男人的妖狐呀，喂，你們見過狐仙嗎？美呀，可是身上帶騷味，他娘的，妳們身上只有汗臭味！」

秋菊吼叱道：「胡說八道！」

令狐爽道：「不信妳們問他！」

水中花對四女道：「把馬拴好了，我與我這兄弟去見我姨婆！」

令狐爽也下了馬，馬韁繩抛在秋菊的手中，他衝着四女扮鬼臉，氣得四女一瞪眼。

海棠道：「少得意！」

牡丹道：「兔崽子！」

紫蘭更是罵：「小王八蛋！」

秋菊道：「有種的找機會大家幹！」

令狐爽回過頭來，道：「你們四個呀，活脫像四個大鵝蛋，哈……」

＊　＊　＊

忽的，從谷中奔來十幾個帶劍女子，爲首的乃是靈芝姑娘，她注視着令狐爽，但當她發現水中花，臉上的皮肉也鬆散了。

「水少爺，你這些天去那兒了？谷主擔心得不得了！」

水中花道：「我們這就去見我姨婆！」

靈芝道：「今天若是只你一人，今天就不會叫他進入谷中去見谷主！」

令狐爽道：「爲甚麼？」

靈芝道：「你每來一次，百花谷就有損失呀！」

「哈……」令狐爽大笑！

靈芝不笑，她當先與十多名女武士往谷內走出。

一行人過了百花洲，再過百花障，越過百花溪，對面又見百花溝中的那幢精舍小院。

水中花已往精舍中奔去了。

他口中還呼叫着：「姨婆，姨婆！」

忽的，精舍前閃出一個光影來，那高貴的百花谷主長孫玫瑰出現了！

長孫玫瑰見了水中花，伸手道：「孩子呀，你去了那裏？累姨婆爲你擔心呐！」

水中花撲前跪地，叩了個頭，道：「都是阿花不好，姨婆，你原

諒我吧！」

「回來就好，回來就……」

她忽的看向令狐爽，又道：「拿來！」

一怔，令狐爽道：「噫，拿甚麼呀？」

長孫玫瑰大怒，叱道：「難道你忘了，要送本谷主一顆『龍目寶珠』的事麼？」

令狐爽一想，怪了，怎麼人人愛寶愛得如此認眞呀，這他娘的是個人物都想寶，只有窮人想個飽！

一笑，令狐爽當然有說詞！

「我可親可敬的長孫前輩呀，你老人家也叫小子我爲妳找回水中花水少爺呀，我是去找水少爺去了，這下次再送那件寶呀，好不好？」

長孫玫瑰笑笑，道：「令狐爽，我並不急於索寶，我這是先下手爲强，擔心你又找我索甚麼，哈……」

眞是難得見她笑，一邊的靈芝也笑了。

長孫玫瑰拉起水中花，對令狐爽道：「你走吧，下次把寶快送來！」

令狐爽笑了！

「你叫我走，我就走，走到天邊我小子還是要回頭！」

「幹甚麼？耍賴呀！」

令狐爽道：「百花谷外來了兩個落難人，谷主呀，那可是妳們親姐妹呀，還有你的妹夫也來了，你難道不出谷去迎接他二位？」

長孫玫瑰楞然的搖晃着身子，吃一驚的道：「你，你在胡說甚麼？我的妹子脾氣我知道，她死也不會來的，她絕不會走回百花谷！」

水中花道：「姨婆，他們就在三里遠處的仙人石等着，姨婆，她們很凄涼呀！」

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忽的扭轉身軀。

人們看不見她在流淚，人們只看到她的雙肩在抽動！

令狐爽道：「谷主，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百花谷今天應是大喜之日呀！」

長孫玫瑰用力去拭淚，傷心已極！

她這幾十年，生活在失望、凄涼與忿怒中，這種日子是很苦的。

她也在身體上受着煎熬，人如果眞得要爭一口氣，她算是成功了，但她此刻却更傷心了。

想想也是，這口氣不爭，也許早就沒事了！

她忽的又轉過身來，對一邊的靈芝吩咐。

「命人去備轎兩乘，再去房中把長孫家神位抹拭乾淨，準備回來以後祭祖！」

她見靈芝去辦事，自己立刻對令狐爽與水中花二人，道：「我也二十多年未去那傷心石盤了，你二人帶路！」

令狐爽的心情一振，道：「谷主，妳打算親自前往呀，妳……妳不是我心中的小偉大，妳……眞偉大！」

長孫玫瑰一嘆，道：「令狐爽，如果鳳仙在谷中，如果她的女兒吹花喜歡你，你會不會再離開這百花谷？」

令狐爽大吃一驚！

一邊的水中花黯然的道：「姨婆，令狐兄弟已是個訂過親了的人，他……」

長孫玫瑰邊走邊道：「訂親並未結親呀，便是結了親，討上兩房也不多，因爲這小子有本錢！」

水中花更黯然！

令狐爽道：「小子我無能呀，兩個老婆……」

長孫玫瑰吃驚的回頭，道：「你……性無能？」

令狐爽急道：「不是啦，我是……說……」

笑笑，長孫玫瑰道：「百花之中有幾種花對治療性無能很有療效，只不過你這麼年紀輕輕的……」

令狐爽急道：「谷主，我還年輕呀，等我過兩年長大了，我就會結婚了！」

「哈！」長孫玫瑰笑開懷了。

她走在前面，這一路上令狐爽又踐起來了。

令狐爽想着初來這百花谷的時候，是替西門吹花他爹打抱不平的！

那時候他連闖百花谷三關，也叫西門風夫妻父女會了面，敍了舊。

這第二次就是爲了討取那「天王花根汁」，他是一次比一次令人頭痛。

尤其是谷口的四女大力士，更是對他又喜又恨！

但此刻的情況更是不同了。

此刻令狐爽只有一個字來形容——爽！

百花谷谷主就快到到谷口了，四女大力士早已垂首肅立在石道旁，尚有五步遠，四女已唱個喏，齊聲道：「谷主金安！」

長孫玫瑰不加理會的就從四女身邊走過去了。

倒是令狐爽，他對四女道：「妳們辛苦了，哈……」

令狐爽與水中花二人緊跟在百花谷谷主身後面，令狐爽邊走邊道：「谷主呀，他們一雙老夫婦，那獅王被囚老龍洞，另一人被囚在賀蘭山，兩地相隔千里遠，慘吶！」

長孫玫瑰却木然的道：「他們應該謝謝你！」

令狐爽道：「認眞的說，小子我應謝謝齊老前輩，因爲是齊老前輩的指點，小子我才有能耐把人救出來，如果單憑學了幾招八惡的功夫，便是那二十四星將中任何一人我也打不過！」

長孫玫瑰淡淡的道：「令狐爽，我問你，此事你已盡了力，本谷主心中對你存有感激！」

「不客氣，不客氣！」

長孫玫瑰道：「本谷主再問你，你已把獅王夫婦救出來了，這以後你打算去幹甚麼？」

令狐爽道：「去鬥那四魔四邪呀！」

「你再去找他們？」

「不錯，小子我的一家人原可以不死的，就因爲那宇文鳳是個女賊，偸了我爹的銀子，阻了我們一家逃難的機會，才一夜之間被流寇殺了，這筆賬我是非找她算個清清楚楚不可！」

長孫玫瑰道：「原來你的心中還有這一段仇恨呀！」

「小子我無時或忘！」

「你已有本事打敗宇文鳳了！」

「所以我馬上就要走了！」

水中花道：「你不在百花谷玩幾天？」

令狐爽道：「我沒那個福氣，水兄，我如果找到西門吹花，我勸她回來找你！」

水中花搖搖頭道：「她不喜歡我，我也想清楚了，她好像喜歡的是你！」

令狐爽道：「我訂過婚了呀，水兄！」

長孫玫瑰道：「別說了，當年我還不是同齊大天訂過婚了，可是齊大天的妻子不是我！」

她此言一出，令狐爽才明白，必是長孫明月橫刀奪走了她姐的愛，難怪姐妹二人親變仇。

一時間，誰也不出聲了！

就在彎道處，那個石盤邊上，忽的站起兩個人，是的，齊大天與長孫明月站起來了！

那高貴的，至尊的長孫玫瑰，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她一直走到了長孫明月面前。

她伸手拉住了妹子的手，更伸手爲妹子攏着一頭亂髮，雙目中流露出慈暉，光景就如同對待自己女兒般，她的雙目滴下了淚水！

「三妹，甚麼也別說了，回去吧，家不是我一人的，家也是妳的，跟我回去吧！」

長孫明月木然的臉孔上忽的泛青色，她再也忍不住的道：「不要憐憫我，不要可憐我……」

長孫玫瑰道：「三妹，別再固執了，再堅硬的寶石，也必被這幾十年歲月磨平磨光了，想想，鬥氣一生終是空，我們浪費太多時光了！」

她轉而對齊大天盯着看了一陣，齊大天道：「二姐，齊某無能，令她吃苦受罪！」

長孫玫瑰道：「我姐妹鍾情你一人，我們都無反悔，百花谷自從多年前禁男人入內，但最近開放了，我們可以在百花谷中歡度有限的歲月了！」

她伸手，一邊拉着妹子，一邊拉着齊大天，緩緩的往百花谷中走去！

水中花也跟上去了。

忽的，長孫明月凄厲的一聲尖叫：「姐！」

她這突然的狂叫，嚇得人們吃一驚。

祇見這長孫明月下跪在她姐面前，道：「姐，我對不起妳，妳打我吧，殺我吧！」

長孫玫瑰一把抱起妹子，她反而淡淡一笑，道：「妹子，咱們父母大姐有靈，必會含笑九泉了！」

一行四人又往百花谷走去了。

令狐爽未再跟去，他愉快的笑了。

他以爲他此刻應是君子，因爲君子有成人之美呀！

祇不過他也奇怪，爲甚麼他們會把他這個愛管閒事的人忘了，而且好像忘得一乾二淨似的！

然而，令狐爽還是拉馬騎上，他緩緩的往北馳去，在他的心中，正自爲他的未來在打算。

令狐爽這一回才眞正要同四魔四邪鬥一鬥了！

先是，令狐爽必須設法先救治二十四星將身上劇毒，他身上帶有唐河毒王白無忌調配的解毒藥。

山中馳馬第三天，令狐爽已快到終南大山的老龍洞了！

令狐爽不過石脊斷崖的亡魂嶺，先是，他找到藏寶地方，取了兩粒龍目神珠，然後再把日月環與斷陽劍藏在附近的大樹上。

他絕不能帶着那兩件兵器去會四魔四邪，因爲他們祇要一見到這兩件兵器，他就有麻煩了！

雖然，他現在已不再害怕這八人了，但他不能不多作準備，然後一舉而成功！

令狐爽飛奔過亡魂嶺，很快的到了老龍嶺前面，他放開喉嚨學狼嗥！

大白天當然不會有狼嗥，但附近的石崖有響聲，那是沉悶的一聲「呼通」！

令狐爽疾奔過去，祇見有個灰髮壯漢閃身走出來了！

「是小友回來了！」

令狐爽道：「你是……」

「金牛星何漢中！」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連蓮離開師門打探唐耕心的生死，認識了鳳妮，唐耕心怕傷了她們的心離開了。辛南星與師父龍潛又到陰陽壁實地觀察，又遇到顏學古之父顏君山……龍不忘與馮雷欲尋連蓮回師門，因其師有意將她配給獨子龍三，但她愛的却是唐耕心，幸虧「蝦乾」助她避過龍不忘等的追尋……龍三的下人傳志暗中偷學「左半邊」金天聲的武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欲回師門療重傷 被人迷失幸獲救

傳志深深地嘆口氣道：「一個人致殘，有的是天作孽，有的是自作孽，而奴才正是自作孽，十七歲那年清虛道長去世，老毛子俄國兵縱火搶劫，觀中道士倖免的不多。那天深夜奴才幫一炊事道人發夠，首先發現，所以倖免一死，但在二十歲那年爲人助拳，被一個北漠高手打成殘廢。」

金天聲似乎無興趣再聽下去，正要離去，傳志躬身道：「關於這件事，希望金前輩不要告訴公子及另外兩位前輩！」

「好！」金天聲匆匆離去，傳志捏了一把冷汗。

* * *

唐耕心的情況還差不多，他有幾次想留字離去，但狠不下心腸。

自他偷聽到鳳妮和菊嫂交談，猜出在小溪邊遇上的李艷就是連蓮後，他有幾次想走。

近來唐耕心有好幾次發現鳳妮臉上有淚痕，問她又不說。

今天早晨唐耕心沒有挾一筷子鹹肉，飯後他聽到鳳妮在抱怨菊嫂：「我稍一不注意妳就出紕漏。」

「怎麼哩？小姐。」

「早餐連續吃過兩次鹹肉，今天早餐又端上一盤鹹肉，對妳說過，一樣小菜不要超過兩次，看到沒有，鹹肉沒有挾一筷子。」

菊嫂道：「小姐，爲了唐少俠的飲食，我可是挖空了心思。我就是個滿漢全能的大師父，也有腦子空空的一天。再說，小姐妳自己的身子更重要，爲甚麼老是爲別人想也不照顧自己一下？」

「菊嫂，妳回『一瓢山莊』去吧！」

「我……我爲甚麼要回去？除非小姐回去。」

「妳是祖奶奶，我用不起妳。」

「小姐，妳這話可是折我的壽，好好，從此以後，我就設法把我這豬腦變得靈活點。」

「菊嫂……」鳳妮壓低聲音道：「妳還看不出來，他似乎躭不住了，要是飲食方面再不能讓他滿意，他隨時都會……」

下文沒說出來，菊嫂當然知道，心道：他愛走就走，小姐爲他眞是仁至義盡，還要怎樣？難道說天下祇有他這麼一個寶貝男人？

「是，小姐，我會隨時記住，妳也提示我一點。」

這些話唐耕心大多聽到了，他以爲眞的不能再逗留下去了。

二十歲的鳳妮已經成熟，近來又大量縫製衣衫，人小心思却十分細密，縫製的新衫，都能把她的玲瓏胴體清晰地勾勒出來。

昨夜她在微醺之下，翩翩起舞，擺臀搖胸，如臨凡勺藥，巧笑媚顧，像殞星之餘暉，歌聲乍起，

疑是羣鶯出谷，裙帶亂飄，不辨肉色花香。

唐耕心以爲小鳳妮不比連蓮差，甚至在外型上，比連蓮更美。但是，連蓮就是連蓮，別人無法取代。

他下定決心，就在這幾天，他要離去，既然他的心全在連蓮身上，何必再去撩撥另一個人的心弦。

* * *

村中炊煙四起時，「蝦乾」和連蓮也在手忙脚亂地作飯，乾飯冒了烟，紅燒魚燒焦，紅燒獅子頭散開，變成一鍋醬。

端上桌面時，天已全黑，「蝦乾」點上燈時忽然歡呼了一聲，兩人都看到一個人，臉朝外坐在門口石階上。

「老哥哥，你這是幹甚麼？還不快點請進來吃一頓黑色大餐。」

伸手一拉，這人紋風未動，此人灰髮百結，穿了一襲五顏六色補綻的百家衫，斜背一布袋，膝上放了一根七節紫竹杖。

連蓮不必問也能猜出，這必是丐幫幫主司徒勤，祇是不知這一手是爲了甚麼？

「老哥，小弟甚麼地方得罪了你？你要告訴小弟才行，不理人算哪一門子。」

「小子。」司徒勤道：「沒吃三天飽飯，就弄個女人在這兒逍遙自在啦！」

「老哥，你眞是老糊塗，你扯到哪裡去了？這位是……」

「怎麼？老哥說錯哩，老哥給你個逍遙堂主頭銜，可不是要你弄個粉頭在這兒納福，你可眞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

「老要飯的，你出門是不是沒把眼珠子帶出來！」連蓮可不是好惹的。

「是哪個丫頭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老要飯的，你再口出不遜，我還要在你臉上吐一口痰哩！」

「這是哪一家的丫頭？這麼衝？」

「老哥哥，她是『一段香』連蓮。」

「怎麼？『一段香』就這麼橫，要是『兩段香』、『三段香』那豈不是……」

「老哥哥，不是這麼回事，你把事弄擰哩，龍潛想把她弄回去嫁給他兒子龍三，可是她就是對『雪裡紅』唐耕心有胃口。」立刻說了近幾個月來的一切。

司徒勤楞了一陣，道：「小子，這麼說是老哥哥我錯了？」

「八九不離十兒。」

「小子，憑我這把子年紀和身份，難道還要向一個人芽兒叩頭賠罪不成？」

「老哥，磕頭賠罪那當然不必要，說幾句好聽的，也貶不了你的身份。」「蝦乾」道：「乾脆，小弟代你賠禮算了。」竟單膝跪了下去。

連蓮道：「要飯的前輩，大人不記小人過，請你把你的老弟拉起來可以吧？」

老叫化子一抬手，一股暗勁把「蝦乾」提了起來。老叫化子道：「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趕上了黑色大餐，不知道有沒有酒？」

連蓮道：「鄉村野地，可沒有甚麼佳釀，還有七八斤老黃酒。」

「行行，祇要是酒，我老化子都能凑合。」

飯間談起辛南星和唐耕心在陰陽壁上對決的事，「蝦乾」道：「老哥，你以爲小唐死了沒有？」說着貶貶眼。

司徒勤道：「死一半，活一半。」

「蝦乾」狠狠地瞪他一眼，但連蓮道：「司徒前輩說得有理。他眞的是死活各有一半的機會。」

「蝦乾」道：「這不是廢話？不是死就是活嘛！」

司徒勸道：「我以爲小唐是已活不死。祇不過活了以後是個有用的人還是個廢人，就不知道了。」

連蓮喜形於色道：「前輩是不是武斷了些？」

「不然，不久前顏君山在陰陽壁下遇上龍潛的經過，我在暗中看到，『蝦乾』也看到了對不對？」

「對，老哥，顏君山的漠不關心是不是有點怪？」

「不怪！父親沒有不關心兒子的，他不關心，暗示顏學古未死。」司徒勤道：「顏學古的屍體也未找到是不是？」

「蝦乾」道：「是的，老哥！」

司徒勤道：「那天顏君山不停地打量陰陽壁上下，以及那輛破車，語氣也有暗示唐耕心未死之可能……」

連蓮微感失望，道：「僅僅是可能而已！」

司徒勤道：「龍潛那個老渾蛋護犢太深，他希望唐耕心死，所以顏君山說話必須含蓄點，不能太明顯表示小唐未死！」

「對對對！」連蓮道：「司徒前輩的分析合情合理，他一定還活着。」

「活着八成活着！」司徒勤道：「要是得了失心瘋，或者斷腿缺胳膊地怎麼辦？」

連蓮不假思索道：「祇要他活着，不論他是甚麼樣子，我不計較。」

司徒勤道：「說話容易，嘴唇動一動容易，兩人在一起是一輩子的事，和一個殘廢者在一起，那要

有過人的耐心才行！」

連蓮道：「我已經蓄足了那種耐心！」

司徒勤喟然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有情月常圓。丫頭，自古多情空餘恨，別忘了這句話。」

連蓮默然。「蝦乾」道：「老哥，在武林中的高人來說，何人與顏君山面貌相似？」

司徒勤道：「小子，你問這箇幹甚麼？」

「蝦乾」道：「隨便聊聊！」

司徒勤道：「似乎『八步追魂』石擎天有點像他。」

飯後，老叫化子傳了「蝦乾」兩手離去。

* * *

由於連蓮還不想離開這一帶。她以為唐耕心八成就在這一帶，這一帶距陰陽壁不過四十里左右。

這天二人去買辦零用品及魚肉菜蔬，正好三里外這小鎮上初一趕集，百貨雜陳，十分熱鬧。

二人買了菜，就在集上逛，這工夫「蝦乾」突然發現了一個人，他相信正是顏鳳妃。

因為「蝦乾」和顏學古的私交更近，他發現顏鳳妃右手提了很多的魚肉菜蔬，這本是菊嫂的工作，她不放心，自己來買。本來她也可以把菊嫂帶來，但把菊嫂留在家中，也有監視小唐離去之意。

「蝦乾」忽見鳳妃在買鞋子和襪子，而且鞋子一買就是兩雙，布襪四雙，還有男人衣衫。

「蝦乾」在這一刻，天人交戰，不知道該不該告訴連蓮，他相信鳳妃買的鞋子可能是給小唐穿的。

因為其兄顏學古已死，其父不知在何處，這個穿鞋子的男人十之八九是小唐，當然，也可能是失踪的顏學古已經找到了。

「蝦乾」和顏學古的私交比和小唐近些，如果此刻告訴連蓮，她會立刻跟踪小鳳妃。

假如這個穿此鞋的男子正是小唐，祇怕小鳳妃不是連蓮的敵手。怎麼辦？

告訴連蓮吧？感覺對不起故友，不告訴吧！又以為對連蓮太殘酷了，這等於失之交臂呀！而連蓮此刻却已經走到另一邊去了。

如果他不告訴她，她必然會錯過這機會的。

就在他難以決定時，連蓮在另一邊道：「我們回去吧！」

回去是最好，但內心總不免有一份愧咎。

二人走向歸路，「蝦乾」有如失魂落魄，連蓮道：「『蝦乾』，你怎麼哩？好像心神不定似的！」

「蝦乾」道：「沒有甚麼，祇是有點精神恍惚！」

「怎麼會那樣？作了虧心事嗎？」

「我？妳看我像是作虧心事的樣子嗎？」

「我也不知道作虧心事是甚麼樣子。」連蓮拍拍前額道：「看我，在家裏一直想着要買兩條手帕，居然又忘了，你先回去，我去去就來。」

「蝦乾」道：「要不要我陪妳？」

「不用了……」

「蝦乾」心道：「如果妳走運的話，鳳妃還在那兒，就會被妳遇上，而妳也認識她，如果不走運的話，妳祇有認了！即使顏學古和唐耕心和我同樣地近，我還是要幫鳳妃，為甚麼？我說不出來……」

回去買汗巾手帕的連蓮甩掉了「蝦乾」的視線之後，就施展上乘輕功奔掠。

原來她比「蝦乾」發現得更早。

雖然她是第一次見到顏鳳妃，但她却見過太多次顏學古，他們兄妹又很像。

引起連蓮注意的最初原因，是在這村野小市集上，不應該有這麼動人而不土氣的女郎。

她很快到達集上，鳳妃却已不見了。

連蓮相信，鳳妃能來此趕集，必然住在附近，要不是為了一個重傷之人在此療養，她絕不會在陰陽壁附近居住。

顯然，鳳妃是走了，去了東西南北哪一邊？如果找錯了方向，一時之間就找不到了。

連蓮可顧不了驚世駭俗，小集旁就有一棵高有四丈餘的槐樹，她是一口氣就上了樹梢。

四下一看，心中直唸「阿彌陀佛」。這是因為她見鳳妃雙手提了不少的東西，雖不太重，却怕奔跑弄散了，所以走出不遠。

還有個原因，由小集上回到小屋，如走捷徑，的確近了一半多，但阡陌縱橫，却十分難走。

連蓮追上時，正好鳳妃進入小院。

但不久小屋中就傳出鳳妃怒斥菊嫂之聲。

連蓮聽不清，就進了院子。這工夫鳳妃正好衝出廂房，陡然間，兩人互視，在瞬間二人已知道對方是誰了。

鳳妃漠然道：「妳就是大名鼎鼎的『一段香』連蓮？」語氣已經不客氣了。

「不敢當！我正是連蓮。」

「是不是在集上遇上的？」

「不錯，唐耕心沒有死？」

「他不能死，他死了會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都有哪些人？」

「妳不是算上一個？」

「妳呢？是不是也算上一個？」

「是的，還有呢？」

「不是龍家的人？」

「龍家的人希望他活着？」

「對，龍三失去一隻手，他在練左手，龍潛因子手殘，他希望唐耕心能活着，親自讓他的兒子卸下唐耕心一件或兩件肢體。」

「是不是還有些人，也希望他不死？」

「對，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是哪些人？」

「恕難奉告！」事實上她自己也不知道。鳳妃說龍三在練左手，以及還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都是顏君山告訴她的。

顏君山對殺子的仇人的動向，自然要設法掌握，另外有人冒充他傷了辛南星的動機。

鳳妃道：「妳撲了個空，他趁我趕集時走了！」

「他要走，一定會留字，要不然怎麼能對得起妳這位救命恩人？」

「如妳這話心口如一，就不要湊熱鬧，他沒有留字。」

「我不信，能不能把字條拿出來看看？」

「少煩人！」鳳妃此刻必須盡一切可能控制淚水溢出來，由於連蓮的出現，她可以估出他們之間的情感深度。

祇不過，她絕不服輸。自幼她要定的東西，哥哥非給她不可，她以為這件事也不例外。

那字條上寫的雖然是一萬個「對不起」，十萬個「抱歉」！那都沒有用，至少，她嚥不下這口氣。

「現在，我要去找人，」鳳妃道：「如果妳往東，我就往西，妳往南我就往北，絕不同路。」

連蓮道：「這樣找人當然也好，至少多一個方向就多一個找到的機會。」

「妳找哪個方向？」

「先不急，請問，他是甚麼樣子？」

「我為甚麼要告訴妳？」

連蓮相信，唐耕心能出走，至少四肢不缺，大概經脈受傷，無法運氣，道：「最後我還要再問一個問題，是不是顏姑娘自出事現場那輛破車上把他救走的？」

「妳怎麼知道他落在車上？」

「因為出事時我伏在左右，立刻繞下壁底，人却不見了，猜想是落在車上，因而車被砸破，如是落在其他石荀上，必然血肉模糊。」

「好了！現在也該由我問妳最後一個問題了。」

「當然可以！」

「你們之間有婚約嗎？」

連蓮道：「還沒有！」

鳳妃笑得很有信心，道：「現在我要往南了！」

連蓮道：「我往東。」

這工夫鳳妃帶着菊嫂出門往南而去，連蓮並未立刻往東，進屋看了一下，女人心細，看出鳳妃主僕住在正屋，唐耕心住在三間廂房中。

她甚至可以仔細看出，小唐的床上絕對沒有女人躺過睡過。然後她出門往東南，因為她猜想她們主僕會去那小溪邊，所以在東南方看到她們撲了空。

其實唐耕心的確去過那地方，不久就離開了。

連蓮那一夜和「蝦乾」到這小溪邊來，她隱隱聽到呼叫她的名字的聲音，由於聲音太小，所以「蝦乾」未聽到。

因此，連蓮相信唐耕心必然還在附近，因為她相信那夜的呼呼聲是唐耕心。要是內腑未嚴重受傷，呼叫聲必然很大。

於是，連蓮技巧地由南往東，由東轉北，又由北往西，在西方，她又看到了顏鳳妃主僕。但她們主僕却未看到她。

由此可見，顏鳳妃和她的看法一樣……唐耕心一定還在附近，絕未出陰陽壁周圍四周三四十里。

陰陽壁在山中，但入山並不深，陰陽壁的正面即是深山，另外三面三四十里內都有人煙。

以陰陽壁為中心，四面各三四十里，這個面積是很廣大的，要找一個人也是很難的。

「蝦乾」回到小屋之後，等了一個多時辰，這才突然覺得不妙，猜到連蓮也許比他更早就發現了顏鳳妃，內心既焦急內疚也很慚愧，立刻外出找尋，他相信雙方必會碰面。

他也知道，兩撥人都不會遠離此處附近，除非有一方面已經找到了唐耕心。

「蝦乾」也去過小溪邊，但那正是二女都去過而又離去之時。

「蝦乾」一邊找尋一邊想，如果他能找到小唐，他要幫誰？

幫連蓮就對不起顏學古，幫顏鳳妃解對不起小唐。他也是距陰陽壁約二十里，繞它一周。

整整一天，累得好像是虛脫似的。

他現在才想到，他這麼作，八成會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連蓮以為他幫顏鳳妃，顏鳳妃必然以為他站在連蓮這邊。要不，怎會和她住在一起，幫她找小唐？

* * *

此刻唐耕心未找到連蓮，心情惡劣，思考之下，決定先回師門，治好經脈重傷，兒女私情應先暫放一邊。於是一路南下。

初夏，唐耕心走了大半天，一

身的泥塵汗垢，須祭祭五臟廟洗個澡了。大約申時末光景，入鎮住入一家兼營餐飲的客棧。

浴罷，剛坐在前廳一角，還沒叫飯菜，這工夫門外進來一位頗爲面熟的中年人。

這人在迎門桌邊坐下不久，門外進來一個三十左右，猿臂蜂腰，虬筋栗肉的青年人，由他們插的劍看來，必是崆峒派的人。

崆峒派的人有個特徵，由於他們所用的劍較一般的三尺三寸的劍短，祇有二尺七寸，所以是斜插在腰上，不是背着的。

這青年人進門略一打量，自這中年人桌邊經過，差點被中年人的脚絆倒。

本來中年人的桌子近門，而且距門很近，進門的人不論往前或左右，幾乎都要自他桌邊經過。

唐耕心此刻幾乎等於武功失去十之七八，所以對身邊四周的人物十分注意，他不由一怔，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這工夫中年人冷冷地道：「年輕人，以後走路要長眼睛，你要是踩到別人，嘿嘿……」

青年人臉色一變，道：「明明是你先絆我的，是不是故意的，我不敢說，至少是我走近時你才伸出那隻脚的，你居然不知自責反而咬我一口。」

唐耕心剛才一怔，就是爲此，他也以爲，中年人似有故意絆人之嫌，如不是有意找岔，就太巧合了。

中年人冷峻地道：「年輕人，你是哪一派的人？」

這簡直是多此一問，唐耕心也有同感。

青年人道：「在下崆峒派大弟子金子超，尊駕是……」

「連區區是誰你都不知道，難怪你橫衝直撞，目無尊長了。」

「不認識尊駕，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缺點，武林中人沒見過七大門派掌門人的，還大有人在。」

「區區正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

唐耕心見過顏君山一次，但顏君山却未見過唐耕心，要是這個顏君山見過唐耕心，今天可能就熱鬧了。

金子超微微一愕，沒想到此人竟是七大門派之一「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祇不過剛才明明不是自己的錯，却硬要把過錯按在他的頭上，年輕人氣衝，不吃這一套，道：「掌門人更要講理！」

顏君山站了起來，道：「年輕人，我今天教訓你，你的長輩一定會感激我的。」居然先出了手。

金子超是崆峒派第一大弟子，也是第二代中武功最高的一個，自也是掌門人空空道長最喜歡的一個。

這樣的年輕高手，自不免有些自負。

那知未出五招，金子超被戳了一指，立刻全身發抖，亂蹦亂跳，唐耕心知道，這是「一瓢山莊」的獨家點穴法，被點者解穴之後，三天才能完全恢復。

唐耕心發現顏君山進門後，正打算見禮，但不久金子超就進了門，發生了衝突。他以爲顏君山也許變了，掌門之尊怎可恃勢凌人。

這工夫顏君山又戳了金子超一指，道：「以後要謙虛點。」

金子超一言不發出門而去。

唐耕心本想告知對方鳳妮的行踪，看到剛才的一切，大爲驚疑。顏君山居然是這樣一個人。但在七大門派中，過去風評最好的一位雖不是顏君山，却能排名三名之內，看來聞名眞的不如目見。

因爲唐耕心低頭吃飯，再也不想多看此人一眼，使他奇怪的是，好友顏學古居然有這樣一位父親。

* * *

三天才走了一百七八十里，這幾乎是未受傷前一天的脚程，這天未時，來到一個渡頭。天下大雨，這兒已先來了兩位中年道人。

其中一位高瘦的要立刻過河，說是有急事，渡船船主道：「雨太大，道長就稍等一會吧！」

「不行，這件事十萬火急，非馬上過河不可。」

另一較矮赤面道人道：「依貧道看，再有急事，也不差這一刻，況且雨這麼大。」

高瘦道人冷冷地道：「這位道兄最好別管閒事。」

赤面道人道：「貧道已經管了。」

高瘦的道：「祇怕你管不了。」

赤面道人道：「不知道兄是哪一派的？眞想不出，七大門派哪一派的人如此不可一世？」

高瘦的道：「貧道是武當派的護法無極。」

赤面道人一楞，道：「想不到，太想不到了，武當派的一位護法，居然會如此蠻橫無理。」

「兩位道長不要爭執，小的這就擺渡過河就是了。」

「慢着！」武當護法無極道人道：「不知這位道兄是哪一派的？」

赤面道人道：「貧道忝爲崆峒派長老太乙道人。」

「如此甚好，你我的身份動手頗爲相稱。」無極先出了手，用的是鐵拂塵，毛爲銅絲。

崆峒派的長老太乙用的是他們傳統略短的劍，這渡頭以原木搭了個棚子，兼營簡單飲食，地方不算太小，祇有一父一子經營，通常是

老人負責飲食，年輕人擺渡過河。

兩個道人眞殺實砍，就像有深仇大恨似的，唐耕心不由暗嘆，近日看到兩次，都是正大門派所表現的戾氣。

這位武當派的護法，就和前幾天看到的顏君山一樣，眞叫人不敢領教。

就這樣，劍來拂去，足足拚了一百來招，由棚中拚到棚外雨中，這是因爲崆峒派的太乙道人步步後退，退到棚外。

這工夫無極的拂塵掃中了太乙的左頰，大概銅絲掃及左眼，稍一滯碍，腰上又實實地中了一下，連退五七步。

好在無極沒有再追擊，太乙道：「今日所賜，他日必當奉還。」

「哈……」無極發出一陣狂笑，似乎不屑回答，這工夫太乙眞人已出棚而去。

擺渡的年輕人道：「好哩！現在可以過河哩！」

年輕人扛起櫓和篙，先出了棚子，無極道人隨後，唐耕心在最後，就在這時無極袖內忽然掉出一物。

那是一本小册子，唐耕心本想叫住無極道人，可是又認爲這道人太過份，出家人怎可如此，因此撿起來就納入袋內。

過了河就分道各走各的，這天晚上唐耕心在客棧中翻閱這小册子，皮子上有「易容妙要」四字。

看字跡，不論是封面或內文及事後增批的，都是一人的筆跡，此人仿宋徽宗的瘦金體很有點火候。

唐耕心想不通，一位名門正派的護法，身上怎麼會有一本易容的秘笈？想想無極道人，好像在那裡見過，但他以前未見過無極。

五天後，到了師門隱居的峭山附近，最多還有兩天的脚程就可以見到恩師「雪衣紫電」嚴如霜了。

這天正午在鎮上包子舖吃包子，因爲身上的銀兩已不多了。

這包子舖對面就是一家大酒樓，客人川流不息。

此刻酒樓門前有個中年和尚站在那兒，似乎等了很久，這工夫來了兩個人，一個中年人打扮樸素，身背長劍，足踏一踢脚千層底沙鞋。

另一漢子跟在這中年人身後，對這和尚低聲道：「師父，你不好意思進去沒關係，你要吃甚麼，我爲你帶出來就是了。」

和尚道：「罪過，罪過！」

那漢子低聲道：「出家人吃葷也有一套切口，你們不是叫鷄爲『穿籬菜』，叫魚爲『水梭花』嗎？」

和尚有點懊惱，道：「走開！」

「怎麼？說對了吧？」揚手去拍和尚的肩胛。

那知和尚一丟肩，漢子拍空，「啪」地一聲，反被和尚一掌砸中胸腹之間，尖叫了一聲退了三步。

這工夫穿藍布褲褂的中年人已進入大門，不由回頭一看，見自己的人吃了虧，立刻又折回來，道：「馮雷，怎麼回事？」

漢子道：「屬下和這位師父開個小玩笑，他就動眞的了，在我這兒砸了一掌。」指指胸腹之間，似乎很痛苦。

中年人道：「這位師父可是少林派的？」

「正是少林長老慧空。」

「少林寺的長老隨時出手傷人？」

慧空道：「貴屬下欺人太甚。」

「出家人連開開玩笑也不行嗎？」

「施主貴姓大名？」

「潛龍堡龍不忘。」

慧空微微一窒，龍不忘的確是赫赫有名人物，道：「施主大名鼎鼎，希望以後約束部下。」

龍不忘竟出了手，而且一出手就是「潛龍堡」的「龍爪十三式」，和尚不敢怠慢，全力應付。

不一會就圍了一圈人，且議論紛紛。

慧空是少林新補缺的長老，資格還嫩，但能補爲長老，自非泛泛。

兩人在門外折騰了八九十招，龍不忘「嘿」地一聲，抓了慧空一爪。這一爪並未抓實，但慧空的右肩袈裟總是破了。

慧空合什道：「貧僧學藝不精，愧對少林，這就回去閉關。雖然貧僧是新補的長老，也是少林的恥辱。」立刻離去。

此刻唐耕心也在人叢中，因爲他發現了一件怪事，這個龍不忘他當然見過一兩次，却以爲龍不忘有點變了。

還有，他以爲這個龍不忘的口音有點像五天前在渡頭上遇到的武當無極道人，甚至也有點像在那酒樓中恃技凌人擊傷崆峒派大弟子金子超的「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

小唐一時還弄不清，這個龍不忘怎麼會像這些人？

就在這時，人已散了大半，小唐忽然發現龍不忘看了他一眼，這一眼十分冷峻、凌厲，心頭一凜：龍不忘認出我了。

龍不忘認出是他十分可能，因他的死活龍家的人本就十分關切，死能見屍，活能見人。

唐耕心此刻自然不希望和龍家的人碰面，立刻走開，他發現龍不忘祇看了他一眼，似乎未再注意他。

他先回到客棧，帶了隨身衣

物，離開了小鎮。他總以爲，剛才龍不忘那一眼絕非無意的。

邊走邊想，上了一個小坵，往坵後一看，不由心頭一緊，龍不忘和馮雷就坐在坵下路邊石上。

此刻回頭，是絕對走不了的，也違背了他的作風，祇好從坵後走，通過二人身旁小路時，龍不忘道：「小子，把東西交出來。」

唐耕心又是心頭一動，他是要甚麼？交出甚麼東西？道：「龍大俠，你要在下交出甚麼東西？」

龍不忘冷笑道：「小子，你不老實，在那小河擺渡口，你沒有撿到一個小冊子？」

唐耕心不由驚楞，他撿到是武當派護法無極道人的小冊子，龍不忘怎會知道？他是個心機靈巧，反應敏捷的人，立刻恍然大悟。

不久之前，他不是以爲這個龍不忘的口音有點像五天前在渡頭上遇到的武當派無極道人，甚至他也像在那酒樓上恃技淩人，擊傷崆峒派大弟子金子超的「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

如今看來，此人既非顏君山，也不是無極道人，極可能也不是龍不忘，因爲龍不忘和龍潛的作風類似，他們不會玩易容這一套。

「此人是誰？會不會根本還不知道我是唐耕心？」唐耕心道：「是啊！那天在下是在一渡頭等候過河，可是並未看到龍大俠在那兒。」

龍不忘道：「這件事你大可不必操心，把小冊子交出來就成了。」

唐耕心道：「這小冊子是武當派無極道人遺落的，自不能交給龍大俠。」

「你既知是無極遺失的，你爲甚麼當時不交給他？」

「因爲無極道長那天的風度很差。」

「無極的風度比你拾人遺物據爲己有的風度又如何？」

「下次遇見無極道人，我會還給他。」

「當時不還和下次再還就完全不一樣了吧？」

「有何不同？」

「當時你還沒有時間看那小冊子，以後可能就看過了，這怎麼會一樣？」

現在唐耕心更能証明這人不是龍不忘。

明哲保身，此時此刻應該盡一切可能保護自己，他道：「其實在下所發現是易容的書，根本未看。」

龍不忘道：「馮雷，先把小冊子搜出來。」

「是。」馮雷上前，小唐自動拏出來，道：「龍大俠要在下把這小冊子交給你，這等於陷我於不義。」

馮雷上前沒費多久，就奪下小冊子，龍不忘看看小冊子沒有錯，道：「小子，看你儀表不俗，談吐頗高雅，身手居然如此不濟，我眞想不通。」

唐耕心道：「未投名師，蹉跎了大好光陰。」

馮雷道：「老爺子，送他上西天算哩！反正和我們打過這種交道的人，不能留他的活口。」

龍不忘道：「這廢物還可以利用一下。」點了唐耕心的穴道，由馮雷挾起來離去。

* * *

華山派的大弟子楚騰，提着刀在這鎮上大街大步行走，雙目赤紅，還不停地罵着。

行人紛紛散開避到一邊，此刻自大街另一邊也走來一人，神態失常，步伐蹣跚，大罵華山派沒有一個好東西。

這個人被化裝成一個叫化子。盡管易容術高明，由於此人的器宇軒昂，仍掩不住他的氣度。

這兩個人分明都已失常，兩個失常的人相遇，尤其二人所罵的都是對方，怎會不起衝突？

楚騰大喝一聲，掄刀就砍。這叫化子立刻閃開，雖然閃得並不俐落，可以看出底子極厚。

楚騰連續砍掃十七八刀，一刀也未中，更加暴怒。站在一邊人叢中看熱鬧的龍不忘和馮雷大皺眉頭。

馮雷道：「老爺子，這個人不單純哪！他居然能閃過楚騰十七八刀。」

龍不忘道：「是不單純，他的步法出自名家，想不到他很會裝蒜。」

馮雷道：「如果楚騰殺不了這個叫化子呢？」

龍不忘道：「我本就不讓他殺死，只讓他殺傷，然後要路人看到華山派的人殺傷丐幫的人，目的已達。」

這工夫楚騰似乎理智全失，刀光森森，像伐木一樣，不像在砍一個人。

在人叢另一邊，不也有兩個人，竟然是換了便裝的丐幫幫主司徒勤和長老崔昆，低聲道：「幫主，分明這二人是人爲的失心瘋。」

「當然。」

「那個丐幫子弟步法甚妙，身手却有限……」

「此子必然是內腑受了傷。」

「可是本幫似乎沒有這麼一個子弟。」

「本來就沒有嘛……」

崔昆長老一驚道：「幫主是說有人冒充本幫子弟在外招搖？」

「可能並非如此，這二人有如傀儡，被人操縱。」

「幫主，被誰操縱？」

「還不敢確定。」司徒勤道：「看看左邊二位，其中一人是不是龍不忘？」

「對對，正是『潛龍堡』的龍不忘。」

「錯了！他可能不是龍不忘。」

「不……不是？」崔昆茫然道：「幫主有沒有看清？」

「你以爲我老到連龍不忘也認不出來了？」

「那個人分明就是龍不忘啊！」

「另一個是誰？」

「龍三的腿子，『一陣風』馮雷！」

「你再仔細看看，馮雷本是絡腮鬍子，這個呢？」

「不也是絡腮鬍子？」

「絡腮是絡腮，但不是鬍子，是畫上去的。」

「怎麼？不是眞鬍子？是假的？果然，幫主，你的招子可眞亮。」

「是不是我的眼還沒有老花？」

「幫主，你是說，這個馮雷是假的？」

「你以爲這個龍不忘就是眞的？」

崔昆看了一會才道：「幫主，這兩個人冒充龍、馮二人，動機何在？」

「這就要問問『蝦乾』了！」

「蝦乾」也來了。

「就在這兒！」原來『蝦乾』就在司徒勤的另一邊身後，他來了不久。

崔昆把「蝦乾」拉過來低聲道：「『蝦乾』，你似乎知道得比我們多一點！」

「客氣點成不成？不是一點！」

崔昆道：「你知道的有多少？」

「不多也不少，也足以使你老哥吃驚！」

蝦乾道：「好，現在閑話少說，我們分頭救人辦事，老哥，這次您聽我的成不成？」

「成，只要你小子有理！」

「小弟當然有理！待會我把那年輕叫化子劫走，龍不忘和馮雷人必然攔截，偏勞二人截住龍、馮二人。」

「就是這樣？」

「最好是在郊外，如果二位能擒住這人，那是更好！」

「甚麼？你小子以爲我連個龍不忘也拾奪不了？」

「老哥，你明知他不是龍不忘！」

「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必不是泛泛之輩！」

「好吧，就這麼辦。這一次你小子可神氣哩！」

「有您老哥在此，我才能神氣呀！」

「你救的那個假叫化子又是誰？」

「老哥，您知道以後一定會吃驚的。」

「我老哥東吃一驚，西吃一驚，我不是膽小如鼠了？」

「好了，老哥！咱們開始動手吧！」

「蝦乾」射出人羣，一脚就把楚騰的刀踢飛，然後，在年輕叫化子一怔之下，點了他的穴道，挾起就騰身而起，超越人羣。

此刻人羣大亂，一片嘩然。龍不忘和馮雷果然騰身而起，去追「蝦乾」。

「蝦乾」很刁鑽，明知龍、馮二人必追，所以一出人羣就閃於一輛大車後掩藏。

龍、馮二人立刻追出，四下一打量，人不見了，知道「蝦乾」不會那麼快跑掉，必然躲在哪一家店舖內，或鑽入小巷中。

龍、馮二人身形一分，一奔左邊小巷，一奔右邊小巷，「蝦乾」却往西邊奔去，不久轉彎。

「蝦乾」出了鎮，全力奔掠，本以爲拐彎抹角地，已經擺脫了龍、馮二人的追踪，回頭望去，心頭一涼，竟追了上來，而且只差三十丈。

就在這時，林中閃出二人，攔住了龍、馮二人，龍不忘和馮雷二人一急，迎面劈出一掌。

攔路的人也不客氣，雙雙還了一掌。

「蓬蓬」兩聲，長老崔昆把馮雷震退了一大步，只不過司徒勤和龍不忘這一掌却差不多，司徒勤紋風不動，龍不忘搖了一會。

即使如此，此人也十分了得，所以雙方都大爲震驚。

龍不忘道：「難怪，原來你是老叫化子司徒勤！」

司徒勤道：「只不過，你却不是龍不忘！」

「怎見得？」

「因爲龍不忘接下老夫這一掌不會這麼輕鬆。」

「你說我是誰？」

「要弄清才行。」

「咱們改日再戰！」

「改天老夫就找不到你了，顯然你是一個會易容術的人。」

「老叫化子，你以爲我會怕你？」

「如果你是怕我的那種角色，打起來還有甚麼意思？」

龍不忘欺上劈出一掌，司徒勤更不客氣，這一次用了九成掌力，「蓬蓬」地一聲，勁氣四溢，狂

風乍起，老叫化子退了半步，龍不忘退了一步半。

上次和這次的差別大了些，原因可能是上次司徒勤用了六成內力，龍不忘用了八成，這一次兩人都用了九成。

這當然就分出高下，另一邊崔昆和馮雷上手，才不過十一招，馮雷就攻少守多，這二人的差距似乎更大些。

龍不忘道：「馮雷，放那小子一馬算了，我們走……」

「走？」司徒勤笑道：「不把眞正身份亮出來，想走？門兒也沒有。」

龍不忘嘿嘿笑道：「爺門要走！誰也留不住爺……」和馮雷打個招呼，突然搶上風頭。

「崔昆小心毒……」司徒勤和崔昆也搶上風，這工夫龍、馮二人反搶下風，疾掠而去。

「幫主，他們會不會去追『蝦乾』？」

「不可能，方向正好相反。」

「幫主，這兩個人會是誰？」

「武林一流高手會使毒的，我還想不出來。」

「也許他是咋唬，根本不會使毒。」

「如他不會使毒，不會使華山的楚騰和這個本派弟子眼珠子都紅了，沿街狂嘷。」

此刻「蝦乾」奔出十來里路，他的人瘦小，挾着一個高大的人奔行十餘里，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歇了一會又奔了六七里，才進入一個小村莊。

這兒當然不是上次進過的農村小屋。

「蝦乾」和丐幫拉上了關係，不但城鎮有立脚點，連窮鄉僻壤也能隨時找到住處。

又是在村頭上，進入三間茅屋。而且立刻遣派小叫化子和幫主及長老連絡。

「蝦乾」解了唐耕心的穴道，道：「小唐，今天差點把我累死！」

唐耕心道：「『蝦乾』，你總是能在緊要關頭上出現！」

小唐又道：「我是怎麼啦？」

「大概是被人餵你服了甚麼藥，雙目盡赤，在街上叫嘷，另有一個華山大弟子楚騰也是如此，你們二人遇上會怎麼樣？」

「在街上幹起來了？眞醜！」

「你一定知道誰在玩這坑人的把戲？」

「我知道一點……」他說了先是看到顏君山向崆峒大弟子金子超找碴，及武當無極道人傷了崆峒長老太乙道人，以及今天的華山弟子和丐幫弟子火併……

「蝦乾」道：「你以爲前後都是一個人？」

「對，都是今天的龍不忘。」

「旨在挑起各門派的不和？」

「當然，這個人眞是居心叵測。」

「蝦乾」道：「小唐，你的一切經過，我知道一小部份，再說一遍如何？」

小唐說了，這工夫化子們送茶的送茶，送菜飯的送菜飯，還有老酒哩。

酒一下肚話匣子就打開了，「蝦乾」道：「小唐，鳳妮救了你一命對不？」

「這件事你也知道？」

「我知道的事可多哩！你怎麼報答她？」

唐耕心道：「大德不言謝！」

「我以爲這句話太空泛。」

「『蝦乾』，怎麼才不算空泛？」

「我問你，『大德不言謝』到底謝不謝？」

「當然要謝，只是不輕言謝而已。」

「要謝就是大謝、猛謝是不是？」

「就是這意思！」

「那麼，她不要你猛謝或狂謝，她只要小謝就夠了呢！」

「如何小謝？」

「娶她！」

唐耕心一怔，似乎還沒攷慮這件事，至少沒想到「蝦乾」會提出這件事。

「怎麼？意外？」

唐耕心道：「『蝦乾』，我欠人家的救命之恩，以前就有兩件，加上你這一件就是三件了。」

「蝦乾」道：「另一件是誰的？」

「不提也罷！你能猜到的！」

「莫非是『一段香』連蓮？」

唐耕心默然點頭，道：「這次走鏢，她不但救我一命，還救了我的信譽……」

「蝦乾」道：「小唐，以二女救你的輕重緩急來說，是不是鳳妮更可貴些，況且，他爲你去扮一個寡婦弄死了大空和尙。」

唐耕心道：「『蝦乾』，你如果是我，怎麼辦？」

「假如你把我這份救命之恩加在某一邊，是不是某一邊勝算就會大增？」

「當然，只不過不能那樣。」

「你知道我會加在哪一邊？」

「不以菅加在哪一邊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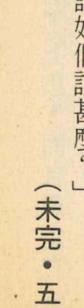
「如果是加在連蓮那邊呢？」

「你把這份救命之恩加在連蓮這邊也不公平。」

「小唐，你太狡猾，你這麼說，莫非是怕我加在鳳妮那邊。」

唐耕心道：「『蝦乾』，現在先不談她們二位好不好？」

「不談她們談甚麼？」


（未完・五）